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民

權

素

蔣著超編

第十三集民國四年十二月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蔣著超編

民

權

民國四年十二月

素

(八)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民權素

第十三集 著趙書



民 權 素 第 十 三 集

民權素第十三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總目

名著目錄

桐城派古文說

讀史鏡古篇後序

儂歌儂解錄自序

藝圃圖序

諸葛武侯不長於用兵辨

今本孟子與唐本不同攷

跋苻秦廣武將軍碑

書王烈婦傳後

謝龔星南惠序文啓

爲陳子貞女士徵詩文啓

復劍公書

目錄

林琴南 望之 楚儉 卷盒 起予 權予 懷霜 望之 魏羽 佛慈 匪石

目 錄

致 應 申 叔 書

與 亞 子 書



君 木
文 溥

名著

桐城派古文說

林琴南

文字有義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韻與味。神也。韻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不知者多。各惜抱妄。關桐城一派。以愚所見。萬非惜抱之意。古文無所謂派。猶之方言不能定何者。為正音。亦唯求其近與是而已。近者得聖人立言之旨。是者言可為訓。不軼於倫常。以外惜抱。正深得此意耳。當桐城陽湖二派未盛以前。則有竟陵公安二派。鍾伯敬。文篇幅具矣。病乃流走而不凝。若譚友夏者。則千力萬氣。無所不學。而往往舉鼎絕臍。而又不檢。如自稱家君性挑達。及呼其寡母為未亡之人。之類。故未移時。而光燄遂熾。中即兄弟。幾以香奩語笑入文字矣。一頃其樊中。即生魔障。終不若桐城一派之能自立。蓋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沈溺其中。便成薄弱。法當溯源而上。求諸歐。曾。然歸文。正習此兩家者。離合變化。較姚為優。總而言之。歐曾二氏。不得韓亦無能超凡入聖也。

讀史鏡古編後序

望之

智足以博徵今古。才足以黼藻山川。辯足以臧否人物。致證得失。歸諸風雅。此文人學士之所矜。公卿大夫弗向焉。公卿大夫將佐天子以扶世立教。而天下賴以久安長治。然則其著書焉。必從有關於世道人心之大者為言。而非文人學士之所得贊一詞也。昔涑水溫公嘗著資治通鑑。以備廷朝乙覽。論者謂其得大臣之體。蓋以千古治亂之源。是非得失之林。莫著於史。上有聖主朝夕觀省。則聖者益聖。天下臣民之讀其書者。亦得愈其愚。一書

名著

之成而世道人心繫也。是則古之所謂立言者。其視文人學士之所爲。固非可同日語也。方今聖教昌明。歷代史書。願在學官。天下師儒。均得以時誦習。然而鄉曲委巷。或猶未窺其全。俗儒沈溺章句。至不能悉數其目者。有之。卽有通方之士。又病於泛濫。而不知其歸涉。獵而僅襲其末。風雅之才。亦無取焉。然則作史固難。讀史亦不易。古人所以於乙部之書。有望洋之歎也。吾宗大司農芝軒先生。少以文章魁天下。由詞臣。數歷六卿。總掌史。處於柱下之書。靡所不覽。朝廷有所著作。公卿有所會議。必援前史以折衷。無不悉歸。至當。昔人謂經術足以正天下。不知史學可以正人心。爰從乞養之年。著書三十二卷。命曰讀史鏡古編。撰述之旨。自序詳之。篇中第分門目。不加論斷。蓋其慎也。夫以鏡爲鑑。物無遁形。以古爲鑑。物無遁情。斯言也。人習聞之。莫或察之。則雖胸羅全史。與未讀同。是編非關於政治之得失。人心風俗之大防者。不登於簡。其視涑水之書。寓意更有深且遠者。然則國家扶世立教之至意。其在斯乎。某末學。謬辱先生忘分之知。是書垂成。蒙再三商榷。獲聞緒論爲多。謹述自序所未言者。著之簡末。以爲善讀史者告云。

儂歌儂解錄自序

楚 儉

亘史曰。甚矣。吳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動魄也。音尙清而忌重。尙亮而忌澀。尙簡捷而忌漫衍。尙節奏而忌平鋪。有新腔而無定板。有緣聲而無轉字。有飛度而無稽留。小鳳曰。此吳中南曲之美辭也。其著爲拍場。所謂祇應天上難得人問者。如秦之簫。許之管。馮之笙。張之三絃。陸之箏。劉之琵琶。尤一時之選焉。雖然。此絲肉雜作。雙鬟

旗亭之唱。寵姑屏後之曲。去村角一聲。嗷然天籟。秦青聞而低首。韓娥聆而色沮。者又遠矣。人之生焉。或讀書。或
辭采。或一字不識。爲田舍老嫗。其文異其綿。曼懇誠之情。則無不同也。同具此情。然後發之於聲。聲又豈有異乎。
聲既無所異。則所謂曉風殘月者。所謂紅肥綠瘦者。所謂玉釵金鳳者。所謂瓊瑤桃李者。俱聲之飾。而非聲之質。
也。人生不幸。讀書數十年。一片天籟。爲詩云。子曰。侵蝕殆盡。於是觸於目者。雖同。施於聲者。遂異。一部詩。酌集成。
一部佩文韻府。翻來顛去。雜然成文。縱爲黃河遠上之畫。壁落霞秋水之擅。場持向瓜棚豆架。村歌相答。問與一。
片天籟。比彼十七八香口。慧舌之村女。與夫熟習野史之積世老嫗。聞之。有不作學究先生批三等秀才落第卷。
語曰。不知所云耶。因是而吾知天地之廣。絲肉之外。有大妙文也。小子吳人居。又村角舍南舍北。農家十七八。
夏秋佳夜。微風始來。流螢漸集。四野田歌。曼婉以至賞心。樂事實笑。唐元宗入月。竊紫雲迴之。尙非俊事。焉爰輯。
所聞。解以吾意。嘗曰。天地間如此妙文。值得湮沒。携斯一編上天府。或者有葆羽鼓吹以迎者乎。是爲序。

藝圃圖序

卷 盒

糺雲若幕。繁霜嚮晨。箸冰在櫺。梧陰灑窗。風刀剪波。晝尺成丈。覆衾不濕。瑟縮作齋。堂白日欲揮。戈以無從。沈
沈小閣。每嚮明而瞻眺。則有瀏江佳士。棲志幽曠。鉛槧之餘。繁情泉石。倚樹結籬。就園種蔬。小山承蓋。縱越半尋。
地可二畝。稅無十千。應門宜畫。灌園非吏。酌觥醉客。餅罄不虞。顏非玉而鴉驚。琴作拂而魚出。於是編籥成箏。擊
磬近水。白牙雕欄。不扶自直。抱壘汎瀾。萬花欲然。半畝之內。徧植山蔬。紫莖屏風。五光七白。河東之葱。越路之菌。

繁。洲。鄰。沼。長。草。卷。澗。離。離。莫。莫。環。列。左。右。黃。白。千。本。花。樹。百。株。鈴。語。枝。喧。聲。不。得。歇。迤。遞。而。北。達。以。石。徑。提。汲。安。步。宜。晴。宜。雨。敗。葉。蟲。飛。時。觸。人。面。招。雀。逐。酒。宿。鳥。知。香。充。雉。雉。尊。賦。如。釵。股。朝。沃。暮。澆。歲。蕤。欲。活。三。商。以。後。聞。呼。刻。燭。餘。興。未。闌。時。發。清。謳。孩。孺。傾。耳。嘖。口。而。笑。團。團。零。露。霑。鬢。如。沐。清。光。夜。明。攬。之。作。鏡。人。訝。狂。簡。朋。推。曠。逸。買。春。賞。雨。稱。酌。事。馮。嗚。呼。碧。翁。已。醉。天。魔。漫。空。歲。月。不。居。朱。顏。如。故。丁。茲。幽。趣。毋。負。盛。年。董。江。都。目。所。未。覩。庚。子。山。園。不。妨。小。爰。含。毫。而。繪。事。紀。勝。境。之。容。與。將。使。灌。園。逸。史。留。妙。景。於。人。間。寒。菜。成。畦。擬。桃。李。而。作。記。謝。鯤。一。邱。入。畫。品。勝。元。規。蔣。詒。三。徑。蓬。蒿。人。來。羊。仲。載。展。圖。幘。懷。此。芳。度。弁。言。初。就。勝。以。長。歌。

諸葛武侯不長於用兵辨

起予

嘗聞兵不厭詐。求勝而已。未足以爲法也。何則。用兵之道。貴得其正。若徒以詭道用事。無論不能制敵人也。即使能制敵。人亦不過偶然倖。豈真爲萬全之策哉。此余讀後漢諸葛武侯傳。不得不力辨其善於用兵焉。方諸葛處隆中時。卽能探天時。察地利。凡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者。無不瞭然於胸中。故一旦應先主詔。出其謀猷。經濟以治國家。於東則和孫權。於北則拒曹操。用兵之法。不可謂不熟矣。迨後帝卽位。諸葛傾心輔効。於所當用兵之地。莫不運籌決策。嚴禦敵人。觀其出師之表。再陳祁山之師。六出可知。鞠躬盡瘁。力挽天心。而乃以街亭一役。不用魏延之計。遂謂其將畧不精。是誠管蠡之見。未足與之言大也。夷攷當日。諸葛伏兵葫蘆谷口。將擒司馬懿。而因天雨。遂爲懿遁逃。此已見天之不欲興漢之兆矣。而況街亭之失。以不善用人之咎。責諸葛。諸葛或有然以。

不。善。用。兵。之。言。加。諸。葛。諸。葛。豈。任。咎。哉。且。諸。葛。亦。非。不。善。用。人。也。此。其。中。蓋。有。天。焉。天。欲。興。漢。則。斜。谷。之。師。可。以。直。擣。於。中。原。天。欲。亡。漢。則。師。即。出。褒。中。亦。不。能。取。魏。之。片。土。彼。食。古。不。化。者。徒。泥。於。一。事。而。不。觀。其。大。概。遂。以。不。用。善。兵。疑。之。無。惑。乎。其。見。出。後。人。下。也。不。然。諸。葛。取。巴。蜀。則。張。任。收。伐。蠻。夷。則。孟。獲。降。死。張。郃。於。劍。閣。收。姜。維。於。天。水。大。率。百。戰。百。勝。莫。揆。其。鋒。其。後。郭。艾。過。摩。天。嶺。猶。曰。使。諸。葛。復。生。以。奇。兵。守。之。吾。計。無。成。由。此。觀。之。諸。葛。豈。不。善。用。兵。之。人。耶。吾。故。曰。街。亭。之。敗。非。諸。葛。之。咎。天。之。所。以。亡。漢。也。

今本孟子與唐本不同攷

權 子

孟子一書。今本與舊本不同。昔河間獻王得先秦舊本。章帝以賜黃香。此舊本之最早。而惜已不可致矣。古本之與今本不同者。按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今本之所無。而旁載於荀子者也。又韓詩外傳。舂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此亦今本之不同於古本者也。他如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寡。此亦今本之所無。而古本之所有者也。又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斬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此亦古本之不同於今本者也。又如伍緝注。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鹽鐵論。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飢。此又今本之不同於舊本者也。凡此種種。指不勝屈。今孟子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耶。

名著

跋符秦廣武將軍碑

懷霜 六

癸甲之間與京師士大夫評隲金石所親尤物至繁厥後賣文海上忽忽數歲販夫買豈接近為多遂慳此幅高齋然炬校澆量魏縣諸夢想夙矣辛亥中秋越二日訪語霜長者蘇臺旅寓識其伯兄申伯先生乃觀藏家之富譏余傾服太傅贈以跡適太傅之隋龍山公誌住拓並出示此碑蓋符秦遺製之俟攷者山陰任君董叔有所撰證為辭甚美語霜訂餘亦慨然有功人不傳之恨余惟堅狂之為治雖有彬蔚之澤而泱泱干戈不掩其雄武是剡驅直勿屈庶幾肯之留茲宏寶用慰申伯好古之城亦復何歎且廣武位傳產名傳將軍其傳人也已古高涼郡李霞築

書王烈婦傳後

望之

愛身以有待殺身以成仁行不同也其心則同婦人之義貞節易而苦節難前人曾論之雖然天下事孰有難於死者以不可死之心生甚於死也故能苦不改其節以不可生之心死死猶生也故惟烈可以全貞節經也烈權也易地則皆然蓋無難易人臣之義以死為經以生為權故孔子美管仲之仁而非召忽之死婦人之義反是知此者可與論節烈矣續溪王氏婦凌夫亡不食死是蓋有不可不死者在也事既聞可不必述閱其傳憫之書其後

謝龔星南惠序文啓

魏羽

星南閣下。瀏覽惠賜集序。紅雲捧到。昭回天漢之章。碧落頽來。焜耀虹霓之彩。雖復和氏之璧。價擬連城。隋侯之珠。光照徑寸。未足方茲。聲價。媿厥光華。土鼓黃桴。直欲希蹤元始。弊金振玉。卽爲能集大成。足徵冠代才華。益信超羣漢鑑。開珍冊府。奪席經師。翻水成文。則胸襟湖海。臨風灑翰。則咳唾珠璣。五十篇巧度。鴛針鳳樓。獨造一萬卷奇搜。鹿洞蛙螭。全無遺重。青錢兼四美。而墨花吐采。完同白璧。滌六塵。而筆格增妍。是以句盡敲金。不止六朝。擷豔聯皆。纖錦允宜。四庫徵材。顏太常。竟擅鴻名。曹子建。無漸虎繡。何慮熊肥。蛙瘦。清不勝濃。非同牛鬼。蛇神。陋而不雅。奇才鶴立。擅金鑄玉。憂之能麗。句蟬聯。洵綺合星。稠之手。羽紗閉寡。識虛負微名。愧無倚馬之才。與李誦仙而媲美。惜乏雕龍之筆。借劉彥和以齊驅。加以禾黍故宮。五噫愁賦。滄桑國運。百苦備嘗。帝典皇墳。久疏涉獵。金題玉軸。難免荒疏。頻年馬齒徒增。積歲駒光浪擲。恨無魯陽之戈。以揮日。徒有宗慤之志。以乘風。已安株守之。恐愈切騷牢之感。是以謝傅絲竹。頗費陶情。彭澤謳吟。不求甚解。坎珂若此文翰。可知自分投竿。北海脫屣。東山且開安樂之窩。試築吉祥之室。江郎之筆。已禿無自生花。君苗之硯。將焚空餘。賸草生平著作。半卽凋殘。無意近名。何心傳世。而適遇蒙獎。借俯賜甄錄。小人懷寶。正同燕石之愚。君子見珍。直等拱璧之賞。將使輪囷奇木。顯於鄧匠。半言舛跡。下材重以伯樂。一顧龍褒。隻字華衰。逾榮鼎重。一言肌體。銘成海涌。萬頃莫名。沐澤之深。嶽負千尋。殊愧受恩之重。卽日律吹。解谷不競。南風日馭。幽都尙驅。北陸伏巖。德躬與時。納豫溫泉。製體便足。禦寒仙露。延年聊供。饋歲行當。追隨珠履。叨從幃帷。續南皮之歡游。流連杯炙。絃西窗之樂事。晉接光儀。附厯敷行。絳鯉一

紙書代申謝。敬候長安。謹啓。

名著

八

爲陳子貞女士徵詩文啓

佛慈

慨。自。小。喬。仙。去。迢。遙。弱。水。三。千。女。英。神。歸。洶。湧。湘。濤。萬。頃。茫。茫。碧。海。渺。渺。香。魂。今。古。含。悲。幽。明。茹。歎。若。乃。萎。幽。蘭。於。晨。露。謝。芳。華。於。上。春。幽。德。千。年。當。有。心。所。共。悼。鴻。文。百。斛。決。不。朽。於。重。泉。此。某。某。等。所。由。爲。子。貞。女。士。徵。悼。詞。者。也。女。士。姓。陳。諱。子。貞。秀。毓。師。山。英。鍾。江。左。不。待。母。儀。之。教。質。自。端。莊。無。須。女。訓。之。頒。性。成。婉。婉。西。川。小。妹。夙。負。經。綸。東。海。名。姝。早。嫻。禮。教。雕。窻。課。綉。巧。稱。天。女。機。絲。畫。閣。含。香。秀。奪。文。人。雅。意。聰。慧。本。之。天。賦。孝。友。出。自。性。成。子。琰。七。齡。月。初。已。對。阿。戎。六。歲。李。下。不。爭。懷。橘。承。歡。比。陸。郎。之。愛。母。分。梨。取。小。是。孔。子。之。好。德。泊。乎。出。就。師。傅。漸。沐。薰。陶。披。子。氏。之。編。聲。音。宛。轉。誦。列。女。之。傳。憑。弔。低。徊。世。有。女。相。如。不。讓。謝。家。獨。擅。方。謂。北。窗。咏。絮。西。陸。吟。蟬。卜。也。年。臺。吹。雨。鳳。屏。結。雙。暈。矣。何。圖。一。病。纏。綿。竟。以。不。起。深。閨。待。字。悽。涼。風。雨。之。聲。畫。閣。出。姿。憔悴。冰。霜。之。影。嗟。嗟。匣。中。紫。玉。觸。目。煙。空。掌。上。明。珠。傷。心。月。墮。魂。飄。天。外。難。求。不。老。之。丹。鶴。去。山。中。空。作。此。生。之。夢。玉。樓。雲。斷。銀。漢。光。斜。靈。犀。依。然。已。杳。裝。臺。之。鏡。影。綉。幃。香。冷。不。聞。閨。閣。之。吟。聲。還。魄。無。聲。招。魂。有。字。紅。埋。千。樹。鵲。哭。三。更。斯。則。女。號。媼。皇。莫。補。情。天。之。石。烏。名。精。衛。難。填。恨。海。之。波。者。已。某。等。忝。列。朋。儕。久。欽。女。德。痛。鴛。原。之。失。侶。雪。涕。涓。涓。聽。堂。上。之。頻。呼。哀。號。慘。慘。嗚。呼。隱。之。抱。痛。鄰。老。爲。之。動。容。叔。治。啣。哀。里。人。因。以。罷。社。既。失。聲。於。行。路。亦。丐。哭。於。才。人。所。冀。海。內。文。媛。城。中。詞。客。惠。以。珠。玉。鄰。以。琳。瑯。博。他。年。總。集。流。傳。用。當。女。史。看。此。日。瑤。章。傳。誦。無。事。軒。軒。則。女。士。雖。死。之。

年猶生之日。名垂金石。光騰泉壤矣。是爲啓。

復劍公書

匪石

劍公足下。損書並墨寶一幀。劍氣騷心。躍躍紙上。甚慰甚慰。三十年詩徵之輯。洋洋大觀。足爲當世詩史。弟何人斯。草間蟲。簡中蠹。殊不足與於詩人之列。末光之附。內愧良多。但公抱葑菲不遺之心。潭水情深。似不可負。暇當收拾舊作。寫塵淨几。乞爲點定耳。草雅禽獮。愈嚴愈妙。昔見一般詩文詞選。本於古人多嚴於並世。多濫私心。揣度其故。有二情面二字。雖聖人亦不能免。酬唱頻繁。則胸中成見。有不期存而存者。此好而知其惡。天下所以鮮也。一也。並世之人。或門戶之不同。或才名之相軋。每以此故。至友變爲仇讐。漁洋牧仲。即不能免。後人務矯其弊。力求圓通。應有全交之心。轉貽溢收之誚。二也。近世選家。如復堂之篋中詞。師鄭之四朝詩史。皆不免此。而隨園詩話及同人集。其蕪雜更無論矣。足下操觚。主張奚似。弟則以爲。寧苜蓿。濫甯少母。多庶可成完善之本。壽之名。山俟之百世。而不留指摘之餘地。尊意其謂之何也。弟近亦有一春願。擬輯一清代詞選。依宗派而類別之。蓋乾嘉以前。湖海宗蘇辛竹垞宗玉田。世稱浙西派。爲姜張派。實則入張之室多。入姜之室鮮也。衍爲兩派。茗柯繼起。碧山家法卓然。成爲一支。迄於清末。白石夢窗。由冷紅疆。兩先生各拔一幟。爲三百年之殿。竊以依此讀清詞。當可什得八九。但詞家別集。蒐輯既難。而甄採時。鑑別或有未精。必貽笑柄。坐是小鹿。值值時起。時滅。然若果爲之。亦必賴師友之助。恐不免有求於足下也。吾人生當斯世。既無事業之可言。而使爲窮愁僚倒之文士。著

名著

作之業。又不敢。遂以自信。嗚呼。傷矣。比來凡百無聊。唯與佩忍楚儉。碎安。葉子諸同調。痛飲解悶。此中塊壘。澆無可澆。偶作詩詞。亦什九傷心之淚。得大札後。有詩六絕。道其所道。無非牢愁。另紙上。乞足下有以教我。鷓鴣近通音問否。渠亦恨人甚念之也。櫻桃微雨。天氣猶寒。伏希爲道自重。

致應申叔書

君木

叔申足下。頃展來函。知所患已瘥大半。爲之劇喜。回憶春尾。足下路血。秋間弟又病內熱。憐卿憐我。自分已矣。豈料將稿之木未絕。生機逡巡。至於今日。而明山。淞水。間猶有吾兩人手迹。相往來。可知生固無味。死亦大難。委心任運。正不必參悲懣。忤感於其間也。弟於十八日。將三尺煩惱絲。剷除淨盡。兒子暨及外甥文甫。亦皆一律剪去。其時城中尙無一人剪髮者。弟之毅然爲此。初非欲自附於新黨也。實以剪髮時機已將成熟。煌煌諭旨。旦夕當下。回念二百餘年前。雍髮令下。吾輩先人爲此。幾根頭髮。嗚氣者何限。今日實不願再爲功令之奴隸。以至無一髮自主權也。毋寧趁上諭未降以前。先自截之。以稍雪吾祖若宗。當時遵旨。雍髮之恥。爾聞天嬰佛矢。亦皆剪去。未審公與君晦。又當如何。豈必欲待上諭下後。再拜稽首。向北謝恩。三薰三沐而剪之耶。不然。總總焉。留此髮。整延旦夕之命者。又何爲也。昨日微齋謙父。亦一律除去。孝同與馮崇岳。且與弟同日解脫。不謀而合。吾深願公與君晦。歸來時。勿復以豚尾奴故態相見。斯幸甚耳。君誨到申後。一鳴驚人。遂與天仇。慘佛成鼎足之勢。昨見其僧忠親王軼事一篇。敘次尤遒逸。密梁與其從前之清絕滔滔者。迥不相侔。弟已裁下。令東城女學生錄之。此文公

必見過以爲何如也。

與亞子書

文 溥

亞子足下。頃相見甚歡。匆匆又別。復悵然也。蛻曾遺集。有映雪軒初稿。煙波吟。舫詩存。寄舫偶吟。且庵詩各種。乃自其生十一年。以迄清之內丁。都二百三十一首。此悉存在。又閱其自記。有云。庚庚集第一。滄波聽雨第二。捲簾集第三。閒情香草詩第四。異時出各卷中。彙錄之。四十年。情境盡矣。今祇閒情香草約三數十首。似尙非全豹。庚庚等三集。均無片楮。未知所謂四集。係重編各稿。抑各稿以外。另有此四種也。其庚庚病中所記。自恐不起。悉以殘稿付之史君采崖。頃史君適從湘來。言蛻所付稿。均保存無闕。失以此考之。則丙丁以前稿。甚完。丙丁以後。迄辛亥以前。則在史君處。辛亥以後。迄其臨命。則在滬與南社諸子。唱酬之作。爲多。雖其遺篋存稿零星。而同人近在一方。想不難徵集也。又閱其致鈍禪信稿。有殘宵梵誦承寄南社等語。則此冊當在鈍禪處。看來詩詞可望十得其八。說詞本不多。前此七八年。蛻曾函弟言渠頗好詞。而不敢輕爲之。故所作甚少。嗣後始見蛻時。有倚聲。未及十年也。惟小說則此間存稿。祇兩種。而尙有殆闕。然民主報所載。當可兩屬彙集寄編。又蛻曾有三生石傳奇。祇存目錄。夢警畫證。遊春驚遇。入塾求婚。窺屏合卷。題畫講墓。復夢。此爲其前二十年所作。未知全稿尙存人間否。又有石頭記評語。則前五年所作。亦無存稿。未知傳付何處。乞足下閱此函後。卽以却寄民立中華民權諸社。載入報端。便於執簡而訊也。史采崖倡議。以蛻遺蛻。歸葬獄釐。云蛻當爲其湘歷史上有光色之人物。不可不留。

名著

一。禍。一。墓。以。爲。紀。念。史。君。誠。有。心。人。哉。匆。匆。奉。布。卽。頌。起。居。百。益。弟。浦。頓。首。



皇
主
丸
木
木

劉
文

藝林目錄

詩

枚道子

二首

笑呆

二首

太炎

二首

縮天

六首

楊庶堪

二首

起予

五首

鄭慶度

三首

海鳴

一首

黃道讓

四首

六郎

一首

古香

二首

愚農

一首

天醉

三首

卓春

二首

君木

二首

寄芳

二首

蕭齋

三首

慶霖

三首

張鐵瓶

二首

超球

二首

目錄

集 三 十 第 素 權 民

詞

匪 劍 中 孟 枚 茹 喟 佛
石 厂 冷 劬 道 恨 菴 慈

目
錄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箬 昂 鴛 鴛 箬 俠
超 孫 冷 春 超 紅

一 一 二 一 二 六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藝林

詩

玉帶橋晚步

吹倒簷前雨。東風笑口開。雲慵隨鳥返。山亂逐紅來。曠野罕高樹。斜陽明遠臺。鐘聲何處徹。古刹暮煙堆。

枚道子

青女歌

碧羅天高月如水。星繁夜蹴嬌鯨起。瑟瑟珠蕤雪鬢尾。綃宮秋傲靈妃喜。縹煙鏤佩雲滿身。玉壺不醉瑤臺春。口吸瓊鸞嚼冰髓。素華一噴銀鱗鱗。蟾闕嗚嗚叫涼笛。桂樹仙人羽衣白。嬋娟踟躕下碧城。雙輪碾香玻璃聲。秋聲颯爽長眉青。下視人世煙冥冥。

獄中與威丹聯句

太炎

擊石何須博浪椎。(鄒)羣兒甘自作湘縈。(章)要離祠暮今何在。(鄒)願借先生土一坏。(章)
平生禦寇禦風志。(鄒)近死之心不復揚。(章)願力能生千猛士。(鄒)補牢未必恨亡羊。(章)

晚歸浮屠關

楊庶堪

匹馬入春山。孤城萬綠間。白雲涼在水。斜日迥臨關。避地與人遠。巡簷共鳥還。寧親倚休澣。依勝慰衰顏。
清絕空山叫子規。荒城過雨落花時。量窩野水分煙艇。隔竹人家露酒旂。春老怒蛙鳴曲沼。晚涼新燕啄輕泥。幽

藝林

二

棲近逐前賢。轍令尹。關門有所思。

鷓鴣曲

鄭慶度

行不得也哥哥。鳥自高飛避網羅。青草湖。遙秋月。晚黃陵。廟裏落花多。南國相思恨離別。北都黨錮起風波。壯士不遠浙水上。白衣冠送漸離歌。余畏漢庭刀筆吏。莫笑懷南無大志。苦竹林深遷客悲。桃花源好秦人避。生逢離亂天寶年。脫漏黨人元祐字。慘聽紅衣內史啼。汨羅江上秋風淚。離家我也窮途哭。座中曾唱春風曲。亭長亭短計里千。江南江北吊朝六。室女如花春殿空。只個誰伴棠梨宿。越王臺畔莫煙飛。寒蕪一片傷心綠。

張子南屏因秋風起而思歸作此調之

秋風無那客中過。蕉萃憐君想翠娥。飛燕梁間鄉思起。牽牛花上淚痕多。青天碧海思無極。銀漢紅牆恨若何。織罷迴文蘇道字。月明今夕正停梭。

望斷金閨久別離。佳人雪藕縮情絲。一燈秋雨長卿病。九轉湘江宋玉悲。幸有綠珠能記曲。那無紅豆繫相思。麓山描得如粧黛。載入歸裝好畫眉。

古戰場

黃道讓

平原立馬起悲風。十萬生靈喪此中。月夜有魂詩首領。天陰不哭是英雄。大旗日落黃沙黯。細雨燐飛白草空。野老不知京觀恨。一犁耕出舊少翁。

烏江渡

大王風起陣雲愁。立馬烏江水不流。龍虎雄心餘騎盡。山河壯氣美人留。始終自愛生前面。富貴人爭死後頭。垓下沛宮歌兩首。不論成敗各千秋。

河南道中

九月東籬雪作花。村村白屋老兼葭。米過南頓都成玉。路近黃河半是沙。石馬秋風卿相墓。黍離落日帝王家。我來不盡滄桑感。豈爲蟬游惜歲華。

題吳春谷太守藩籬固守圖

稔賊如蝗至江北。半壁襄樊死灰色。襄陽太守人中龍。然燭夜起談兵客。或云盡撤屯樊兵。并兵來守襄陽城。兵并則強分則弱。襄若有失樊反驚。太守搖頭指其口。唇之不存齒何有。長江賊與我共之。不兼守必無一守。桓桓太守七尺高。手中無節腰無刀。全憑滿腔詩書氣。化作八面龍虎韜。城中壯士僉曰然。城外風鶴聲滿天。城大不及一軍膽。四門洞開夜不關。維時已過重九節。水陸千里鋪明月。照見刀光滿地來。投鞭欲把江流絕。太守登陴怒如火。何物賊寇目無我。曰賊數萬我數千。是非以死戰不可進。則戰死退誅死等死。盡爲忠義鬼。麟閣慣畫大丈夫。馬革羞裹兒女子。太守軍令如山重。齊聲曰諾天地動。城下殺賊城上觀。一夫當百百當千。大將軍出尤無敵。人肉飛空半化煙。賊初謂如破竹耳。突遇堅城乃在此。犬羊其如樊籬何。國有人焉賊遁矣。窮寇已遠且勿追。

藝林

四

戒嚴但防賊復來與客登樓重把酒菊花猶傍戰場開是役大樹有公論半由人力半天幸嚮使不爭一着先今日之事詎可問似此奇功古來少胡爲功大官轉小君不見岳家軍出無韓張不忌只有韓蘄王吁嗟乎不忌只有韓蘄王

鑑湖看紅葉

古香

巢棲忘歲月不知秋色老故人雙鯉來約返鑑湖棹青山各識面對我遙相笑經湖八百里不見秋色好但見兩岸楓枝紅葉飽

讀王荊公集

不信經神恨我欺青苗幾葉受譏訾周官猶不焚諸火此處荊公勝李斯

寓言三首

天醉

菱枝嫋嫋信風波回首花叢恨已多入夢歡踪仍俯悅尋春餘計各蹉跎簾中笑語新弦管鏡裏年華舊綺羅定有故夫忘不了蘼蕪山下奈愁何

病餘消息一番新花外樓臺幻也真越女曾傳天下白殷嬪能占未來春鶴歸已換塵間劫雞唱難醒夢裏人寄語范舸休遠去風波遙盪五湖濱

芳馨千里着瓊樓一風鳩媒事便休才女倘歸廝養卒上方應斬佞人頭餘春靄靄花能泣末法沈沈佛亦愁檢

點。媧。皇。三。煉。石。情。天。陷。處。待。誰。修。

天嬰抵書垂問病狀讀罷感賦

君木

素書一尺自天賈。病夫對之雙泪流。暫拓塵勞還念我。苦搜蕭瑟與言愁。可堪來日少。佳況自斷此生難。白頭曠絕雲濤千頃外。知君決嘗向清秋。

寄答叔申

別汝未三月。閉門餘六旬。頻頻勞慰問。頗頗惜沈淪。倘緩須臾死。終成旦暮人。淒涼同病感。千里接吟呻。

卽事

蕭齋

塔前杜鵑開。檻外藥苗長。初日映疏林。清幽絕塵埃。市遠酒樽空。苦茗亦自賞。賓客不時至。村童與來往。日暮復何爲。坐待新月上。

去國一萬里。離家已二年。人事多辛苦。小住亦恬然。開我樓頭牖。好景與時遷。朝納桑榆日。暮俯平時煙。偶然成午睡。松風落枕邊。

截句

西南雲氣來衡嶽。日夜江聲下洞庭。我髮應從愁裏白。此山猶似舊時青。

迴文閨詞

張鐵瓶

藝林

五

藝 林

六

啼鳥夜靜人停織。淚裏紅欄曲院前。齊捲幔時銷翠黛。急開簾處墜花鈿。雞催曙色春庭滿。雁掠寒光月樹連。西閣繡餘粧髮媚。溪搖綠柳早凝煙。

煙凝早柳綠搖溪。媚髮粧餘繡閣西。連樹月光寒掠雁。滿庭春色曙催雞。鈿花墜處簾開急。黛翠銷時幔捲齊。前院曲欄紅裏淚。纖停人靜夜烏啼。

雜 詩

笑 呆

明月光皎皎。秋蟲聲唧唧。夜長不能寐。愁思渺無極。披衣起徘徊。對月長嘆息。太行一何高。崎嶇難登陟。河水一何深。波險行不得。道路阻且長。滿地生荆棘。傲骨徒嶙嶙。壯氣自摧抑。豈不思翔翺。欲飛苦無力。陋巷掩窮門。飢寒苦相逼。昔日同袍友。高舉凌風翼。裘馬自輕肥。相望不相識。貴賤已殊途。寧能復相憶。念茲懷感傷。中心悽以惻。終夜獨徬徨。淚下沾胸臆。

鬱鬱隄邊柳。離離野田草。溥溥春露滋。青青色正好。颯颯秋風轉。眼已枯槁。感此傷我懷。憂心忽如掃。人非金石軀。朝露難永保。歲月不我與。流光催人老。勿謂顏如朱。倏忽首已皓。男兒懷壯志。立身苦不早。努力愛少年。寸陰以爲寶。

山 館

縮 天

空濛山色最清奇。草滿庭堦竹滿籬。袖近慣看雲出早。峯高却碍月來遲。舊書都爲課徒熟。時事半因閱報知。亂

世功名何足貴。莫教花鳥笑儂痴。

春殘柳絮逐風輕。布穀郵中喚晚晴。芳草一蹊遊蝶路。夕陽四野叱牛聲。雲迷山麓疑天闊。水瀉田塍誤雨鳴。蟻也知花事了。茶蘼拖上紫薇棚。

空山別有小乾坤。詩句一囊酒一樽。古寺幽林環碧暈。閒門芳草掩黃昏。水流花徑聲偏暗。月到松巖勢欲吞。不是樵夫常假道。荒蹊誰破紫苔痕。

屋繞松杉數十株。陰陰山路混蘼蕪。風前鐵箠簷牙馬。雨後絲添屋角蛛。螺影浮來黃嶽遠。蟬聲過處綠槐孤。閒將棋局消長晷。無味都因着着輸。

短短芳隄曲曲蹊。樹林深處一檐低。楊花入硯春將暮。竹影上窗日已西。素志不甘黃雀小。客懷怕聽子規啼。澆愁合好冰壺酒。山鳥多情勸我提。

晝長人倚曲闌平。詩興偏從客裏生。樹影暗窗疑欲雨。雀聲報曉喜初晴。數重石嶂渾如畫。一半山花不解名。囑咐樵童須仔細。蓬蒿深處有蘭蘅。

江都竹枝詞

起予

沉醉葡萄酒一卮。曉風殘月欲醒時。傷心怕折隋隄柳。不唱楊枝唱竹枝。邗溝春水碧於油。到處春風足逗留。二十四橋簫管歇。猶留明月滿揚州。

藝林

煙花過眼已如雲。無那朝暉又夕暉。愁煞玉鉤斜畔草。年年青到阿塵墳。
江都終古擅繁華。往事休談帝子家。畫檻珠簾更變盡。落花滿地祇啼鴉。

讀淮陰侯傳

豪傑拙謀身。釣。只。一个。胸。有。十。萬。兵。不。救。一。時。餓。仗。劍。事。從。戎。功。成。指。顧。中。披。肝。報。隆。準。天。下。無。重。睡。高。鳥。一。
以。盡。鐘。室。起。悲。風。憐。才。惟。漂。母。發。難。由。呂。后。可。憐。無。雙。士。生。死。婦。人。手。假。王。終。殞。身。那。及。真。釣。叟。卓。哉。太。史。筆。列。
傳。多。微。辭。全。載。蒯。通。語。曲。直。千。載。知。

冷僧得金陵砲彈一片鐵供之秋齋索予題辭其上得二十八字

海鳴

頑鐵無靈幾變遷。沉沙有恨憶當年。偶然拾得供清玩。多事騷人着意憐。

感懷

六郎

傅粉薰香非故我。朱顏未改鬢先摧。青衫溼透相思淚。道是情場失敗來。

登滕王閣

愚農

當年傑閣峙洪都。風景曾招帝子娛。千古大江流日夜。一輪明月照荆吳。濤聲怒撼魚龍宅。草色濃描蛺蝶圖。天
惜王孫歌舞地。春來先綠故宮蕪。

寒夜不寐有感

卓春

人間未有歸耕處。道上紛然載贄行。偏是極端求仕宦。一無長處實流氓。風波家國搖搖擺。塵土功名個個成。客裏病餘眠不穩。自磨雙劍聽雞鳴。

九國已周尼。父轍一鞭重上尉。佗城共和日月成。泡影同室風雲起。甲兵儘有錢財供。惡少但分憂患飽。殘生茫茫長夜蚊雷鬧。鬧到何時天始明。(廣東冬夜亦有蚊如夏日)

秋懷

寄芳

秋來風味何如好。無奈秋心一例愁。知己廉頗能慕藺。識時王粲尙依劉。文章儘可供遊戲。功業由來半竊偷。爲惜楊花飛不定。橫塘輕羨小萍浮。

西風匹馬憶前塵。依舊昂藏八尺身。紅葉解爭秋色豔。黃花獨抱晚香勻。著書都是窮愁客。賣卜原非懶散人。歸望曼園風月夜。脫裘換酒不爲貧。

無題二首

慶霖

搵殘紅淚暗吞聲。口上春風莫再論。重向閣東廊畔過。鬢眉畢竟氣何存。十分羞態一分驕。硬語相爭軟語挑。故問他偏不睬。玉顏微覺上紅潮。浮沉情海數年中。多少盟言到底空。哭也無端笑何必。從來流水各西東。

藝林

九

藝林

不寐

十
超球

寒蟲不住耳邊鳴。板觸騷懷百感生。銀燭影搖秋夢短。冰心涼浸夜牀清。牕吟紙故風篩白。簾轉波寒月有聲。欹枕幾番尋睡思。朦朧倦眼未分明。

帆影

輕陰搖落白鷗鄉。六幅裙拖素練長。風挾片雲扶水立。夢黏殘月貼波涼。一痕天際來春雨。九面湘流掛夕陽。中有客心懸未穩。屢驚烏鵲賦征檣。

雅聚園會飲席上呈寄萍翔鴻諸子

佛慈

花謝香殘去已波。德德歲月等閒過。渡江名士今時少。倒酒嫵娟昔日多。不忍當筵談往事。奈何隔座忽聞歌。傷心欲下樽前淚。風雨聯床舊綺羅。

題胡蘊山濯足萬里流圖

唱菴

滔滔江水碧空浮。淘盡英雄萬古愁。乘風萬里遠遊。獨將一葉蕩輕舟。一聲長嘯天地秋。氣壓茫茫五大洲。科頭赤足水之陬。驚醒魚龍與蛟虬。澄澗有志向誰籌。傷哉逝水逝不休。狂瀾難挽海東頭。長江終古空悠悠。流聲嗚咽何怨尤。羨君身世任去留。名不徇分利不謀。生平蹤跡似巢由。放浪形骸孰與侔。布衣直可驅冕旒。笑我乾坤一闕鷗。傷心翹跂無所投。荆天棘地憂天憂。何如插足在清流。振拔塵埃滌瘡疣。他日歸來展遠猷。氣吞八荒

洗國羞。借問陽侯知。識否胡生此去更何來。

書恨答民魂即次元韵

茹恨

牢籠伏處等穉愁。慘澹風雲白日悠。大地已無乾淨土。長江不盡古今流。傷心似我空孤憤。報國同人快復讎。哭向西風形影瘦。壯懷私願幾時酬。

憂患文章買禍根。南枝零落幾多存。一番秋雨黃花淚。萬古荒塋碧血痕。賦命既憐同莽草。開渠何術挽乾坤。年來不盡滄桑感。猿嘯烏啼獨掩門。

悼亡十章之六 爲金君代作

俠紅

珠沈玉碎黯神傷。從此相思恨更長。莫道姻緣多美滿。那知我熱斷頭香。空棹寂寂最淒涼。慘絕靈前一瓣香。我是鼓盆歌當哭。更從何處夢巫陽。此後有誰問暖寒。一回想像一心酸。抬頭規避團圓月。生怕見時淚不乾。淒涼孤室一燈明。竟夕哀吟夢不成。我死他年誰悼我。那堪今日悼卿卿。仙娥合住碧雲天。誤謫塵凡劇可憐。斯世我嗟無福慧。來生願結百年緣。幾度臨風酒一卮。姍姍蓮步莫來遲。懊惱盡傷心淚爲。問卿卿知不知。

丙午客金陵香山觀察索撰某制軍壽序聞其館藏上釀先以詩乞

藝林

藝林

分十筋

十二 箸超

誰言邊孝先。經筒腹便便。誰言王珣夢不律。大如椽。余少寡學問。只解長安眠。要作益壽圖。先吸菩提泉。君不見。李青蓮。斗酒詩百篇。又不見東坡仙。齋銘未成開瓊筵。

截句

入地呼冤流下。寄問天無語。最高樓。花能解語紅如笑。月為相思白亦愁。

詞

玉漏遲

雨夜岑寂有懷廊廡

枚道子

篆香煙乍歇。窗兒外又聽簷聲報。多少無聊。負却酒爐茶竈。記否當年此日。別院海棠春。醉好斜着帽。晚鴉亂噪。猶然潦倒。滋味細嚼。相思正杜宇聲聲。任風吹倒。笛弄成雙。却明月闌干。照料得孤吟不慣。只和隔院梨花笑。懶卷眺山深處暮雲曉。

好事近

紀夢

孟劬

檀枕夢迴時。半榻透窗殘月。記得絳霄風背。駕絲愁雙翼。鳳樓笙吹已隨煙。天上怕追憶。賸有一襟紅淚。染想思花骨。

踏莎行

讀冷紅生誤小仲馬巴黎馬克格尼爾遺事感其情文纏綿悽惻涕為之墮輒題小詞以誌釋官家

束錦織腰籠紗玉貌香車油壁章臺道山茶化作斷腸花相思養瑣宜芳草
鳳軫迴絃撥篋疊稿淚珠紅染郎
懷抱此情却似水東流青天碧海何時老

鶯啼序 寒雨游石城向夕微霽用夢窗韻

中冷

飛虬怒嘯霧縷戲南朝賸水冷江濤蹙眼疎明一披斜見梅蕊更入望焦垣碎
楚荒關斷雁梢雲墮幼粧成禾黍
殷墟動人淒思商女琵琶宛轉低唱又桃花扇子早忘了風天鶯啼却風天外
吹至媚青溪珍珠暮捲向簾外
簫船逸指算傷心都付寒潮萬千悲意朱樓一角芳草庭閒憶舊巢燕窠爭夢
到莫然去後菡萏香杏半壁鷗
湖化為鮫淚烏衣門巷雕輪衝陌蕭蕭瑟瑟纖纖雨簇新絮覺楊枝瘳麗華禍水
不須寫怨明璫絮聒斷人腸
裏誰家鈿箔喚出斜陽照亂山晚翠祇悵惘流潦濁酒難携十丈臺城血霞飛
起捫星劍尾睇煙鏡背無慘情
味如中酒誓今宵憶共桃笙倚莫教臥聽鶉鷓寄館危窗怒颯撼紙

金縷曲 病中有感

劍厂

假寐誰憐汝剩終朝勞勞運筆賤為傭豈歲末經秋霜入鬢臣湖儼猶如故算
只有酒邊佳趣酒少愁多澆不盡
笑近來酒亦羞為伍觴欲舉氣先阻荒嬉總是從前誤到而今悲鳴怨恫絲毫
無補能識風塵彈短缺便算受
天之祐歎病榻自嘲自怨衰草斜陽駒伏撫也一般齒估牛羊數況鶯下更何許

西河 和清真金陵懷古用元均

匪石

藝林

十三

藝林

十四

芳。草。地。秦。淮。舊。夢。誰。紀。繽。紛。花。雨。滿。長。干。曉。鐘。喚。起。曲。奏。大。羅。天。仙。風。吹。度。林。際。大。隄。柳。雲。外。倚。亂。絲。縷。難。
繁。紅。柔。海。底。走。蛟。龍。鬼。暗。故。壘。怒。濤。日。暮。打。春。城。滔滔。不。斷。流。水。燒。痕。一。片。接。野。市。是。當。年。江。令。門。里。鹿。夢。未。
醒。人。世。只。寒。鴉。凍。雀。西。風。愁。對。六。代。江。山。模。糊。裏。

水晶簾 中秋夜懷人

鴛春

一。九。月。色。漾。簾。櫺。碧。融。融。淡。煙。籠。霄。雲。捲。處。我。欲。問。蒼。穹。別。緒。離。愁。天。不。管。相。見。晚。去。匆。匆。長。天。目。斷。一。征。鴻。
眼。波。慵。黛。眉。峯。記。得。前。朝。相。見。曲。欄。東。香。霧。清。輝。今。夜。月。千。里。外。兩。心。同。

十六字令

鴛冷

簫。明。月。揚。州。廿。四。橋。論。佳。話。舊。約。木。蘭。棹。
花。姥。紫。媽。紅。絢。彩。霞。斜。陽。裏。醉。叩。玉。人。家。

浣溪紗 題雪坡老人墨水仙畫冊

昂孫

淡。白。依。稀。漢。女。游。出。門。一。笑。見。紅。愁。蓬。壺。縱。信。未。經。秋。漫。道。精。神。沾。水。秘。椀。心。偏。不。怕。風。稠。桃。前。梅。後。任。相。攸。

桃源憶故人 深夜遲故人不

箸超

閒。敲。棊。子。松。窗。靜。彈。落。金。枝。都。冷。凍。犬。錯。驚。星。影。亂。吠。梧。桐。井。子。游。喜。繁。耶。溪。艇。誰。道。雨。聲。門。打。且。汲。石。泉。煎。
茗。消。遣。秋。宵。永。

道

記

五
年
庚
子
年
印

遊記目錄

癸丑旅法日記（續第十二集）

東陞遊記（續第九集）

遊千山記

西山遊記上

紹 天 海 壽
康 壽 漚 鷗

民 權 素 第 三 十 集

目 錄



遊記

癸丑旅法日記 (續第十二集)

紹康

十號早六時至貝加爾湖畔。此湖爲世界有名之淡水湖也。成西南東北之狹長形。河流多聚於是一片汪洋。浩無涯際。湖水與羣山接處。蒸汽飛騰。遙望如積雪在山。鐵道繞西南端而行。鐵軌通處。正爲山與湖相接之點。所過皆開鑿山洞。或鑿起湖底沿線。則林木森森。泉流潺潺。汽笛嗚嗚。從山谷反應。恰如在水上飛鳴。景色幽雅。可人之極。惟氣候覺寒。山中之冰雪猶存。加以是日天氣陰霾。身際覺十分寒冷。繞湖畔過山洞共五十。就中以第九爲最長。湖水作淡綠色。岸邊甚淺。多釣童漁父。垂竿於湖畔。岸之高處。盡爲石灰石工結築。未竣。各處尙有許多工人修築隄岸。焉或謂漢蘇武牧羊於北海。卽此處焉。早十一時至貝加爾湖站。正當湖之近旁。水深浪靜。桅樁矗立。岸上有海港之建築。復有小巡洋艦一艘。屯於港口。是處我國苦力仍不少。晚一時至依爾古次。克此爲貝加爾湖一大都會也。正當海參崴及莫斯科之中心。爲西伯利亞重要之地矣。總督駐焉。交通便利。商業甚繁。盛至此。須換車。晚三時開車。甚狹小。只容三十餘人。致坐臥無餘地。擁擠極矣。過此則村落頗多人。煙稠密。墾田者牧畜者亦不少。晚七時至一站。大村落也。有小兒作折腰以口拾錢。戲復有老人全身纏以棉花。作爲驚人態。此等現象皆係一種貧民以討錢爲目的。致醜態百出。污穢猥褻。非交通處文明國所應有。因事關國家體面也。十一號早七時始起床。因夜間就寢較遲故也。九時至尼叶內烏金斯克。下車散步。見有罪犯一名。手加鐵鎖。數

巡查持槍圍繞前後。雖未悉因何事故。大抵爲一重犯觀者。皆不准前進。此等專制現象。於前清時代常見之。不意又見之於俄國矣。此站人煙稠密。街市宏闊。如都市然。一般下等人。多呼夥計。夥計之聲。恰如余從日本歸乘船行抵白沙時。兩岸人多呼色古色古。（此語爲日本細君之意。中國譯傳爲極下等話矣。）者是等不恭敬之語。大抵出於下等人之口。亦足見人民之無程度矣。晚三時至站。下車晚飯。七時至干斯克大村落也。車停十六分。下車散步。時微雨。

十二號早六時起床時。已抵葉尼賽河。河水甚大。鐵橋工程壯麗。此爲西伯利亞三大河流之一也。（三大河流卽勒那河。葉尼賽河。俄比河是也。）傍西岸一都市。名格爾斯那亞爾斯克。至此城車停一時十四分。同人皆下車早餐。站中苦力盡蒙古人。中國人極罕。路上俄人多有疑同人爲日本人者。此行因無通俄文者。種種交涉非常困難。惟俄國上等人多有通法文或英文者。同人中許君法文較佳。程君英文亦能達意。因之稍覺便利。至此一帶林木漸低。多楊樹。土頗肥沃。遍開鮮黃花。甚奇麗。沿途工人如執旂者及運土者。多以女子。膺之比之吾國一般女子。專依賴男子爲生活者。差強人意耳。是晚就寢時。有四五人無臥臺。後有一俄青年通法語爲之交涉。始由他車騰出數位。沿途村落皆設有禮拜堂。無不建築華麗。蓋以西人信教最篤。其風俗每逢禮拜日至禮拜堂讀聖經。非如吾國青年祝禮拜日爲晏樂日也。

十三號早六時至婁包納嘎。車停時許。起床洗面後。早餐用麵包一。茶一盃。是日所過各地多平原墾田者較多。

晚二時至那維尼格爾斯克。停時許。下車晚飯。其時有俄女子數名入車站。麗服嬌態。步武翩翩。手提花籃。逢人爲之簪花。同人等有給與洋三四毛者。多有至十元者。就中國習慣而論。跡近於淫蕩。恐爲老成者所不取。然在西洋盛行此風。大抵出於慈善。捐或公益。捐一般人士。復非常歡迎也。晚三時至俄比河畔。（亦三大河流之一。）水勢頗大。鐵橋凡七架。長二里許。兩岸土地沃饒。河之東一大城池。名曰阿穆斯克。一譯音那爾尼格維斯克。約有數萬戶。城內樓閣參差。遙望頗壯麗。至此西伯利亞河流已經其二矣。惟勒那河居於極東。則非鐵道經過之地點。晚六時。車夫掃地。因同人食物隨意拋棄。致滿地拉雜。竟爲車夫所干涉。同人咸不滿意。究以得由自取。亦無可如何。中國污穢之習慣。久爲世界所知。試觀在中國火車內坐客。卽隨便吐棄。車夫不惟不干涉。且亦不灑掃也。毋亦太放任矣。西洋習慣。首重自治。又以旅行時。尤不可忽良。以一人卽是國家之代表。在外人眼中。之俄國人一般。下等社會。亦復污穢不堪。羶氣逼人。使一近之。便足令人生厭。反觀人之厭吾者。亦有同然。循是以求。前此人之干涉吾者。輕視吾者。自能自責。而不能責人也。日本每笑吾中國人污穢之習慣。一則隨意吐痰。二則便溺後不洗手。三則不刷牙。推及世界人。不啻以中國之污穢作爲笑柄矣。尙有種種爲人恥笑之處。不堪枚舉。是則改良習慣一事。亦國人所不能不注重者。西洋人頗講究歡迎送別二事。晚九時至一站。見有數人送。一知己友歸。當未上車之先。均互相行接吻禮。或溫慰。或談笑。其親暱態度。愛情發露。開車後。女則揚巾。男則脫帽。以表歡送之忱。以示保重之意。當知人離別時。往往生出一種淒涼感慨之心。亦人情之常也。

十四早九時至阿木斯克都會也。車停時許。同人多下車早餐者。當開車之先。有同行之四川人胡謬鈞者。下車灌水。忽聞汽笛聲。乃張皇而返。其意蓋恐車開遺落也。孰意并非所乘之車啓行。旋有俄巡一名。尾隨上車。竟將胡逮捕。并收沒其行李。因之同人皆恐荒失措。莫知所爲。代表偕同通英法文者。前往與之交涉。俄警則非常強橫。質以何事逮捕。彼云不知。惟奉有上官命令耳。遂遍搜行李衣服。並無私物。然亦不肯釋放。繼復將胡拘禁。不令與代表相見。後由衆議定暫留此四人。從事交涉。餘均乘車前往。乃同人中之激烈派。主張全體下車。未及通過。而車欲開矣。至移下行李者二十三人。餘卽乘車開赴莫斯科。下車之二十三人。尋得朝鮮人二名。通俄語。復通華語。託其代爲交涉。亦無效。無已。隨分電外交部及駐俄公使。乃留三人候電。餘二十人於十九號抵莫斯科。又候三日。彼此竟復斷絕音問。在途中曾遇中國人云。胡係因病被拘留者。究竟胡犯何罪。該警毫未發表。實不曾無辜逮捕也。嗚呼。以吾堂堂中華民國之學生。竟致爲人任意逮捕。護照無效。逮捕無辭。豈胡之一人。羞實中華民國之大辱也。最後由同人程君親至聖彼得堡。見劉公使。始發電爲之交涉釋放。據胡云。在拘留時。俄警曾派來一通華語之俄人。前來盤詰甚詳。其意以爲胡似偵探軍隊者。逮捕大概卽此也。是則毫無證據。而以形跡可疑四字逮捕者。身體自由之謂何。污辱人國。致於斯極。中國猶未云亡。竟以防範亡國奴之手段。以防範吾中國人國體不振。動輒得咎。真可訴諸吾國內同胞。同聲一哭也。在車停時間。同人失去金絲眼鏡者。又有將錢包被小竊割去者。昔曾聞諸英人云。西伯利亞綫。俄人小竊最多。幾致防不勝防。觀此。益信。晚二時。至布哇哀。

屋見一俄醉漢。行步張皇。言次顛倒。時有毆人之舉。行不數武。卽橫臥一馬車之下。枕肱而眠。此種現像。一入俄境。甦見不鮮。見此人民。洵酒之風。殊非國家前途之幸福也。

十五號早六時。同人等皆束裝。預作換車之準備。八時至柴里亞賓斯克。亦一繁盛之都市也。至此開車赴莫斯科。須換車一次。在此又遇山東人三四名。係販賣綢緞於莫斯科。坐車回國者。車停時許。同人多與該數人聚談。俄人成團。觀以爲奇。巡查驅逐之。猶不去。雖云共有之心理。亦太少見而多怪矣。十二時至烏拉山。此爲歐洲與亞洲分界之處。山勢不高而聯綿不絕。是爲歐亞天然之分水嶺。鐵道仍盤山而行。以免開鑿之難。然究工程不易。甫至山麓。卽西風細雨撲面。東來恰如歐洲風雨。漸及於亞洲者。然晚一時半。至山之絕頂。有歐亞分界之白石碑一座。成圓錐體。高二丈餘。東面書亞細亞。西面書歐羅巴。至此一站。名次爾道烏斯特。買烏拉山所出之石一塊。磨作卵形。譯音依衷錯。以爲經過之紀念。又行不數分鐘。天氣忽晴爽。亞洲猶雲霧朦朧。而歐洲已青天白日矣。山之東西麓。林木繁茂。田地開闢。牧畜業尤盛。是夜過烏發城。人煙稠密。貿易興盛。大都市也。蓋烏山東西根。凡二都市。東爲柴里亞賓斯克。西卽烏發城是也。

東陲遊記（續第九集）

天壽

（未完）

二十八日晴。行二十里。至通溝港子市。市南卽港邊嶺。橫徑五六里。登頂四望。小山環伺。如波濤起伏於其間。又據土人言。凡沙河沿岸居民。食水頗困難。有遠至六七里。用牛馬車搬運者。過港邊嶺二十里。至小孤山子。卽沙

河附近也。又行四十里。宿板橋市一農民王姓家中。

二十九日晴。過板橋十里許。至黃土鷓子。又二十里。至大孤山子。又四十里。至哈爾巴嶺。又二十里。宿鳳頭山。自張廣材嶺。經鄂多里之野。至此皆係平原。土地肥沃。水細而清。山小而秀。食料多。麥與豆間。亦有高粱及粟。步行與馬均不及乘小車之便。但入哈爾巴嶺後。則又是亂山叢錯。人煙寂寥。嶺中有一關帝廟。其住持爲一老道。而又兼在理教之老師父者。

老道姓許名永煥。年五十餘。直隸永平府人。是日曾食余以其自製之酥餅。因與談在理教之源流。持說雖荒誕不經。亦有足供參攷者。其言曰。清康熙時。有明遺臣揚存仁者。又名萊茹。字佐臣。萬曆時進士。山東即墨縣人。痛明亡之慘。謀在山東起兵。恢復不果。乃入勞山學道。數年。周遊燕齊間。自言遇見聖宗關尹子。降世。度化人多信之。弟子尹某等八人。乃奉之以立教。名在理。設公所於天津。傳播最廣。教義則參合儒釋道。而以正心修身克己復禮爲歸宿。不供偶像。不焚香。禁食煙酒。而不禁茹葷。其組織每一地方設一公所。有老師父一人。總之稱曰大爺。（許道人卽南崗公所之老師父也。）每年上元浴佛。中元蠟八。各節及三月十九日。教徒咸詣公所。集會名曰擺順齋。三月十九者。明思宗皇帝上賓之日。教中志在復明。故並祀之以誌不忘云爾。後此余又見北振武社某君。持有楊萊茹先生小傳之抄本一篇。與此說較詳。而復有同異。如揚易爲楊。萊茹爲萊如。名爲衍達。字爲澄清。其餘事蹟不同之處亦不少。茲並錄之如下。

楊萊如先生清初之隱豪傑也。名衍逢，字澄清，號萊如。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蕭何村人。後隱，姓名改曰羊氏。生於明天啓元年正月十三日。幼聰穎過人，長而好學。三教九流，百家諸子，無不淹貫。尤好讀兵書，嘗自謂國家當積弱之秋，猶復尙文輕武，是取亡之道也。不數年，果然流寇滿天下，官軍弗能制。張李二寇勢焰，尤不可遏。清兵又屢次侵犯直隸山東諸地，先生觀此內亂外侮，並至交乘，不忍坐視生民之塗炭，於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時以雙親病，老未能遠遊，不得如願，殆其後父母俱亡，脫然無累，而李自成已陷北京，旋又爲清兵所據，建作都城。先生不肯臣事異族，乃絕科第功名之念，變姓名周流於北方，數省到處以十誠教授生徒。十誠者：一愛國，二忠君，三孝親，四合羣，五尙武，六重俠，七秉公，八循理，後又以吸煙飲酒爲人身體之害，勸人戒之。淫祠偶像爲愚民之尤勸人除之，因加大戒煙酒禁拜偶像兩條，共爲十誠。其學說以發明公理爲宗旨，與黃梨州及法儒盧騷之說大畧相同。故先生講學之所，一時名流皆目爲公理會。從其學者指爲公理會徒，簡言之，卽曰在理。此在理者，脫離儒術範圍而獨立門戶之始也。先生遊歷之地，卽先生教育範圍所至之地。始起於山東，復西行入直隸，至順德真定，又東北過滄州靜海至天津，又西北過東安至北京，旋東遊經通州武清豐潤灤州永平出山海關至錦州奉天，入吉林所過之處，向學者風從響應。既而復西返，取道朝陽承德大同至太原，逾河入陝西，隱於雲夢山。年七十六而卒。時清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山頭遺冢至今尙嵒嶒有生氣，過客之趨前憑弔者無不肅然起敬焉。

十一月初一日出鳳頭山十里許。經練兵臺再十五里。至橫牛山。又十五里。至望親山。有吉強軍八十人營官楊某駐此。再二里許曰石門山。石門山原名土們子。以間島交涉日人混指此爲國們江之故道。乃易今名。並立碑於山口。山口甚狹。祇能容大車一乘。之通過。除此以外。再無別路。可通。亦險要也。口外亦駐吉強軍四十人。再行三十餘里。至五峯頂子嶺。嶺長十五里。雖險峻。不及東老爺嶺。綿長不及張廣材嶺。而曲折平坦。則過之。且十餘里。皆無居民。惟嶺西有客舍兩三家。嶺東口二里許。亦有四五家客舍。又入東口六七里有居民一家。人口一老者。一壯漢。過其宅。則門高及頂。炊煙燒林。老者踞坐門外。啖包米茶。以果腹。壯者持火燃淡巴菰。樂也。陶陶頗有桃源漁人風味。與余之風塵奔走。飽受飢寒。行年二十餘。而尙一無成就者。勞逸愛樂。判若霄壤。言之輒爲愴然。嶺上森林。雖不及前三嶺之繁茂。然古榆蔽日。老松盤空。要爲此道中最良之山景也。今日午前六時大雪。正午晴。下午又雪。嶺東名榆樹川。爲羣山分水。下出處長二十四里。

初二日晴。過老頭溝嶺。四十五里。至通化寺。爲一小市場。駐吉強軍八十人。三韓之民。白衣高冠。荷鋤負耒。耕種於市場附近者。頗不少。又二十五里。至朝陽川。亦一小市場。又十五里。卽吉強軍中營所在地。邊務督辦陳昭常會辦吳祿貞。駐此。又五里。爲延吉廳。卽局子街。居民約二百戶。商店卅餘家。大者不過十之一。二。韓民貿易於此者。貨物以花旗布爲大宗。餘則獸皮鹿肉等雜品。市東有廳署一。荒務局一。巡警局一。交涉局一。官立兩等小學堂一。天主教堂一。耶穌教堂一。

遊千山記

海 瀕

遼陽千山。余未出關時。即耳其名。及出關後。又以俗冗繁。夢想又數年。日俄戰事之前。歲有遼陽友人約過其家。因得一至。而又因公促。未得游其全部。遂匆匆赴營口。後猶以爲憾。而再游之興。仍未滅也。

辛亥之秋。武昌事起。予由黑龍江省整裝南旋。至瀋陽下車。擬換中國火車入關。以須次日。方可有北京通車。半日之暇。予欲入城訪友。乘馬車將至西關外。迎面一車來。車中坐一人。遠視之。甚熟。及二車相近。車中大呼。已下車。予車亦停。視之。數年前舊友王君敬三也。相見歡甚。敬三邀予至其寓。寓在車站左近。予以入城。亦不過思。晤多年不見之友。今已遇舊雨。乃頗喜。積年闊別。必欲頃談。遂不進城。返車至敬三寓。敬三遼城東北鄉人。以事入省。今須返鄉。聞余將入關。不知再會。端在何年。不忍遽舍。且云。數日內。京奉路車。因南中事急。聞正戒嚴。車時行時止。不能必宜稍俟。予圖南心切。不欲留。渠固挽之。至其家。遂於是晚乘日本往遼陽車南下。至遼已夜間。十句鐘。在遼城西關外旅邸一宿。次日午後。至敬三家。快談一夕。故人之情。甚重也。其家在遼城東北石城山下。名管游屯。俗呼爲官家屯。相傳唐太宗征高麗。駐蹕於此。俗呼天子爲官家。故名。其實聞以管窋居遼時。曾游於此。故曰管游。非官家也。石城山上。乃嚴州故城。相傳爲高麗白巖城。唐太宗時。以爲嚴州。後省。即此地。山勢蜿蜒。景物幽勝。蓋已是千山入脈處。敬三之村。依石城山南麓。樹木蒼鬱。巖石參差。頗具山居雅致。敬三居臨小河。結構精緻。有書室三楹。圍以短牆。室後几座。河濱廠以軒窗。欄以臺檻。河水清且淺。游魚可數。沿河垂柳。移移長條。

拂水一望。二里餘。時正秋深。霜葉蕭蕭。黃金猶未散。盡對岸。煙樹雲柑。均羅列。几榻間。斯時夕陽紅豔。萬峯都紫。氣象萬千。靜坐於此。塵慮都消。歸無有。還覺侵然。心乎南中之大局。北地之危機。亦且多事。是夜予即宿於此。書室中日間。車馬勞頓。睡甚甜適。魂夢中猶有嵐光山氣。繚繞吾身。次日余即商之敬三。云既到此。必欲了。千山續游之志。敬三可之。又留余一日。越日敬三預備一切。與余同行。早八點鐘。自敬三家石城山下起程。行二十餘里。至帽兒山。即西安平故城。孫權使謝宏。陸恂。拜高句麗王。爲單于。恂與宏等至安平口。還即此。是山下有小岡。一帶土人呼爲皇華岡。余問皇華何意。敬三云。聞故老言。此地唐時高麗貢使與唐廷册封諸使。當時來往皆駐節於此。故曰皇華云。後考之。蓋誤。石虎將王華由海道襲破安平。當是王華岡。又行二十餘里。至華表山。山勢矗立。形如華表。故名之。敬三云。卽丁令威化鶴歸來處。亦不必深考也。至此南望列戟森戈。刺天欲破。時正午日光。承其上。蒼煙翠靄。渾闊無際。千山諸峯。嶙峋在望。輿致爲之勃然。以薄笨騾車行。確磴山徑。碎石如斗。聚沙成堆。巔巔委頓。筋弛骨卸。胃滿腦昏。腿以盤而不仁。腰以曲而欲折。凡百不舒。道途之苦。鞍馬之勞。圍游子。征人。出萬不得已。而始以身親歷之。余今者。犯風沙。戰飢渴。而爲之初。無絲毫艱辛。阻意之意。正以能殉吾之嗜好。而希望之切。有勝於苦勞者。蓋人生各有其希望。希望之所在。乃其嗜好之所在。苟前途有其嗜好之自的。物懸以相待。則精神上之希望。足以鼓勵而振蕩之初。非形體上之積勞。貯苦所能拗折而錯斷。古。今。世界之大功偉業。乃英雄豪傑嗜好之所在。希望之所生。故能趨其向心。堅其魔力。餽饌茶菓。衽席砧刀。余媿未能。僅以漫游爲嗜好。以

能徧歷名山勝跡爲希望故亦能置勞苦於度外犯風沙戰飢渴其甘飴若也余此時望天末諸峯似皆鶴立延佇候余於碧雲黃葉中將與故人握手矣又十餘里至羅陀洞此徑乃千山左背入山道路巖巖叢錯旋折周回地無一尺平蹊無一寸直車不能方軌矣乃皆易馬行命馭者返車於遼陽城以俟

此間境絕幽僻人蹤幾絕行約二里許至山麓羅陀洞在半山之腰山四周壁削皆陡峭無可緣升處惟山之東北角有微徑一條叢棘亂之時隱時現或有或無余等乃下馬命一僕牧馬山下各易草履解長袍攀緣上石角鈎衣藤枝刺屑無寸步能放足行矣上半里餘崖忽陡石參差似磴非磴約百餘級級不能滿着足回視來路一線如豎起猶及見山下余等之馬大僅及鼠人如立黍耳轉一石壁路坡陀斜上勢稍平上十丈餘忽開一曠場約兩畝之地瓦屋三楹中塑一神金身半剝落亦無住持僧奉香火不知此何神也而其像甚猊厲廟後一洞高二丈餘蓋卽所謂羅陀洞入洞平進五六丈洞勢漸下黝暗不知其底俯身洞口冷風習習從洞底出令人不覺毛戴水聲點滴時時爲清磬音疎越以長洞頂石齒牙下啄長且一二尺垂垂欲墜人在洞內如虎口行幾疑爲齒縫餘生洞中蝙蝠千百成羣棲息石齒間蠕蠕胥滿大者如盤且有白者洞內積糞寸許至此洞止此上無再可登之堦矣廣場面南立此遠矚千山隱約可見

日已斜西遂急由原路下山馳馬去大小石門嶺之間方可覓村假宿也於是又十五六里日已跌前見有密林矮屋依山趺下山河繞之僕人云李家屯時飢甚鞭馬及之村中十數家村之東偏有屋二十餘椽主人李氏蓋

村之小康者爰向是屋人借宿焉。主人年約五十許。款客甚殷。雞黍之供情深東道。其人蓋業礦。云所居之山之東有煤礦。礦質甚佳。出產亦甚旺。彼以土法開斜洞。已三條。遂將所掘之煤塊。取出與余等觀。敬三知余曾辦礦務。以為差有經驗。其實門外漢也。吾國礦務不能發達之原因。固由於礦學之不精。資本之不足。然猶其當然。其所以然。乃國家法律不足以保障商人之財產。吾人道德又不足以確守公司條例。野心者爭權狡黠者蝕利。往往公司尙未成立。而或假發起資格。或恃股本權利。各不相下。遂致權限不能分明。辦事漫無系統。甚至借此招搖得款。即任情揮霍。置公司成敗於不顧。以至事不能辦。虧空繁累。則不得不暗結外人。私招洋股。洋股既入。外人之勢力漲矣。喧賓奪主。勢所必然。於是遂舉蓋藏。坦然奉獻。而向之爭權竊利者。終不得參與末議之一席。悔之已不及矣。余辦礦數年。所受之痛苦。大都類於此。吾國不發現一礦。猶得藏之於地。尙可暫時為我有。苟發現一處。即所謂呈寶於門。而又引盜以守之。欲復還之。積豈可得乎。

(未完)

西山遊記上

壽 鵬

吾蜀以山雄天下。余游學京師。下濯塘。浮江漢。乘京漢車。逾河而北。閱山多矣。鮮有當吾意者。入都門。則西山之勝。洋洋乎盈耳。便欲往遊焉。去年夏。登陶然亭。遙望朔麓。岷巖。蜿蜒乎平壤。飛碧浮翠。渾與天齊。識者告余。以西山皆歎曰美哉。是蓋變蜀山之雄奇。而以淡宕勝者也。益思臨觀。一探其奧。而人事倥傯。鬱鬱而不克往者兩年。於茲山靈有知。豈不笑我忙甚哉。今年夏。與吾友王君震東及仲弟辰蘭。避暑京西六郎莊。張文襄舊園。以距西

山匪遙也。移居之第八日。遂策蹇往問其勝。以碧雲臥佛兩寺爲最。卽以此爲歸。碧雲自山麓至山腹。因巖竅之高下。以爲工。初入門。頗不耐觀。復行數十步。始見有鴻門位崇階。上下則石道如砥。旁有石欄。老柏夾欄。生蔭甚濃。臨欄則水聲潺湲。磔聲急節。雜響乎耳畔。乃一石橋。下則巨壑。而村女臨流以浣也。境甚清階。凡廿餘級。陟階入門。闕如也。再前十餘步。又陟階如前狀。圍有金剛尊者二。高與梁齊。持鞭怒目。左右立狀甚獠。復前行爲階十餘級。左側下有泉。自石龍口出。掬而飲之。甚甘。列有石徑。導之出寺。汨灑可聽。階上關門三。惟右門可通。中門上緣。椽墜頽。區一方。漆與字皆剝蝕。不可視。想見若寺之古。入則一佛殿。兩廡。塑泥像無算。皆就圯。中有池一。潏水色慘綠。蘋藻依稀。可辨陰森之氣。襲人頗覺悽冷。自佛殿後進。則又一殿。較前敞。楹棟磚瓦亦整。中有御碑亭。清高宗手筆記若寺之緣起甚詳。寺自元迄今。蓋五百年矣。明魏闕曾卜窆。於此。廟貌因益輪奐。不可謂非名山之玷也。由殿後再進。有臺階。益闊峻。登階正殿當陽。東西序則客堂齋舍。皆嚴以整。殿前古柏森列。其間雜陳花盆魚缸石山之屬。柏上更綴以繁花。如菴羅之施。喬松尤覺生色。然紅飛翠舞。益增淨土之莊嚴。不覺其斌媚也。再自正殿佛龕後。出有高垣。環之垣有門。有石礎數十級。可登。比逾闕豁然開朗。一往石道礮礮。石坊盪盪而特立。石塔峨峨而聳峙。左右山勢峻嶒。古木蒼蒼。雜草菁菁。經兩石坊。至塔前。塔凡二層。高聳入雲。其形方。第一層面積約三方丈。有階可登。凡三十餘級。第二層面積約狹二分之一。鑿道於其中。依石級盤旋而上。至頂則一露臺。而頂之凸出於露臺者。又約兩丈。臺上暨凸頂。有圓錐形之塔。大小凡十二尊。駢列對峙。莫知其意。至此乃造

其極。闕視岡。巒起伏。生雲走霧。凝神遠眺。城郭萬家。隱隱可見。而村舍阡陌。蟬聯鶯伏。於曠野平原者。遠則綠陰依稀。近則歷歷可指數。塔側有長松千尺。谷風生則濤聲作於耳畔。又似芻扁舟渡重洋也。悠然而遐思。浩然而長歌。至低徊不欲歸。此在蜀山亦難得也。下至石坊間。左右有石亭二。中仍高宗御碑。覽其文。則知此塔乃仿當時藏僧所進金剛寶座式而建築者也。旋至正殿階下。左側一院落。有佛殿諸事。其右側亦然。與前數殿平行者也。然皆不欲觀。僅覽其羅漢殿。便匆匆下山。赴臥佛寺。羅漢凡五百尊。尊異其名。異其形。亦大觀哉。臥佛寺以大佛偃臥故名。在西山之麓。碧雲之北。寺前數百步。皆鋪石爲途。夾植老柏。蔽日參天。所謂山陰道上。非耶。寺門巨池前橫。水激激。赤鯉歡躍。尾尾可數。寺中避暑者甚衆。尙有携眷來者。以故未能盡覽。然其西偏則吾遊之偏也。有憩息之亭。有蓄魚之池。長林古木。幽泉怪石。雜然而紛。陳濔乎其清也。宕乎其逸也。後有一林。岡道崎嶇。隨木石爲曲折。僂僂以登。上有望臺。再北則可更登山頂。遠望蒼山綠野。亦復心曠神怡。蕭然有世外意。蓋碧雲以峻潔勝。此則以幽峭名也。吾聞西山古刹累百。而盡態極妍。無過二寺。西山之勝。其萃於是乎。因歎觀止。徜徉而歸。泚筆記之。時民國四年乙卯夏。余旅京之第二年也。

詩

話

劉文

詩話目錄

燕子龕詩話

唐宋詩別說

菜根書屋詩評

墟懷齋詩話（續第十二集）

舊時月色齋詞譚

釋曼殊

寄禪

天任

南邨

匪石

民 權 素 第 十 三 集

目
錄



詩話

燕子龕詩話

釋曼殊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蟬斷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隨母羈異地有女郎手書丹霞箋以紅線繫蜻蜒背上使飛入余窗意似憐予跼蹙也者詩曰青陽啓佳時白日麗陽谷新碧映郊棚芳蕤綴林木輕露養皇榮和風送芬馥密葉結重陰毓華繞四屋萬葉皆專與嗟我守梵獨故居久不歸庭草爲誰綠寶物歎離羣何以慰心獨讀之饒有蒼涼氣疑非閨閣手筆

寥天一閣集中古意兩章最佳詩曰磷磷日照鴛鴦瓦姑射仙人住其下素手問誰雁柱爭花雨空向湘絃灑六幅瀟湘曳畫綉珠簾垂地暗香凝春風不動鞦韆索獨上紅樓第一層

劉三工詩善飲余畫文姬圖寄之病蟬爲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曰白頭天山蘇武紅淚洛水文姬喜汝玉關深入將安圖此胡兒東瀛吹簫乞者笠予壓倒眉梢記得臨觴嗚咽忽忽三日魂銷支那音非秦轉先見婆羅多詩和尙而定國號國無人焉可知又貽余絕句云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怡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時予將有印度之行劉三詩故及之

兵所以衛民於粵中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力田今樂府有梳篋謠曰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賊來猶可活兵來愁煞人况聞府帖下大調土司兵此物貪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持作斃拆屋持作薪莫言少爲貴國威嘗

見輕無功。害尙小有功。害更深。問誰作。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夔子國。城郭爲荆榛。賊如梳。兵如篋。獮來更如。荆保甯。賊未除。朔州賊。又熾。買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仁人之言。滿腹排側。讀之令人扼腕撫膺。海園。湖南曹氏。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詞。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展印苔泥。樂譜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開見寄七律一章。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四載離。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未遺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南。却不如。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五年別去。驚初見。一醉殊。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盃拈花叢。裏吾多負。取鉢人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清淺說。蓬萊居士。舊有兼葭樓。結構頗不惡。余因作風絮美人圖。寄之。不知愛我閒人者。又嘔出多少心血也。

山寺中北風甚烈。惜惜逼人。讀放翁詩。淚痕滿紙。令人心惻。予最愛其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昔人賣子句云。生猶如雛鳳。年荒值幾錢。此行須珍重。不比阿娘邊。又女致母詩云。挑燈含淚覺雲箋。萬里緘封寄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剩幾多錢。兩詩真一字一淚也。

金保祝髮後。居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詞龕旁。見手鈔淡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

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携。去。猶。記。其。憶。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個。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駕。水。爭。持。牛。耳。時。哭。倒。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罍。酒。滿。卮。常。日。名。賢。可。知。也。

山齋飯罷。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余有寄劉三白門二絕云。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石城。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衽。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此志誰與諒。琴絃幽韻重。此孟郊靜女吟也。今者吾國女子崇尚高乳細腰。羨慕昏姻自由者。將書諸紳可耳。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初建。至今圯蹟猶存。新亭王士禛有詩云。璧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二十八字可稱弔古傑作。後庭花唱樂天下事。已非當年風。豈亦禍蒼生之尤者耳。

張憲崖山行云。三宮銜璧國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間關海道續。盤光力戰崖山猶。一決余恆誦之。疑畫崖山奇石壁。圖太炎居士爲錄。陳元孝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風人之旨無限愛國此詩。纏綿悱惻讀之。

令我黯然

英人詩句以師梨爲奇詭而兼流利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太炎亦謂予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中土之有義山也其目光殆與余同

唐宋詩別說

寄 禪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釋之如聞簫韶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成宋詩鉅釘唐詩續密宋詩疎漏唐詩濶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花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識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詩非詩類俗所謂偶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之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菜根書屋詩評

天任

菜根書屋詩評數百則。先王父文恪公遺著也。久委蠹魚。蝕過半矣。今春讀書之餘。偶檢校之。得完好者約二百則。舊本中有論及試帖體者。二十餘則。因無用。益今不列入。其他次序。概照原稿。不敢以管窺之見。攬改先人編簡也。四年六月天任謹誌

連用地名。或故實。不覺堆垛。筆力足以運之也。

陳子昂律詩。迨上爲近體之祖。

鍊字是詩家一法。若標爲格。則遂開竟陵纖仄之宗。

模寫江山。古人不廢專於點綴。風光流連。物色毫無真意。以貫之。遂爲馬首之路。而風斯下矣。剽竊盛唐者。多有

此病。

凡費解者。卽非第一等詩。

宋人以議論爲詩。漸流粗曠。故有史論之譏。然古人亦不廢議論。但不着色相耳。若以指點出之。則不礙。

李義山筆。騷詩機軸絕奇。酷似少陵。獨相篇刻劃之句。總以自然爲佳。否則墨痕不化。

起句要飄忽。如雀啄江頭黃柳花。花近高樓傷客心。(杜句)春風擬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歐句)皆

是。

李太白穩麗之中別饒神韻。非剪綵花之比。

詩中間一語束一語轉機軸最整齊。生動劉賓客西塞山懷古詩即是。

起二句撇過一層落筆擒題乃緊取勢乃遒如獨有官遊人偏驚物候新是也。

詩未有不用工者功深則與會象超妙痕迹自融耳。

醜醜不及古人而剽其空調以自托猶禪家所謂頑空也。

詩須沉着始見筆力。

一句指事一句設譬詩中之奇變者也。如陳后山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是（謂柏枝垂露若綴螢然）。

老杜豈以一字爲高然亦有鍊字法特不可以此爲宗耳。

詩最忌滑調。

氣脈要厚神力要完足。

感慨不難難於渾厚不激若憤憤不平則非矣。

武庫森然不無利鈍雖少陵亦有絕可笑詩。

盛唐律詩渾大格高語壯晚唐下細工夫作小結裏所以異也。

詩在姿韻豈必以核枿怪醜爲高。

雕。琢。勝。而。渾。朴。失。未。末。實。有。此。弊。

(未完)

攄懷齋詩話

(續第十二集)

南 邨

餘。生。詩。存。一。卷。甯。鄉。許。乃。興。先。生。著。先。生。幼。勤。學。事。親。以。孝。聞。從。軍。黔。中。積。功。至。貴。州。補。用。知。府。所。在。有。惠。政。民。猶。誦。之。音。韻。之。文。固。先。生。餘。事。也。然。端。厚。清。超。固。無。凡。響。為。藁。佳。句。緬。想。景。徽。營。夜。云。古。木。蒼。蒼。暮。烟。朔。風。吹。帳。思。淒。然。雲。連。戰。壘。孤。城。鎖。火。速。軍。書。半。夜。傳。萬。寇。影。搖。星。墮。地。一。江。春。漲。月。橫。天。幾。回。驚。起。還。鄉。夢。鼙。鼓。聲。聲。到。枕。邊。邛。州。云。綠。楊。城。下。風。日。清。綠。楊。城。頭。多。啼。鶯。美。人。如。花。在。何。許。遠。山。眉。黛。猶。相。迎。當。年。酒。盞。小。遊。戲。梨。花。千。盞。百。盞。醉。求。鳳。一。曲。今。已。矣。青。帘。紅。字。搖。春。晴。我。來。沾。酒。問。遺。跡。琴。台。瓦。礫。殊。縱。橫。樟。花。桃。竹。舊。時。路。芳。草。芊。芊。無。限。情。

由。來。勝。語。半。屬。天。成。意。境。雙。臻。妙。手。獨。絕。後。世。之。士。未。可。貌。奪。李。學。士。搢。筆。黃。鶴。樓。自。是。千。古。俊。傑。二。三。才。士。不。讓。當。仁。思。出。偏。師。以。舉。赤。幟。藉。有。妙。句。要。無。逮。焉。荆。公。之。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山。谷。之。馬。嘯。枯。篔。噴。午。夢。臥。驚。風。雨。浪。翻。江。徒。貽。疵。累。無。補。精。神。即。子。瞻。之。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亦。難。奪。席。况。夫。嗣。此。而。下。者。哉。

長。兄。炳。林。詩。前。曾。錄。一。絕。茲。更。得。兩。首。云。山。居。即。事。有。作。兼。懷。兩。弟。性。耽。小。隱。伴。桑。麻。結。得。芳。鄰。八。九。家。百。轉。新。聲。聽。鳥。語。一。林。細。雨。響。蠶。沙。客。來。飽。醉。新。醅。酒。兒。小。爭。揉。試。焙。茶。好。景。好。情。誰。共。領。嗟。予。有。弟。滯。天。涯。至。道。又。調。查。蠶。業。將。歸。留。別。張。肇。銓。明。府。得。觀。鳴。琴。化。三。生。幸。結。緣。登。堂。親。雅。度。醉。酒。誦。詩。篇。金。玉。剛。聆。訓。風。霜。又。着。鞭。行。

詩 話

七

行。嗟。去。速。後。會。恨。何。年。七。律。尤。為。吾。所。愛。以。為。遲。登。陸。袁。之。堂。詎。有。作。色。

家君曰。謫僊襄陽曲。歐公亟賞其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謂非他人所能道。予謂。遙看溪水咽。頭綠恰似葡萄初。潑醅數聯。又豈第二人筆下所能有。

岑嘉州走馬川。樂均歌行。每三句一轉。論者謂本秦人嶧山等碑體。予觀毛詩。檜風。素冠之什。凡三章。章各三句。俱疊。均尙在秦碑之前。

蔣君長庚。湖南之甯鄉人。寄籍金陵。嘗從寄禪游。頗通內典。詩亦清超。如圓山題壁云。旅客遊游慢。怡然茫茫塵。海盡浮烟。桃源失後疑。無地碧漢通。時欲上天。一髮青山京口樹。半帆斜日海門船。峯頭立馬頻高嘯。橫斷江流。只一鞭。詠。峴。青。個。人。章。用。元。均。云。碧。水。風。斜。畫。舸。橫。開。君。曾。向。蓼。橋。行。歌。聆。子。夜。傳。湘。瑟。夢。到。丁。簾。恨。曉。鶯。自。隔。銀。河。稀。後。約。又。從。綺。賦。寫。新。聲。清。狂。似。我。應。多。事。稚。尚。排。箋。誌。目。成。雖。未。深。醇。不。乏。雋。語。洵。可。畏。才。也。

頃見六一頭陀錄寄禪遺詩一章云。一磬墮。翠。高。樓。倚。月。明。天。空。憐。雁。渡。山。靜。覺。寒。生。雲。氣。迷。鐘。阜。秋。湖。城。石。城。時。聞。清。梵。發。還。似。讀。書。聲。蓋。莫。登。掃。葉。樓。所。作。鍾。鍊。至。此。豈。近。今。名。士。所。能。躋。望。者。哉。

禽言亦詩中之一體。寄園記所記。搜錄極多。皆作諷刺語。尤西堂亦有此體。家君子嘗以幼時所見黃佩蘭禽言四章錄示云。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道旁忽聞剪刀聲。令我躊躇不忍去。交交桑扈。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假家舊在江南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風塵淪落年。

復年回首江南家何處不如歸去泥滑滑泥滑滑大姑三月採新笋小姑三月採細茶行過南山又北山微雨沾衣塵漬襪蓮鈎小穩些踏泥滑滑酒醉癡酒醉癡清明節到鳥先知王孫携得佳人未拾翠踏青正此時登荷隴賦新詩酒醉癡流麗清詞新句雅洵佳構也後二首體制稍異或云姚瀛仙作

甯鄉許鐵丞先生吾友峴青之生父也著有省吾軒詩草峴青嘗以家藏副本見眎清逸穩鍊自是前輩風型爰取私心所好者彙之晚步書所見云幾重紅樹擁沙隄天末鴉飛落照低一陣西風最蕭瑟蘆花吹過板橋西冬日偶吟云古意寫縱橫高吟倍適情看書嫌日短作字就窗明雲覆樹無影風沉簷有聲夜來寒氣重愁絕夢難成送郭伯庚先生之新疆云尺鯁迢迢片紙傳何人攪轡勤燕然無心出岫孤雲遠努力擎天一柱塞柳紅搖殘照裏驛梅香放曉風前此行應慰蒼生望嘉峪關頭猛着鞭萬里邊疆一劍揮長城匹馬壯戎威范公愛樂關天下諸葛助名起布衣紫鼓西征方戰捷旌旗北向又烽飛樞廷惟有和戎策太息中原事已非邊關聞道羽書馳大地蒼茫百萬師瀚海風高沉畫角天山雪凍舞牙旗廢營殘月胡兒臥古戍斜陽戰馬嘶夷性難馴孰調劑籌邊佇望報明時歸田野望云春風三月曉陰時溪路重楊綠滿枝巷口書聲穿北牖陌頭人影入東菑山光半沒雲行急天氣微寒雨下遲愛借韶華如此好高齋磨墨寫新詩

臨漢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記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迹撫故實而已或又謂錦城歌管日紛紛一絕爲杜稱詩史之

張本。恩。意。史。之。意。義。要。不。當。專。指。諷。刺。褒。貶。凡。足。以。備。一。代。故。實。扶。擇。嚴。謹。者。皆。史。也。說。文。曰。史。記。事。者。也。若。僅。就。一。句。二。句。一。首。二。首。以。爲。言。則。垂。老。無。家。石。壕。潼。關。兵。車。哀。江。頭。等。作。將。無。皆。徒。撫。塵。實。之。詞。哉。大。抵。少。陵。生。平。係。心。家。國。遇。世。滄。桑。所。發。多。感。時。紀。事。之。言。用。有。一。代。詩。史。之。目。亦。如。和。曼。氏。之。稱。詩。史。耳。儒。生。穿。鑿。亦。何。足。據。

歐陽永叔云。作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予曰。豈獨文徵詩亦然。

社友靈山客晚步一首云。寂歷江城夕。照斜綠槐垂。穗亂飛鷗晚。風吹散愁多少。獨認深紅間酒家。又除夕寄表兄小田武昌云。十年飄泊江東夢。萬里風塵塞北笳。又是庭闈團拜日。不知離恨最誰家。都爲清韻也。家君嘗云。眼前景。意中事。口頭語。見得到。寫得出。便是好詩。然而談何容易。

姚瀛仙有一剪梅詠賣花翁詞一闋曰。千紅萬紫一肩擔。香在身邊。色在身邊。春光九十不偷閑。東巷一天西巷一天。朱門來往幾經年。羞見嬋娟。偏見嬋娟。涉江生怕旁人嫌。蜂也同船。蝶也同船。頗爲世所傳誦。

伯兄炳林幼攻選學。爲詩不多。雖風致稍殺。自是力學人語。非妄襲性靈油腔滑調之徒所得同語也。余嘗以小照甯家并綴截句曰。家國興亡感不禁。美人芳草怨尤深。相看莫漫嗟。詩瘦別有騷愁在。此心踰月兄之書。至亦報以一詩曰。小照相看嘆不禁。騷愁底事蘊深深。從今髮樂須珍重。莫負庭闈屬望心。敦厚之音。感人如電。誦餘。藻此藉微一斑。

詩用書史最忌晦混以詞掩意雖當何佳僻典冷事亦爲魔道狐穴之譏可不慎乎老杜自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而其用事實佳妙可式也如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等類數不勝數也

后山云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余嘗思其不文之故迄不得解想與子瞻不好史記永叔不愛杜詩同一疑案矣然後者或人情前者則奇論也

女子粧束前代最重弓鞋而以大作小途有種種醜態呂曜如有七律一章形容盡致詩云淩波豈獨說生蓮粉底舞劇可憐且喜後塵多得地只愁前路已升天花陰立處痕長在苦院行來印亦偏一步一回頻納履嗚卿切莫進瓜田又誦其同鄉某先生席上詠醋一聯曰秀才氣味三分近閨閣風情一半移亦可謂巧思俏語每讀一過輒爲失笑

病癡老友蘊藉性成作詩亦吐屬清韻惜乎馳驅戎馬治學未遑不獲爲成其胸懷之美然戎冠劍佩得此亦足自豪爲茲近詩用同策勉月夜有懷云清暉漸減客心驚上九初三感缺盈杜牧尋春終恨晚雲英未嫁倍關情齊執扇好秋先冷玉杵藥艱夢太生倚遍畫欄干十二漸看桐影上衣橫他之斷句如孔鮒深藏非素志陶潛歸去豈初心消涓涼露眠蝴蝶陣陣清寒起鷓鴣亦皆清穩

舊時月色齋詞譚

匪石

(未完)

詞。中。以。小。令。爲。最。難。猶。詩。中。之。五。七。絕。也。花。間。一。集。盡。闕。町。畦。益。之。以。南。唐。二。主。馮。正。中。更。衍。爲。朱。玉。小。山。六。一。小。令。之。能。事。已。不。爲。後。人。更。留。餘。地。近。世。以。來。凡。填。小。令。無。論。如。何。名。家。皆。不。能。脫。溫。韋。馮。李。晏。歐。窠。臼。陳。伯。弢。謂。小。令。可。以。不。填。持。論。雖。似。稍。偏。然。實。甘。苦。獨。得。之。言。也。余。謂。填。小。令。而。欲。避。花。間。途。徑。者。尙。有。二。派。其。一。取。語。淡。意。遠。之。致。以。古。樂。府。之。神。行。之。莊。蒿。庵。蝶。戀。花。四。闕。此。其。選。也。其。一。用。豪。邁。疏。宏。之。致。中。冷。壁。子。和。庚。子。秋。詞。韻。爲。春。水。詞。五。十。三。首。似。得。其。竅。也。

汲古閣刻宋六十家詞。在今日頗不易得。子晷刻詞得一集。卽以一集付梓。故如子野石湖東澤固多未備。卽人傳誦之草窗碧山玉田亦付闕。如且校讐之功亦多疏忽。此汲古之失也。然填詞叢刻中實以此爲最豐富。故久爲世界所推重。近錢塘汪氏重鐫板於廣東。亥豕魯魚視汲古爲尤甚。但取價不昂。且較爲易得。故此人多購之。以彌不得汲古原本之憾。若能以汲古原本付之石印。而再詳加校勘。以校勘記附其後。則風行之遠可預卜也。

近二百年來善言詞者詞多不工。如萬紅友戈順卿徐級菴陳亦峯皆是也。或謂律太謹嚴。則爲所束縛。而拙詞遂不能自然超妙。抑知兩宋大家如秦周姜吳張諸子。誰非精於律者。又誰不工於詞耶。故謂紅友諸人精於律。而拙於詞。則可謂其詞之不工。由於律之太細。則斷斷不可也。

竹垞有言。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始極其變。此在竹垞當時自有兩種道理。一則詞。

至明季盡成浮響。皆由高談花間尊前。鄙南宋而不觀之。過故以此語矯之。二則竹垞專宗樂笑翁。遂開二百年浙西詞派。其得力正在宋季。自言其所致力也。若律以讀詞之眼。光清真包括一切。絕後空前。實奄有南宋各家之長。姜史吳王張諸人固皆得清真之一體。自名其家。卽稼軒之豪邁亦何嘗不從清真出。則至變者宜莫如美成而屯田子野東坡其超脫高渾處詞境亦在南宋之上。小山淮海方回則工秀絕倫。更不得謂南宋始極其工也。竹垞此語實爲宗南宋而祧北宋者。開其端然亦由南宋有門逕可尋學之易。至而南宋之不如北宋愈彰彰矣。喬笙巢曰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予於其論南宋之言亦未敢以爲愜心貴當也。

有清一代詞學。駕有明之上。且駸駸而入於宋。然究其指歸則宋末二字足以盡之。何則。清代之詞派。浙西常州而已。浙西倡自竹垞。實衍玉田之緒。常州起於茗柯。實宗碧山之作。迭相流衍。垂三百年。世之學者非朱卽張。實則玉田碧山兩家而已。湖海樓崛起清初。導源幼安。極縱橫跌宕之妙。至無語不可入詞而自然渾脫。然自關天分非後人勉強可學。故後無傳人不能與浙西常州分。雖並進也。至同光以降。半塘瀟尹出。始倡導周吳而趨其途。徑瀟尹則直入夢窗之室。吳派遂爲清末之新聲矣。若學美成而至者則尙未之有也。

蘇辛豪情逸氣。自不可及。亦不可學。學之小易流於粗。余固不敢問津也。

詞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須融情入景。由景見情。溫飛卿之菩薩蠻語。語是景語。語即是情。馮正中蝶戀花亦然。此其味所以醇厚也。然求之北宋尙或有之。求之南宋幾成廣陵散矣。

詞貴有聰明語。謂能見其性靈也。詞又不可專作聰明語。恐其漸流於薄。不能入於高渾深厚之境也。

詞中詠物之體。忌雕琢。忌膚泛。人所共知。然苟無寄托。亦索然無味。碧山詠物諸詞。俱含有一掬亡國淚。而借物以寫其哀。如詠蟬。詠螢。詠榴花。諸作。允推絕倡。而論者猶謂其詠物體多。未免自卑。其格可見。詠物之詞。不可輕作也。余謂詠物體亦非不可作。然須以我爲主。不以物爲主。而時序之感。身世之悲。家國之事。一以寄之。則不爲物所束縛。方免於呆板之弊。彼茶烟閣體。物集全掉書袋。直類祭耳。

瞻園師曰。填詞以意爲主意。淺則語淺。意少則不必強填。意貴新。而造語宜圓熟。不可生硬。意貴遠。而造語宜冲淡。不可晦澀。

詞有咽字訣。非可於字句間求之者。讀清真六醜。無語不咽。而碧山諸作亦然。若於字句間討生活。未有不失之淺薄也。

詞筆無害於拙。惟拙故重。重則無淺薄浮滑之病。而入渾之基在焉。世之犯纖犯薄犯滑者。皆自命不拙耳。典博宜加以微婉。濃麗宜進之深厚。此當於氣息上作工夫。

玉田樂府指迷。於詞中用事之法。標題緊著。題融化不澀。七字予謂融化固難。不澀則尤難。蓋詞之運用。故實無直用者。無明用者。且地名人名。隨意砌入。則生硬而不圓熟。凌雜而不純粹。故融化之法。最重取其意者。不妨變其面目。仍不能失其本真。使造作太過。令人不解其所隸何事。則晦澀矣。欲免此弊。須有一番研鍊工夫。(未完)

沈

海

著

超

說海目錄

風俗
短篇 湘中巫

幻想
短篇 夢游桃源記

哀情
短篇 天之妬

悲情
短篇 毋忘我

怨情
短篇 荼蘼刺

佛學
短篇 夜雨孤舟

慘情
短篇 錦囊紅淚

言情
小說 梅仙外傳 (續第十一集)

哀情
小說 鴛鴦鐵血記

野史
小說 金陵半月記

寫情
小說 紅冰碧血錄 (續第十二集)

奇情
小說 遺囑害人

目 錄

跛子

蕭齋

象天

佛郎譯

花奴

海漚

碧痕

秋心

權予

甦盒

南邨

月石譯

民權素第三十集

目錄

粉骷髏



冥飛

說海

風俗 短語 湘中巫

冥飛

湘俗尚巫。巫者假神怪之說以求食。於是巫之所在。鬼亦隨之。巫之術足以進退鬼之力。足以生死人。故巫者常為一班人所信仰。巫者固精於心理學。能揣摩時尚。迎合社會之心理。巫者之言曰。疾病多由於鬼祟。非禳解不可。孩童易為鬼迷。又非祈禱不可。於是三家之村。十室之邑。人跡所至。鬼亦能往。巫者遂借以為生財之大道。巫者又能鈎結僕婢。刺探人家之隱事。以嚇唬人。而自神其說。於是世無有不遇鬼之人。巫無有不靈之術。

湘中之巫分為兩派。其一派曰排教。排教主祝由科。以符水治病。多不取錢。其有索酬謝者。偽也。以木排商人。多辰州籍。辰州符為祝由科。嫡傳。故曰排教。其一派曰師教。師教主跳神。有打猖。衝。龍。船。種種名目。而關符立禁。收嚇斷家等事。屬焉。其取貨也。視其家之貧富為衡。自三十三文。以至三百三十元。無定額。賊無空過。猶自解曰。無錢則法不靈。故師教之黨徒最盛。

一人鳴金於前。二人肩旗隨之。二人舁小竹輿。置一尺許神像於中。輿塵而趨。謂之打猖。猖神之來也。附於一人之身。謂之馬脚。馬脚能吞刀吐火。諸術。則謂之神降。或從而乞藥。馬脚以唾沫丸泥與之。或不與藥。手瓶與帕。奔騰病者室中。炊許時。嗜曰。已捕得鬼矣。於是馬脚之功用畢。囊資去而瓜分之。

師教之祖師曰。白石三娘。匪土木偶。畫像也。聞諸人曰。其身裸。余卒未嘗薄觀之。不知其然否。人家有病者。退白。

虎一階級也。拜斗又一階級也。衝儺則最後之階級矣。衝儺又曰敬大神。蓋白石三娘神之至大者也。初更時。巫者四五人來。設方案爲壇。薰香燭數人。鳴鑼擊鼓。一人冠方巾而跳口中念念有詞。與鑼鼓之節奏相應。答縛竿爲人衣。以女衣冠以女冠。執之趨於病者室中。謂之白石三娘看病。又索繩爲活結。使病者親屬跪而解之。謂之冤家宜解。不宜結。若是者殆數十遍。延至天將明。預賃一豕。殺之以祭神。而衝儺之事畢矣。又有清吉儺人家於無事時。衝之謂可以永保清吉云。

剝木爲小舟。長三尺。闊尺許。作其鱗之而儼然龍也。具體而微矣。船中設小龕。祀不知誰何之神。尾後附以一鼓。時時擊之。作淵淵聲。而乞食焉。蓋亦行道者亦能禳災。害逆吉祥。其代價廉於打猖衝儺者。什之九。

小兒多犯關煞。日者能推算而知之。巫者能以寄名符保身符本命符等等作用。禳解之。是謂關符。巫者既確知病者爲鬼病。能以神咒禁制之。索纒一滿貯以水。覆甕於磁碟上。水爲空氣所壓。不得出。謂之立禁。謂可以辟鬼也。又有犁頭禁。飛禁。諸名目。用意亦同。又有保安禁。則爲婦人之有娠孕者立之。謂可免小產云。

小兒胆弱。每受有驚嚇。則肝不藏魂。病懨懨不可治療。則有收嚇之舉。收嚇有簡有繁。簡之云。則炷香三盛米於杯布紫杯口。持向小兒頭上旋轉之。口誦咒語畢。取小兒父之襪一隻。入以杯中之米。使小兒枕之。繁之云。則大設壇場。書符誦咒。不終夜不止。或升屋而呼。以期其魂必返焉。

走家一說。惟湘中有之。小兒最忌者。爲四眼所見。即孕婦。違者小兒之魂。走入孕婦之腹。而小兒遂發種種

之病如發燒夜啼不食乳頭髮自落等類是名走家不爲禁制者小兒死矣巫者遂有斷家之術除設壇誦咒應有盡有外取小兒衣一中裏以針入飯蒸之針貫衣而出則小兒無恙彼婦小產而家斷矣

鄉人羅某病火症延打獵者以丸泥治之而愈歲餘羅某妻婦以熱入血室發狂復延打獵者治之馬脚方手舞足蹈裝神裝鬼時守者貪觀馬脚防遠懈婦突出毆馬脚幾斃

王生秋客少年篤學得病嘔血治垂愈矣其外祖母薦一衝懼者生父重聽其意不敢不從乃鉦鼓鐃鞀竟夜不休生躁不可耐血狂湧不止而死

朱氏婦極迷信小兒偶病輒延巫者治之小兒不得醫病終歲無已時適來一巫者自言能以符水濟世有萬應符百有八道服之不獨療病且能延年婦潔一室延之來供養備至三月而符始成得百金而去婦逐日焚符食其子符畢而兒之靈者以蠢活潑者以愚呆大駭延醫視焉醫詢知其由謂朱砂及黃紙灰均阻滯血脈血脈滯則腦筋鈍無可爲也婦大悔已無及矣

蔡伯璠蔡仲篋兄弟素相友愛伯璠娶於章生一子阿途三歲矣仲篋之婦唐適有身章信媼婢言禁其子不與媼相見唐亦徇俗立禁將以保安會伯璠仲篋爲其父作陰壽章之母索觀外孫爲唐所見詎章母以果餌食阿途阿途當風食之未暮而病章大怒以爲唐有意害其子使之走家也延巫者八九人爲阿途斷家唐亦憤甚亦延巫者八九人使立禁以相抵制一室之中鐘鼓競作數夜不休唐體素羸又強支長夜遂致小產章以爲巫者

之功大獎。巫者設宴於家。以旌其勛。詎唐卽以是夕血崩死。於是唐之母族羣起。問罪謂。竟以巫蠱殺唐。仲篋痛婦死。怨其嫂。遷怒及兄。亦操同室之戈。卒至涉訟。公堂大損家聲焉。

冥飛草是篇。竟明然曰。家庭之禍。多出於婦女。無知識而易惑。尙氣而無忌憚。漸以巫風。從以婢媼。不釀成奇特。不可究詰之事故。不可得矣。觀者僅以是篇爲破除迷信而作。其猶非知我者哉。

短想 夢遊桃源記

蕭齋

佩公羈處海上。思歸正殷。深秋淫雨。浹旬。簷雷滴滴。愁聲不絕。侍者將午膳。至勸進甚摯。乃舉勺。迫羹。勉盡一甌。以塞責。飯已。漸有睡意。適二客至。前者衣袷衣冠。頰弁清羸如菊。欣然告佩公曰。屬歸自海外。見愚公吟行江畔。便與存君。君可延之入。佩公起肅客。就坐。客衣縑服。冠峨冠。廣頰高額。輕髻削輔。巨鼻之下。疏髯及頰。雙眸炯炯。貌警神威。默坐無言。若有深思。佩公謂愚公曰。君以何時反此。愚公喟然曰。客此三秋矣。君忘之乎。佩公皇遽而起。怔忡而謝曰。何敢忘君。徒以疏脫未拜君家耳。愚公曰。檀公無事。能偕佩公與吾俱游桃花源乎。檀公曰。善。佩公曰。道遠不易。至奈何。愚公曰。一葦水耳。遂共起。出戶。便得長堤。堤植垂柳無數。欺於風雨。震顛不能自己。堤上有窳人。編蘆荻。結團焦。而居比戶。不下數百家。破積敗几。亂置團焦外。似室小不能陳物。事者貧婦老翁。時申申。嘗其雞犬。雞思作歌。以慰主人。願餒不能聲。微噪而已。犬獺臥階上。負屈甚深。見三人至。目怒以洩憤。前不數武。有一兒。敝服跣足。向客索錢。檀公與四銅幣。其母怒曰。役才汝破家。幾日。還無恥如此。趣還客否。且管汝矣。兒泣。

母持兒手強開其指取錢檀公曰我自餽小郎市胡餅耳媻何怒焉其母曰謝客厚意顧我家雖落豈受路人憐者以錢置路旁短杖上曰我婦人也請客自携之行檀公見兒泣不可仰又欲與之婦人曰客費以易惠婦人不勿惠者敢辱賜乎檀公色沮恐公亦嗟歎不置遂舍之行見堤外蘆葦蔽天中關小蹊秋老不風花飛如絮着以微雨沈滯不揚三人從小蹊愚公爲導道多沮洳至不易行盡之則一巨湖與天無際水色濁如泥沙去趾半里許時見土阜亦有樹杪微露水中如瀦人之待拯者湖曲避風處材木渣滓敗葉破布叢積水面又有朽梅斷楹與波上下雞狗貓鼠之屍不審來自何處魚吻蝦鉗之餘毛羽脫落莫辨形體惟識其爲生物而已佩公曰嗟乎此鄭俠流民圖也是孰張之於此者檀公曰洪水之患一至斯哉愚公曰日晏矣盍共登筏則見羣樹浮於水面東以巨纜方數十尺筏中植孤桅桅下置布帆其幅逾筏筏前設二楫旁設二櫓筏後有臺高數尺臺中有圓柱大如匣柱下爲楫柱上橫木爲柄柄可左右也三人登筏後張帆至滿惟佩公持楫辭以不習舟事檀公曰終須習之耳非是何以涉險愚公曰我當禹步禱天叻一帆風佩公左把楫柄右執帆索風發帆飽筏迅如矢無何巨浪忽起筏從之顛簸上下如懸峻坂如陷深谷茫茫四顧天水涵合下無片帆空無飛鳥適有危濤聳立如山筏受勁風力與之觸截濤而過濤落筏上立碎聲如巨霆水花怒濺噴激如隕石觸山煙霧四射檀公愚公扶桅而立幸未就假筏不受水墮落濤中駛行如故良久抵岸得一溪溪水清如碧玉三人舍筏而登沿溪行愚公曰我夙世本爲仙吏晉太原中謫降人間爲武陵漁人偶至是中以塵緣未斷信宿而返乃誤告俗吏且與偕往是中

人惡而絕之。使迷不得路。太息而歸。羞憤之餘。乃自沈於洞庭之淵。沒後且二千年。不忘夙因。復生此邦。桃花無恙。而僊人渺矣。愚公言已。復行見兩岸。皆連峯疊嶂。松竹茂密。雲霧阻深。崖石突兀。露頂山腰。山風偶動。衆壑爭鳴。如蛟龍怒吼。溪上萬桃夾道。凋於霜露。敗葉時時飛墮。間有枯實作深黑色。鳥啄獸吻之餘。附柯僅存。搖搖然不審落以何時。行數里。忽見奇峯矗立。雨後放晴。蔚藍之天色。俯與峯逼。殘雲未收。悠悠過空。時望峯頂。峯上爲石削壁。千仞裂痕。縱橫若留鬼斧。神斤之遺跡焉。峯肩繞以黃茅。處羣山中。似千歲老人鬚髮飄蕭。與諸少年話往事者。至麓則小石磴。礮礮徑。殘碑斷碣。偃臥地上。惟歲月既深。風雨蒼苔剝蝕。漫滅不可得而讀也。徑隨峯轉。溪亦從之。老木夾道。落葉滿地。履之輕滑。易致傾跌。前半里許。見二石壁對峙。如門高可千尋。天光狹如匹練。殘陽留照。峯頂反映。壁間如懸畫圖。老鶴巨鷹。微展其翼。摩雲傍石。取煖偶一鳴。嘯谷風四起。森冷可怖。道出壁上。下俯幽谿。荆棘橫生。施以蘿蔓。莫測深淺。微聞溪水潺湲而已。壁有石室。可容十數人。有聯曰。漢魏興亡付流水。神僊消息問桃花。室外跨一石梁。石長三十餘尺。兩端架峭壁上。越之復緣壁行道。狹如腸。愚公前趨。輕身矯步。如凌空虛。二人空息從之。惴惴焉有戒心。老荆時伸蔓枝。撥人衣。衡桓公竟墮其冠。良久。望盡天曠。田園在望。眞有如洵潛所謂。豁然開朗者。佩公喟然歎曰。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棄人事如糞。溷矣。愚公曰。惜子之未前聞也。乃穿林度溪。行阡陌。上左右瞻顧。有小山微曲。桑柘接離。枯棹懸諸林表。萬籟無聲。唯聞鳥語。佩公心羨不已。愚公顰眉不言。前數武。柴門見焉。款之而入。則瓦礫積如邱阜。煨燼之餘。惟存故釘。敗棟而豆。椰瓜架尙零落。於秋風

廢。岡。中。也。舍。之。西。行。得。一。竹。林。高。可。蔽。天。溪。縈。其。外。溪。上。橫。二。樓。爲。橋。度。橋。有。小。徑。綠。竹。林。斜。趨。別。巖。雨。後。苔。綠。如。氍。毹。無。人。跡。循。石。級。上。見。老。屋。數。楹。顏。曰。陶。公。祠。祠。前。有。菊。數。千。本。疏。於。人。事。滿。樹。蓓。蕾。如。碎。金。祠。中。有。龍。鼎。靖。節。先。生。像。壁。上。嵌。大。理。石。刻。桃。花。源。記。良。久。有。道。人。出。迎。客。道。人。李。其。姓。修。梅。其。名。與。愚。公。爲。舊。識。能。詩。文。工。書。畫。見。三。人。至。延。之。別。齋。坐。語。移。時。佩。公。詢。之。曰。是。中。人。不。戒。於。火。乎。道。人。曰。吁。難。言。矣。今。年。春。三。月。桃。花。盛。時。有。客。數。人。至。此。流。連。景。物。不。忍。猝。行。主。於。村。人。之。家。畫。偶。花。鳥。夜。嘯。風。月。數。至。是。間。與。道。人。話。舊。事。幽。懷。豁。蕩。有。超。世。之。志。是。間。牧。童。樵。叟。無。不。樂。與。往。還。客。行。數。日。有。吏。卒。十。餘。人。至。比。戶。大。索。謂。客。盜。也。實。藏。於。斯。索。無。所。獲。怒。薰。其。室。入。山。與。羣。狼。共。嗥。而。去。三。人。聞。語。皆。嗟。歎。不。置。佩。公。復。曰。是。間。自。漁。父。迷。津。後。誰。復。至。此。避。秦。人。又。安。往。者。道。人。曰。是。則。不。得。其。詳。聞。之。故。老。云。距。今。五。百。年。前。有。怪。鳥。自。西。來。人。首。禽。身。廣。額。深。目。曲。鼻。爲。喙。其。飛。也。若。雷。其。鳴。也。若。啼。過。避。秦。人。之。宅。避。秦。人。曰。此。異。徵。也。人。間。無。淨。域。矣。乃。率。其。妻。子。邑。人。雞。犬。登。宅。後。石。峯。凌。虛。而。去。一。雞。不。得。上。避。秦。人。曰。留。此。以。待。有。緣。人。復。植。一。松。摩。其。頂。祝。曰。繁。汝。實。食。吾。雞。祝。已。而。嘯。雞。化。爲。石。避。秦。人。遂。不。見。今。松。已。連。抱。頂。平。如。蓋。石。雞。猶。振。翼。待。翔。於。松。下。也。故。後。人。名。之。曰。石。雞。峯。峯。高。受。月。獨。蚤。辭。月。亦。遲。夜。境。清。虛。振。衣。獨。登。其。上。仰。接。河。漢。俯。眺。溪。山。幾。不。知。身。在。人。世。也。公。等。其。有。意。乎。愚。公。曰。善。道。人。出。酒。食。享。客。食。已。出。其。詩。文。與。觀。未。幾。道。人。啓。窗。外。窺。見。暝。色。已。合。天。半。微。雲。似。映。華。光。乃。共。出。尋。小。徑。曲。折。至。峯。麓。羣。動。皆。息。幽。靜。可。怖。徑。狹。不。能。並。行。崎。嶇。上。下。漸。及。峯。腰。老。楸。叢。荆。如。奇。鬼。猛。獸。森。森。然。欲。起。搏。人。仰。望。峯。末。則。新。月。已。

臨其上。草木巖石。巖然欲笑。似與下界陰森之境。迥異仙凡也。四人者。奮步而上。良久。乃至峯顛。檀公問曰。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峯。愚公喟然曰。此吾三年前夢中句也。思之徒。愴人懷耳。佩公急以他語亂之。峯顛有石。廣數十畝。攀而登焉。其平如砥。纖草不生。惟苔蘚厚如茵。蔭石罅。有松蒼勁。摩雲柯如青銅。枝葉條迥。如有所承。濃陰團覆。地微有疏漏。月抵其中。光如碎金石。雞巨如天鵝。二足立石稜。上下俯萬仞之壁。高冠廣翼。微向空際。似欲乘風而作。仰望明月皎潔。如水晶之精。中露纖影。華妙玲瓏。似小山叢桂。又似瓊樓。具闕高凌。清虛意。彼玉女嫦娥者。或且出素手。撫瑤闌。以俯窺塵世也。適有涼颼。起於天末。清冷砭人肌骨。愚公悚然而立。悄然而悲。隕涕。駭駭如瀉。紅玉墮。苔上生靈。菌須臾之間。高二三尺。如赤珊瑚。愚公曰。此物可已。心疾君輩。幸寶藏之。言已振衣跨石。雞上仰天而譌。譌曰。山有虎兮。澤有蛇。魚戲林兮。師無家。雞兮。雞兮。吾將與汝遊乎天之涯。蕭艾芳兮。蘭蕙老。麋鹿在臺兮。臺爲沼。雞兮。雞兮。吾將與汝遊乎天之表。歌聲未已。石雞已化爲彩鷲。鼓翼而飛。白雲生。其足紫氣。被其頂。冉冉上騰。漸乃不見。三人皆大驚。異木立峯頂。不知白露之沾衣也。忽有大聲發於地下。羣山盡裂。火焰噴騰。一驚而寤。則侍者又以晚餐勸進矣。佩公以告其友蕭齋云。

哀情 短齋 天之妬

象天

嗟嗟造物。心頭妬無極。埋香塚上草先青。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情海茫茫情種不成。眷屬碧翁憤憤。憤憤。碧愁埋盡古今好事多磨。良緣遭妬。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吾友茹漢。字文卿。安徽霍山人。父家寶。字幹臣。官至前清知府。光緒十七年。以忤上罷官歸田。明年生文卿。時幹臣年逾不惑。娛晚景。賴此一子。故極珍愛之。文卿少慧。十歲能文。十六歲隨其舅王樹民至津門。遂肄業天津中學校。樹民亦霍人。而寄居津門者。子幼。民與文卿同學。二人砥礪一堂。相得甚歡。文卿慧而靜。幼民豪爽。不羈望之。則翩翩一對佳公子也。

幹臣以文卿年長。屢擬爲之擇耦。鄰里望族慕其才貌。亦多欲作東床之選。文卿悉拒之。嘗曰。夫妻一倫。實兼兄弟朋友之德。梁紅玉擊鼓戰金山。古今傳爲美談。吾視之。固其分耳。吾國自三從之說起。遂以無才爲女德。閨中教育。無非針黹之末技。粉黛之敷飾。甚至養成嬌潑之性質。愚頑不化。他日者。姑媳睨側。竟作禍水之源。夫婦反目。直貽剝床之痛。卽所謂淑女者。亦不過羞羞默默。似乎石不能言。模模稜稜。彷彿花知解語。乃于歸一賦。若赴滄溟。黑夜扁舟。莫知所向。直發疣耳。淑云乎哉。至如孟母之斷機。教子徐母之殉漢。勵子木蘭。代父紅玉。助夫賢女。傳中固不乏人。要皆洞悉道義。未有拘于三從無才之說也。漢也不肖。妄敢妄著。非念以遺父母愛。但得粗識道義。而不囿於俗者。則妻之於願。亦足矣。又曰。女子本握家庭教育之特權。無才便是德。一語實悖人道。不取其才。則取其力。其色。夫以力事人。而不與其謀者。於人爲奴隸。於物爲牛馬。謂人妻爲奴隸。牛馬非禮也。而人竟以奴隸牛馬役其妻。謂其人爲奴隸。牛馬非禮也。而女子之自待。竟幾於奴隸。牛馬以色媚人者。於人爲娼妓。於物爲花卉。指人妻爲娼妓。花卉人滋不悅。而人竟以娼妓花卉視其妻。指其人爲娼妓。花卉人滋不悅。而女子之自

視。恆。同。於。娼。妓。花。卉。是。拒。其。名。而。受。其。實。耳。嗚。乎。人。類。幾。何。竟。將。此。半。數。同。胞。作。奴。隸。牛。馬。娼。妓。花。卉。而。役。待。豕。豕。之。世。尚。無。此。黑。暗。之。慘。劇。豈。世。界。愈。文。明。則。人。道。愈。消。滅。乎。習。慣。之。困。人。風。俗。之。移。心。大。可。懼。矣。使。男。女。之。間。無。床。第。之。情。以。維。繫。之。其。不。屏。女。子。為。異。類。也。幾。何。哉。幹。臣。以。其。志。堅。不。忍。拂。其。意。乃。以。自。由。結。婚。許。之。

是。時。天。津。中。學。英。文。教。員。為。美。牧。師。甲。克。遜。 (Jackson) 熱。心。教。育。循。循。善。誘。學。生。莫。不。欽。敬。之。甲。克。遜。尤。另。眼。文。卿。幼。民。及。一。粵。人。秦。鑑。民。鑑。民。亦。文。卿。之。至。友。也。每。思。聰。穎。如。三。子。誘。以。天。道。當。不。難。領。悟。於。是。課。暇。輒。誨。以。教。旨。三。人。亦。略。加。省。察。久。之。覺。其。教。殊。不。惡。不。一。載。遂。信。上。帝。之。有。威。靈。矣。

甲。克。遜。又。要。求。華。官。在。津。門。開。論。道。會。開。發。教。旨。以。誘。信。徒。來。賓。有。疑。竇。亦。可。直。接。辨。難。當。時。開。會。演。說。本。屬。厲。禁。然。際。庚。子。亂。後。華。官。對。於。洋。人。彌。增。畏。懼。言。無。不。從。矧。論。道。質。疑。尙。屬。善。舉。乃。更。為。之。出。曉。諭。派。警。察。而。隻。身。萬。里。之。文。卿。遂。於。此。論。道。會。中。與。其。巾。幗。中。之。知。己。作。第。一。次。之。晤。面。矣。

殘。荷。殆。盡。傲。菊。正。芳。時。屆。九。月。廿。三。日。津。門。開。第。三。次。論。道。會。來。賓。不。下。千。人。俄。而。琴。韻。悠。揚。歌。喉。婉。轉。琴。止。歌。畢。一。中。國。少。年。登。臺。從。容。而。言。曰。我。國。人。每。聞。耶。教。為。異。端。不。敢。信。從。實。則。耶。儒。之。別。僅。在。死。後。之。受。裁。判。與。否。耳。耶。教。之。上。帝。即。儒。教。之。天。上。帝。之。恩。威。即。儒。教。之。天。命。上。帝。之。刑。罰。莫。逃。即。天。網。之。恢。恢。不。漏。故。信。天。即。信。上。帝。逆。天。即。逆。上。帝。儒。教。之。物。欲。即。耶。教。之。魔。鬼。蔽。於。物。欲。則。喪。其。天。性。近。魔。鬼。則。遠。帝。靈。此。又。耶。儒。之。同。點。也。然。孔。子。集。儒。教。之。大。成。曾。孟。承。之。闡。發。不。遺。餘。力。而。秦。漢。而。下。道。日。喪。而。民。日。偷。僞。詐。蜂。起。斯。文。殆。盡。盛。於。古。而。衰。

於。今。正。與。耶。教。相。反。持。以。其。偏。於。人。事。略。於。天。命。耳。夫。曠。壽。回。天。事。甚。惑。衆。上。帝。刑。賞。每。總。已。往。將。來。而。一。致。荷。不。言。天。命。孰。信。恢。恢。者。之。不。漏。乎。十。三。經。仁。義。道。德。言。之。詳。矣。然。民。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信。之。不。篤。行。之。不。力。耶。教。兼。天。堂。地。獄。之。說。首。重。信。心。信。篤。則。行。自。力。矣。天。堂。地。獄。之。說。吾。國。人。亦。多。拘。於。名。詞。而。誤。會。其。意。須。知。君。子。坦。蕩。小。人。戚。戚。此。卽。生。前。無。形。之。地。獄。天。堂。也。森。羅。萬。物。皆。主。所。造。焉。有。不。受。主。之。裁。判。者。耶。少。年。言。畢。忽。一。女。賓。起。而。質。問。年。約。十。六。七。東。西。裝。柳。腰。天。足。色。奪。艷。桃。膚。若。凝。脂。秋。波。流。慧。豐。致。嫵。然。一。條。深。翠。頸。巾。與。桃。面。相。映。尤。覺。美。麗。動。人。腮。窩。微。陷。櫻。口。慢。啓。曰。森。羅。萬。物。皆。主。所。造。主。造。衆。生。何。必。復。生。魔。鬼。以。誘。惑。之。誘。以。不。善。惡。而。刑。之。亦。不。允。矣。主。之。威。能。足。制。魔。鬼。乎。何。不。速。殲。滅。之。以。安。衆。生。耶。聞。者。諸。君。亦。知。此。問。題。本。屬。耶。教。中。至。大。之。破。綻。乎。使。甲。克。遜。在。會。亦。難。駁。答。矧。茲。少。年。少。年。聞。言。大。爲。驚。震。意。彼。美。姝。何。思。想。竟。敏。刻。乃。爾。久。之。乃。勉。強。答。曰。上。帝。好。生。之。德。盛。亦。許。魔。鬼。自。新。耳。女。子。聽。罷。復。退。坐。少。年。亦。下。臺。自。知。詞。涉。牽。強。幸。彼。姝。不。再。致。詰。心。怦。怦。然。動。若。竊。人。被。逐。者。少。年。何。人。聶。文。卿。也。甲。克。遜。因。故。之。北。京。以。文。卿。慧。而。多。悟。請。之。暫。爲。襄。演。文。卿。又。自。命。略。識。耶。教。門。徑。者。孰。料。第。一。幕。卽。爲。人。難。倒。愧。悔。交。集。深。恨。己。之。冒。昧。久。之。神。稍。定。乃。側。坐。聆。他。牧。師。演。講。竊。窺。彼。姝。而。彼。姝。亦。方。游。目。注。文。卿。視。綫。一。閃。卽。過。含。情。秋。水。毫。無。輕。蔑。意。文。卿。乃。大。慰。感。其。能。恕。服。其。才。色。情。絲。一。惹。遂。不。覺。魂。迷。神。搖。腦。海。中。驟。呈。無。數。不。可。思。議。之。現。象。欲。進。與。攀。談。自。覺。慚。愧。俄。而。歌。琴。再。作。而。彼。姝。亦。隨。衆。散。去。矣。文。卿。目。送。之。出。門。悵。然。而。返。

是夕天陰。文卿以神情恍惚。請假入寢室休息。輕寒襲袂。冷雨敲窗。獨對孤燈。十分寂寞。乃斜臥榻上。而美人小影。眼底猶留。慧舌嬌音。耳鼓尚微。彼何人耶。艷如桃李。才比昭孺。舌鋒利於筆鋒。素口直同繡口。琅琅數語。理至精而機至弊。其芳心之慧。思想之超。儘可概見。且善體人情。不致窮詰。想也。盈盈秋水。流注含情。情也使君固尙。無婦羅敷。未識有夫。否即使三生石上。未註前緣。然能於巾幘中。得此解語之花。香閨聯墨。翰之緣。紅袖結金蘭之契。風晨月夕。焚妙香而對膩友。則此生之艷福。南面豈易哉。惜乎撲開絮語。未詢芳蹤。欲訪桃源。漁舟焉向文卿。冥想至此。大悔己之草率。懊恨萬狀。起而坐。復起而繞行室中。燈光一點。戚戚作黯淡色。窗外雨勢正盛。雜以狂風。洶湧怒號。若欲與秋人腦海思潮一較。其奔騰之勢者。隔窗一望。則陰鎖雲天。蕭森慘淡。隱隱中數株庭樹。迫於風威。雨勢俯仰倚側。若不堪其蹂躪。狀至可憐。文卿悲怨填胸。乃仰首作怨恨聲曰。上帝乎。青山紅樹。淡白疏黃。已爲燦爛。春華歷百劫之餘。燼今將并此而盡。殲之以奪遊人之所愛耶。草木何尤。遭茲肅殺。毋乃戚近於淫乎。且離合悲歡。不皆定於帝乎。彼姝者子。何獨使我遇諸被詰詞窮。困難慚作之際。自薦無顏。訊芳有愧。遂致坐失機宜。無計尋佳人消息。有緣耶。抑無緣耶。有緣不常失機。無緣則多此一晤。空懷心事。徒撥夢魂。爾將安排愁城恨天。爲吾之湯沐。豈以消磨此大好年華耶。播弄無端。吾之疑滋深。吾之信心殆盡矣。言罷。倚窗側耳。待上帝之答覆。而風聲雨聲。再接再厲。但聞號號呼呼。雜以淒淒切切而已。乃復退坐。而鈴聲一振。則鑑民幼民攜手入室。問病乎。文卿曰。偶覺心緒不寧。非病也。鑑民曰。親君顏色黯淡。若重有憂者。秋意蕭條。易動愁思。何獨耐夜

寒。尙不就寢。得毋他感乎。文卿沉吟良久曰。無所感。惟被詰詞窮。貽笑巾幗。吾此時於耶。教亦疑惑。滋深矣。彼姝者子。美而艷。敏而機警。不識何物老嫗。生此尤物。幼民察文卿情動。戲之曰。當會上問答時。窈窕佳人。翩翩公子。恰如一對玉鴛鴦。好不令人羨煞也。文卿雅好諧謔。每當弄劇時。繃口慧舌。不肯讓入。今忽聞詰若偶。低首出神。若醉若迷。半晌無語。二人在旁相視。點頭而笑。而文卿不之覺也。

既而鑑民出。幼民隨之。曰。今且奈何。鑑民曰。情魔莫測。心病難醫。只可慰之以言。以待徐圖。不能阻也。諫足醒迷。不能移志。情海茫茫。墮則弗起。彼情種。非不知也。知而犯之。非迷也。志也。愁城苦海。多情入處。之適足以嚼情字。之滋味。故愁愈深。而味亦深。身愈苦。而心彌固。文卿多情。人亦慧心。人。也。苟以腐言進。則彼皆已慮及。安足動之。幼民點頭微嘆。既而曰。人愈慧。則其情愈深。情與迷實非一類。且彼美之才色。本堪留情。但目前之愁苦。尙須解之耳。

二人復入。而文卿仍兀坐若癡。鑑民曰。君心事。吾等已盡悉之。盍共謀之。文卿笑曰。彼其之子。君識其處乎。鑑民目視幼民。幼民曰。彼口帶浙音。是否津產。尙未可定。但空思無益。憂積成勞。君須念之。方寸靈臺。付諸慘淡。愁城孰若。畫絲毫實策。古今情種。惟愛愁。天不謀實際。雖泣血。鵲化。拚葬淚花。而空損此身。於事無補。不得已。以再世姻緣。聊相慰藉。亦可悲矣。今美人雖杳焉。知論道會上。不再歸來。即不然者。海角天涯。不阻尋芳之路。廣寒仙府。有緣儘可乘槎。君其善自珍衛。吾等當以參謀。責兼偵探。勞也。文卿頷之。時窗外風雨已漸殺其勢。而鐘噹噹報

十一下矣。三人乃亟就寢。而文卿銳敏之腦。經仍不覺疲倦。思潮起落。直待雞人再報。始昏昏睡去。

翌晨。陽曦甫動。衆鳥爭鳴。幼民醒見窗外碧天一色。萬里無雲。雨後晴光。倍覺清麗。遂呼鑿民同起。而文卿則睡意正濃。沉酣不覺。早膳畢。二人乃爲之請假一日。及文卿醒時。則日影西斜。已午後矣。推枕而起。盥漱畢。見桌上遺一紙片。云已代請一日。乃復將昨日心事默籌一遍。終不得計之所出。喃喃自語曰。汝自福薄耳。天薄汝福。尙欲自賊汝身耶。多情自古空餘恨。汝聞之乎。苟不早自惕省。此後之愁雲慘霧。將何以堪。利慧劍斬情絲。逃出情關。在此一舉。最。換。最。換。盍醒乎。來。盍醒乎。來。語畢。頓覺胸襟豁暢。無掛無牽。而一刹那間。又覺恍忽。若有所失。情絲再惹。幻念復萌。不能自主矣。

(未完)

悲情
小說

毋忘我

佛郎譯

愛。姆。依。脫。羅。斯。爲。二。十。世。紀。文。學。泰。斗。雖。三。尺。童。子。罔。勿。仰。之。願。其。生。平。工。愁。善。病。再。弱。如。不。勝。衣。當。據。案。屬。文。時。幽。情。艷。思。汨。汨。泉。湧。生。花。之。管。有。如。食。葉。春。蠶。落。紙。窸。然。輒。與。其。纏。綿。悱。惻。之。情。同。時。俱。下。人。之。讀。其。文。者。祇。覺。紅。鵲。泣。血。滋。氣。迴。腸。流。連。而。不。忍。釋。則。嘆。曰。長。吉。鬼。才。愁。根。實。緣。天。賦。嗚。心。瀝。血。我。曾。見。其。鬱。鬱。以。生。悒。悒。以。死。終。其。身。不。復。有。展。眉。之。一。日。耳。雖。然。彼。蒼。蒼。者。天。納。我。人。靈。魂。於。愉。快。之。俱樂部。中。愁。實。戾。天。胡。天。之。咎。況。而。人。者。以。文。字。魔。墮。離。恨。劫。此。豈。無。得。而。云。然。思。之。思。之。此。情。魅。之。祟。人。也。我。於。是。不。得。不。搖。筆。伸。紙。爲。此。絕。世。文。豪。作。一。化。身。之。寫。照。

繁花如繡。羣鴛亂飛。鞦韆影裏。牡欄牆高。毋忘我夾竹桃。對此臨水紅樓。乃競妍而吐媚。蓓都女郎午夢方迴。香雲斜軀。坐披耶那前奏。其意中人所譜暮春之曲。且曼聲歌之。歌曰。盼得郎歸。花已空深闥。日日怨征鴻。莫愁心事如雲。懶都在重簾淺夢中。歌已款步至窗前。支其玉臂於碧油檻上。凝思半晌。對此撩人春色。殊漠然無所動。蓋其粉肌中情思昏昏。方默擬個郎小影也。既而微昂其首。遠蹀雲水光中。則片帆如葉。已漸漸由地平線下上。駛入天際。蓓都玫瑰之頰。若有所觸。笑渦立現。乃如春雲之微展。無何三尺輕風。一聲欸乃。扁舟已泊樓下。蓓都乃亟掩其窗。疾馳而下。

履聲橐橐。一慘綠少年。服白絲綉衫。捨舟登岸。攬蓓都之臂。相將入室。相見悲喜交集。各道別後情事。絮絮勿休。少年者。誰初不待我人。曉曉讀者。自可意會而得。是日薄暮。蓓都方坐門前一叢毋忘我花下。手折一枝。拈之作淺笑。以一手弄。依脫羅斯之袂。依脫羅斯則樂極而涕。且自疑爲夢。已撫蓓都之臂而言曰。妹尙憶我前度來此。與妹捉迷。花下鬥艸。庭前美滿。光陰其疾如矢。忽忽已裘葛四更矣。彼時兩小無猜。雖不識愛情之真相。然我二人。卿卿我我。步趨不離。愛情之蓓。當方且孳孳。勿已。後此驪歌一曲。熱刺刺地。別鶴離鸞。我柔腸幾寸。斷舟行已半句鐘。我眼前恍惚。一幅絞綃。依然泔漾於空氣中。有人斜倚樓頭。目送個郎行也。噫。我愛維時。蓓都剪水雙瞳。中已現兩顆明星。盈盈欲墮。將出維帕。搵之又恐爲依脫羅斯所見。則迴首伏乃。郎之肩作嬌。嗔曰。兄趣勿言。儼心滋痛。今兄已歸爲樂。正未有艾。法當先謀所以安頓。此樂境前塵。猶噩夢。擱之腦後可矣。曉曉徒增惆悵。依脫

羅斯則徐徐加其臂於彼美之背。復續言曰。妹幸少安。此一段離襟。我蓄之腦海。際迴摩宕。已四年於茲。再勿得一洩。且病痼矣。蓋我於此四年中。喬寓英倫。爲承歡計。亦爲求學計。風塵僕僕。浪跡天涯。雖堂上椿蔭。舉目無望。雲之歎。願異邦風物。大足撩人。舞榭歌場。悉作鈎愁之具。遙謫萬里。鄉關絮花風急。有人倚遍小紅闌。一日。腸迴十二時也。今茲學成歸國。玉人無恙。魔星已退。福慧雙修。從此我二人。慈帳書燈。青裙綺袂。水晶簾下。疊韻雙聲。願作鴛鴦不羨仙矣。言已。亦不禁情淚沈瀾。迴視蓓都。則玉容紅潤。乃如着雨桃花。蓋已濕透五銖衫袖矣。手中毋忘我花。沐二人情淚。乃索索而頤似嘲。其主人曰。相思滋味。甘乎。解語花。實未之或嘗也。

少選。二人啼痕漸霽。相假無言者久之。蓓都雙輔香滿。已滿貯快樂之精神。依脫羅斯乃復娓娓爲之述英倫風物。滄海奇聞。鯨天艷史。得之意中人。粲述舌底。味亦彌雋。乃至笑聲格格。勿止。毋忘我花爲纖指所揉。已憔悴欲死。風撼之落英。狂舞撲二人笑靨。似告二人。大劫之將至。願二人一勿之省。依脫羅斯猶談鋒雀起。將於極短之時間內。償其情場宿逋。彼其心中。方以爲美眷如花。柔情似水。鶴鶴白首。齊眉初不寶此寸陰。少加審慎。爲後日斷腸資料也。

數分鐘後。二人絮語尙稠。造化小兒妬。燄既熾。又烏能少忍。於是一騎雁書。郵已斬關直入。依脫羅斯一迴首。則其家老僕杜克。忿息入門。狀至惶急。觀依脫羅斯。則大呼。主人趣歸。老主人臥病旅次。事亟宜速往。不則殆矣。且呼且探懷出片楮。授之依脫羅斯。依脫羅斯展而讀之。乃電文也。父曰。兒趣來。余病亟。遲恐勿能見。羈倫敦康白。

克醫院父字。依脫羅斯讀竟。木立無措。蓮花之面沈沈。乃如長夜。一小時中。憂樂中之。皆達淵點。可憐者。此時之。依脫羅斯。其不入瘋人院者。幾希。

迭克羅斯火車站上。涼笛烏鳥。車已轆轤而動。車箱中。容顏憔悴之依脫羅斯。尙目注窗外。月台上。一慘白如梨花之面。遙遙至於勿見。則微唱。就坐。燃雪茄。狂吸之。似欲藉此。少舒憂懷。旋復起立。作長吁狀。至勿耐。然車行殊滯緩。海陸攢程。兩日夜始抵英倫。英倫風物。爛漫如昔。而依脫羅斯已疾馳赴康白克病院。侍者導之入。視乃父病容。枯腊如蠟。微見依脫羅斯至。始力振其神。艸艸囁以後事。語畢又暈。迨翌日。曙色上窗時。其靈魂已在上帝之側。依脫羅斯搶地呼天。哀毀盡禮。大殮後。卽襲乃父遺產。摒擋家具。蹉跎兩月餘。始扶櫬返故國。此時依脫羅斯心中。雖覺夢我詩。廢抱恨終天。返顧秋水。伊人逆料佳期。非遠則又。差堪自慰。孰知其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初依脫羅斯之在倫敦。當苦塊昏迷時。亦曾屢發電。都告以噩耗。且長日盼其回玉。願鸞牋數去。青鳥音沈。環消息。竟與夕陽俱逝。今茲征衫乍卸。離思如焚。亟命駕往詢。並欲責其遷延不報之過。舟次兩漿。蘋花秋容。如醉夾岸。螺峯數點。列隊送此可憐之少年。息息入埋。愁塚裏。無何一角紅樓。巋然在望。而樓前新墳三尺。一經此不祥之落照。尤紅慘如血。依脫羅斯乃大愕。細辨之。實非眼繭。維時樓上油碧窗中。仍現一亭亭之倩影。纖腰一捻。恍惚個人。丰致願依脫羅斯。則立諦其誤。蓋於此女郎之身畔。復發現一蓮花之面。二人徐徐啓窗。倚闌小語。似對此不速之客。亦增詫愕。初勿審卽此溫柔鄉中。三月前之居停也。此時依脫羅斯方力禱。此行為夢。願塚旁。

一。叢。之。毋。忘。我。花。向。此。前。度。劉。郎。姍。姍。而。舞。務。證。其。非。莎。厥。塚。紅。心。未。長。碧。血。猶。斑。塚。上。豐。碑。殊。未。漫。漶。大。書。而。特。書。者。密。司。蒞。都。之。埋。香。新。窟。也。

後。此。依。脫。羅。斯。為。情。魅。所。祟。常。日。晝。空。咄。咄。細。慧。煎。春。枯。禪。蠶。夢。丰。姿。日。益。清。減。二。豎。復。從。而。侮。之。藥。鑑。茶。竈。消。受。半。生。矣。然。而。詩。邀。愁。寵。文。以。窮。工。忽。忽。十。年。愛。娟。依。脫。羅。斯。之。名。已。不。脛。而。走。天。下。其。詩。中。有。毋。忘。儂。花。十。章。哀。感。頑。艷。猶。膾。炙。人。口。殆。卽。悼。蒞。都。作。歎。錄。其。四。詩。曰。

願。郎。毋。忘。儂。為。郎。調。甘。醴。甘。醴。如。妾。心。問。郎。醉。不。醉。

願。郎。毋。忘。儂。為。郎。製。輕。履。天。涯。芳。草。多。問。郎。去。不。去。

願。郎。毋。忘。儂。與。郎。生。別。離。扶。上。桃。花。馬。問。郎。悲。不。悲。

願。郎。毋。忘。儂。與。郎。長。相。思。紅。墻。與。碧。落。問。郎。期。不。期。

小 怨 情 茶 蔞 刺

花 奴

一。日。晨。旭。初。胎。從。地。平。綫。上。跳。躍。而。上。露。半。輪。紫。色。彷彿。美。人。倩。笑。微。啓。一。點。櫻。唇。鮮。艷。乃。不。翅。滿。天。紅。霞。環。繞。旭。日。而。飛。似。剪。碎。天。孫。之。錦。片。片。呈。異。彩。襯。以。蔚。藍。天。空。綠。裏。紅。表。如。裁。成。無。縫。天。衣。益。顯。鮮。明。於。時。有。數。幃。樓。閣。峙。立。於。迷。濛。曉。霧。中。闌。干。寂。寂。簾。幌。沉。沉。為。狀。至。幽。靜。忽。呀。然。門。啓。掀。動。簾。波。一。亭亭。女。郎。特。現。於。闌。干。曲。折。處。曉。妝。未。整。春。倦。猶。慵。眸。眼。惺。忪。蛾。眉。翠。蹙。若。含。無。限。幽。怨。者。身。御。淺。碧。羅。衫。渾。忘。曉。寒。嫩。銳。斜。依。玉。闌。一。手。伸。

食指湊近櫻唇。將纖爪與齒犀相戰。一手支桃顛。低垂粉頸。默默若有所思。其如水雙眸。則直注樓下叢草間。不
 少瞬。適一雙宿蝶。從草上掠過。女郎竟如罔視。可見女郎之心。並非注意叢草也。倏焉一陣東風吹來。落紅如雨。
 紛紛墮於女郎鬢髮襟袖間。如爲女郎添妝。鬢絲歷亂。迎風而飛。與落紅對舞。而女郎亦罔覺。噫。誰家少女。胡思
 之深耶。殆爲惜花而春起早耶。曰否否。女郎胸頭別有心事也。輾轉終宵未嘗入睡。芳心一寸。早爲轆轤搗碎矣。
 酸淚千行。早爲絞精吸盡矣。到得今朝。心頭猶未展。故晨景雖佳。不能邀女郎賞。願女郎蓋多愁人。也不儘多愁。
 抑且多病。問句而不病。已爲幸事。女郎自有生以來。無日不在藥鑪湯竈中討生活。以是雖秉質如蘭。而身弱若
 絮。多病者必多愁。多愁者必多病。然苟使女郎處境寬裕。臨事快樂。則其病可不醫自祛。無奈多愁多病者。其處
 境必多煩多惱。觸景生情。皆可憐色。以致事事無歡處。惹恨於是。其病不復痊矣。天生情種。早結愁根。天賦聰
 明。卽所以害之也。女郎亦聰明。亦情種。其多愁多病宜也。苟長此多愁多病。而克善其終。則亦已矣。豈知外界感
 觸相逼而來。射影工。讒有含沙鬼。蠅致使此娟娟女郎墮入恨海旋渦。不能自拔。亦可哀矣。著書者至此。敢有一
 言爲國人告曰。願吾國人莫如此女郎。當磨練筋骨。求身強體壯。切莫迷信一部石頭記。誤盡終身。兼誤吾國家
 也。

一腔幽怨。萬斛愁思。埋入心頭。心酸萬狀。既訴說無門。則惟有付之長吁短歌耳。女郎正凭闌寄怨時。忽聞身後
 有人低呼曰。蘭妹。晨安。闌干悄坐。胡所思。薄薄羅衫。曉寒若此。妹獨弗畏耶。女郎斜眸微睇。色愠疾返。其眸矚地。

上草色若弗聞者。斯時履聲窸然。一少年已自籬中步出。手花一束。緩步至女郎許。色赧赧然。若有作容。靠身欄干上。含笑謂女郎曰。蘭妹。茶糜一架。昨夜已華。特摘得一束來。助妹添妝。語次。牽女郎柔荑。欲授之掌中。女郎撒手曰。誰耐汝多纏。少年色赧。泫然欲涕。既復強笑曰。然則當爲妹供之。丹瓶言時。瞥然入女郎聽。其去不言。不阻亦不回。願豈心頭酸甚。如潑醋。淚珠兒不由自主。奪眶飛出。乃以鮫綃一幅。拭去淚痕。豈知不拭則已經此。一拭轉添上心酸。而淚益汎濫。於是以巾掩面。伏於欄干上。嚶嚶啜泣。越泣越苦。越苦越泣。一幅鮫綃。盡爲淚痕。漬透兩袖。龍鐘亦沾溼。許多泣久之。而少年不出。女郎思念個兒。郎莫非爲儂。嗔他負氣去乎。果爾則渠心變矣。何怪昨晚一句戲言。遂懷恨而去。然則儂往日之一片癡情。徒作春蠶自縛耳。嗟乎。儂復何言已矣。儂從此斬斷情絲。誓不與男子交接。免致惹愁牽恨。煩惱縈心。爲造化簸弄。絕塵滅慮。以儂前孽。不再問人事矣。著者曰。果使女郎於此時。志意堅決。頓醒情夢。則回頭是岸。自可省却許多煩惱。豈知情天恨史中。已布就網羅。必不使女郎跳出也。悲哉。

女郎意念既決。神思轉覺稍清。盈盈起立。懶步入倩影。隱入簾痕矣。不料一星情火。復於斯時從灰燼中爆。出先時意想不復。思存則見少年背外。向面壁而泣。兩肩頰。簞狀至淒。楚女大不忍。趨至少年立處。牽其手。轉其軀。則少年淚如鉛瀉。襟頭全溼。女郎花容失色。玉手微顫。兩泓秋水。怔視少年面。久久亦泣矣。淚眼相覷。分外腸斷。少年嗚咽曰。吾恨不得。掘此心以視妹。女郎無語。忽見少年指上鮮血。縷縷出不已。捉其手視之。指頭受創。血從創

中出驚問之少年指瓶中茶糜曰爲他女郎乃悟爲茶糜刺傷中心大感動念折花爲吾吾心何安因裂帛爲之
 裹束適一婢自外入女郎於是大頰婢見兩人目皆紅腫歎曰何苦來況姑娘爲多病之身究宜自愛公子亦當
 體諒姑娘長此悲悲苦苦非所宜也忽一媼婢在外問曰芳姐姐佩公子在此乎婢應曰紫妹汝問佩公子何爲
 媼婢曰吾家姑娘有事請佩公子婢曰何事媼婢曰姑娘未爲吾言教吾安得知婢回顧少年少年搖手示意婢
 乃曰公子已去不在斯問媼婢掀簾入曰是非公子乎何云不在婢笑曰乖了頭公子尚在不過與汝戲言耳媼
 婢向少年曰吾家姑娘請公子去復訝曰嘻公子何故眼紅嘻蘭姑娘亦何故眼紅少年笑曰紫兒汝且去吾媼
 甚今日不來明日必來媼婢諾而出少年目送媼婢去願謂女郎曰明日與妹同去何如女郎頷之

女郎姓許名紐蘭幼失怙恃畜於母舅家舅何姓爲吳中富紳祇一子名佩玉卽少年也佩玉有母姨嫁張氏生
 一女名麗娟貌美不亞紐蘭顧紐蘭清瘦而麗娟豐腴所居與何氏近故時相過從佩玉父母喜麗娟和婉欲娉
 爲子婦而佩玉獨鍾情於紐蘭麗娟長於佩玉紐蘭則幼於佩玉常佩玉紐蘭啜泣之日麗娟已來何家三日會
 紐蘭病初痊佩玉往問之言語間佩玉意頗不屬如有所思紐蘭戲謂曰思娟姊耶嘗聞舅父母語將以娟姊爲
 哥婦哥得婦若娟姊旣富且美哥福真不淺哉佩玉色慍曰妹何言猶未知吾心耶言已恨甚拂袖竟去歸而悔
 之故翌晨卽假茶糜以進殊不知紐蘭一夜未眠已先佩玉而起此一夜中紐蘭已不知灑去幾許眼淚而佩玉
 未知也其實佩玉所思者亦爲其父母將以麗娟爲己婦也正鬱悶無歡而紐蘭又以戲語調之適觸其心事故

不無微愠耳。詎知經此波折，兩人竟陪却許多眼淚，豈不冤哉！小兒女性情大都如此，固不獨佩玉、綴蘭然也。翌日天光作魚肚色，佩玉已起身，經綴蘭室外，但見紗窗緊掩，簾幙深垂，冷清清地，寂靜無聲，料得綴蘭尚在睡鄉，恐驚醒香夢，故步履輕移，將躡足而過。忽聞綴蘭微微嗽聲，佩玉遽止步，隔窗低問曰：蘭妹宵眠安不？綴蘭訝曰：佩哥耶？天纔微明，何事早起？謝哥厚意，妹宵來佳也。佩玉慰之曰：天尚早，稍睡為佳。外間曉寒尖冷，妹毋輕出。綴蘭曰：微哥言，妹亦知之。哥亦宜自珍，言次嗽聲又作。佩玉曰：妹不嗽久矣，今又嗽得毋病歟？綴蘭曰：否。昨宵有味少鹹，致喉間微癢耳，何傷也。佩玉曰：既然吾去叮囑廚娘，妹所食者當稍淡，妹斯時可安心靜睡，停刻再來視妹。綴蘭帶嗽答曰：謝哥關切，佩玉既離，綴蘭處且行且思，其所思何事，可毋容著者。筆述不言而可知。為關心，綴蘭也。佩玉正低首前行，忽有人笑曰：佩弟小心些，曉露未晞，蒼苔潤滑，謹防仆跌。佩玉舉首視之，麗娟也。斜扶紫兒，肩頭立於堦上。離佩玉祇丈餘。佩玉笑曰：險哉！再向前行，不幾撞倒娟姊乎？復詫曰：不知不覺間，已至娟姊院中。耶麗娟曰：此處為混濁地，難得貴人下降。今日甚風兒吹得到此，想必宵來心事重，不然何清早起身？佩玉曰：姊言云何？弟恐難以索解，姊謂弟心事重，故早起。然則姊之早起，何為乎？殆亦為心事重耶？麗娟不禁頰然。兩朵紅雲暈上粉頰，益覺艷絕。恐為佩玉窺破，急回其首，扶紫兒入內。且行且言曰：儂何嘗有心事哉？佩弟汝兩眼何猶紅腫？佩玉知為誚己，佯作弗聞。隨麗娟入一枰棋局，相對消閒。往日麗娟輒負今日乃連勝三局。佩玉不禁詫異。其實佩玉有事在心，頭意不在奕也。

停午。佩玉重至。紉蘭所。纔及門。芳兒適自內出。低謂佩玉曰。姑娘病矣。嗽甚。痰中帶血。病勢非輕也。佩玉無語。急奔入視之。紉蘭依枕而坐。顛甚。星眸微合。聞步聲。從矇矓中。驚醒。啓目見佩玉。不禁淚落如斷綆。佩玉就問之曰。蘭妹病耶。妹病須知吾心如刀割也。紉蘭櫻唇微動。欲有所語。而嗽聲又作。連連不已。手捧酥胸。帶喘謂佩玉曰。儂胸頭痛甚。言未已。又嗽。嗚然欲唾。佩玉急盛盂。湊之。瞥見痰中星星紅點。映純白之唾。涎分外鮮明。佩玉方寸大悲。泫然曰。吾害妹矣。紉蘭搖首曰。儂自病耳。與哥何尤。佩玉悽然欲泣。恐傷紉蘭心。強忍始止。願隱忍之。痛有甚於泣。紉蘭已猜知之。謂佩玉曰。儂甚感哥意。祇恐吾薄命之身。永負吾哥耳。佩玉慰之曰。妹病在身。不宜過戚。還是靜養爲佳。斯時芳兒已入。就謂紉蘭曰。麗娟姑娘來矣。紉蘭頷之。卽見麗娟。舉動麗娟已盈盈入。佩玉亦起迎。麗娟見紉蘭臥病。訝曰。蘭妹病耶。胡吾未知有失問候矣。紉蘭曰。有勞芳趾。已不敢當。麗娟授一束茶。蘸於紉蘭口。未知蘭妹清恙。無物奉敬。折得一枝茶。蘸聊助倩妝。紉蘭接花在手。謝曰。多謝娟姊盛意。言次。嗽又作。忽覺指尖痛甚。授花於芳兒。則指上已受刺傷。血溢如注。恐惹麗娟不安。卽以絞綃裹束。匿不使見。麗娟見瓶中已有茶。應知係佩玉所贈。自悔多此一舉。因佯作不見。與紉蘭閒談多時。始別去。紉蘭以指示佩玉。則絞綃上已濺染許多血跡。佩玉恨恨曰。昨傷吾指。今又傷妹。斯花不是好物。芳兒汝可棄之。園中碧桃殘未。汝去折一枝來。芳兒諾匆匆去。不多時。空手而回。曰。碧桃花殘。矣。落紅片片。正與東風互戰也。紉蘭歎曰。桃花命薄。亦世間之恨事也。佩玉曰。妹不宜出此等言。吾雅不願世間有恨事。但願花常好。月常圓。而莫有殘缺時。夫豈不美哉。紉蘭曰。苟能

若斯固是佳事。然而世間無不殘之花。不缺之月。不恨之事。卽如吾兩人語至此。旣頰且悲。淚珠兒。又不禁簌簌下墮。佩玉欲覓一句慰解語。而百索不得。覺胸中空空然。彷彿心已亡去。沉默多時。將許多心事付之一聲長歎。嗟乎。亦云苦矣。

未幾。級蘭病少痊。佩玉約之出遊。并約麗娟同往。是日某氏園中。着此三人足跡。綠樹蔭中。佩玉與級蘭啁啾細語。竟忘麗娟之在旁。迨回顧。則麗娟已不知何往。待之許久。猶不見來。遂與級蘭往跡之。蘭級足弱。憩於亭中。囑佩玉獨往。佩玉去許久。始偕麗娟來。於是相率言歸。歸後各回己室。芳兒見級蘭歸。逆而告曰。姑娘丫頭有一語。不敢奉瀆。級蘭曰。汝第言之。果爲何語。芳兒就級蘭耳低聲曰。姑娘亦知老爺與夫人。俱姑娘乎。蘭級愕然曰。老爺與夫人。恨吾耶。果爲著何來。芳兒曰。無他。怪姑娘與佩公子親暱耳。據云。姑娘與公子皆長大矣。非復兒時可嬉戲也。李下瓜田。奈何不知自重。傳至外間。寧不致旁人嗤笑耶。級蘭變色曰。斯何語耶。汝從何處得來。芳兒曰。家中上下無一不曉。丫頭從廚下聽得來者。廚下許多僕婦。皆嘖嘖談話。姑娘竟謂姑娘。芳兒語未畢。級蘭已顏色大異。身仰後倒。暈矣。芳兒大驚。攙之起。眠之牀上。輕輕呼喚。級蘭始漸漸醒來。淚花飛濺。枕函皆溼。芳兒哭曰。丫頭不該。饒舌。致使姑娘哀戚。然姑娘究宜愛惜先老爺及夫人。祇生姑娘。姑娘苦苦而病。先老爺及夫人有知。寧不痛心。姑娘還是節悲。爲是級蘭亦泣曰。芳兒。汝勸吾。吾豈不知。吾深感汝意。汝從幼侍吾。不啻吾之姊妹。況汝亦無父母者。吾與汝堪稱得同病相憐矣。芳兒。汝當知無父母之苦也。於是級蘭哭。芳兒亦哭。芳兒欲慰藉數句。

而。悲。梗。填。膈。只。有。無。限。哀。思。安。從。得。慰。藉。語。耶。對。哭。多。時。級。蘭。忽。忍。淚。而。起。趨。至。案。旁。吮。毫。伸。紙。墨。和。淚。共。帶。草。連。真。書。就。數。十。字。以。授。芳。兒。曰。汝。爲。吾。致。意。佩。公。子。芳。兒。拭。淚。受。命。欲。有。所。語。級。蘭。已。憊。不。能。支。芳。兒。兩。扶。持。之。見。級。蘭。容。顏。如。紙。唇。色。如。灰。淚。毗。瑩。瑩。注。視。芳。兒。面。芳。兒。頓。聲。問。曰。姑。娘。得。毋。病。耶。級。蘭。搖。首。無。語。伏。於。芳。兒。肩。嗚。咽。而。泣。半。晌。微。拾。其。首。帶。泣。呼。曰。芳。兒。兩。字。剛。出。口。嘖。然。一。聲。鮮。血。從。喉。間。噴。出。如。灑。桃。花。之。瓣。灑。滿。芳。兒。襟。頭。芳。兒。哭。曰。姑。娘。甫。一。聲。見。級。蘭。已。暈。去。抱。置。懷。中。且。哭。且。喚。及。級。蘭。醒。始。扶。之。上。牀。爲。之。拭。去。血。痕。進。以。茗。級。蘭。疲。極。轉。沉。沉。睡。去。芳。兒。心。乃。安。瞰。級。蘭。睡。熟。卽。更。去。血。衣。持。函。至。佩。玉。處。適。佩。玉。他。出。惟。僮。兒。小。興。在。授。之。而。出。

佛學 短篇 夜雨孤舟

海 濶

(未完)

王。全。者。皖。之。宿。縣。人。也。幼。失。怙。恃。遂。流。落。江。湖。一。日。在。亳。州。市。上。遇。一。僧。相。全。者。再。問。全。曰。兒。願。隨。我。去。乎。全。以。本。爲。浮。蕩。身。無。所。依。托。今。僧。肯。挈。予。去。當。不。少。飯。噉。此。機。會。何。處。得。來。轉。念。僧。不。知。何。許。人。冒。然。從。之。去。不。知。有。意。外。危。險。否。則。又。遲。疑。不。能。遽。決。僧。促。之。曰。我。非。迫。兒。以。不。欲。果。隨。我。去。必。無。負。於。兒。全。又。念。不。去。且。填。溝。壑。好。在。一。身。無。掛。礙。恐。怖。何。來。隨。時。相。機。可。耳。於。是。全。遂。與。僧。爲。伴。侶。僧。今。南。明。北。將。此。又。彼。脚。根。如。轉。蓬。飄。然。無。定。向。而。全。喫。辛。耐。苦。頗。爲。僧。所。喜。無。何。至。一。山。高。插。霄。漢。山。外。洪。濤。巨。浸。排。闥。爲。闢。巒。港。汶。環。山。漣。漪。蕩。漾。僅。可。方。舟。僧。携。全。同。渡。至。山。麓。則。山。勢。尤。奇。險。複。雜。氣。象。萬。千。全。隨。僧。攀。崖。樹。引。巖。石。紆。回。曲。折。約。廿。餘。里。抵。一。峯。衆。峯。

拱之四隆如盞尖圓釜曰不名一狀中國古刹高塔際雲紺宮迎日壯麗非常僧與全入衆僧十數輩爭相迎迓行弟子禮僧語全於衆自是全日與羣僧處羣僧均精技擊跳躍超距靈捷輕巧全羨之請於僧願學焉僧曰兒亦樂此乎苟樂此日夕且隨渠等習遲許日再告我全乃日與羣僧伍一經指點輒能衆所能如是者閱半年矣未嘗見僧面然亦不敢向衆僧問僧之行藏忽一日僧自方丈出呼全觀其技全不敢獻僧強之全弄畢僧喜曰孺子果爲有用材老僧老眼無花也遂親課全功日益進一日僧謂全曰吾欲命爾出山一行了一件事爾有疑懼乎全請示何事僧曰殺人全聞命大駭跑白僧前曰師命弟子奚敢違第此爲違法事弟子不敢從命僧曰爾不殺人爾命尙欲存在乎否爾必行不行且殺爾言時出牛耳尖刀鋒鋦奪人魄全懼允之僧曰吾告爾以去處爾知此何所乎此乃海州馬耳雲台山出山渡海港西行往揚州爾不識路自有人爲爾導勿憂也至揚州城內東門大街北轉一曲巷高槐罩屋叢樺亞牆巨第宏門乃胡姓宅宅內三進南向室卽其主人下榻所主人赤鼻而鼠鬚爾取其頭來誅後醮血書雲谷二字於屍旁切記復與一箋封甚固曰置之屍懷中勿折臨時隨機着手方法爾自領會得可藉以瞻爾心力靈敏精細與否勿多言卽此行耳全無奈又不敢多問遂怏怏下山去行數日凡偶有岐路卽有人指引特皆不過本處土人耳到揚寓定後卽入城先至某巷覓胡姓宅儼然在焉不爽毫黍心愈不自寐念此室主人轉眼卽須爲手刀下鬼真不可思議益怏怏至夜午結束踰其宅之牆而入主人室窗帘幕隙處燈光熒然全從隙窺之主人猶未寢主人年約五十許髮已盡禿頂圓且光燈下映之類

晶球額竊如春池水。眼尖利。光甚銳。知其人乃善用心計者。鼻果如塗朱。梁凹準。撇孔仰。幾欲上向鬚。寥寥數室。直指唇際。爲懸針唇片。薄頻頻動。鼓其鬚。作搖曳狀。形態委瑣。令人失笑。全閱人尙少。不辨主人爲何人。斯時惟念殺人之舉。幼常聞人言。以爲駭人聽聞奇事。今竟將親演此種新奇駭怪活劇。思至此不禁潏潏汗下。膽爲之戰。彷彿身體重量驟增。脚步呼吸均粗滯不勻。漑促將成聲響。急轉身。升屋踰。踰未穩。星河光中似有一條黑影閃沒。全以爲乃疑慮所致。繼思或另有伺我者。苟我動殺人手。彼卽因之殺我。亦未可知。愈思愈惶。惑復又念此黑影或是吾師監督我者。亦未可定。心中輾轉。轆轤上下不能。若是旋折也。伏身瓦溝。良久聞魚更已三躍矣。行止當急決。遲則天且明。雖然不殺是人。終無以復師命。究不解吾師與是人何仇。而必殺之。何以不命他人而獨命我作殺人凶犯。復移時。終乃定計。以吾師乃恩我者。或者其人有可殺罪。況我雖殺人。罪非我。首姑無論如何。我不殺是人。吾師或不能免我。我死是人。之命。又豈能逃吾師之手。總之彼必出於一死。不若我死之尙可少死一。我想定輕身飛下。城窻扉均握固。乃用法啓之。杳無聲息。入主人室。牀前燈暗。如鬼火揭其帳。見主人睡方濃。乃微撥其衾。角露主人頸。抽匕首。輕切之。斬袂如削瓜。第主人頭既禿。無髮可提。携視床欄。搭一絲巾。取而裹之。全斯時手法雖不曾少亂。而心頭小鹿總未免突撞也。部署畢。携之出室。躍屋嶺。復越雉堞。至城濠邊。已曙色微動。思此物稍露迹。事且敗。急返寓所。密置行李。內結帳。辭店主。匆匆行。繼又以日行萬目。睽睽難保。不形破綻。似險乃易。夜行數日。返抵雲台山。呈首於師。師未置可否。第將此頭解巾。視但曰。不訛。隨卽取革囊。出一小

瓶。頃。紛。末。少。許。撒。頭。之。刀。截。處。連。巾。擲。之。牆。陰。未。移。時。土。濕。一。片。而。已。又。數。月。復。謂。全。曰。今。某。處。有。銀。若。干。命。爾。去。如。數。劫。之。來。全。至。此。不。復。能。耐。乃。向。師。自。陳。曰。弟。子。雖。流。落。兒。蒙。師。收。錄。養。之。教。之。感。報。無。地。凡。事。無。不。唯。師。命。是。聽。無。如。殺。人。越。貨。之。事。弟。子。雖。愚。決。不。能。遵。師。命。犯。刑。典。望。師。恕。弟。子。魯。顛。命。他。弟。子。往。負。師。之。罪。弟。子。甘。受。責。無。怨。師。曰。爾。勿。慮。犯。法。吾。所。行。者。天。理。上。事。非。法。律。上。事。苟。法。律。所。能。及。者。吾。又。何。勞。分。神。爾。第。往。於。爾。良。心。上。絕。無。過。不。去。事。久。當。自。知。此。時。不。必。明。告。爾。首。領。之。子。命。他。人。助。爾。當。無。失。敗。爾。任。意。行。之。可。也。勿。疑。懼。全。無。如。何。亦。遂。即。遵。命。而。往。不。辱。命。而。還。僧。仍。不。置。可。否。居。久。之。僧。忽。謂。全。曰。爾。年。已。長。當。別。圖。事。業。以。成。功。名。老。此。空。山。歲。月。我。為。爾。健。兒。身。手。大。好。韶。華。惜。爾。其。去。此。勿。復。與。老。僧。甘。枯。寂。也。全。泣。跪。僧。前。道。師。恩。義。寡。奉。師。終。身。不。願。復。於。塵。寰。擾。攘。中。竟。生。活。也。僧。不。可。必。強。之。行。全。遂。忍。淚。下。山。去。自。念。生。於。人。世。從。無。問。津。處。知。此。去。何。在。作。謀。生。計。悵。悵。前。途。寸。步。皆。障。不。子。踽。涼。悽。惶。萬。狀。行。一。日。遇。一。鄉。老。問。全。所。往。為。無。定。乃。邀。同。行。中。途。絮。聒。頗。賴。以。遣。寂。寥。老。人。自。言。常。年。貿。遷。清。淮。各。埠。來。往。無。虛。月。每。行。俱。有。伙。伴。今。獨。行。長。途。頗。嫌。落。寞。且。吾。輩。行。商。資。本。金。乃。命。脈。今。我。以。殘。年。懷。寶。作。遠。征。孤。客。竊。自。危。得。君。為。伴。良。佳。全。本。為。萍。蹤。浪。跡。無。之。不。可。遂。與。老。人。偕。老。人。行。囊。實。形。沉。重。行。時。又。屢。以。手。摩。挲。之。作。刻。意。矜。持。狀。令。人。一。見。即。知。其。中。蘊。蓄。大。足。啓。矚。肥。涎。醜。者。之。心。行。二。三。日。或。遠。或。近。或。先。或。後。起。行。投。宿。有。二。人。緊。緊。追。隨。無。或。失。全。雖。於。彼。中。鬼。賊。未。曾。領。略。而。聰。慧。過。人。見。二。人。情。形。知。為。老。人。包。裹。中。物。來。者。一。晚。至。逆。旅。全。謂。老。人。曰。翁。知。危。險。乎。翁。問。何。為。曰。翁。行。囊。若。是。沉。沉。彼。輩。

豆其眼芥其心。勿謂是箋箋者不足勞其下。願也。翁常於行役經事。多不見有耽耽者。不離翁左右。耶翁亦簪然。全又曰。翁勿慮。諒彼毛賊。奈我何。我任翁保護。責無虞也。翁稱感。既至清江浦。翁問全曰。子果何往者。行將與子別。全究無所之。承老人問。不禁感觸於中。覺側身天地。飄泊無依。以來未曾入世。今突出我。我烏知東西南北。人若是苦哉。正不能不疑師之寡情。然余感師最深者。初不以是而恨師。反以師所以去我者。未始不是促我自立。不使我養成依賴性質耳。復又念師強我殺人。迫我劫財。不能以師之恩。我而遂不非之。我何能以堂堂丈夫身。流陷爲賊類。是又不若去吾師。爲得全方。設想時。老人又曰。吾見子既無一定去處。我有感携其女及子。自買一舟。溯淮西上。往安徽之鳳台。千里孤篷。一雙弱小子。頗不能釋於懷。子能伴之行。免得老夫懸念矣。且老夫有金二百。煩寄戚某。全可之。遂附舟居其後。艙前艙一老婦。年五十餘。一小童。一少女。女郎年可十六七。蛾眉。黛首。桃頰。櫻唇。丰姿。艷絕。全與之。僅隔一船板。板縫稀。指許美人。薈澤。息息可通。行駛數日。將至洪澤湖畔。傍晚舟尙可行。舟子已停橈。全問舟子曰。日猶數竿。高船奈何。卽泊。況此地既非埠頭。又無隣舫。孤舟獨繫。尙有失誰任其咎。舟子曰。此去十數里。卽須過湖。夜至湖中。風若起。無以避。今船行不巧。恰到此。日已將西淹。去此且無下旋處。不應冒險行。全不能與之。強聽之而已。無何。夕陽欲沉。墨雲自西北起。須臾黑到頭上。悽風漸勁。兩岸蘆葦。搖曳。作簫。梳上。遙。繩。唧唧。爲怪聲。船簾。蕩如篩。糠。移時昏暗愈甚。萬象慘惡。前艙老婦。頭聲念佛。不已。小童無知。騶其姊弄玩物。斯時女郎芳心。亦叩叩不釋。美麗。嬌花。萎敗。成可憐色。止其弟。不可低聲。訶之。小童號然。哭俄而雨。

下如注。一艙之外。若盡爲龍蛇世界者。艙中一燈幽暈。成碧。乘客全外。尙有一搭客。常日在桅艙睡。茲際仍酣。雷動若不知處境之險者。夜將半。聞岸上遠遠有吹哨音。賊且至矣。數日來。全并未與前艙婦人交一言。亦并未探前艙一望。茲已將有禍及。既受老人托。非可拘拘避嫌時也。乃啓板探首前艙。謂老婦曰。今夜不佳。必有絕大動作。夫人好善護小姐及小兒。勿驚恐。亦萬勿輕出艙門。縱有險不妨也。老婦亦知有變。早戰慄不能成聲。齒格格鬪唯唯而已。全語時。聞舵上船主人已掀開席篋。由船舷向船頭去。全遂亦隨之出。輕身從其後。其人殊不覺。徐以鑲石敲火作欲吸煙狀。火星四迸。蓋假此爲信號。招呼岸上賊耳。旋聞淺水有蕩激聲。已有人涉向船旁。來全遂掃刀駢砍其人。落水。居船首艙之船。伙聞聲。頂開艙板。外視。剛露首全亦斬之。屍倒入船中。首墮河激水。濺船面。全乃冒爲船主人。已誅二客作勢。小語引來賊。蓋未見桅艙客已出。次船右舷。伺賊并助擊賊者久矣。全引賊來。隱隱見賊浮水面如鳧。約十餘人。魚貫左右并進。全思據船以守。爲攻賊。至將應接不暇。不若下水。以流星趕月法。殲之。正欲下時。船右之賊俱已紛紛仆河內。船左者全已誅三四人。尙有數人。仍撲船來。全乃縱身入波際。作蜻蜓點水式。瞬息三數人均斃。賊既盡。誅乃急上船。視艙內老婦母女俱無恙。又視船右之客已仍入桅艙。全乃呼之出。曰。子誅賊甚勞。客曰。子特勞耳。全曰。今船戶已死。行船無人。船當速去。此不然。天明許多尸骸。倘被人見。我輩何以脫吾擬。此時我二人急運舟行。斯時雨止。風微。河道不寬。無大波浪。及行入湖口。時當向曉。可無慮。子以爲何如。客曰。甚善。子舵。我櫓。須臾一片輕帆。破重雲而去。全與客既送一絕世仙姝於水光山色中。

一舸西施煙波浩沓於是美人歸矣全與客亦既言別客曰子知我乎我乃吾師遣來窺子者耳子從師二年餘當尙不知師爲誰某吾師乃雲谷子清世宗在雍邸兄弟爭位羅致奇能異術之士以各豐其毛羽壯其爪牙世宗與胤禛均聘吾師師以爲覺羅氏骨肉相殘多爲不道不願入鷹犬行以方外人不與聞人間事辭之世宗恐終爲太子禛用道人刺之吾師誅世宗俠客十餘人世宗懼轉倚雍和宮喇嘛名昆布者復重聘吾師吾師遂遠遯雲台山避之欲覓真才以傳道竟成才以救世子今與我同面師師有以語子全與客復至雲台山雲谷子見全大喜曰孺子真可教前命子所殺之胡宅主人名胡雲山爲山左某縣令貪賊枉法殘暴無人理內恃財力外借輿援罪不勝誅惡已盈滿圖一民間婦喉盜誣婦夫入其罪斃之獄遂遣媒娶婦婦不從死彼恐婦之父兄爲婦夫妻雪冤也復以盜案陷之皆以株連置之於法適子過其地知之悉當時卽欲殺之恐一邑喪其率必與大獄累多數無辜良不忍今胡某積造孽錢盈囊子告家居驕淫愉快氣衝壓鄉里放恣愈甚苟終其天年公理何存特其人殺之屠羊豕耳故命子聊借以試其技猶恐子初試手或有疎失暗中特遣人助子某項之銀某大員之賄金也故命子取之爾試之我知子才可用尙不知德何如故令子去我中途老者囊金借勸子耳所謂悅之以財以驗其操也二人踵之者蓋恐子圖老者財致傷老者二人縱不能誅子亦可救老者不致爲子所傷子不爲所勸子既知之母女三人買舟淮上子適見之其船主子知其素爲水上生涯者賊夥甚衆嘗被婦母女登舟時箱篋頗重被輩涎之又艷彼女美議行舟至無人處沉其母與子并其女劫之子本欲自行護救轉見彼女詔

華玉貌丰致絕佳予正欲置子於世人所共淪告之情淵愛海中以樓子之排斥量如何娟娟此豈大好借以嘗子所謂亂之以色以贖其守也世人於財字關頭欲破已難子竟能坦然超越已非易易若色之關頭牢銅沉實縱運畢生氣力為拔山蓋世之雄恐日下名城數十往往不能陷此堅一角苟非魯男子徧置嬌花媚玉於其側有不為黨太尉登徒子之流者幾何故命老人假名彼婦為其戚請子作伴彼婦不知也并假托寄金蓋船賊本不欲再載男子以妨彼等行事見子亦懷多金且似年少不更事者亦易與故許之果子君子子與彼美同舟必不能坐視孱弱之母子遭危難而不救苟子小人子固已道人假為搭客冒舟子一流人登舟以防子且衛彼婦此人技頗精足以誅子并賊而有餘然子亦險矣稍有所惑不能把持子之命早付諸東流幸子根器頗深予早見之故屢置子於試金石今吾信子矣禪宗劍術俱有薪傳吾道為不孤矣夜雨孤舟固子入道之門成佛之基也嗟乎雲谷子識王全於孤兒歷試之始許為可教可見真才難得成才不易以雲谷之道術精深尙不能驟知全知人之艱於此益信成仙成佛要不過財色關頭打破而已財色二字乃地獄天堂之定界乎觀雲谷以夜雨孤舟為全入道成佛之斷是仙佛之根戒色為尤重

錦囊紅淚

碧 痕

風老花殘葉滿枝重來惆悵杜分司棠梨紅瘦更衣覺楊柳青消只鏡知錯道有心成薄倖最憐無補是相思問他裙上鴛鴦侶曾否雙棲是舊時

藍橋水斷。峽雲收。鴛牒緣慳。案牘綺恨。從來天不管。風流未許。福能修。生憎作事。逢張角。猶記今年笑。女牛。拆。刈。青。棠。種。護。草。合。歡。無。分。且。忘。憂。

湘竹簾前小桃窗。下日遲遲。今西落風。翦翦而寒。輕荆門吳滄海。君獨倚疏櫺。出其清雅之聲。俯唱低吟。久之其聲變而爲苦。有使人不耐聽者。所吟者。卽風老花殘。葉滿枝。兩詩也。既而取桃花箋書之。標其首曰。無題書已。迴環再誦。觀其神情。若一副精神。全注之。兩詩中。然每誦一過。必有數聲長嘆。以作咏詩之餘韻。誦久之。悽悽切切。又若有無限傷情深。含此中者。然詩爲無題。唐人謂無題者。無可命題也。王次回曰。愛咏無題。定有題。海滄之作。此詩。究有何題。古人吟詩。皆藉以抒懷。而滄海反因詩傷感。誠不可解。夕陽既下。若人仍守着窗兒。一珠枯吟。銀缸既聳。新月亦吐。其不圓之光。徐徐入窗。一若破若人之寂寞者。滄海頓罷其吟。向牕外曰。月乎。月乎。汝又來耶。今之來破殘。掛樹非如曩日之牆陰。花影團圓可愛矣。語至此。急轉其身。以鎖鑰開小匣。出一物於燈下。展玩久之。嘆曰。春妹春妹。尙憶滄海否。耶。知爾忘之久矣。雖然。吾終不忍忘卿。語際垂其首。默思久之。復自語曰。決矣。計無出此。乃磨墨。握管。展桃花箋於案上。下筆書之。未成一字。卽擱其筆。曰。將以何詞致之。既而復開小匣。取一紙出。默吟久之。曰。吾且借別離之言。婉詢之。當有以報我。乃執筆再書。既已。另紙錄二詩於後。鳳紙。謹緘。滅燭。闔戶。踏月而行。則亥市燈火如曙。星搖搖明滅。不齊滄海不顧左右。逐逐向前。未幾至一門首。郵局也。燈火無光。竟以閉門羹待之。懊傷而返。視壁上時計已十有一句矣。曰。今夜何如是之速耶。乃仍守舊處。長歎不已。既而復取匣。

中之物。低看默思。一縷靈魂。竟若向手中之物裏去矣。是物爲何。固一翩翩絕世佳人之圖畫小影也。是小影者。卽滄海作詩傷感之由來。

滄海者。世家子也。父宦京師。頻年滄海與母家居。偃影讀書。咀嚼前賢。日食三兩黃金。腹已成笥。筆下萬言。倚馬可待。詩詞一道。尤所擅長。每有一句。必足驚人。是以年纔弱冠。聲譽注一方。所作之詩。溫柔敦厚。深得玉溪冬郎之遺響。荆門四泉景物。向有小西湖之譽。滄海居其間。奉母讀書之餘。微作詩思。一唱一咏。玉聲花骨。都足爲湖山生色。一日得父書。略謂科舉旣停。國家取材於學校。老住鄉關。終無成日。刻得大姑父書。謂武昌有初級師範之設。令汝往就。須速去云云。讀書竟商之母前。母許之。乃束裝赴鄂。

雲山千里。蚱蟻一舸。時屆冬令。景物蕭條。本不足供詩人之玩賞。而滄海初出庭戶。乍見異鄉風景。一路湖山。與故里迥乎不同。亦不免詩腸灑灑。一日作幾回轉也。行行重行行。勞揉櫂風帆之力。幾日而黃鶴樓頭。眩於眼。簾由漢水而入大江。僕夫止矣。舍舟登陸。晉謁姑氏。姑家梅姓。亦宦裔也。乃下陳蕃之榻。止滄海宿。援例列名。致試揭曉後。獨占狀頭。於是學校定矣。惟年假伊邇。不便開課。但令試就諸生。行開學禮而散。滄海旣匆匆而來。復匆匆而歸。

塔前碧嫩枝。上紅新。東風啼鳥。又是春和時候矣。黃鶴磯頭。重納客子之船。滄海以時屆開學。乃辭母晉省。仍寓姑氏之家。方學課未闌以前。客牕無事。讀書寫字。偶有感興。便加推敲。姑氏深鍾愛之。有愛女一。昔年初過。頗解

讀書常要滄海教。滄海亦雅愛無倫。因才授課姑氏時來清談。用是南牕日永。頗不寂寞。愛女蕊香慧而黠。其對滄海也。頗呈親昵。稱之曰海哥。每人前吐語之時。必出其雛鶯嬌婉之聲。頌海哥不已。滄海竭盡精誠。悉心教授。聞其頌己。亦以蕊妹答之。劉盧世親本相愛好。有此雙雛。益增感情。及入校以後。每晚歸來。而授課亦未嘗輟。人見之。幾疑爲梅公之西賓也。

小欄花好。繡閣香穠。嬌鳥呢喃。枝上好夢。驚回玉驄。踟躕陌頭。勝遊如昔。芳草礙多情之馬。輕寒侵金縷之衣。枝頭意鬧。杏花一半春光。顰角陰濃。驚蟄三分雨意。當斯時也。紫陌紅塵中。士女如雲。牡丹鞋。白苧衫。輕裙。展。翩翩輪蹄。冉冉點綴。春光又增無限顏色。滄海適逢星假之期。仍復枯守斗室。與蕊妹呢喃。聞書聲。不管門外春色。肥到幾分也。梅公過從。謂天氣大好。曷往郊遊。以納新鮮空氣。滄海唯命而起。携蕊妹信步出門。適一人招梅公。梅曰。汝等相將去。無須我也。乃分頭而行。

一帶疎柳。正字短牆。春風緩處。綠綺迎人。滄海緩步入綠陰。柳彈鶯嬌。風香雲澹。陌上遊人。投如織梭。無限光景。都足怡情。覺肚中詩脾添來如許。新味惜無長。瓜郎之奚奴。錦囊得卽書之。正凝思間。陡觸拂面香風。送來一陣。嬌鶯乳燕之聲。於是駐足。翹首則一帶女垣中。鞦韆索動。一女。郎與雙鬟作鬪。草之戲。破瓜年紀。情慳宜人。着茜紗衫子。悄立碧桃花下。一朵紅酥。與新蕊爭綺。艷初視之。恍若綠華。之下。降滄海之神。於是馳驅左右矣。忽驚蕊妹呼曰。春姊乎。遊戲樂矣。女郎聆聲。仰首見顰角有人。但曰。姊明朝來。語際聊回春水。掉首引雙鬟去。蕊妹曰。

倦矣歸休。乃相諧去。

三生冤孽一現。學滄海行既歸來。小牕獨坐。自思誰家眷屬。有若神仙。蠅生何幸。一觀芳容。雖一現。驚鴻豈可。不留爪跡乎。乃拂箋成詩二律。其辭曰。

緣陰門巷燕呢喃。邂逅垂楊繫玉驂。錦瑟年華尤欠九。青溪次第恰居三。芳心欲解丁香結。嬌暈難消卯酒酣。爲與百花共生日。薔薇開遍不曾參。

悄下鞦韆立未平。輕風扶起柳腰輕。妬情惱說花姑艷。心事偷覘葉子贏。懶作笑顏祥穩重。早諳愁味是聰明。秋波一點能多少。萬種春魂釀得成。

詩成概寫一通。迴環再誦曰。吾詩苦澀。未免唐突西施矣。乃復展鳳紙一方。書春遊小詞一闕如下。

白。裕。迎。春。冷。還。是。去。年。光。景。爲。花。碧。草。一。班。新。輕。風。剪。剪。紅。煞。隔。牆。杏。鞦韆。送。落。驚。鴻。影。悄。立。芳。塵。靜。與。花。一。樣。顏。色。芬。芳。不。許。花。枝。勝。右調青門引

書既訖曰。更不如前。乃擱置案頭。但覺無端無緒。心頭不寧。此種滋味。爲平日所未有。然不知何所自來也。

詩題紅葉信傳青鳥。明日照常入學。胸無餘事。一縷情絲。若即若離。惟心中若梗一物。隔隔不下。卽晚歸來。則詩稿已不翼而飛。奇之。欲待相詢。恐爲姑氏所取。此種絕跡。殊不足以見長者。況事無關要。亦不窮搜。越日挾修身課程入校。偶翻得遺稿。視尾另一絕。非己手出。誦其詞曰。

誰家眷屬堪當此。一曲新詞傳體香。羞澀泥人緣底事。風流合問韓冬郎。

詩吟飛絮字格。簪花女郎手筆也。讀既竟。驚疑不定。心頭小鹿。志忑不已。既而曰。羞澀。佯伴嬌。欲泥人冬郎。而今有人與問罪之師矣。如僕何人敢擬韓氏。雖然此問之者。究爲誰氏耶。我將一窮其究竟。課罷匆匆歸去。鞠蕊妹於牕前問之。蕊香曰。昨日之午。春姊過從。與我遊覽。此間見詩紙而問之。我以兄對春姊。握手略書其所書。爲何因非我所知也。滄海尙欲有言。則蕊香已飄然而逸。憂心悄悄。莫知何如。然方寸地一點愛苗。從此油然而生。不可置止矣。

星期日早起。天氣清明。朝曦一縷。自天際送來。其煖若烘。徐步入小院。則牆花錦簇。已參差倒影於亞字欄畔。牆角兩行絲柳。深藏恰恰。嬌鶯鼓舌不已。滄海倚闌。眺自覺無聊。但見燕子雙雙來去。不知滿院花雨。正凝望間。陡覺疏幾點細露。落沾襟袖。卽咏曰。梁間燕子節隨香。替頰沾泥汗。苦被流鶯蹴。翻花影。一闌紅露張雲窗。詞情境逼真。古人落筆誠奪造化言際。角門呀然。見姑母偕一女郎。珊珊由廊下過。審之固蕙者。短牆花下。鬪草之人也。憶蕊妹呼伊曰春姊。其題予詩後之人耶。由此一念。則眼前大好春色。都不屬意。亦遂踪向堂前而來。姑母者。殆如紅樓夢中之李執。固風雅一流人物。視滄海來。卽與之介紹。謂此姑娘姓何氏。字春蕓。別字荷碧。爲吾家大姑子之幼女也。幼侍慈幃。經筭若腹。有咏絮之才。詩爲爾姑父所稱許。嘗謂我曰。以言詩則吾戚黨中得汝二人。惟爾之才。詭彼之才。清是小區別耳。今吾輩都屬世親。不可拘於俗人禮節。常相談論。亦砥礪學識之一道也。

滄海唯唯。乃與春蓀略鞠躬。互通款曲。且談詩詞之奧。久之。同仲欽敬佩服之意。時一雙鬟來呼。遂各因事而散。自此時相往還。各以詩詞投報。二者之感情與日具深。十萬黃金已鑄就同心印矣。然春蓀顏至和怡而氣含剛嚴。雖相聚。竟日未嘗詭浪笑傲褻而私也。

曉涼清微。香雨氤氳。梅母偕蕊妹春蓀及滄海輩。小坐於薔薇架下。閒話長日。適梅翁至。笑曰。輕寒未已。爾等成消夏集耶。轉謂春蓀曰。爾父將有燕京之行。卽日不歸。昨有語我。擬以爾姊妹居舍下。庶免內顧之憂。爾意可乎。蓀曰。慈父之命。阿舅之愛。甥何敢致一辭。況慈母謝世家中。既乏經紀。我輩亦絕庭訓。今者得侍尊前。何幸如之。梅翁笑額之。明日。何氏家人。遽起驚鴻。春蓀有姊妹行四。兩姊一弟。時親母已卒。兩姊皆嫁。惟一弟尙幼弱。依慈父度晨夕。父固官場中人。蒙塵北行。恐春蓀力弱不足。以照料家事。故附之梅翁。以免瞻顧。及何父既行也。則梅翁卽舍春蓀姊妹於後院。二小鬟亦隨之。其他僕婦悉屏絕。梅家人口。遂從此添一重矣。

方春蓀之移居也。滄海竊竊私喜。蓋以春妹舊居雖近。然日夕往從。殊多奔忙之苦。如同居也。可竟日相晤。非一大快事乎。既移以後。則二人之居。近距一間。迴廊所謂咫尺之間者。也有聲相應。有氣相通。而蕊香春雲二人亦不就外傳。讀惟滄海雙教之滄海入校。則春蓀代理梅氏。願此固甚樂之。以爲吾家延得一雙西賓也。彼二人者。相處日近。相見益繁。花間絮語。試柳帶以結同心。月下並肩。連羅襟而成個影。有如蝴蝶堪比。鴛鴦既係葭葦。未避瓜李。相處既久。感情愈深。如爐之冶金。如蠶之作繭。一火而鑄。抵死相纏。然終未涉及兒女事也。竟日相見。非

縱談經史。卽互相推敲。梅母作風雅之長評論。兩問蕊蕊。慕先生之風靜聽。座下梅翁勳公。幕府日無暇。晷時或歸來。聆其清談。亦不過如梅母之空加贊否而已。無所表白。

情真有敵事好多。噫。此人事之常也。春海二人情既真矣。噫亦隨之而生。蒼天使人固未嘗有一日寧帖也。一日中。午。滄海課畢。梅母等仍循舊例。休憩於茶際架下。各將龍團鳳蓋。瑣瑣而談。忽一僕來報曰。公子至矣。衆卽起入堂前視之。非他。梅翁之兄子清波也。藕絲衫子。時式裝束。粗見之。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見衆人至。乃僮與梅母略爲禮。初無寒暄。卽視滄海而問之。傲不爲禮。梅母具以告。轉視春孫笑曰。幾年不見。妹已顏色如許矣。爭教我刮目相待。春海二人見其纔率滋甚。略致溫問而散。移時翁歸。視清波而詢曰。爾南來何事耶。曰。無他。特視叔父耳。翁曰。吾固佳。何需遠來。致問果欲問我者。一函足矣。言際有不怡之色。復略詢其父母近事。卽去。蓋以此子狹邪無賴。已聞都中。此次無故南來。決無善狀。故心滋不懌。然既已遠來。不得不掃除一榻。以止之。所止之處。殆與滄海之居間。一壁也。滄海歸來。彼卽與攀談。然所言者。非京塵繁華。卽北里故事。所謂居終日而言不及義者。滄海厭聞之。特以隻身是客。年又居小未敢。唐突從事。無已。惟有唯唯以答其嘖嘖而已。待彼興盡。無謂掉頭自去。有時亦黝春孫與言。春輒避。近梅母庶免其苦。至於小集閒話。品茶談詩。則彼如大觀園之劉老老。徒足取笑。最不堪者。時有如薛大哥女兒。酒令之詩文出現。令人不掩口而掩耳。以是之故。常受梅氏夫婦之痛斥。於是清談席上。絕無美滿之發言。權然觀春海二人之閤閤侃侃。心頗嫌之。而無如何也。欲待不列此席。惟恐受責。且春

孫在座急欲與之親切故不得不入座參之設法以眩己之富貴市己之情慙不知春孫之方寸中早已無容他人之隙地也久之自覺無謂竟放膽外遊學識之事勿參與北里然花漢臯風月隨意而尋之然心艷春孫必欲獵而得之惜春孫冷若冰霜凜然不可稍近第見與滄海芳意如蜜則益妬之祇以無隙可乘暫作低頭之態而已梅翁既知其種種不正行爲深誠之且促其歸清波以欲覓學校爲辭因循不去翁無如何惟致書以報其父新月半環銀缸四照睡鴨中之石葉曲曲篆作古文四壁寂無聲息一人斜倚屏風垂首捧心如入定老僧屏息一切惟雙眉緊蹙如鎖春山見而知其愁心萬疊清夜尋思也有頃一人躡足入冷如鬼手強捉人臂曰春妹兀自悶思獨不計夜寒如許耶春孫驚起却立急訊曰清兄何事見教夜間來此清波笑曰詩我所深愛也身恨不能特來請教耳妹能爲我一談乎春孫曰今日之日言詩非明日之日言詩亦非遲何必夜闌人靜深入閨闥遂可以言詩乎兄其速去勿擾人安寧不然訴之舅父殊非佳兆也言時聲色具正令人懾縮而清波作獠笑曰何拒人之深耶乃復以手撫春孫之臂春孫却退厲色曰意欲如何速去速去否則將呼舅父矣清波觀此頓變其鬼臉嘗之曰吾知爾倚門不眠殆待爾朝夕相聚之情郎歡子也吾誓撲滅此撩汝且好自爲之言既憤憤而去春孫聞此戰慄無人色轉弓無力支百愁之身倒向屏風背處雙淚如泉簌簌然滿襟袖矣一小鬟來扶之入榻上欲以事報舅氏春孫急止之乃掩窗滅燭擁衾而臥然嚶嚶啜泣之聲如秋天簷管斷續傳出與之相應和者惟窗外悽悽切切之杜鵑聲吁嗟慈早萎椿蔭遠隔弱弟幼小寄人籬下受暴客之侵凌護之者誰耶憐之者

又誰耶。雪之者。又爲誰耶。自視比瀟湘寂處之顰卿。誠不若已甚也。安得不瀟三升血淚乎。

(未完)

言情
小說
梅仙外傳

秋心

第三章

野史氏曰。余之爲是書也。蓋紀梅芬與塵仙二人之情史焉。今二人既相見矣。造物有心。特舉百餘里外。素不相識之兩小。置諸一門之內。年相若。才貌相若。其動人艷羨。爲何如乎。余紀至此。正宜振起全神。竭三寸管城之能。事大書特書。二人用情之始。以博多情人之歡迎。更何容有些微之間筆。浪墨搗雜於其間也。雖然。余爲是書。其事乃得諸塵仙口述。非同平空結撰。可以信筆雌黃。余故必於斯章之首。抽空補敘。余書所自來。以爲徵信。過是以往。則一枝弱筆。專注二人。更無暇於正文外。着一字矣。猶憶癸丑秋末。與塵仙共事某報社。塵仙少我五年。時渠結婚尙未逾年。獨客海上。居恆抑抑。若有所不樂。每夜闌事畢。編輯室中人相率散去。塵仙獨留。輒聞其太息聲也。余任事最多。歸最遲。瀕行。塵仙必目送。余下樓時。或謂余曰。嫂夫人溫酒以待矣。君之艷福。真不可及哉。余亦故以閨房之樂。炫之。塵仙益無聊。倒臥榻上。掩面無語。余尋自悔。不應與好友。惡作劇。遂後遂勿復調弄。塵仙益厚。余常以其夫人手製編線香囊餽余。并乞余他日爲作一小說。述其情史。余笑而應之。願未暇詢其事之顛末也。無何。塵仙之夫人自故鄉來。塵仙乃就旅館宿。每晚八時以後。社事輒由余與吳江葉楚倫代分任之。塵仙則含笑向吾二人道謝而先行焉。然當薄暮。余等至社。塵仙必先在某日晚餐。塵仙未至。九時後楚倫有事。

先歸。迨余發稿將竟。四顧室中。電燈光裏。祇余一人矣。須臾塵仙忽自外至。神色慘沮。爲余前所未見。默然過余側。趨就室隅榻上。倒臥。余亦未便詰之。久之。余事畢。將行。塵仙乃挽余稍坐。言願得與良友清談。以解愁悶。余因詢以午後何往。曰味純園。晚膳於何處。曰春申樓。同遊者幾人。塵仙俯首不答。既而疾起。閉門。周行室中。約三四分鐘。復返。就余對面而坐。淒然欲泣。余大駭。念塵仙今夕其殆狂易矣乎。計與塵仙共事前後。歷兩報社。爲時且及二載。迄未一見。其失常有如今之甚者。蓋其平日與吾輩相接。儼然一溫溫好女子也。朋儕歡笑。偶涉悽諧。塵仙輒低頭含睇。若不勝情。卽當旅館孤燈。鄉思陡起。亦祇微愁。噓嘆已耳。幾曾見其以欲哭之狀向人者。矧自其夫人抵滬以來。秋高氣爽。攜手同車。靜安寺路一帶。時時見其二人。縷絲裙影。馳聘斜陽。而每值宵分。大新街某大旅館某號特別房中。輒復明妝促坐。畫燭雙燒。玉鏡生春。流蘇弄影。蓋旅愁蕩滌盡矣。今獨何爲遽至於此。余斯時乃復大疑。疑塵仙今日或與其夫人偶占脫輻。或別有絕大傷心之事。猝然而來。故不自覺其失常度也。則爲之友者。可不盡力慰解之耶。余因力索腦海。思急覓一語以慰藉之。倉猝未有所得。塵仙則復改容謂余曰。頃吾駭君甚矣。君得毋以我爲發狂抑過。告歟。吾今請以十二年來所魂夢係之。與今茲一日所身受之者。詳爲君告。君固多情。必能爲我下一掬同情之淚。而慨然於張塵仙之時運不齊也。且君尙憶我當日之求乎。願君今者靜聽吾言。然後擇暇衍成一小說。勿舉我。勿毀我。勿調脂弄粉。是丹非素。以使我喪其真。我則吾之感君者。至而識君爲不虛矣。余立應之曰。塵仙勿急。第語我。必不負所托。於是塵仙遂以其心事語我。而吾書洋洋數萬言。

中所繪情繪影繪色繪聲之美人姓名朱梅芬三字乃直出塵仙之口而入吾耳吾耳之福歟塵仙之福歟梅芬之福歟余舉不得而知之余第覺自聞塵仙縷述其情史而余心乃怦然動余意乃毅然決必欲盡我力之所能將此二人一片深情曲曲傳出以告世人以質之大千界中之有情者余且敢信人之樂聞其亦將無以異於余也余故靜聆塵仙述畢仍無一語而惟默自籌措此書如何佈置如何舖叙如何開始如何收束而已塵仙則反疑余厭其絮聒故不與言因復請曰君今倦矣頃所奉告者倘果足充小說資料於萬一他日當更詳爲述之今夜已過半累君歸遲是吾之罪也余曰塵仙客氣未除余方謀有以報命耳頃所述事吾已約畧記其十七八明當請君複述一遍容我擇其要者筆錄之以備遺忘言次卽按鈴召館役來令下樓傳語御者點燈塵仙曰君卽歸乎余曰然君亦宜早返旅館就嫂夫人也半日不見深夜不歸君其何以爲情塵仙唯唯遂從余行至社外而別余歸途經廣東路折而東至浦灘見洋溼橋北大自鳴鐘已指一點十分各劇場人散車馬往來者甚多因念自入某報社以來此夜之歸爲最遲矣時則癸丑十月廿日夜也車行向南冷月迎面浦濱樹葉瑟瑟與潮聲相和余乃獨念此際室人其在睡夢中乎抑方燈下攤書以俟我乎往者余嘗晚歸非一度矣然非預告以歸遲者輒坐而待我今晨之出室人曾詢我以觀劇否余以不往答之則自十點鐘後必細數車聲以遲我可斷言也而余乃今始歸掃室人意中殆以我與友人縱飲狂醉歟抑竟復獨往觀劇歟余作此思余乃未知余車之抵門逾御者停而余始覺備媼已啓關矣余卽匆匆登樓室人果自窗前起立笑謂余曰今晚又醉耶同飲者非楚儂耶

繼見余無酒色。卽復笑曰：吾言誤矣。君賢未飲，然則君殆再往第一臺觀梅龍鎮者。先是馮子和與麒麟童第一
 次配演梅龍鎮。余偕室人往觀，皆以爲馮伶所演。遠在賈壁雲之上。卽麒麟童亦萬非趙如泉所及。是夜第一臺
 適復排演斯劇。故室人晨間詢我，而此際復疑我也。余亦笑答曰：吾誠無狀，獨往觀劇，惟所演者非梅龍鎮而爲
 梅仙外傳。劇中重要角色，亦非馮子和麒麟童而爲張塵仙與朱梅芬耳。室人不解，所謂余乃具以所聞於塵仙
 者爲室人告。凡述至理髮補衣分羹換酒以及遊園垂釣倚樓窺鏡與夫雪中團坐月下驚眠崗畔掃花離邊種
 菊等等室人輒失聲曰：險哉梅芬幸哉塵仙。迨至二人慘別謀面無從，自余述之亦覺心悸，而室人已淚盈盈。幾
 欲爲梅芬下矣。旣而壁間鐘聲琅琅三下，余乃與室人稍進酒食而就寢。所餘梅芬塵仙二人別後重逢之一段
 故事頃所未及述盡者，卽於枕上補述之。余且謂室人如彼二人者，其亦可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焉。故擬爲之演
 成小說。卽以梅仙外傳名。室人曰：惟其如是，故不妨盡至可寶貴之心力而耕筆墨以傳之。否則一越於禮，尙何
 取乎。其後余復從塵仙筆錄其大概，將有所作，而皆阻於他事，未果。其年仲冬，余以歸葬先君子去滬。繼丁先母
 憂，前後廢棄筆墨。凡年餘。甲寅歲杪，曾一至春申舊時某報社中，朋侶都已雲散，風流不復聚首。繼知塵仙賢，偕
 其夫人在英租界某女學中擔任教務。余因驅車過訪，詎塵仙已因事假歸，故鄉消息沉沉。末從探悉，輒爲悵惘
 久之。會民權出版部諸君子以小說相屬，余卽以梅仙外傳爲應。而人事卒卒，未卽握管。入春三月始成二章。旣
 合塵仙與梅芬二人於一室矣。繼自今方將舉余所聞於塵仙者，如理髮補衣分羹換酒遊園垂釣倚樓窺鏡與

夫雪中圍坐。月下驚眠。崗畔掃花。籬邊種菊。以及其他種種情事。逐漸以繪情繪影。繪聲繪色之筆。出之余。故復於此章志吾書所自不忘本也。嗟夫小說雖小技。亦自有其體裁。余今乃以似引子非引子。似正文非正文之一片閒詞。橫行撥入。割截前後。自成一章。閱古諸君得毋駭其違反小說家之慣例乎。余願諸君且將梅仙外傳全書閱畢。而後為余此章作法下斷語焉。

(第三章完)

小情 鴛鴦鐵血記

權 予

第一章 緣起

兒女英雄空。脂此一坏黄土。曾想像玉壘浮雲。月明今古。酒飲黃龍。鵝血冷江流。白馬猿啼。苦只傷心遺憾。失吞胡凌風去。雍門淚揮何處神州。恨渾無據。問千秋忠骨。青山知否。精衛含冤填海。石靈媧縱鍊天。難補好頭顱。黑獄並埋冤。憑誰訴。右調滿江紅

吾草鴛鴦鐵血記。使天地間。可歌可泣。可喜可怒。可樂可悲之活劇。環擾於忽幸忽惜。忽贊忽歎。忽慶忽哀之筆。端以喧傳。此能經能權。能常能變。能苦能甘之偉人。而鎔鑄此有智有勇。有斷有謀。有剛有毅之事業。是其人非水火龍蛇功名富貴盜賊刀兵之所得。而屈斯其事。非貴賤存亡安危生榮死辱利害之所得。而奪故其書可以壯河山。而光日月。動天地。而泣鬼神。俾其書為古今第一奇書。然後能傳其人為古今第一奇人。其事為古今第一奇事。

何以爲古今第一奇事也。心驚死士。頭募生王。功業全灰。悲歌颯起。浪淘盡英雄。幾許酒醒時。身世都非一則劍氣如生。頓失荆卿之壁壘。一則鼓聲已死。難與梁國之旌旗。隻手提百二山河。而今已矣。攘臂使八千子弟。庸有濟乎。蒼涼生玉帳之寒。慘淡泣沙場之魄。編爲小史。其事乃奇。

何以爲古今第一奇人也。謀定深閨。志殷祖國。壯心不已。勝算先操。蒼黃而犀首輕生。宛轉而蛾眉效死。彼丈夫也。儒生有武將之風。有婦人焉。巾幗壯鬚眉之氣。意恨青天。有闕誓忠忱。嗚其不平。眼看白日無情。拚頭腦與之相決。碧血濺相思之草。丹心開並蒂之蓮。詳論其人。嗚呼奇矣。

何以爲古今第一奇書也。舊文博採。野乘兼收。五志貫遵。三長宜摺。欲盡貫通之旨。必求紀載之真。擬將玉斗。撞翻成春秋於皮裏。致使唾壺擊碎。消壘塊於胸中。寫元載薛靈芸之鍾情。藻推李石爲張靈崔素瓊而合傳。筆豔梅匏。非矜雕章琢句之工。且紀璧合珠聯之美。昔斯作已不亦奇乎。

嗚呼。吾之草鴛鴦鐵血記也。非敢自詡爲古今第一奇書也。不過爲古今奇才。子奇。佳人。寫照。才子乎。其果會真記之張籍乎。其果紫釵傳之李益乎。其果還魂記之柳生乎。佳人乎。其果石頭記之林黛玉乎。其果花月痕之劉秋痕乎。其果百年長恨之王嬌鸞乎。而不知皆非也。吾如之何其傳之。

雖然。吾之草鴛鴦鐵血記也。何敢自道非古今第一奇書也。殆欲爲古今第一奇才子。第一奇佳人。傳神才子乎。其非唐之張睢陽乎。其非宋之岳少保乎。其非明之于廷益乎。佳人乎。其非晉之荀灌乎。其非北魏之花木蘭乎。

其非明之秦良玉乎。而不知皆是也。吾如之何其勿傳。

吾之傳才子傳佳人而草此鴛鴦鐵血記也。爲才子哭。爲佳人哭。吾之傳才子傳佳人而草此鴛鴦鐵血記也。非爲才子哭。爲才子幸。非爲佳人哭。爲佳人幸。吾之傳才子傳佳人而草此鴛鴦鐵血記也。非爲才子幸。爲吾自幸。非爲佳人幸。爲吾自幸。吾之傳才子傳佳人而草此鴛鴦鐵血記也。爲吾自幸。還爲才子佳人幸。才子佳人。因吾之書而著。傳才子傳佳人而草此鴛鴦鐵血記也。爲吾自幸。還爲才子佳人幸。才子佳人。因吾之書而著。吾之所傳才子者果何人耶。曰劉繼忠。吾之所傳佳人者果何人耶。曰吳隱娘。曰吳窈娘。

第二章 遇齏

怎被他秋波一顧錦瑟年華恐把青春誤塔盼乘龍由我訴才高倚馬憑天付 個個金鈴花自護喜遇劉

郎暫在天台住嘴傲江東稱獨步柘枝甘向香山舞 右調蝶戀花

人從方外稱司馬我道山中有臥龍雲嶺劍閣廬公隱月照罽峯謝客蹤浙江山陰縣南三里有鏡湖焉痕楚澄波影留明月山川爭秀雲樹留人村近苧蘿三百里風光如昨花開菡萏六源澗水宛通其人世外仙才此地有寰中勝景而置身其境者恍入蓬萊方壺圓嶠中究不知其幾生修到也輒令人徘徊不忍去而非丹青之所能寫金石之所能宣

鏡湖之南有雲護雕檐風清曲榭擁樓臺之環列踞池館之縱橫者僉曰此賀季真之故居也窗列仙鬟門迎佛

巒白雲無際。飛鳥不還。竹樹迴環。窈然仙境。邑有名士劉繼忠者。卜居於其間。作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有大
者。本經濟爲文章。如此湖山。天然圖畫。留連光景。思入蒼茫。而繼忠方自以爲斗室。盱衡黃農。在抱名山。談笑
晏皆。卑自命。非凡志。願不存。溫飽此身。未出。屬望。早在黎元。壯氣消磨。隴上有轆耕之歎。長年虛擲。英雄有撫脾
之傷。因賦七律二章。以見志曰。

乾坤夢覺莊生蝶。山水遊同惠子魚。庾信悲秋來白下。陳琳吟夏說黃初。玩時且讀齊諧記。愛國曾編越絕
書。祖述自慚無七略。何年簪筆鳳凰廬。

蟲沙滿目河山異。鶴唳驚心節候殊。自有高風懷李白。那堪歧路泣楊朱。差欣此日劉郎浦。仍是當年賀監
湖。先德幸將人譜著。淵源帝範與王謨。

賦畢。其父圭峯先生見而歎曰。此子寄托不凡。葢山公爲有後矣。以是名家大族。慕其名。爭欲妻之。繼忠輒婉言
謝。卻而圭峯先生不之強也。在繼忠急欲見用於世。雅不欲締成誼於豪門。深恐以富貴逼人。近十年之餘。吳其
志趣之高尙。已爲人所推崇也。致議婚於其門者。日雖多。而迄無以就。於是人莫不贊其丰姿之雅潔。而歎其願
視之清高。

繼忠一日遊鑑湖。第見疊嶂雲嘯。飛巖勢矯。浮青一角。掃黛千灣。絳雪繽紛。中無雜木。綠陰匝匝。上有飛泉。水添
激澗之潮。石媚爛斑之色。芳洲細雨。問消息於鶯花。野渡斜陽。且溯迴於鳧渚。正在凝神之際。忽見有二八佳麗。

蕩舟而至採蓮而歌曰

風定兮自在香墜粉兮蓮房碧蓉為國兮紅藕為鄉陰羅歷兮銀塘所謂伊人兮在水中央雙影翩翩兮鴛鴦

歌聲宛轉響過行雲大有悲鼓湘靈游魚出聽之概繼忠洗耳聞之能不心蕩神怡擊節稱賞復從而和之曰

彼美人兮在水一方鑑湖三百里兮菡萏香蓮花嬌欲語兮孰察其芳我今與之相遇兮其樂洋洋長相思兮不可忘

歌闋美人聞之一笑嫣然盪槳而去似若鍾情於繼忠者繼忠亦情深縈繞茫茫然歸矣而不知有物竊窺其後者

第三章 鸚媒

簾外蜂蝶蝶怎教為春留住紅豆數相思端賴鸚兒前訴何處何處應是金針暗度 調寄如夢令

有女懷春春不語寂寞春閨春可訴願春休向碧鸚言春已住春誰絮腸斷蓮舟來去路 調寄天仙子

繼忠游興已闌歸情頓切對仙姬而語吶尋舊徑而言旋秋迴臨去之波望美人兮不見風助含羞之草令公子以難禁歎秋緒之闌懷悔春風之識面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倘續鴛鴦舊夢堪稱天上良緣幸逢鸚鵡慧心敢向人前饒舌

繼忠自言自語道。不圖人間竟有此麗姝耶。我今邂逅相逢。真箇令人銷魂。眼福不淺。我從此不敢唐突西子。刻畫無鹽矣。既而自歎道。彼美人兮。不知果何家女郎耶。抑不知何家郎君有福消受耶。三生石上。恨我無緣。百子池間。解卿有意。鸚鵡本係繼忠所最鍾愛者。忽在簾前。答道相公心事。奴盡知之。如不見遺。當有以報。繼忠怒斥道。鸚奴休多言。恐令人知。汚人名節。鸚鵡道。奴解事。奴斷不謏信口雌黃。任情重白也。相公何庸諄囑。爲奴無他能。所能者。只作寄書郵而已。奴無他祝。祝相公早得俊俏小娘子。奴願遂奴恩酬矣。願相公明以告我。繼忠道。余有詞一閱。汝既能作寄書郵。可速持去。毋緩。採蓮女係何姓。家住何處。汝知之否。鸚鵡答道。知繼忠道。汝既能作寄書郵。甚善。余何庸曉問爲說。畢乃撥筆作書一紙。書曰。

僕本勞人。卿真知己。三生有幸。一見傾懷。訂雲水之新緣。結風花之幻遇。報喜則鶴聲故。助妝則蝶陣紛。紛步欲凌波。戲作明珠之采。花真解意。肯爲雜佩之貽。伏念錦蕊霞藏。瓊枝檀暈。聽歌聲之欸。乃感情願之穆。如結我懷。思徒深。綵繡偶留。色相看不分明。倘教金屋貯嬌。豈是行雲神女。若向璇閨問字。雅宜臥雪。高人翹企。喬雲良殷。祝露僕水邊。盟訂石畔。情通喜緣。結夫蕙絲。更心同。夫梔子清絕。蔗簾紙帳。香國因緣。豔誇錦被。羅裳仙家眷。屬安排。聘幣牽絲。柳而繫。朱檢點。婚錢傾珠。荷而走。綠特憑鼠管。聊寫新詞。用倩鸚媒。藉通鄙意。見羽旄之美。毋金玉爾音。瘦梅生劉繼忠謹白。

終夜不曾眠。只學吹簫。便是仙刻刻相思。正苦田田。藕折船頭。絲暗牽。獨自寫雲箋。無限深情。蘸筆。

傳。雨。雨。風。風。渾。不。管。綿。綿。絕。代。佳。人。歌。采。蓮。調寄南鄉子

繼忠寫畢。將書封固。倩鸚鵡銜去。一霎時。鸚鵡飛去復飛來。仍銜錦箋而至。繼忠乃折簡而讀曰。

瘦梅郎君。嗟君本多情。妾慚薄命。遇伊人於秋水。倍切溯洄。託微意於春山。竟蒙顧盼。仿嫫母之逢黃帝。何堪對鏡以圖形。擬無鹽之遇齊宣。豈敢向花而逞豔。乃荷朶雲。下降深知。兼露縈懷。感切午夜。難宣子墨。伏以郎君桃源訪豔。藜閣校經。渾疑一夢醒來。爲報幾生修到。春風坐我。儘邀千里綠。牽明月前身。如證三生石上。合作香花供奉。仙骨嶮嶮。靜參詩酒精神。吟情跌宕。翹瞻丰采。曷罄頌思。妾樗質自慚。藕情終結。留得本來面目。不染塵埃。定饒靜處。因緣全。暮色相從此。標梅有詠。吉士之鳳卜。堪占。倘荷葑菲。無遺良人之風求。倍感附呈。俚句。遇鍾期。敢詡高流。謹覆片言。幸陽文備。嗚下。乘伏希涵照。敢布腹心。妾吳隱娘上言。

情懷兩地相同。夢魂中恐惹桃花。依舊笑春風。風徐引春常在。會匆匆。回首定香亭畔。採蓮紅。調

寄相見歡

繼忠讀畢。欣然道。居名境對名花。作名士。吾無憾矣。復向鸚鵡道。爲我結此良緣。汝之功偉矣。吾謝汝。鸚鵡道。不敢不敢。以是人稱爲鸚媒。

第四章 結禱

人壽月圓。露滴花開。爲問畫眉深淺。秋江一舸。載春來。且依稀。舊時良伴。蓬山路近。渾不怕。銀河隔斷。看迷

離。又。女。牛。相。會。淨。無。塵。沓。鸚。哥。喚。漫。捲。簾。櫺。替。訴。春。閨。怨。碧。螺。青。黛。鏡。間。心。寫。雙。星。箇。中。私。願。提。壺。漫。勸。卜。他。日。玉。皇。香。案。囑。檀。奴。報。喜。燈。花。莫。剪。調。寄。西。子。妝。

繼忠自鸚媒報喜後。忻悅異常。白之圭峯先生。先生頷首者再。乃託媒商之吳隱娘家。隱娘居芋蘿村。其父蘿石。尚書名懋祺者。以直諫被斥。佗僚而卒。母陸氏無子。家道中落。生二女。長曰隱娘。次曰窈娘。均有殊姿。隱娘年十八。窈娘年十七。隱娘從黃衫客遊。通劍術。閒沈吟。每於春秋佳日。遨遊。藉山鏡水。問或踏青。或採蓮。歲以爲樂。窈娘亦善詩賦。長老見之。推爲不備進士。與隱娘形影相隨。誓不適他人。願爲隱娘媵。隱娘亦未如之何也。而其母愛若掌珠。不忍重拂其意。以致窈娘之婚姻。與隱娘之婚姻。相終始。以在苒此。無聊之歲月。而迄無一成。隱娘自見繼忠後。中夜徬徨。幾難自主。神思彷彿。如醉如癡。百計延醫。參苓罔效。其母重有憂焉。而窈娘身事之。身不解帶者數日。迨鸚奴傳書後。隱娘病少卻。然心愈結。病愈深。及至圭峯先生倩媒商之陸氏。陸氏商之隱娘。隱娘病頓痊。向其母道。劉郎筆參造化。學冠天人。此豐城劍氣。終非池中物也。兒得以身事之。兒之幸。否則非兒福。窈娘願爲媵。亦從旁慫恿。以成其母聞。隱娘允亦深喜。遂允許字於繼忠焉。窈娘聞之。跪其母暨隱娘前曰。姊既字人。兒不忍須臾離。願爲媵。否則當繼之以死。其母暨隱娘見窈娘之立志太堅。只得付之無可如何耳。然亦勉允所請而已。窈娘亦喜不自勝。屆時遂偕嫁於繼忠。

是夕也。玉兔澄輝。金蟾絢彩。迢迢清夜。脈脈良姻。諧花燭於碧月。筵前動笙歌於紫雲。隊裏同阮客會仙石畔。相

逢。霞。珮。寬。裳。比。裴。郎。遇。隳。橋。頭。渥。受。瓊。漿。玉。液。青。禽。傳。吉。語。信。轉。綠。蘋。綵。鳳。約。雙。飛。情。通。紅。葉。在。鸞。忠。愛。原。足。一。鵬。忽。貫。雙。未。嘗。不。自。幸。奇。遇。之。相。逼。俱。來。而。歎。畢。生。之。所。逢。不。偶。因。卽。席。作。催。妝。七。截。四。章。以。誌。其。盛。詩。曰。

尹。邢。從。此。鬪。新。妝。差。幸。文。禽。比。翼。翔。瀉。汭。休。風。今。再。見。翩。然。下。嫁。豔。英。皇。
迎。來。月。姊。與。雲。娥。燕。燕。爲。爲。笑。語。和。畢。竟。因。風。環。珮。響。漫。言。人。似。隔。天。河。
廣。寒。宮。裏。報。中。秋。崔。顥。新。題。在。上。頭。更。羨。彩。鸞。唐。韻。寫。詩。成。簫。史。入。妝。樓。
黛。展。春。山。星。繞。額。昨。明。秋。水。月。凝。懽。今。宵。齊。祝。花。長。好。預。卜。他。年。壽。域。同。

隱娘卽援筆和之詩曰。

陋。說。當。年。墮。馬。妝。九。霄。高。迴。共。翔。瓊。臺。依。舊。笙。歌。地。一。朶。紅。雲。捧。玉。皇。
女。英。甘。自。媵。皇。娥。好。合。居。然。瑟。柱。和。幸。遇。劉。郎。投。玉。杵。渡。時。那。待。鵲。填。河。
水。滿。長。湖。一。片。秋。蜻。蜓。飛。到。玉。搔。頭。嬾。處。幸。得。同。心。結。燕。子。雙。棲。玳。瑁。樓。
羨。郎。自。有。煙。霞。骨。愧。妾。原。無。日。月。瞳。待。到。雞。鳴。宜。櫛。沐。羅。浮。帳。裏。夢。甘。同。
隱娘復命竊娘和竊娘乃口占以和之曰。

華。筵。高。敞。豔。紅。妝。龍。躍。平。津。說。鳳。翔。待。到。海。棠。春。睡。足。花。旂。護。自。乞。東。皇。
金。母。欣。然。降。玉。娥。而。今。政。治。尙。共。和。雲。旗。晝。下。臨。青。漢。月。舫。宵。行。渡。絳。河。

卷簾萬頃鏡湖秋。郎著何殊顧虎頭。敢借畫眉京兆筆。題詩一幅入吟樓。
慚妾敢將花比。慙喜郎儼以水爲。睡。翩然校讀青藜閣。檢點牙籤考異同。

繼忠見之歎曰。人謂吾得兩豔妻。吾自謂得兩膩友矣。吾何憾焉。從此琴瑟和諧。歡承魚水。管絃雅奏。慶協鵲巢。不獨繼忠處之有高柔終焉之志。卽圭峯先生顧而樂之。亦將興得寶之歌也。合而言之。頌斯作已。

第五章 賦別

人生莫許情牽絆。情逢絆時難斷。甫結朱絲。今番賦別。惹出風流雲散。碧天多事。令塞外飛鴻。伊誰作伴。雁字斜通家書。萬里金閨盼。悲歡離合堪歎。只送君南浦。傷心何限。十二時辰。腸迴九轉。對人羞難遮面。讀書燈畔。繡織錦詩詞。幾年相見。倒枕顛衾。寫心香一瓣。調寄齊天樂

繼忠自與隱娘窈娘結婚後。或彈琴見志。或飲酒賦詩。或抵掌評今。或平心論古。或淺斟低唱。坐迎明月。西來或鐵板銅琶。高詠大江東去。或縱橫舞劍。日月爲之無光。或慷慨悲歌。乾坤因而變色。或親調香餌。齊謝鸚鵡之媒。或拂拭花針。互繡鴛鴦之枕。或殷勤問字。忘形則耳鬢。或潔淨調羹。辨味則潛漣。悉合鹿車。手挽芳聲。何異鮑桓鴻案。眉齊令德。豈殊梁孟。有情。人容吾繁。足閨房事。豈止畫眉。而繼忠身處其間。輒自以爲占盡人生。隨福矣。富貴福澤。不過變幻之浮雲。惟此夫婦大綱。足與湖山而並古。

隱娘窈娘事圭峯先生孝。若孺子歡。圭峯先生亦愛隱娘窈娘若掌珠。雍睦一堂。無絲毫詬詆之聲。達於里閭外。

圭峯先生退語人曰。有婦如此。吾無憂矣。以是戚里中。無論識與不識。皆曰。隱娘。窈娘。賢。

繼忠事隱娘。窈娘之母。若己母。遂迎歸而廩餼焉。陸夫人感。隱娘。窈娘亦感。

繼忠既得此美滿家庭。輒向人道。此間樂不思蜀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不謂任俠夷門。聲傳宅里。狎狂吳市。名動朝廷。談笑未終。海內傳爲丰采。前席而待。君相託以生靈。嘯詠蝸廬。展矣雞鳴之風雨。馳驅駢路。允哉呦鹿之笙簧。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此其時矣。

繼忠聞有人叩門聲。與雞鳴犬吠聲相應。卒然問道。伊何人。伊何人。其人在門外答道。余乃送電來者。速啓樞。毋緩。繼忠出而啓樞。接電報入。取電報本。繙譯電詞。係自浙江都督府發者。電詞曰。

瘦梅先生鑒。久仰鴻名。倍深蠟慕。望君如歲。旣慰國人見葉公之心。用汝作霖行副元首待傅巖之意。翹足音於空谷。謝爾煙館。託心事於廟廊。裹茲黼黻。恍杜棕入李贊皇之幕。擬高鄂贊郭汾陽之軍。誠有過之無不及也。謹申幣聘。用待高賢。特先電知。敬求賜覆。不我遐棄。感盼奚如。浙江都督褚璠印。

繼忠接電後。擬覆電。皎卻白之圭峯先生。圭峯先生以爲不可。復商之陸夫人。陸夫人又以爲不可。乃以電示隱娘。窈娘曰。吾雅不欲。擬婉電辭之。隱娘窈娘曰。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此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故能振藻皇途。翻然景耀。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徵特郎君。超次邁倫。電飛景拔。卽妾等備侍巾櫛。亦當附驥尾而行益彰。是則妾等所馨香默祝者也。烏乎繼忠。尙猶豫。

未決。隱娘竊娘曰。堂上饗殮。必精必潔。妾等任之。學優則仕。郎君任之。又豈可貪房帷之愛。阻仕進之途乎。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繼忠仍未答。隱娘向竊娘曰。都督覆電不宜遲。遲則恐有變。竊娘曰。姊言良是。請姊速擬稿。隱娘乃揮毫擬覆電。其詞曰。

杭州褚都督鈞鑒。蔽電謹悉。朱博登朝而蕭育結綬。王陽在位而貢禹彈冠。客無好亦無能。何以折衝於樽俎。人有文兼有武。乃堪從事於盤區。繼忠薄植疏材。乃蒙甄錄。感深豫讓。倖邀國士之知。智遜馮驩。龍荷上賓之待。乞得階前尺土。俾下士吐氣揚眉。羅來門內千人。願君侯收名定價。恩同市駿。榮逾登龍。謹先覆電。以聞。定即乘風而至。伏希藻鑑。濫入藥籠。感切五中。難宣寸楮。劉繼忠謹叩。

電稿擬成。親送給繼忠閱。繼忠道詞旨豐贍。得體先發。我心然。繼忠此時亦無法脫卸。只得拍發。而肝腸已寸裂矣。大有欲罷不能之勢。褚都督接電大說。當即差員賫聘幣赴山陰。委員來謁繼忠。繼忠出見。各道寒暄而已。委員辭即赴省。繼忠乃傲裝。意欲詰朝首途。白之圭峯先生暨陸夫人。圭峯先生暨陸夫人欣說異常。而隱娘竊娘常夫培長征之時。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是夕隱娘竊娘置酒祖餞。隱娘彈鋏而歌曰。

仰羣偶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荷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悔教夫培竟封侯兮。惟別離之是懷。

竊娘復擊筑而歌曰。

才。衷。兮。耿。耿。別。離。兮。難。忍。妾。盼。郎。君。兮。爵。封。五。等。妾。望。郎。君。兮。乘。時。而。騁。妾。歌。一。曲。兮。秋。風。冷。妾。吟。斷。腸。兮。郎。莫。晒。妾。囑。郎。前。途。珍。重。兮。妾。心。癡。郎。宜。省。

繼忠乃拍掌而和曰。

儂。憐。卿。之。情。兮。言。短。而。情。長。卿。憐。儂。之。行。兮。志。潔。而。行。芳。卿。之。心。苦。兮。儂。誓。不。相。忘。儂。之。別。速。兮。卿。自。斷。肝。腸。卿。莫。痛。別。離。兮。儂。行。將。遠。舉。而。高。翔。

歌畢。隱娘窈娘各進酒三觴。繼忠各飲訖。更闌乃就寢。

次日繼忠啓行。主峯先生暨吳母陸夫人均親降階送之。隱娘窈娘送之江干。與繼忠灑淚各道珍重而別。

(未完)

野史 金陵半月記

甦庵

歷。史。上。盛。稱。形。勝。地。則。戰。禍。必。較。酷。爭。點。所。在。不。能。免。也。昔。人。謂。關。中。經。漢。唐。季。世。之。亂。地。氣。已。盡。遂。爾。蕭。索。其。後。燕。薊。北。平。起。而。代。之。所。以。然。者。寧。非。爲。兵。禍。劇。烈。故。歟。東。南。半。壁。則。武。漢。上。游。戰。爭。先。著。而。金。陵。龍。蟠。虎。踞。據。爲。都。會。者。往。往。而。是。永。樂。靖。難。瓜。蔓。傳。抄。弘。光。南。都。滿。兵。屠。戮。十。年。前。之。太。平。軍。一。旦。覆。巢。破。卵。斬。伐。芟。夷。如。草。木。也。嗟。乎。雖。有。仁。人。傷。心。劫。運。而。已。矣。彼。其。時。流。離。呼。搶。淫。虜。剽。掠。直。隨。慘。霧。愁。雲。殘。花。敗。葉。村。之。無。情。風。雨。以。去。居。無。幾。何。已。不。能。道。其。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不。過。因。種。族。感。情。之。惡。留。此。一。斑。實。則。血。幕。刑。場。武。人。已。視。

爲。慣。例。豈。獨。建。尉。之。性。使。然。耶。革。命。聲。高。諸。州。響。應。石。門。雖。遭。小。劫。旋。開。臨。時。政。府。之。新。天。地。亦。云。幸。矣。付。不。再。稔。變。起。閔。牆。忽。成。滔。天。之。禍。維。時。白。下。居。人。或。狃。於。意。想。之。文。明。法。制。視。置。帥。如。奕。棋。肩。隄。之。間。殺。機。頓。烈。可。憐。一。片。秦。淮。月。照。見。城。頭。烏。夜。啼。於。是。而。永。樂。弘。光。太。平。之。浩。劫。復。見。於。白。門。秋。柳。問。不。才。雖。伏。處。滄。濱。驚。心。蹙。鼓。忽。有。儲。婦。自。金。陵。來。者。云。奔。命。圍。城。中。十。有。七。日。瀕。死。者。屢。卒。全。無。謂。之。殘。生。而。盛。年。抗。儻。之。主。公。不。免。盡。沙。與。猿。鶴。語。次。洩。瀾。悲。而。叩。之。婦。輒。媿。媿。道。覺。當。時。慘。酷。特。狀。歷。歷。見。腦。海。濶。翻。萬。怪。湧。現。異。哉。恤。緯。之。楚。乃。等。道。旁。之。王。孫。載。筆。從。之。不。滅。荆。駝。逸。史。也。

儲婦曰。予本蘇臺某鄉人。受儲滄浪亭遊願姓巨室也。然稍稍中落。止一孀主婦。曙後星孤。獨鍾憐愛。故名愛珠。讀書某女校。予蠢人不能狀其秀慧。但聞同儕私贊曰。一朵能行白牡丹也。予儲後匪歲。人云書已讀畢。有冰人來議出閣事。予大喜。一則好女。宜早得佳婿。一則主家有事。予獲醉飽。且多得犒賞錢也。荏苒春風。佳期果近。而婿家在南京。始議送愛珠往。主婦憐愛珠幼稚。挽冰人商之婿。欲令就婚。如入贅禮。往返再四。婿始允諾。及期。主家陳說之華贍。及賓客儀衛之盛。鼓樂之喧闐。服飾之豐美。予生平耳所未聞。目所未睹也。婿貌清秀。年可二十許。記得往歲隨人觀劇。臺上小生甚美。婿狀頗似。予私心竊爲小娘幸。是日。予掌收發器具。皿物。栗碌無片刻暇。欲一窺愛珠作何狀態。不可得也。但聞庭中兩使者互語。云婿在都督府中作某官。勢頗顯赫。婿在學堂中任教。督都督且親過其門拜謁焉。又云婿性極和平。初本不酷待下人。及革命後。常言今日共和國當一律平等。

爾等勿復稱老爺大人。又云：現今官僚尙有依勢嚇下階級，輒笑而不應。故此等主人實爲難得。旁一使之取利則甚難。一乾沒一閃鑠，彼必斤斤申斥。故校錢也。正酬答時，忽堂上呼茶聲起，遂各就役。旣而事革命，奈何予不解彼等語意，木立竦聽而已。

婚事後約旬餘，婿將往南京謀挈愛珠俱去。主婦亦聞主婦及婿等占一馬車，予跌坐其後。城中街衢寬一，一稱謂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居數日，游宴之處甚不如久居。此我意亦願於此避暑也。予唯唯從之。返有遠客至，問克民歸乎。克民者婿名也。時予適在亭。故急報於婿母。母問姓名，客自言秦氏。母驚曰：渠豈吾家龍官至矣。請渠入內寢，便須臾。予導秦生入甫告獨立以兵戎相見矣。母曰：城內何如。曰：尙有秩序。嫂氏何如。曰：南旋矣。今暫居滬。母曰：盍來此間。秦生

憤憤宗敏固戀一官渠亦甘殉臯比耶奈何樂此燕幕母惶恐問何以知之秦生附母耳細語不可聞既而母色有異搖手戒勿語願命羅酒食款待之比晚塔歸談宴甚懷殊不及日間事予心不能忘私語主婦主婦謂塔悉外間事苟有變誼無隱秘理勿喋喋爲人憎惡也予服主人有雅量遂不復言

越三日秦生去是晚塔歸言事起矣都督模稜何益留守虎虎有聲氣獨不能慰瘡痍輿論不無傾側伯兄情急不將爲蟬蛻計恐有後患奈何一家聞之皆歎惋是夕主婦忽有懼色與余謀歸計事且定愛珠泣曰母乃敵屢我乎主婦心動謂之曰盍勸塔俱東愛珠泣曰渠戀兄公必不肯降心相從也克民固孝無可復言主婦曰然則何如愛珠曰姑守旬日徐謀於塔主婦乃止余自此注意探訪維時予聞二人以上偶語必往竊聽意其與戰事有關且何謂獨立言人人殊殆非予輩女傭所得與聞偶出門諏詢所答絕可怪一人云噫叛亂也吾輩不去一旦大兵至玉石俱焚矣又一人云革命文明盛事也獨立共和先聲也且人心歸向討乎其所不得不討何疑之有予雖不解文語而略悟詞意何反覆矛盾若此小婢語予曰大主公新任軍師披八卦衣搖白羽扇如孔明唱空城計故事好看煞人予錚錚小婢饒舌何處得此謔語侮弄主公小婢掀鼻曰媪何知主公昨宵戴寶歸燦燦者朱提數百笏謝家姆語我主公新升軍師何謂謔語侮弄也不日汝家姑爺亦升二軍師矣予力啐之小婢狂笑跳去予偶告主婦愛珠適在座因語母曰夫君固言之兄公意助革軍且某偉人引爲心腹願其事艱險夫君頗不願相從行將挈我輩東遷矣特以財政權與我兄公交涉尙未就緒耳主婦聞言太息而已

無何所謂大主公者。忽匿居室中。數日。凡客來問訊。俱答以往。吳門子輩竊竊疑議。渠作此狡獪。殆所謂神出鬼沒耶。一日天暑酷烈。予方敷簟竹籬下。以待主婦乘涼。蓋平日主婦浴罷。必徙倚此間。晚後始歸寢。是夕待久不至。予怪而探之。則主婦方與愛珠俱坐。垂淚沾臆。婿斜倚藤床。憂容可掬。予心滋駭。顧又勿敢問。潛步掩入。主婦絕不覺也。遂悄然立其側。睨視壁上。有革軍光復南京圖。圖中文明裝束之軍士。各携槍砲。前驅攻奪天保城。其後又有一隊。垂髻白面之兵。則女國民軍也。城中各藍衣。鑲邊曳辮者。奔走道路。迺避不絕。殆戰敗而逃者。兵後一督陣之軍官。不知爲誰。但見纓帽翎頂。黃褂皂靴。望而知爲滿清一知兵大員。惜余女流。既無經驗。又不識字。徒對畫神往而已。予瞻視良久。主婦忽大聲呼余。余恍如夢覺。急回身就詢。主婦以茶壺付余曰。速淪茗來。予唯唯趨出。方抵籬。畔忽聞砲聲隆隆。庖人與小厮皆躍起曰。城南兵變矣。余問何謂兵變。庖人與予同鄉。且性敦篤。聞予驚詢。特口講指畫。語予曰。第一次都督遁走。第二次都督才登位。第三次都督又來爭奪矣。予不解所謂。但聞都督都督不絕。意謂都督必係土匪領袖也。大聲曰。要官兵何用。管不了都督耶。庖人與小厮皆失笑。余知語有誤。不覺羞甚。庖人笑曰。此等新名詞。毋怪爾鄉間人不知也。都督卽南京城中最大之官。今城中無主。故屢易其位。因此爭端未已。予曰。今果孰勝孰敗。庖人曰。今兵士索餉。互相決鬪。官軍尙未至也。予曰。子不言都督卽爲官軍之元首乎。索餉爭端卽爲官軍中演出乎。又云。官軍未至何也。庖人笑曰。子且去休。恐不能一時明白。予性固執。必欲一詢其詳。庖人沈吟良久曰。譬如人家兄弟鬩牆。諸弟爭一玩物。相攻不止。長兄外出尙未歸也。歸

則其端不難立解矣。時水已沸，予乃淪茗而行。且行且語曰：長兄若不早來，此一羣兄弟不知爭到何時方了。語未畢，槍砲聲高下，砰訇幾無息響。方走入室，聞愛珠作泣聲，詰其夫曰：然則獨立果取消耶？軍士果劫掠耶？兄公尙在幕府中耶？吾輩居此可保無恙耶？塔嬰感良久，若不能置答者久之。始微語曰：予心碎矣。

中夜酷熱不能成寐，而槍聲四起，間以巨砲不絕如連珠，令人心折骨驚。且時聞某處火起，某家被擊，某某中流彈死，主婦及愛珠等皆繞行室中，或假臥榻上不復安寢。予揮汗奔走探聽，不少暇。及晨聞都督府中大變，有一軍官帶兵直入，欲縛都督而甘心焉。或謂此軍官卽官軍之指使，暗受大總統命，令將來此軍官卽爲都督無疑。此時塔母大驚，蓋大主公方在都督府中數日未歸，吉凶靡定。若爲軍官指稱亂黨，則生命危矣。塔方出探未歸，一家迷惘，坐聽砲聲，覺自遠而近，咄咄逼人。須臾塔歸矣，愴急而語曰：兄終不能越雷池一步，爲某軍官所軟禁矣。得有報効金五萬可贖之歸，自由避難他適也。吾意居此園城中必無良結果，毋撫膺而起曰：然則速往商會晤秦某，可得金如數也。塔果復出，既晚而大主公歸矣。陽陽若無事者曰：贛皖未甯，滬浙方亟，某軍豈能動我毫末哉？可惜五萬入貧狼彘，不然吾將以此背城借一，語畢尙有自矜意。予等私贊其賄，壯願其母語之曰：若此紛爭未已，必且遭巨劫。子盍挈弟等避難滬上，庇外人宇下，豈不較勝此危城哉？大主公聞此言，意殊不欲，頻撼其首曰：吾送母及弟至滬，然後更來。此何如？母暗曰：否否，吾何愛於滬？子以爲可留則留之矣。克民亦非法怯者，子勿復爾。大主公遂不語。克民亦勿聲。母遂巡往佛堂焚香。大主公起去，克民仍與主婦及愛珠商離城策然。

終不能決。

是時槍炮聲日夜不絕。隣里僕從往來告信者，奇離倘恍如神龍掉尾，捉摸不定。又如飛天仙，人雖甚美麗，而不可近接。蓋自庖人語予之日起，至此已十日，絕不見所準備，且亦無調停法。但見時有獨立告示，飛揚於秦淮河釣魚巷間。又時有取銷新聞，騰播於識字先生口中而已。此時有一至怪極奇之現象，發現則大主公絕迹不復歸，而其妻大奶奶與兒女等一夕不知去向也。先時一老僕從大主公者，自外歸，家人爭詢戰事，彼大言曰：是何妨。北軍不敢渡江，所將集於紫金山一帶者，皆土匪乞丐耳。不出三日，事必平。爾等可勿慮。言已入見大奶奶，既而大奶奶欣然深信其言，遂徧告同儕，俱頷手稱慶。因壻家第宅宏敞，與隣里隔絕，故不能常聞外間語言。今得聞某僕傲帝之言，以爲千金可享矣。然此夕竟失大奶奶，壻母大痛，欲自出尋覓矣。壻大驚，亟承命前往。至暮未歸，砲聲如驚雷，抽笳急鼓，催花耳膜，震悚無已。約更餘，壻始歸，踉蹌垂翅，面色灰土。謂其母及主婦曰：事急矣。外城已合圍，可速往某教堂，女教士處避烽火。革軍失餉，欲走擬括上中人家產，以充川資。城南秩序已亂，不可久留也。母急問宗敏安在，宗敏者大主公也。克民攢眉以不知對。

既而一老人于子來，衣冠雖破爛而多絲織物，燿然有光，銜煙管呼吸不已。鼻架墨晶巨鏡，夷然曰：倉皇何事。克民告之故。老人曰：子兄無足惜，彼爲革黨所要挾，恐不免罹禍也。子謹厚者，奈何亦復僮擾。今官軍撻伐上將，已臨轉瞬，整旅入城，秋毫無犯。吾昨親見諭帖，揭聚殆徧，藹然仁人之言。爾等少安毋躁，以待官軍之撫循可耳。克

民唯唯。蓋老人者克民之叔父也。自是婿母深信叔父言。不宜妄動。延頸企踵。以盼官軍。不敢復言他計矣。主婦頗思家欲一探近耗。而蘇寧閩電信郵筒俱絕。無可置喙。愛珠日夜憂泣。主婦固不忍離。即欲離亦因城圍戒嚴。無可往處。乃與克民困守此間。是夕槍砲聲益烈。破爛之叔父復來言。臨時都督已不知所往。官軍方入太平門。大隊踵至。戰事從此可息。家人等皆色然喜。翻咎播遷者之多事。是爲民國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即舊曆七月三十日也。予與小婢等仍焚香插地上。主婦坐觀之。泫然曰。祝地藏佛普佑明日勿聞砲聲也。予亦從之。誦佛號。惟愛珠鄙園中與克民論時事。不屑作此迷信事耳。

旭日如火。秋暑未退。此九月一日之晨。即予腦中所印之八月一日。所謂官軍克復南京之第一紀念日也。予以市小食出門。斜見東北角有紅旗招颺。市人搖指相謂曰。此官軍入城也。蓋婿家在城中央石壩街之後。入城之兵已至中央。則爲時必有頃矣。正踰望時。忽砰訇一聲。道旁售油。餅者大呼仆地。血湧如泉。衆皆披靡。相謂曰。速避。流彈速避。流彈予聞之。膽幾裂。舍命狂奔。至家喘息。橫屬正欲語。主婦以狀。忽庖人踉蹌來曰。吾方入市。蔬肉豈知市門皆虛掩。藍衣曳辯之兵。叫囂。戾突。猶如狂醉。衆驚匿鼠竄。則兵皆擊槍而舞。持槌以逐。所携衣具。錢物輒宛轉棄地。兵拾之不盡。笑語譁然。不棄者爲所擊。或擒而摔之。訊所有不答。亦被擊。紫紫就死。吾知爲兵所見。必無幸。乃棄筐於地。急抄市後小徑。走過一家門。不閉。藍衣者方挾一婦人。概其衣。婦人哀號不聽。褫衣服。頗麗。然鬢髮已蓬鬆矣。吾欲保全生命。不敢一視。雖至家。心猶搏躍也。愛珠聞庖人語。急走出問曰。予所云殆已。

至三山街乎。曰：然。曰：嘻。禍及矣。願謂主婦曰：夫君赴校視察，未返事已火。急。吾輩不自謀，坐待魚肉耶。乃急走告壻母。語未已，而壻歸。

此時余心雖惶急，乃注意視察壻之狀態。顏赤目眩，額角汗津津，如中狂熱。手一巾頻拭其面，且循其髮目四顧。不知所屬。若有審量然者，衣羽織西服，斑斑染塵垢，肩背及兩股尤多。望而可知曾經傾跌，且不僅一次。髮際亦沾蓬梗，殆已失其草帽入室時。唇輔翕張，如有急語，忽睹其妻與母絮語，惶然變色，急斂其息。遽之狀，強笑問母曰：曾朝殆乎？母聞其子聲，不暇致答，但急問曰：官軍劫市中，信然耶？抑革軍敗退而然耶？壻乃斂容對曰：確係官軍。但此時寇已急，無由詳告。街東有教堂，官軍允為中立地，不入搜查。婦女避匿尤相宜。兒與主教頗稔，速往速往，得庇宇下，或免侮辱也。母曰：固然。但家無守者，器物不盡供抄掠耶？壻曰：擇其輕便者提攜之，他亦不暇顧矣。愛珠聞語，卽捷步入房中，略摒擋要物。主婦呼余入，助力移篋數事，啓以鑰，取其中黃白釵鈿及銀餅紙幣貯一小被包中，又取新嫁衣之綺麗者分貯兩藤篋。此藤篋乃一月前壻從上海携歸，予曾迎之門而為其提挾者也。私念物有定主，設壻不携歸者，一時安得此輕便具耶？

事已，壻命先送母及主婦愛珠出門。瀕行時，議守內室者。時壻家有傭婦二婢，一年及笄，少不更事，無任留守。理一傭婦，姓常州人，年三十餘，尙恐少艾，害事。其一已老，雖能經營，爨下而重聽，龍鐘無應變才。於是衆乃公舉及予，予甚驚駭，深願從。主婦以去，主婦亦遲回不忍舍。壻與愛珠同聲曰：必以家務繁，潘媽獨爾老成，練達最可。

信任他人皆不及也。潘媽幸勿辭事後，必有以報。決不食言。婿母頻言潘媽甚佳，主婦目視余不復作斷語。若待予自決者，予志恐再四欲不遽允，而婿及愛珠挾懇熱之詞，哀戚之色，可憐達於極點，迫人至無何奈何之境。予思孑然一身，幸無子女，夫婦累主婦遇我厚愛，殊尤予所憐犧牲，此身何足惜，乃慨然曰：予願効忠，主人無所不可。但借大第宅付托一婦人可乎？婿曰：否否。潘媽爾第守其內外，則有楊升王福二人，予日間常來往。於此夜則宿焉，當不令爾孤寂也。予遂允諾，須臾盡室入教堂，視爲樂土矣。

予一身躡躡收拾雜器，置於積枵，又閉各室門，下鍵焉。覓欄榭衝要處，移坐以俟。變因思今日岑寂悽慘之境，爲生平第一次。自夏初再來此間，未嘗片刻與主婦及愛珠相離，婿亦待予至優，未嘗以勞力事相責。常謂予守孀有節，忠實不欺，人品爲備，婦中所難得者。予雖不敢當其言，然自問不可謂非一知己。曾幾何時，忽遭禍變，主人等之吉凶未卜，予亦獨守此危險之地，設驕兵悍卒橫來肆擾，豈復苟全生命？予一時感激知己之恩，貿然擔任此事，不啻甘投羅網，其何可言。思之不覺深悔孟浪一諾，且即使無害，而此間屋宇深邃，悄然一身，抑鬱誰語，得無鬼魅逼人之懼，彼樓下甬道間常聞有鬼怪影響。平日暮夜不敢獨行，今若需往鑪室取食物，必經此道，奈何思之又不覺毛戴神悚。既而又轉念婿曾言不時來探望，且夜宿愛珠房中，則當不患膽怯。久之日垂，垂暮斜陽映簷角，與夾竹桃之顏色相鬥，小蝶栩栩其旁，若不知人世事之悲涼者，嗟乎！此時非愛珠及主婦浴罷閒坐時，耶？有時婿亦袒胸揮扇，自適其適，談書中故事以爲笑樂。今日倉皇走入教堂，聞避難者擁塞不堪，庭院幾無

隙地安得享居家之樂。然則人事靡常。禍福倏變。天苟佑我。自當出險。何必深悲。願見一簾榻。清潔體倦。欲臥。因自語曰。今日忝爲留守。主人假臥之福。盡予飽享矣。頽然自適。不覺臙臙。

忽足音。蹙然。予以爲主人至。亟起迎之。及諦視。乃楊升也。升本塔家僕人子。故從主家姓。曾隨塔兄周歷官場。年二十餘。稱狡黠。王福則宗敏官山東時所錄之健僕。蠢慙無所能。然性頗忠直。此次宗敏遠去。王福獨留。殆非所眷耳。時楊升問播媽有食物乎。予忽爲其一語喚醒。蓋予自晨至暮。未果腹。因思潮起。落若已忘。飢至此。忽覺枵然。頓憶主婦囑余往鑿室左隅。任意取食。謂廚中藏麵包。筐中有熟飯。儘穀三日糧也。蓋庖人已不知所之。而主婦等果未持糧。以往楊升且歸。取食物將齎以餉教堂中人。故走詢予。予乃告以留物處。且偕往取也。升噉然曰。子不畏鬼耶。予雖股栗。然念升乘人之危。情已可惡。若露畏色。必爲所輕視。因正色曰。此非戲語之時。事勢危急。若此。主人蒙難。吾等生死未卜。何暇喋喋。爲楊升默然而止。予知其或銜恨。然不能顧也。既取食物。與升。予亦略取熟飯。以沸水淪之。以予蘇人。不惜食麵包耳。食竟復出。則塔已歸。余迎慰之曰。女主無恙耶。曰。幸無恙。然堂無坐處。亦憊甚矣。顧不敢越雷池一步。因門外恆見有婦女被辱也。此間有倚兵入探乎。予曰。無之。塔頗以爲奇。若出意外者。予詢今日罕聞槍砲聲。何也。塔曰。軍已入城。無與敵者。何槍砲爲。其有時聞槍聲者。則劫掠之爲也。此間尚非彼所注意。故爾寂寂然。某某數家。已經嘗試矣。

(未完)

寫情 小說 紅水碧血錄 (續第十二集)

南 邨

第九章 念高堂奉書歸親 托愛女臨岐許婚

自西歷大戰以來。兩軍對抗於平野。殊無重要之戰情。雖戈矛之鋒。日必敵接。然僅區域小鬪。亦無所出入。官軍既恥於新敗。哀愼特深。敵愾之心。遂日趨鞏固。精修防衛。以扞敵攻。蕭飛虎知勝利之不可倖成。亦稍稍斂兵。事休息。養銳。俟機將謀大舉。故最後以來。戰鬪益稀。不過戒備之心。尚同一惕。惕耳。世宗知如原之創已瘡。欣喜非常。遂乘間入砦。省視諸耑。夫人迎而勞之。并述近來庶事。世宗曰。邀天之福。我可以對死友於泉下矣。再俟數日。當送之歸。以期速了。此心中事。但懋兒之事。正未易商也。夫人曰。君言懋兒邪。是誠宜速爲之計。雖時局如是。安能有此閒心。但吾家丁鮮。懋育此兒。彼又長大矣。詎可不一爲之地。以存此血裔。而長令之以。丫角老邪。君卽不言。我亦且言之。前者歐公在日。曾有兩姓朱陳之說。因事中闊。今益棘矣。以妾之見。相壻莫若如原。如原之品。質才器。不待論矣。卽今此一場疾病。診侍之淵源。苟不妥爲收束。則又何以解異日之紛惑邪。妾觀懋兒。亦殊洽意。質之君子。謂如何乎。世宗曰。善。卿之所言。不啻如出我心也。惟如原既在父喪。又羈母命。歸期匆促。或不克行耳。則將奈何。夫人曰。是無害。婚媾大事。首重正名。名分既立。則餘事易爲矣。歐公既有此心。則其夫人亦諒必同意。若問如原。尤不待言。卽今日之事。所係者我家一言而已。我家既以允約示彼。彼雖未能自承。然到家一言。卽可成就矣。不必反聘。而兩家昏好不已。卽定乎守經行權。今日之事。固當如是也。世宗曰。然容我面如原而詔之。不知繼武歸來。彼亦聞得消息不耳。夫人曰。未也。我慮其病。故禁不許言。世宗曰。少俟。亦可使之聞知矣。否則彼又

安肯遽從吾言而離此以去哉。夫人點首繼而曰：君將於何時以此事詔如原邪？世宗曰：要亦不遠。今將往省之一覘其意。俟有機宜便當進言也。言次遂去。繞廊懸砌扶柳穿花未至廳門遠聞誦讀書聲院院瀝耳清聞不覺暗生資讚乃慧身不即自窗下徐窺之室中闕寂無人惟如原披書常案坐低吟微諷心意專凝世宗莞然曰：賢姪清樂哉病勢乍痊不怕耗神收氣邪？如原方神遊卷上不期簪驚却案而立探首以望而世宗亦移步入室內如原乃覺卽拱揖以迓肅恭致辭曰：一病浹旬重勞伯氏伯母世妹亦同憂辛疆場之責又久曠未盡撫心自度愧罪良多日來亟思見長者一探軍中情況或有用我者鞭策之勞亦當其分而世妹伯母愛惜過殷千萬不使之聞問無聊兀處只伴詩書然心維前鋒未嘗不訝伯氏乃何故而一不見告也。今幸得伯氏來此銜感之餘尙望以近月來敵我兩軍之情況縷示并願挈姪同去共事疆場姪已久愈安可從此坐廢而自貽憊肉復生之憂嘆哉。世宗既就坐以目視如原覺其精神爽旺校勝從前爲之暗慰繼聞其語則不覺點其首久之慨然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賢姪之謂哉。然賢姪之才軍國基翰若彼鵬鳥固將搏扶搖乘羊角上九天而蔽日月區區管葦之鳩鷄何屑與之爭長短邪？姪勿憂賊自西陲一戰以來鋒銳亦已盡用矣而我軍屯箕衣渡者其饒方張彼必不得南逞則外擾望絕內實精耗可以更言爭戰乎故蕭飛虎之虜悍近日亦且斂抑省中援軍又不日可集聞陳統領亦健將則此後賊勢當如向晚之潮漸趨漸落耳前鋒有何事必勞賢姪哉？姪病雖云痊然吾意內元或尙未盡復終須多資休養迺無後虞且姪鮮兄弟老母年高父喪未安內憂方棘我亦安敢不視埒璧珍加

意扶護盡我世交之資。完子純孝之心乎。蓋姪須知前日之事。亂重而時艱。非行權何足以保民生衛社稷。是以援匹夫有責之義。童子能殤之心。敬屈姪。駕若難紓時。謚事至於今。而猶必一一仿前日。則國家設官。又何用邪。至云感謝則姪未免拘迂。不惟言失。其常將益令老夫中心愧對耳。願姪勿如此。安懷靜養。來日方長。不知郭繼武往鴈村近日亦已返否也。如原開繼武名。陡憶前事。又聆世宗一席語。徹頂透根。撫念身世。果如人言。門衰祚薄。母兮何恃。恃者惟予一人。室家既飄搖。杜宇之愁。香火之付托。亦愛心中起。苟有不慎。則己身匪所論。自高曾以迄於父。若母不將。鬼嘆若敖。歐氏之門。從茲墟。斬邪。況夫盡忠者不必能盡孝。先民固亦有言。但非所責於一己。己固無職可司。無官當守也。久竊母命。不追父喪。已屬違情之舉。若更泄沓。則何以爲人邪。因之念及老母。臨別之言。村人握手之囑。老父戰死之慘。家庭衰薄之危。萬緒千頭。不覺一時齊湧。起目注世宗。悽哽竟不能擇一言。世宗已窺知之。卽撫慰之曰。姪何感之深乎。達人知命。是姪又違此旨矣。繼武去雖久。然亂離之世。道路蠶叢。或偶有滯隔。動誤時日。亦何足異。彼最精緻。疏越必無不日。亦必歸止。俟有回報。再決行藏。苟必欲歸。則趁此時會姪亦可帖心。還鄉兩無掛慮也。如或不。必則。卽此休養。亦可聊遣日月。又何必預事悽惶。徒搖心意也。如原嘆曰。伯氏之言。醍醐灌頂。語語使人覺悟。感激姪何人斯。敢不卽遵厚愛。惟情由心。蓄意以愛。深所謂不覺百端交集。未能自己耳。世宗曰。是亦無妨。余於此亦徵姪性情之厚。學問之純。世上未有性情澆摯之人。而能出入忠孝深湛。道德樹立事功也。則姪之所言。詎足爲病乎。如原方欲有言。而文懋忽入。遙呼阿父。父歸來。邪兒頓至。母所

聞之意待父返。父何久坐談。聞林將軍候父有稟。白候已久矣。世宗曰。林將軍何事來。茲邪。何未以一人來面我。而令女致此消息。詎非憤憤。文鬱曰。此母氏命也。母叩來人。知無大事。故未報耳。世宗乃不語。顧文鬱曰。女診爾兄之病。頃究如何。邪。文鬱曰。疾已痊。可惟能多資休養。庶幾精神可已。健復。體力不致虧虛。可免他日反復之慮耳。世宗曰。如是亦佳。總期一勞永逸。無使滋後悔於今日。方為善計也。但欲補虛。尙資藥餌。女其留意焉。復顧如原曰。姪兀居苦清寂。使喚亦不可無人。婢子不可恃。吾當於營中增遣一价來。以供驅使。如原皇遽曰。是不必。姪既病瘳。自能奔走。且雪蕉侍應亦極殷勤。周至何須更添閒士。且前軍皆壯男。効力疆場。正有大用。尤不宜。無謂增損自耗其元也。伯氏之命。姪曾不敢率謝。世宗曰。姪言既如此。自當以順為安。但雪蕉苟有不給。則女妹在近。亦可呼叱家人之禮。幸勿以客氣拘拘也。如原拱立孫謝。因送世宗出。

寒月之光。刷窗如粉。斷蛩啾啾。凍不成聲。窗紙皎皎。生慘白如原。瞪目臥。輾轉不能成眠。側耳四聽。悄無塵響。心靜愁生。百端咸集。念日間所談之事。愈兄彌切。東方既明。始昏昏就枕。未幾復為步履聲所驚。醒側視室中。則雪蕉方拂拭几案。一人立簾外。低問曰。公子醒未。邪。其音甚熟。雪蕉即回首視帷中。意似欲答。如原急呼曰。雪蕉。何人來。茲邪。女呼之。進因披衣而起。其人遂入室中。即床下展拜。如原諦視之。瞿然躍起曰。女郭繼武邪。女以何時來。見吾母否。吾母亦無恙。邪。女其為我速言之。我候女久矣。繼武拜已拱立於旁。出獻夫人書。尋復曰。太夫人念公子甚焦灼。不可終日臨行時。屢囑繼武言見公子。須告之母氏。老嫗不知人世。問尙有幾晨夕。公子能歸。則速

歸。不。然。亦。當。爲。國。自。愛。家。難。毋。忘。終。期。有。所。樹。立。方。不。負。此。白。髮。慈。娘。之。凝。望。而。全。村。父。老。尤。告。誦。諄。諄。望。公。子。如。大。旱。之。雲。雲。繼。武。留。雖。不。久。蓋。已。飽。受。人。世。之。感。傷。而。至。矣。四。鄉。不。靜。道。塗。隔。越。是。以。迄。今。乃。達。望。公。子。不。以。爲。過。如。原。瞠。目。不。語。厥。狀。若。癡。既。而。淚。數。滴。如。飴。以。手。揮。繼。武。曰。難。爲。女。女。可。退。休。矣。繼。武。辭。出。如。原。乃。把。書。而。泣。雪。蕉。無。計。急。往。報。文。懋。文。懋。趨。踏。至。解。懋。再。三。如。原。喟。然。曰。聞。老。母。慈。訓。令。我。五。內。皆。琴。數。月。雄。心。至。茲。都。成。罪。孽。矣。爲。今。之。計。且。夕。常。行。差。幸。賊。氛。少。戢。馬。馳。從。此。或。可。無。大。虞。世。妹。待。我。之。恩。幸。亦。將。暫。銘。心。膺。圖。報。將。來。俟。家。務。粗。完。重。謀。聚。首。頃。已。修。書。上。伯。父。諒。無。不。允。則。爾。我。之。別。只。爭。此。一。時。半。刻。矣。嗟。夫。妹。氏。人。孰。無。情。誰。能。造。此。我。身。雖。遠。此。心。猶。存。不。知。後。來。又。在。何。日。縱。有。相。見。或。能。無。亞。於。當。初。邪。言。下。悽。颯。若。且。不。勝。文。懋。亦。惘。然。無。語。本。意。懋。人。翻。成。愛。己。女。子。善。懷。言。尤。難。伸。勉。飾。笑。容。益。增。傷。慘。平。日。音。容。初。無。所。異。一。逢。離。別。便。覺。觸。處。泥。人。介。介。此。心。伊。於。何。極。感。傷。身。世。亦。不。盡。飄。零。無。歸。之。感。憐。人。慟。已。清。淚。淋。漓。蓋。此。時。如。原。之。情。固。難。堪。而。文。懋。之。心。更。十。倍。其。痛。苦。也。兩。人。相。對。如。醉。如。暈。適。雪。蕉。報。主。人。已。至。文。懋。遂。惻。然。長。嘆。曰。兄。乎。兄。其。行。矣。知。妹。者。莫。若。兄。一。般。身。世。諒。必。相。憐。兄。苟。有。心。妹。必。寶。愛。臨。別。之。語。以。此。爲。訣。矣。努。力。保。重。妹。當。翹。首。以。盼。兄。來。也。更。欲。有。言。已。哽。咽。不。能。成。語。掩。袖。而。去。如。原。爲。之。意。靡。神。飛。目。送。芳。塵。靈。感。盡。失。及。世。宗。入。室。始。醒。悟。有。知。趨。迎。款。坐。略。述。衷。腸。并。力。陳。必。去。之。意。世。宗。慨。然。曰。開。姪。之。言。我。心。已。摧。凡。此。之。事。皆。我。過。也。今。姪。既。欲。返。我。更。何。敢。多。阻。撓。乎。惟。長。途。跋。涉。風。霜。苦。辛。乍。瘡。之。人。或。恐。不。耐。是。則。尙。須。斟酌。耳。如。原。急。曰。是。無。害。姪。體。已。充。健。無。憚。艱。勞。

馬。駟。至。鴈。村。才。數。日。程。亦。不。虞。有。難。阻。歸。心。似。剪。恨。未。能。傳。翼。飛。歸。更。何。暇。計。此。區。區。事。邪。伯。氏。幸。勿。爲。姪。慮。俾。姪。得。速。行。則。重。來。之。日。爲。報。方。永。也。世。宗。點。首。而。嘆。曰。行。自。當。送。姪。行。惟。姪。以。孤。身。行。後。不。無。牽。慮。迢。迢。道。詎。能。放。心。我。已。令。繼。武。伴。女。行。俾。途。中。亦。事。有。臂。助。不。愁。孤。寂。但。姪。擬。以。何。時。行。行。裝。亦。已。預。治。否。乎。如。原。曰。姪。來。馬。駟。亦。本。隻。身。今。茲。歸。與。尤。無。煩。錦。慮。既。承。伯。氏。之。厚。意。得。繼。武。和。隨。則。更。可。放。懷。無。顧。子。然。而。來。亦。無。行。裝。之。須。俶。姪。意。焦。灼。甚。以。得。卽。行。爲。善。惟。吾。父。之。靈。如。何。整。運。不。得。不。重。事。討。求。耳。世。宗。曰。尊。翁。之。極。乎。此。際。何。能。議。移。徙。不。徒。道。路。阻。滯。人。力。不。供。卽。水。旱。兩。途。亦。何。嘗。平。靖。萬。一。而。有。意。外。則。詎。非。無。益。之。中。更。滋。痛。悔。乎。故。姪。之。此。意。非。不。佳。純。而。決。非。余。所。敢。贊。許。以。吾。計。惟。有。擇。地。暫。居。俟。時。再。搬。而。姪。先。以。孤。身。返。籍。覲。慰。老。母。庶。乎。兩。得。其。美。隱。便。可。行。不。卜。姪。之。意。以。爲。何。似。如。原。因。低。首。思。世。宗。語。亦。覺。他。無。良。謀。遂。應。曰。如。伯。氏。之。教。自。爲。妥。當。但。馬。駟。遍。地。兵。戈。又。何。處。得。此。妥。魂。之。牛。眠。地。乎。世。宗。曰。姪。既。以。爲。可。則。事。自。易。爲。當。兵。烽。未。動。之。時。曾。有。人。爲。我。指。示。陰。宅。今。其。一。在。賊。中。其。二。則。在。我。軍。掌。握。內。西。北。一。地。尤。曠。爽。安。固。爲。人。意。所。不。經。鬱。鬱。佳。城。卜。於。彼。必。可。安。千。載。且。堪。興。之。術。本。屬。荒。唐。譬。之。折。枝。植。原。謂。榮。本。樹。有。是。理。乎。求。無。風。水。螻。蟻。之。患。是。安。人。子。之。心。而。已。姪。行。既。急。今。日。自。已。無。及。便。當。趕。於。明。日。料。理。終。竣。卽。可。登。程。姪。少。坐。幸。毋。憂。焦。我。且。一。行。囑。人。預。備。免。朝。來。又。多。倉。卒。也。如。原。不。可。謂。此。姪。之。事。安。敢。不。自。盡。心。而。獨。勞。伯。父。世。宗。無。奈。則。相。偕。同。行。料。理。祭。葬。之。儀。終。肯。靡。息。如。原。伴。靈。嘵。泣。慘。不。成。聲。同。軍。之。官。咸。來。致。弔。詰。朝。五。鼓。遂。窆。於。馬。駟。西。北。之。銅。釜。塋。軍。事。方。殷。故。儀。從。儉。肅。聲。色。

不。驚。設。施。旋。畢。如。原。卽。起。身。辭。世。宗。告。行。歸。里。世。宗。留。之。將。祖。錢。以。壯。其。行。如。原。固。却。世。宗。慘。然。曰。姪。以。英。年。造。詣。正。爾。宏。永。暫。日。之。別。誠。無。所。用。其。感。傷。然。老。夫。髦。矣。等。殘。年。於。風。燭。丁。衰。祚。薄。問。後。願。其。蒼。茫。萬。有。不。齊。姪。之。再。來。不。知。能。否。得。相。見。而。孤。兒。寡。婦。又。何。以。圖。存。故。送。姪。臨。歧。不。得。不。以。多。留。一。刻。爲。有。幸。蓋。人。生。世。上。且。計。眼。前。未。至。之。因。緣。只。當。夢。寐。耳。姪。今。行。矣。老。夫。所。欲。乘。我。健。在。爲。女。示。言。者。尙。有。最。後。之。一。語。當。尊。翁。在。世。我。已。契。識。賢。郎。本。有。以。弱。女。附。婚。永。締。朱。陳。之。約。徒。以。世。亂。未。得。遂。行。而。尊。翁。又。不。幸。先。我。爲。國。死。今。者。姪。來。此。地。益。有。大。造。於。吾。家。故。老。夫。初。心。因。時。靡。切。女。妹。本。不。才。或。不。足。爲。賢。姪。之。偶。然。老。夫。私。己。之。願。甚。欲。付。女。姪。明。早。了。向。平。心。事。不。知。賢。姪。之。心。其。亦。不。以。爲。冒。昧。乎。言。次。以。目。視。如。原。如。原。大。驚。皇。惑。不。知。所。應。對。因。憶。文。懋。之。言。更。維。伯。氏。之。恩。一。寸。私。衷。只。宜。引。爲。深。幸。願。爲。家。務。膠。擾。哀。思。倒。顛。又。切。切。於。阿。紅。之。言。遂。芒。然。如。熱。釜。之。蠟。既。不。敢。辭。亦。不。敢。應。躊。躇。久。之。乃。嗚。嗚。曰。承。伯。氏。之。愛。語。重。情。深。姪。何。敢。受。婚。姻。大。事。堂。有。老。親。亦。未。便。自。主。但。姪。心。感。伯。氏。待。視。之。情。必。也。無。極。俟。歸。稟。老。母。再。爲。復。命。耳。世。宗。曰。感。姪。之。意。乃。能。不。忘。老。夫。之。言。至。歸。稟。高。堂。自。是。正。理。姪。今。行。矣。願。舟。車。康。泰。早。到。晚。歸。慰。我。千。里。之。望。因。喚。郭。繼。武。繼。武。既。前。又。加。以。訓。囑。命。其。好。事。公。子。途。抵。鷗。村。便。可。先。返。如。原。亦。走。別。王。夫。人。并。文。懋。及。在。軍。諸。將。士。時。文。懋。已。避。遂。嘲。雪。蕉。致。聲。輕。躡。寬。藤。報。道。一。聲。去。矣。世。宗。立。馬。而。送。直。至。游。塵。盡。滅。乃。悄。感。言。歸。

如原不事行旅。忽忽數月矣。筋力舒疲。心懷抑鬱。一旦輕裝就道。便爾冲逸。欲飛雖離緒。哀思冒柴胸。棘而山光樹影亦足蕩滌胸襟。少生樂趣。繼武知如原有心事。恐觸悲傷。亦處處爲之作諸慰之語。故客途雖辛苦。尙不至憔悴十分也。纒行二日。去馬駟已數百里。山荒道險。世亂人稀。踽踽遠行。殊增悽切。如原欲取水道。僱舟而行。爲道較短。雷日亦促。繼武亦以爲可。顧湖濱問。遍不見停舟。敗葦亂蘆。徒增蕭瑟。雖翹首西瞻雲樹。杳冥之中。親舍不遠。但澄波搖碧。駭浪翻銀。掌大湖光。安能輒石爲梁。遽爾一躋而渡也。周章無計。唯有仍率舊章。遵循周道。而道路之難。猶匪徒紆遠也。荒僻之境。亦極不堪。平日雖有孤村亂後。盡成赤地。悲風四起。落日蒼黃。天容沉沉。且就晚叩首瞻望。略無人煙。嗚呼。今夜不知何處宿。此非旅人之苦痛哉。而如原與繼武此時狼狽之形。自不待設想。幸彼此皆百戰健兒。年英氣勇。自維身手。或不至怯慮凶頑。無可奈何。且借一線蒙光。邁步直進。既而過一山谷。灌木蒼依稀。星之光至此已竭。暗不可步。試探而行。怪鳥桀桀。鳴令人毛戴。雜草之中。復有敗棺數行。暴露當天。彷彿見骷髏。皴槎枒若凝霜。雪如原爲之失聲嘆。繼武聞如原慨喟。則亦進言曰。人事本無常。富壽貧夭。旦夕事耳。方我初過此地。居人頗多。且有一二富室。甲第直干雲表。再來之候。便已瓦礫縱橫。今則骨殖亦不能自保。嗚呼。昔之貴盛。何補於今。今之衰殘。豈損於昔。渾渾噩噩。自迷自夢而已。如原驚曰。女乃何言。此地僻遠。未遭兵革。亦何以殘破至是。繼武曰。公子之言。拘矣。世亂如此。賊滿江湖。豈必戰鬪之鋒。始能破壞。彼草澤揭竿之徒。孰不欲趁此時。會以一行胸臆之所鬱想。垣墟村落。殆校戰爭之力爲尤雄耳。茲山卽赤窰嶺之支脈。幽邃深僻。

富草木而多洞府。綠林之豪視若天國。其會曰破天崖者。聞亦勇士兵戈未動。已聚徒自尊。近則益夥。有其衆勢。且莫可倖。當凡茲之迹。皆彼之所留也。如原曰。國失其政。民失其歸。輾轉相噬。殺世界行爲。禽獸場。不知此鄉之民。乃何故不請兵。勦治而任其魚肉。邪。繼武搖首曰。公子勿作是言。言此則吾儕之羞。前者我亦嘗爲公子之言。不意聞者乃大加白眼。蓋彼以爲官軍之狠暴。校寇盜尤爲有增。引虎進狼。同一自殺。又何必多此一舉。邪。而官中人平日坐擁名位。不事兵戎。一旦軍興。倉卒以烏合求濟事。一兵一將。不啻鳳麟。前敵多不敷。更何能顧及僻壤窮鄉之區區。民命邪。如原聆之。怡然無語。趁一痕星影。急行出山。夜氣清寒。衣履盡爲露濕。旣疲復飢。勢且不能自持。繞叢林北轉。忽見一點燈光。遠透疎樹。如原欣謂繼武曰。彼處凍燈。當是村人居宅。姑往投止。聊度此宵。繼武曰。善。遂檢小徑。直趨燈影而行。紆曲約半里許。乃至其下。則鐘磬泠然。非居室而爲梵宇。就餘光之內。依稀見一行金字。題曰。重建再來庵。心頗以爲異。卽揚手叩扉。旋聞有人應聲出。隔關問客。狀極悽惶。如原曰。我儕行路人。天晚失宿所。不得已懇求庇覆。權度一宵。非敢有所加擾。害望住持勿以爲慮。門內審其音。似遲疑久久。乃拔關。逐客入。旋卽閉戶。導如原等至客堂中。款坐進茗。如原環視殿宇。雖若新建。而樸陋特甚。且檐瓦窗櫺亦多殘破。應客一老僧。枯瘦如臘。目深而銳。舉眼望客。冷如僵屍。叩如原等所自來。語頗如哭。如原意疑且憐之。因問其因果。僧自云。柳州人流寓此間。近三十五載。此庵之建。亦其力爲多。惜大功未成。世亂忽熾。坐無資助。餽粥不供。故檀越之來。殊缺敬禮。而四鄉多盜。亦不敢妄意留人。至召橫禍。幸檀越之不以爲怪。旣而復出蔬食款客。肴

核甚精。如原偕繼武草草進食。不敢求飽。而僧意甚殷。勸讓不遺。終更納於上。如原如原却之。繼武聞其馨逸。受而徐吸。僧乃躬辭曳門而去。繼武吸煙畢。昏昏似泥。卽倒頭而睡。如原亦不之覺。惟度心中亦怔忡不已。適案上有壺茶。清涼徹肌。遂捧而飲之。肺腑爲之一豁。兀坐無聊。旋亦就寢。衾單枕仄。臥不能酣。中腸輪迴。歷思往事。而文鬱阿紅不覺交戰。心頭念同一有情。有恩同一有心。有意或先。或後。何去何從。如此難題。雖爲生平所未觀。即如何思計。亦乏適可之方。不禁怨上蒼之狡猾。弄人。乃何必多此孽障也。朦朧之際。如醒如暈。忽見側扉徐開。人影閃爍。旣而床帷漸暗。目光欲昏。旋覺白影如電。直奔己額。不禁大震。號呼欲避。而身萎莫能自支。情況正危。間不容髮之候。突聞窗外呼曰。室中人醒乎。有刺客。盍速起。其音清銳。如針砭。遂覺神志頓清。一躍下榻。則刀聲鏗然。來人已仆。如原卽抵之於地。力呼繼武。顧呼且蹴。繼武仍不醒。如原焦灼已極。卽舒左腕掬茶澆之。淋漓滿面。繼乃悠然驚甦。如原低呼曰。繼武起。室中有刺客。險遭毒手。已獲其一。恐餘黨尙未盡。女速燃燈。無更爲彼輩所襲。彼熟而我生。彼明而我暗也。繼武大怒。罵曰。何物忤奴。乃敢如茲。會將血洗之矣。卽破火然燈。燈然。室中頓明。提刺客而視之。則枯臘僧也。一彈洞太陽。已腦裂而死。繼武大愕。以目視如原。如原曰。行吾儕。搜其室。我固知賊奴寡善。意今竟出此。不知是誰。恩人助茲一臂。否則吾輩之命久已矣。繼武益愕。又不敢逕問。則亦提燈執挺而行。如原拾刀隨其后。歷大殿穿禪房。入鐘閣。繞廚。廁。循視一遍。寂不見人。翻籠倒箱。亦無所得。不覺疑益甚。然僧旣已死。質問無從。似茲悶葫蘆。徒深怪訝。繼武曰。如原如原視繼武。兩不得解。旣而如原乃以頃時事一

一爲繼武述之繼武聆迄點首曰茲事要亦不足異僧之爲此或身充賊之間謀乘機以施劫殺或貪圖區區囊
藥物挺而走險然無論若何其爲謀刺必矣獨窗外救者較有異因意必山林崎嶇不樂人知遇緣造恩亦不圖
人德惜神龍夭矯不可端倪不然者天下滔滔吾從斯人以逝矣如原茫然不答久之乃曰他姑毋具論今茲之
事抑何以善其後邪繼武曰焚其屍火其廬絕其後患耳如原嘆曰上天不造孽孽由衆生造今日之事詎得已
哉因與繼武分途揚火而焚之火勢乘風烈燄騰舉光照數里朗如日中如原等即趁光而行中心尤介介不置
越三日乃至鷓村村人知如原回則欣然如迓天帝扶老攜幼爭來唁言階下墻頭鵲望幾滿問賊中之消息訪
官軍之情形誠懇殷勤友如昆季歐夫人亦喜極而慟老淚沈瀾掩面嗚咽以手撫如原愴無言說如原俯伏塵
土涕泗交流郭繼武亦爲之悽惶失依據既而歐夫人拭目長嘆曰往者父子同行歸必雙至今則惟見孺子死
者竟難復生矣女在園中近究何作音問不通者數月予憂急幾欲自戕前月郭副爺來乃略略知女着落然門
衰丁寡益切我憂我以爲今生必不能見女矣嗟夫孺子女視老母尙似女去時形容邪雖然若母者猶無待言
矣獨彼村隣里舍父老多情亦爲兒擔驚抱憾日無甯晷孺子之罪不更大哉而前此送兒諸兄弟亦遭難零落
生死蒼茫女心更何以爲酬對女今且勿共我語其善慰諸昆弟父老勿勞彼等之精神彼皆吾家之恩長也如
原唯唯遂導郭繼武憩客舍中卽出而見諸長老隣人皆環立而呼老顏尤踴躍赫然前立意且爲一村之表揚
聲而呼曰公子安然歸來邪我儕望苦矣公子真壯士身入重圍如庭戶朝去暮來前月吾村偵者回言公子割

賊。乃。如。割。雞。三。尺。賊。豎。聞。公。子。名。成。股。慄。公。子。天。人。吾。村。何。幸。而。降。此。英。士。邪。獨。惜。老。將。軍。死。矣。苟。老。將。軍。猶。在。者。則。欣。慰。固。當。何。如。雖。然。是。亦。無。足。爲。害。也。人。生。皆。有。死。死。貴。得。其。當。如。老。將。軍。之。爲。國。捐。軀。是。孰。可。及。功。在。旌。常。名。書。竹。帛。死。亦。何。憾。又。得。公。子。克。紹。家。聲。能。傳。先。烈。益。復。死。爲。不。死。嗟。夫。公。子。願。勿。爲。傷。感。也。不。知。賊。中。近。來。之。情。形。何。如。老。將。軍。之。靈。輿。亦。作。何。安。放。邪。言。次。以。目。注。視。如。原。如。原。遜。謝。再。三。畧。述。前。軍。之。近。况。凡。老。顛。之。間。咸。一。爲。之。剖。言。於。是。老。顛。大。悅。村。人。亦。大。悅。老。顛。悅。盡。悲。來。忽。又。蹙。額。而。獨。喟。人。皆。不。知。老。顛。果。何。事。則。亦。盡。歛。容。老。顛。乃。徐。徐。嘆。曰。老。將。軍。死。失。我。良。伴。矣。予。自。聞。耗。以。來。輒。覺。形。影。無。聊。過。湖。濱。茶。肆。中。尤。不。盡。黃。墟。之。感。而。今。而。后。縱。有。讜。論。誰。其。識。我。哉。嗚。呼。人。生。最。苦。感。之。事。庸。有。更。過。於。良。朋。蘭。萎。之。事。乎。不。覺。更。縱。聲。而。嘆。嘆。聲。之。中。其。西。亦。有。人。嘆。於。是。人。益。愕。以。爲。老。顛。之。言。固。屬。可。傷。而。世。上。更。有。可。傷。之。事。乎。因。卽。攢。視。其。人。則。其。人。非。他。古。烈。生。也。古。烈。生。既。見。衆。人。之。注。意。於。己。則。亦。鄭。重。而。言。曰。歐。將。軍。之。死。固。極。可。傷。然。吾。因。憶。吾。友。吾。友。宗。三。立。亦。豪。爽。有。爲。之。男。子。彼。嘗。語。我。使。苟。得。志。則。當。使。天。下。無。飢。寒。人。諸。君。須。知。飢。寒。困。人。較。炮。烙。尤。苦。而。吾。友。不。幸。又。窶。人。子。也。吾。則。心。慙。其。言。而。殊。薄。其。不。能。自。隱。忍。嘗。規。道。之。以。期。村。人。聞。至。此。皆。大。失。望。謂。古。烈。生。之。刎。又。發。將。叱。之。而。老。顛。尙。未。動。古。烈。生。卽。亦。不。懼。更。急。續。之。曰。不。意。吾。友。以。見。義。勇。爲。之。故。伴。公。子。往。馬。廐。溺。身。洞。庭。而。死。矣。今。則。屍。首。亦。且。未。獲。豈。不。同。一。可。惋。老。顛。大。怒。卽。力。作。馬。嘔。曰。惡。是。何。言。人。生。壽。夭。自。有。其。數。當。舟。覆。洞。庭。日。公。子。距。未。溺。者。女。今。乃。作。是。語。意。何。居。邪。如。原。則。深。自。引。咎。拜。謝。不。遑。村。人。皆。重。如。原。各。怨。天。命。不。以。古。烈。

生。言。爲。然。古。烈。生。不。期。大。容。如。原。乃。解。慰。再。四。老。頭。及。村。衆。始。不。言。起。身。辭。去。言。公。子。乍。歸。當。與。太。夫。人。多。作。離。緒。語。稟。問。正。繁。吾。儕。不。能。多。擾。俟。公。子。少。暇。更。當。置。酒。高。談。也。

奇情 遺囑害人

(英國卡爾斯嘉維原著)

月石譯

(未完)

第一章

當那頓來福氏顯做之鐵門其應門者爲一老蒼頭蒼頭力撼其門門闕一女即控騎出女郎名愛律斯身事順而能稱意者造物之生是人時亦出之游戲故不惜其工資而畀以綽約之姿容蓋女郎之美實妙絕塵寰也女面作卵形白皙如玉惟纖弱故每激越則灰白不存血色雙頰瑩潔比象牙目黧黑而巨爲鬚髮所蔽幾不可見鬚髮如雲既脩且縣髮然下覆蓬蓬然仙也以女丰采大足爲繪畫家美人楮表然即令聚世間名畫師於一堂索圖比觀彼紙上美人果有能如吾書所述立馬亭亭女郎之媚媚生動以否則作者猶未敢遽決敬謝天帝美人之在是三島尙非絕無僅有者而就中可分二類其一美則美矣而時移事變美隨人去觀者初不致其戀戀一則一往情深傳神邂逅將使見者彌久不忘而今茲女郎之美則純屬第二種者女於馬上掠其脩髮出半面斜睨旖旎嬌娜見者神往昔詩人擺倫嘗有言曰美人弓矢厥唯聲今愛律斯雖亦善音吐而彼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中所恃以勝人者則宛轉流利之一橫波目耳女所乘馬驪也色黝然緩轡徐進行經那頓市間市人或門立或徒倚道左及女過男者咸免冠爲禮婦孺亦鞠躬致敬笑靨相迎以女爲那頓高福來女公子高氏爲那

頓名紳故女。茲出見者。莫不爲禮。女亦欠身示敬。而神宇高抗。稍進已出。那頓之市。女斬馬不前。喚其僕。僕曰。富安。僕至。女曰。汝第歸。吾尚欲稍前一領。此佳天氣。且把玩山色也。言次。縱馬徐行。須臾。那頓莊園已近。女卽停驥。惟不卽下。但微偃鞍。觀其景。時林藜爲水所映。乃成倒影。之畫圖。女對景滋怡。願凡茲物色。在女眼中。已爲司空見慣。且直可謂屬之女。蓋鄰近園樹木。悉女父那頓高福來所有也。那頓爲古名族。其先世曾與諸侯之封及王政。不綱。暴亂。滋起。而那頓以勤王故。爵位出時。剝奪殆盡。既亂定。田疇返乎故主。惟爵位則那氏固辭不受。蓋那頓之爲那頓。初不以名故揚之。公侯不爲高抑之。庶不爲卑。當日名爵見歸。至再至三。而那氏辭讓之忱。亦與之俱積。及至今日。那氏於是殆幾絕口不言。故今茲馬上之女郎。乃密斯愛律斯而非雷底愛律斯也。吾人涉世。每不免有所短。短之弗悛。則寢假而成敗源。惟家亦然。那頓氏之於世。說者每病其驕蹇。那氏誠蹇矣。彼高氏者。既爲名貴。且富有百物。來之出產。故彼及其女愛律斯。在來福中。其尊嚴殆可與南面之英王埒。然愛律斯要非驕人者。蓋世間至柔媚多情女子也。女自處極謙於人。未嘗無禮。鄉人之嬰有病者。女見之。恒抱置膝頭。溫然撫之。小兒雖無知。而一經女調。懋卽酣然睡去。時病兒之母。靜立侍側。淚承其眶。注其熱。睡可憐之愛息。更注此嬌好多情之女郎。意女之美。仙也。而吾兒得近之。兒福不淺哉。

當女立馬岡頭。把玩山色。突有一事觸眼。而來女忽垂其首。狀若沈憂。今以女身家。殆不必疑。貧則處茲世界。尙奚不樂然。女究何思。蓋女今所思。殆普天無母。女兒所同慨者乎。嗟嗟。女既具如華之貌。愛根天性。使女母而在。

則其膝下攀戀孺慕之情。歡忭愛好。樂且無藝。不幸女失恃。早則女今日雖出入公侯。寢饋瓊珠。亦必不能無憾。然不知者。方笑女之不自足。則其爲論。無可過苛。而處己母。亦不情歟。時女雖極思。而一無所得。究不悉阿母身世。若何所可隱約記憶者。則母氏爲義產。而其名亦似與己同。爲愛律。斯如是而已。又忽思及己身。念此蜚修之髮點漆之目。均受自母氏。若平生高尚之氣骨。尊嚴之儀表。則又爲阿父所遺。凡此皆女所自信。弗疑者。餘盡茫然矣。然女更負絕世之姿。即其音吐和諧。然爲百轉。匪所不肖。說者謂女得此天賦。當必以歌自豪。願女父高氏。乃雅不欲其女引吭。甯非怪事。而女父愛女實又情至義盡。世罕其儔。蓋女父居平峭冷落落。與世寡合。惟與女乃恩意極摯。雖貌恒嚴整。然未嘗怙過。那頓一族無窮者。而娶人之至來福之門。尤無白手而返者。惟高氏有一事。至不明如黑雲深罩。沈沈使人不克窺其底蘊。蓋女父高福來者。英貴族裔也。於二十歲時。忽離母國。遠行自此。音耗不聞者十四年。明年女父倏攜女歸。時女年甫十四。已窈窕嬌小。娥媚生春。蓋女後此身世。觀者固早知其爲稀世尤物。惟高氏遠遊事。世無詳者。彼亦未嘗以語人。即彼死妻之身世。彼亦未輕洩一字。故茲事至今直成一久懸莫決之案。高氏性既嚴飭。交際中亦無敢以詢者。而世所由茹度而知者。則女父必娶矣。娶而且。有女矣。而女母已謝世矣。而已當女父初返來福之門。固塵封蛛網久矣。鄉人得高氏歸。耗萃則張臂而迎之。以爲百物來之田疇。又得主矣。至於十五年之闊別。及其遠遊之蹤跡。則無一人道及者。

女之出身。顯貴。讀者殆已知其大略矣。是女今日雖貌如曠母。彼逐勢希利者。流猶將趨之若鶩。況女具傾國之

姿絕塵之態。則少年輩之顛倒情懷。望風拜倒者。夫豈不宜。蓋近居那頓之青年。殆無不識女者。識之莫不慕慕之不已。乃形諸夢寐。夢寐之不已。乃欲爲女。致其死。願女初不少動。每當少年輩。集盤桓。女乃遠顧之。他。漢。不。一省。其有。瞰。女。往。而。遺。之。物。者。女。則。故。斥。其。愚。於。是。少。年。輩。乃。相。謂。曰。女。草。木。耳。是。美。其。貌。而。未。美。其。心。者。常。日。女。出。少。年。輩。必。逐。影。至。冀。得。美。人。一。顧。今。日。女。遠。遊。爲。時。頗。久。乃。聞。無。一。人。之。隨。女。馬。色。黑。壯。大。駸。駸。然。女。則。反。名。之。曰。雪。兒。方。女。沈。思。間。雪。兒。勿。聳。其。耳。指。其。蹄。似。告。主。人。以。警。者。女。至。是。如。夢。方。蘇。反。身。周。視。見。一。客。亦。控。騎。方。得。得。向。己。來。女。見。客。似。不。甯。俯。視。雪。兒。意。氣。太。息。乃。徐。起。其。羈。鞅。撥。馬。向。客。若。至。不。獲。已。者。來。客。少。年。也。溫。柔。視。覲。使。不。細。察。見。者。幾。訝。爲。女。子。而。今。日。裝。束。尤。麗。外。著。綺。服。腕。頭。手。套。作。春。櫻。色。革。履。尤。光。澤。可。鑑。胸。際。插。玫。瑰。朵。一。及。近。女。已。忸。怩。無。以。自。容。顧。謂。女。曰。密。斯。晨。句。晨。句。晨。來。佳。邪。以。少。年。病。吃。故。言。時。格。格。女。曰。敬。謝。孟。德。叩。爵。主。兒。爲。勳。爵。道。早。安。也。言。次。出。其。纖。纖。之。手。少。年。即。而。親。之。心。神。飛。越。面。頰。過。耳。勉。強。言。曰。今。晨。天。氣。大。佳。密。斯。不。謂。然。乎。似。此。晨。光。於。野。遊。最。宜。然。孟。夏。將。臨。屆。時。荷。蕩。弄。影。高。木。撐。陰。景。色。當。益。可。悅。女。郎。意。謂。何。如。少。年。言。時。以。手。枯。索。其。眼。鏡。踉。蹌。至。爲。失。儀。苟。不。知。者。且。謂。少。年。神。經。病。發。矣。女。漫。應。曰。誠。如。勳。爵。言。言。既。二。人。相。向。無。語。以。少。年。方。枯。搜。其。腦。思。覓。一。言。以。答。此。麗。人。顧。大。索。不。得。惟。恍。惚。中。目。光。所。觸。耳。神。所。遇。腦。海。所。貯。似。曰。那。頓。愛。律。斯。者。天。下。之。美。人。也。吾。愛。汝。吾。惟。愛。汝。而。已。願。少。年。雖。作。是。想。而。口。際。囁。嚅。不。敢。使。其。言。出。於。脣。故。竟。寂。無。一。語。久。之。女。視。少。年。馬。見。其。微。噓。乃。謂。少。年。曰。君。遠。騁。乎。少。年。聞。言。立。頰。其。頰。曰。否。否。我。來。初。不。遠。吾。爲。

彼。旬。彼。旬。言。至。此。少。停。似。忘。其。語。久。乃。續。曰。爲。彼。跳。舞。會。事。往。謁。尊。甫。也。實。則。少。年。言。乃。謊。其。來。乃。自。孟。德。叩。塔。嶺。遙。望。見。女。因。急。下。馳。馬。至。此。蓋。鞅。猶。未。整。也。女。曰。君。此。來。殊。佳。當。可。晤。吾。父。以。吾。出。時。父。適。在。其。書。室。君。果。卽。此。見。枉。吾。父。或。不。至。他。出。吾。今。將。往。河。耳。恕。不。伴。傳。主。矣。一。笑。而。別。女。行。既。遠。而。少。年。猶。竚。立。塵。埃。俛。首。而。目。送。之。意。果。得。伴。女。行。者。則。雖。舉。撓。門。之。名。先。世。之。遺。座。並。己。之。生。命。而。犧。牲。之。亦。所。樂。從。而。女。冉。冉。遠。矣。無。聊。之。極。乃。撥。馬。下。阜。去。

第二章

女。去。既。遠。猶。於。馬。上。太。息。以。舒。其。胸。臆。若。甚。不。快。者。外。史。氏。曰。女。非。絕。無。意。於。少。年。者。第。少。年。論。情。局。而。隘。每。事。拘。拘。致。女。難。堪。故。作。是。態。耳。

河。耳。者。亦。那。頓。采。地。之。一。今。乃。屬。於。高。氏。乳。母。女。恒。過。之。當。女。既。別。少。年。心。乃。大。爽。舉。目。流。盼。初。不。見。人。則。引。吭。而。吟。而。女。馬。雪。兒。於。塗。徑。亦。熟。若。預。知。女。今。日。何。往。者。女。亦。羈。勒。不。施。纏。絡。垂。之。馬。項。緩。步。徐。前。歌。聲。與。蹄。聲。相。間。也。女。初。歌。英。詩。繼。改。意。曲。終。効。牟。尼。晚。祝。聲。無。弗。肖。當。女。歌。未。畢。忽。慘。聲。起。自。道。左。籬。間。女。音。乃。立。止。馬。亦。駭。走。女。笑。引。其。馬。曰。何。事。雪。兒。驚。懼。至。此。此。牛。鳴。汝。不。習。聞。邪。女。言。時。鳴。聲。益。厲。女。奇。之。頗。思。一。瞻。其。竟。因。引。馬。近。籬。及。女。一。窺。乃。立。變。其。歡。笑。之。容。爲。悽。慘。之。色。

女。所。窺。地。爲。一。草。平。原。竹。籬。繚。其。四。周。籬。角。有。門。杙。木。成。之。時。常。門。立。者。爲。一。封。牛。軀。盤。昂。藏。望。而。知。其。善。園。當。

牛之衝爲一少年，少年作意伺牛，牛怒起前，足搗地，俯首而搖之，奮尾作威，向少年，少年屹然不動，二目不少瞬。防牛卽前突，已愛律斯引目察其人，見其挺立危然，儀表至高，帽落於地，因禿其頂，棕髮蓬蓬，與日光相輝映，色灼灼然，衣飾則身獵衣，腰短袴，惟以風雨欺淋，歲時剝蝕，非復新製，二手焦黑，爲日光所灼，雅與其服相稱。唯時少年方作勢伺敵，未暇及女，卽女亦未得窺其人真面，然卽背和已知其人非復惡少，繼其人斗回其首，亦翩翩美少年也，見女窺己，則嚙然而笑，而驚怵之情實蘊，諸笑聲之內，時女既見少年，然其人方在患難中，其莫大之患卽爲當前之牛，值此生死之交，女雖在勢爲途人，亦安能勿動故珍重二字，已數突女口，而欲出女則力靳之，俾留唇際，以徐聽其部署。

頃之牛怒而吶，作勢欲攻少年，少年堅立以待，之力握手中木杖，張目直注來牛，牛動少年仍屹然不移，女旁視乃大駭，櫻唇半啓，蛾眉深蹙，似集重憂，深疑少年以彼纖纖之杖，烏能與此昂藏巨獸賭勝，而女馬雪兒亦聳耳以觀，靜立不少移，似亦深致奇於今日之鬥者，唯時牛大吼似怒，少年之敢於抗己，乃立突而前，女見狀，驚悸唇白，無血色，昏惘中見少年起，其手中杖對牛力劈，杖下中鼻，牛創乃益怒，變計下首觸少年，少年左躍避之，冀奔門而逃，時女頗嘉此少年，謂此舉實便捷而多智，詎少年雖捷，要不及牛，少年奔未及門，牛已追蹤至，噓噓之氣吁吁之鼻，幾與少年之背相觸，少年見勢不可逃，乃回身舉杖更劈，復左躍奔門而忙，迫中忽迷，其方左躍去，門實遠，牛既重創，怒不可遏，二目閃閃如火，兼步取此少年，女時驚懼已極，心血殆爲不流，張口欲呼，願嘖不能。

成語流目四盼冀得呼援而此漫漫荒郊初無人影惟有一二小鳥嘲噉嗚嘶據枝對人狂嘯而已少年時取斜綫奔女思少息斂氣而狂奔已躡跡至巨目閃閃直射少年少年見牛至復舉杖擊之而此擊未中用力過猛足滑少年仆矣幸少年此仆身軀斜下適讓過牛之前撲故牛觸亦空少年急躍起略一回顧卽向籬門而奔牛亦返身尾之少年因仆而暈四顧不得籬門而牛追益近荷一延忽少年危矣而女忽於此時縱馬入籬捕身二敵之間女此舉既速且敏頗出少年意外故少年及牛並向女奔少年在前先見女卽呼曰速去速去女笑應之仍撥馬向少年牛亦緊踪至狂噪不已少年乃呼曰女郎好自保我不足顧籬門籬門速去速去女仍一笑付之刺馬不去籬門反向牛進少年見狀奔女復曰女郎幸珍重也時牛見女忽止不前熟視久之如竊賊相物多寡以定其去取者既以女一人一馬勝似少年隻身卽舍少年決意取女女馬雪兒既驚且怒起後足蹊牛女旁引之牛乃榜雪兒街過時女自顧頗樂謂此舉得拯少年矣及一回視見少年尙尾已後則顏色立變如土不期呼曰門門少年亦呼曰是何言將使我舍女郎而自逃耶吾死不從矣言時音容至抗女時於急中得計卽改言曰然則君從我耳少年會意徑前近女張臂堅抱馬頸時女急於拯此少年因不暇慮及繁儀乃出其柔荑之手堅捉少年臂刺馬取門而奔雖牛力迫在後然馬奔速須臾女及少年奪門出矣

少年旣出險縱身下馬取籬門閉之而牛奔已近二角觸門聲震震然時少年倦甚因歇身竹籬從隙中窺牛復引目注女女時衣絳衣朱唇微歛星眸炯炯自雲鬢射出危坐銀鞍屹不少動丰神峻嚴大似阿倫坡斯（希臘

北部大山)之女神奉帝命降塵以拯此顛沛者少年默望久之徐謂女曰女郎何思之深邪少年言雖如是而心感女甚鬱勃難宣不期言之過厲似反藉以表其謝忱者既曰女郎幸恕我亦知女郎德我至於再生然女郎此舉亦太贛矣女曰贛邪兒唯其贛故不能早入拯君也少年曰不然女郎直不當拯我耳此何事者設有不虞或君馬不幸而蹶則將使我何以爲情邪少年言侃侃幾不可凌女乃俯視少年見血絲一縷墮自少年腕際女乃駭曰君傷矣少年曰傷乎我胡不覺言時舉目視女更從女視綫中覓己傷處以手撫之曰是殆彼時牛突忽不及避故致是耳言次回顧女身亦曰女郎服亦碎矣然彼畜殊未近君也女曰然今姑置此前行有小溪兒當導君至是資君盥漱引馬前少年傍辮徐行以手撲其衣塵時引目視女少年此行爲時雖促然以一身得傍此絕代麗姝親領彌澤更當其驚魂未定猶豫多疑雖顏色不無惶懼而嚴靜之中乃別具丰采蓋自來美人妙處固在其半驚半喜半嗔候也而此時少年偕行之女郎則剛值驚悸之餘故其丰神之俊毅沈肅儼然比天神矣

及溪女指一清湍謂少年曰是處佳也少年乃探懷出疊褶之銀杯一事浸之中流舉杯方欲自飲忽止謂女曰女郎容我賁此杯水以表吾忱否女稱謝少年舉杯奉女女脫手套承之不期其手與少年手相觸微飲卽還杯少年少年乃屈身近河滿引自吸且盥其手盥畢返謂女曰女郎久騎想今倦矣曷下騎少息言時起其手意欲女接手女曰吾來不遠故弗倦然言時亦卽下馬惟不與少年握手敬身倚鞍而立問少年入離巔末少年因爲

述其事始言之而笑繼乃變容謂女曰女郎助我女郎且活我然吾尙未謝女郎也言次以目視女女亦相視而笑且頰其頰曰君亦淺哉是莪莪者詎足云謝且我知牛不我傷牛與我姻也少年願謂女曰女郎何來女郎非客乎少年且言且視雪兒雪兒方垂頸翳草似已渾忘適聞戰場之鬪士矣又曰以我度之女郎爲地殆與我同況女郎之來恍忽迷離吾方驚君之自天降也女沈吟久之曰然則君客遊邪少年曰然吾此去將往格老蘇坡女聞言視少年少年方舉目遙望以格老蘇坡去此匪遙可於少年立處見之少年曰我新客此途路未嫻女郎可否以是城見示女郎答曰自是至彼約廿里少年曰然則吾須長征矣復顧籬而言曰吾意吾狂噪之友（指牛）殆不聽吾更入得吾冠矣女曰然君正可勿冒此險言時紅潮漸湧其頰少年笑曰吾甯露頂行邪女曰前去匪遙有一農舍苟君往彼且以帽假君如君述吾句女言此遽止少年急續其言曰君意不謂如吾述君名乎然女郎果許吾述君名不少年言簡而抗雖欲自抑而音容乃不能矯攝女亦決意不示其名因曰是亦無須少年猶笑曰吾知君矣君殆恐我知君名耳但吾受君再生之惠於理吾當知君名若以古禮衡之則吾當於祈禱中爲君祝福惟吾自知祈祝無靈不願以我再生恩人付之憑虛之禱祝故終願得君名耳女曰是又奚必少年聞言不耐因曰女郎幸恕我女郎既弗以此名見示則僕亦無由奉白矣且女郎所謂奚必者詎不以吾儕今日之遇固路人之邂逅耳路人何聞名之有其遇路人也離亦路人也卽異日重逢亦不過相視如路人耳女郎之意不如是邪女聞言雙頰紅漲亦自知言出太過然終不能自承其非

少年言頃。假臥於地。其處乃適當愛律斯足下。乍回首。而來福氏樓閣。自樹隙隱隱可見。少年卽曰。壯哉室也。女曰。君前乃未一至此間邪。少年囁嚅曰。似曾一至。但爾時齒稚。故不能憶。此非那頓氏居乎。女曰。那頓與百物來。二而一者也。曰。然則何處爲來福。女見問。乃竭力鎮攝。起鞭指其父居。示少年。蓋恐少年覺察其意也。少年曰。卽此乎。此乃至美。吾意其地之美。可爲此鄉冠。女無心應曰。吾亦意其如此。少年奇其語。舉目視女曰。此言女郎。殆識其人歟。我聞主是者。乃一密斯忒。那頓及其女公子也。女聞言。力抑其容。不使變動。輕應曰。然。少年噫氣曰。唉。那頓氏貌何似。吾忘之矣。女盛頷曰。然則衆人何似者。言次。恐爲少年覺。乃拂衣以示。整少年曰。如女郎言。則女郎知那頓似未深也。女郎與彼爲友乎。女郎許我詢其事否。女聳肩曰。略識其一。二爾。少年視女。而女方視地曰。我意我宜知那頓者。但今已全忘其人。吾所知者。彼有一女也。女曰。然。少年曰。彼女何似。女郎亦識彼乎。女引目視少年曰。君此語。意何居。少年曰。吾今不求其詳。但祈女郎以其人身事。脩短語我足矣。女曰。短也。少年笑曰。我觀女郎。殊不類彼女。曰。君何由知之。曰。是不難。此吾自女郎語調中得之。蓋女郎所謂短者。非外之之詞。邪。雖然。請女郎更語以詔我。女不語久。之曰。君奚爲急欲知其人。少年聞言。囁嚅微蹙。其額繼乃笑曰。是無他。不過尙友之念使然耳。且吾少知其父故。今欲知其女。君言女身事。匪長吾憶兒時見之。彼固甚矮也。女聞言。笑及於唇。然猶力斬之。不使出。因曰。君視婦人以矮爲陋乎。少年改容曰。否。脩短均也。天下美人。固盡安。其兒。譯言仙也。爾女聞言。始矚然曰。兒其繼言乎。少年曰。甚願聞之。但未知女郎所欲言之。密斯那頓。果仙邪。否。邪。女囁嚅不言。

少年晒之。且曰：女郎思久矣，胡再不言？忍哉！女郎詎欲我代答邪？女曰：聽君少年曰：善然，吾欲繪彼那頓女公子者，常以女郎作小影而增損之，則吾圖成矣。吾意密斯那頓者，身短而貌中，女曰：君言似當。少年繼曰：彼髮非作赤色，邪？女肅然曰：彼髮自非黃耳。少年復曰：吾憶彼眉有痣，乃與彼紅髮相間也。今我雖言如是，第未審當否。女曰：君茲所度女者，實與衆人所語不異。少年曰：以我所悉，則女非第貌中也，且氣性乃稍偏。女聞言不語，似不以少年言爲可。而少年仍自續其語曰：似我所遇，則女脾性殊不爲最。雖然，是不足責。蓋吾聞彼父那頓高福來，乃巨富，其驕嫚爲英倫冠，且目空一世。則女特徵步，乃父後塵耳。吾甚願女郎勿友此驕嫚之人，但未知女鄰右亦均慕其人否？女曰：彼蓋爲衆所慕，言時嗚嗚久，乃出語。少年乃舉目視來福之居，且曰：我知彼矣。彼女之視人固皆士芥也，曾不值其一蹴，其驕適視其父，吾不知主冥冥者何竟，界是種人以富以智，而界他人以貧以愚。彼蒼恢恢，豈眞若是邪？雖然，吾所語或稍過，則誣女矣。女曰：然吾意君言亦稍過也。女郎婉而音肅，少年忽作苦語。曰：女郎言誠當，蓋吾生而不直於父，言此遽止，既而乃繼前語曰：吾惜此女，殊不幸，生性不和，乃不得家庭之規正，而但放任之耳。女曰：我意亦然。言次無語。少年卽女立處視女，見其鬢髮蓬蓬，下覆及額，二目深匿，髮際絳唇緊閉，肅穆而美，愈見因言曰：吾今乃不怪女郎之不友彼女矣。曰：何也？曰：女郎與彼直鑿枘耳，齟齬詎能相入，苟強合之，適足以見傷。女聞言，頰立赭，久之，紅潮漸退，而潔比象牙之雙頰，乃復其舊觀。曰：兒立久，今歸矣。少年聞言，自地躍起，整馬糧授之女，更握其鐙，伺女上馬。自少年視之，覺女此時一舉一動，皆有情思，既登女謂少年下。

別矣。少年鞠躬送之。且垂其不冠之首曰：別矣。珍重。敬爲女郎祝。午安。且謹謝大惠。女郎德我。當銘諸五內。而此地此時。尤爲終身所不敢忘。少年言此而止。舉目視女。爲狀至懇。且曰：吾但未知女郎名耳。女曰：吾儕之遇。路人也。故別亦路人。卽異日重逢。尙少年急曰：異日重逢。自不同今日矣。言時。音至肅毅。而意彌感。女曰：否。異日相逢。何莫非路人。少年聞言。悵然而狀愈恭。曰：然則女郎其許我接手乎。女郎出右手與之。少年握之。且引之。至厝幾親之。以吻女徐縮其手。揮鞭與少年別。少年見女去。初不忍行。旋亦覓途。取格老蘇坡。女行可半里。忽停騁。不前。俛首而思。旣乃力返。雪兒伺小溪而馳。至適間。少年臥處。則絲巾一事。燦然在望。女以其轍起之。注視良久。納之懷中。不覺面色紅漲。旋撥馬直奔那頓。來福而歸。

第三章

當孟德叩之別女也。謂將往視高佛來氏。比至高氏門。主人延客入書室。而客乃木然忘其來意。須臾門闕。居停入矣。此少年之伯爵始尙吃吃而言。旣乃忸怩而愧。時時以手撫其眼鏡。狀若無主。蓋伯爵此時不惟因愛女而癡。且懼主人也。主人貌至嚴肅。二目位於重眉之下。光閃閃射人如箭。意態凜然。望之足令人發栗。殆非今日克乃倫孟德叩一人然也。

主人旣就座。卽座中肅客。似嬾不加敬。其發語時。眉峯驟集。似蹙非蹙。曰：君今日騎來邪。客曰：然。今晨天氣大佳。於郊聘固適。主人曰：伯爵言當。吾女愛律斯亦樂此。已備騎往河耳矣。客聞言大震。以高氏女適中。己懷也。中心

志。恚。顏。色。因。立。變。言。語。吞。咽。曰。吾。此。來。正。以。愛。律。斯。故。也。高。氏。烈。然。曰。爲。吾。女。乎。客。曰。然。啓。長。者。我。愛。密。斯。那。頓。也。主。人。聞。言。不。語。久。之。旣。而。立。沈。其。色。顰。蹙。言。曰。君。曾。以。是。語。告。吾。女。否。老。人。語。時。貌。至。莊。音。尤。肅。栗。乃。類。法。官。之。鞠。其。拘。囚。曰。未。也。吾。正。思。欲。告。之。且。試。欲。告。之。惟。句。客。言。至。此。止。狀。至。踧。躄。主。人。莊。語。曰。吾。甚。幸。君。之。未。告。也。客。聞。言。注。目。視。地。上。之。氈。若。不。省。主。人。言。之。謂。已。者。沈。思。此。老。不。情。或。以。家。世。之。故。那。頓。爲。世。名。族。而。來。福。氏。聲。望。尤。隆。固。盡。人。悉。但。己。爲。伯。爵。貝。氏。亦。勝。族。〔撓。門。人。於。十。一。禩。初。入。英。號。勝。族〕之。裔。已。復。年。少。翩翩。賦。性。優。美。卽。佃。租。所。入。歲。亦。不。尠。門。第。初。弗。相。下。何。以。此。老。冷。淡。至。是。客。久。思。乃。發。語。曰。吾。甚。願。今。日。之。未。唐。突。長。者。主。人。曰。否。否。是。奚。云。唐。突。者。且。君。來。議。婚。吾。女。固。知。君。必。懷。虔。來。也。主。人。答。語。至。速。而。意。態。肅。然。客。曰。虔。邪。是。丈。人。自。道。耳。主。人。復。重。其。語。曰。似。君。誠。意。吾。匪。不。知。第。句。老。人。言。此。起。躐。室。中。久。乃。續。前。語。曰。吾。甚。驚。君。議。更。不。願。君。執。己。意。蓋。吾。女。尙。幼。吾。殊。不。欲。爲。渠。論。婚。伯。爵。曰。吾。母。之。嫁。年。乃。不。及。女。公。子。老。人。曰。孟。德。叩。乎。時。自。不。同。胡。得。並。論。且。君。更。有。他。望。否。伯。爵。太。息。曰。烏。有。惟。密。斯。那。頓。與。我。甚。善。然。渠。與。人。固。無。弗。善。也。高。氏。於。是。但。吞。吐。其。語。曰。幼。耳。幼。耳。徐。曰。孟。德。叩。吾。今。殊。不。知。所。語。使。君。非。吾。老。友。則。余。且。立。屏。此。議。直。告。之。曰。否。今。吾。以。一。事。問。君。君。試。詔。我。者。伯。爵。曰。唯。命。高。氏。仍。躐。行。室。中。可。二。周。乃。移。步。向。伯。爵。曰。孟。德。叩。先。生。聽。之。君。意。之。忱。吾。殊。不。疑。卽。君。謂。傾。心。吾。女。吾。亦。能。信。之。但。吾。今。以。一。事。見。質。則。君。見。吾。女。適。在。妙。年。且。彼。有。其。家。資。設。易。地。而。語。不。幸。吾。女。生。長。蓬。門。乃。爲。百。物。來。工。廠。之。女。老。人。言。至。此。若。有。所。忘。止。而。不。語。頃。復。繼。其。言。曰。則。先。生。亦。能。重。視。其。人。謂。此。真。

吾目中之愛律斯而非那頓來福氏之家嗣愛律斯乎。伯爵曰：吾固未堅執必娶一家嗣爲婦。高氏搖首太息曰：先生誤矣。吾今亦不能自隱。蓋吾意不以君能娶來福氏女公子也。高氏至此，假寐已極，乃倒臥椅中，以手掩其目。曰：吾語已明，實不能再加詳解矣。言時如負重疾，倦態殊不自勝。徐復舉目曰：孟德叩先生，幸勿誤會我語。吾女愛律斯者，此間未來之主人也。而余則又世所目爲封翁者，似此婚事，殊有價值。高氏言此時，移其目視伯爵，曰：惟吾尚不願遽許君議耳。伯爵聞言，色阻如迴迅雷，乃洛格言曰：丈丈禁我與愛律斯語，邪？老人曰：禁深文也。蓋吾告君，不過欲君緩其議耳。歲月正多，吾女固幼，即君亦血氣未定，烏知異日心不旁屬？伯爵曰：即使吾年至米素西拉（以壽稱，見把哀卜）者，誓亦不變吾心。伯爵言時，顏色赧然而言詞尤咽，格似不能吐。又曰：吾之愛彼，全以一片血誠。今後且繼吾心行之。丈幸勿阻我。且吾之愛彼，初不視貧富，即令渠窮無一瓣士，或爲鐵工之女，吾亦必娶之矣。高氏注目視伯爵曰：君誠可人，惜君未喻我意。苟明此意，則君亦必諒我。蓋我不過欲君少待耳。誠以吾女性至偏拘，不易移其見，恐君於彼正不易得一待字也。伯爵聞言，以手轉其帽，注目細視作者之名。以高氏所言如當頭棒喝，伯爵心已半碎矣。且復結舌言曰：果吾退而俟之，將人之進，何高氏亟止之曰：苟有佳息，吾必語君。且使他人而進，吾亦必以吾所語君者語之。伯爵起曰：似此尚足相慰。高氏於是與伯爵接手。曰：時機果至，則君知吾語不欺矣。今不多贅，亦不留君。以君亦無須久待也。伯爵曰：吾後當往來如恆否？高氏曰：固也。吾殊不欲以議婚之嫌，失一良友。且以擇婿言，則我意亦不願舍君。他取，伯爵曰：謝丈人譽。後當一一如丈

言行事。恭默以伺。少年言時。面有得色。言次。客行。高氏仍坐其椅不動。以氏習如此。故客亦不怪。時高氏就座。以手翳其目。若有所忘。蓋老人倦極矣。然以年論。則高氏初非老耄。第以貌相。固已老態。淺淫矣。老人倦故時。據其椅。或至一二時不動。當老人蜷伏書室。愛律斯掩入。步蹠絕輕。而高氏已覺。張目而視。似覺其女。今日姿態愈美。而嬌嬈中。似蘊驚悸之神。女即面其父曰。阿父。家中有事否。老人曰。無之。汝騎歸邪。女聞言色。賴思。即以晨間冒險語其父。以女平昔於父。固纖些無隱者。今雖言之。覺慚亦勉答曰。兒遇。旬老人未及言畢。即屏言曰。孟德叩伯符乎。伯符適來吾家也。兒亦知其來意乎。女笑曰。渠不爲跳舞事邪。父曰。否。彼來言兒事也。女曰。以兒事乎。其邪。渠何與兒者。曰。渠來求娶汝耳。女聞語。色復赧。裂聲言曰。父與何語。高氏曰。我宜何語者。女乃視其父。沈吟曰。否耳。老人太息曰。汝志決邪。曰。然。兒志決也。老人曰。孟亦貴族母族。尤不惡。年少而謹厚。當無不可。女曰。渠誠如父言。兒亦滋慕其人。第兒不欲即嫁之耳。尋曰。但今亦不願論婚他氏。老人聞言。色喜曰。兒言大佳。與我語。伯符者。適同。且兒固齒稚。來日方將。兒不謂然。邪。女乃喃喃微語曰。百年乎。世紀乎。老人於是起抱其女。且吻其臂。意大慰。曰。兒好女子。兒言殊當吾意。即孟德叩亦妙人。滋可取。苟老父爲兒相攸。亦不能舍之。而他取第。吾今囑其靜俟矣。女曰。阿父斯言。何取兒意。渠殊無須。埃亦無用。父曰。兒意何決。詎兒已有他人。邪。女聞言。陡觸晨間事。似即目中見一美少年。長跽溪上。神爲之奪色。復大赧。然即答曰。兒殊無其人。彼何人者。高氏曰。無之。此言足慰老懷矣。言忽止。此似悔其所語。尋移步近案。謂其女曰。吾愛且行。以吾將作書也。愛律斯乃退入。

己室。

女室居左廡。內分燕私之室。更衣室。及寢室。高氏平日自奉儉。其嗜好絕類。當時大公惠靈吞氏。故室中陳列至簡。唯女室則稍飾。緣牆皆繒以錦。帛帛作古銅色。壁間張彩畫數軸。輝映流霞妙品也。鋼琴一立。壁下與垣成正角。小兒一事滿列。珍異之品。書架中牙籤駢列。觸目琳瑯。而書製尤工。畫格一格中貯一半。就之畫時。榜几坐者。爲一中年之婦。面色棕黑。望而知爲南產。婦名費。立斯亦義人。從高氏。至英宿爲女公子。愛律斯乳母。今公子長矣。則易乳而保。婦年既壯。然靜恬逾恆。婦且馴習。有容事女。尤謹諸事。咸能體貼。入微。相依既久。高氏一門亦親之逾恆。愛律斯既入。費已覺。仰首視女。愛律斯發語曰。媼佳邪。何日閉房。權中不出。今晨天氣佳也。言時趨臥椅中。費曰。不出亦得。吾固樂此。且爲公子將事。則尤樂旋忽。謂女曰。公子愾邪。且言且視女。面女微笑曰。否。吾方有所思。今請媼爲我易其衣。費前爲女去衣。手至輕妙。然不期觸衣裂處。乃指謂女曰。公子何作衣破矣。詎觸門掛破邪。又曰。否。而衣無點污。又不似垂馬。然究奚致。此時女方憑窗而望。致其遐想。聞言卽曰。媼試猜之。卽媼費一月。思猶恐不得其朕。然吾意殊不欲以示媼。媼亦毋再詢。費乃無語。置衣於側。殊無怨容。亦不更視女。似不以此事介介。且親進裝品。爲女理其髮。作高髻。出玫瑰色綠衣一襲。爲女披之。女復歸座。垂首視地。思致綿綿。而櫻唇半翁。笑容可掬。自昧晨間與少年所語。似其人之聲音。笑貌已宛臨目前。又思所云。密斯那頓者。卽己也。何當時竟爾語喋喋。欺此少年。使少年詢知己。卽其人。則渠意又何如。思至此。忽昂其首。見費立斯自鏡中注目視己。及

已。仰。首。而。費。亦。他。願。女。見。狀。有。觸。亦。卽。舍。少。年。而。思。已。謂。媼。曰。費。立。斯。乎。費。應。聲。曰。密。斯。欲。何。語。者。女。曰。媼。至。吾。家。不。禁。久。邪。費。見。問。愕。然。不。知。所。對。久。乃。發。聲。曰。久。矣。女。曰。媼。來。非。自。吾。幼。乎。費。曰。然。吾。來。公。子。方。襁。褓。也。女。曰。然。則。吾。生。於。義。邪。曰。然。曰。媼。識。吾。母。乎。女。言。至。此。極。幽。咽。費。默。然。久。之。尋。曰。未。也。媼。來。夫。人。已。前。逝。矣。女。太。息。繼。淚。曰。我。思。母。氏。深。矣。胡。毫。末。無。得。奇。矣。天。下。竟。有。無。母。之。人。傷。哉。復。曰。然。媼。必。一。見。夫。人。且。識。夫。人。矣。曰。然。媼。曾。一。見。夫。人。女。亟。曰。然。則。夫。人。貌。何。似。媼。試。詔。我。者。費。曰。夫。人。之。美。殆。與。今。日。鏡。中。之。女。公。子。不。異。也。女。聞。言。喟。然。且。曰。媼。所。知。止。此。歟。吾。費。立。斯。聽。之。吾。今。以。吾。母。事。叩。媼。者。祇。以。吾。父。言。至。此。少。止。旋。續。其。語。曰。吾。父。未。嘗。以。母。事。示。我。且。我。亦。不。欲。詢。之。費。曰。有。心。哉。公。子。也。密。斯。忒。那。頓。固。不。欲。聞。是。以。增。彼。離。戀。之。痛。公。子。不。問。誠。有。見。地。女。曰。此。言。吾。不。爲。半。義。人。邪。異。哉。吾。自。覺。固。純。粹。之。英。人。耳。媼。試。觀。我。乃。非。英。人。邪。且。媼。亦。見。義。之。閨。秀。有。能。控。騎。蕩。槩。泗。泳。如。我。者。吾。意。吾。固。大。異。於。若。輩。也。費。囁。嚅。曰。公。子。固。殊。句。且。幾。句。女。乃。笑。止。之。曰。媼。言。已。自。屈。矣。媼。心。之。樂。誠。殊。勝。其。媚。我。媼。曰。殊。曰。幾。者。其。意。乃。謂。我。自。義。人。而。所。謂。英。人。者。特。殊。耳。幾。耳。於。是。費。立。斯。亦。曰。實。告。公。子。公。子。固。綵。南。方。之。美。者。也。公。子。殆。義。其。目。義。其。髮。而。英。其。心。耳。蓋。公。子。固。英。巨。族。閨。秀。也。媼。言。時。狀。足。恭。而。靜。怡。語。畢。少。待。伺。女。有。問。及。見。公。子。不。語。乃。出。女。徐。據。琴。而。吟。吟。時。復。憶。少。年。事。似。少。年。之。身。復。現。目。前。而。其。人。乃。與。已。吟。聲。融。而。爲。一。女。色。大。頰。意。喚。儂。因。推。琴。起。

粉 脂 積

冥 飛

(未完)

卻說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自從崩駕之後一靈不昧便去邀集了呂太后呂雉賈太后賈南風交趾女子徽則徽貳在那陰山背面設立機關打算開關一個女子世界出來大家研究脫離男子獨霸稱尊的辦法風聲傳揚開了便有那八百媳婦西涼女國完全加入團體日日在房帷之中牀第之間著手運動首先要革除服從依賴的性質漸漸破壞男子的專制壓力然後集合古今天下的女人共同組織一個政府專一剷削男權要使女子世界中不許男子有一絲一毫的勢力這種志願可謂宏大極了誰知他們極力的在這裏伸張女權一般齷齪男子倒都不敢過問卻是一般女子之中偏有許多反對的聲浪一種是迷信三從四德的是絕對的反對說道此等主張簡直是犧牲自己的名譽道德萬萬行不得這一派是推曹大家爲首聽從的雖然不多然而根柢極其牢固搖惑不動的一種是提倡惟美主義的是相對的反對說道人道主義男女本是一樣男子把女人當做玩物女人也可以把男子當做玩物男女之間儘可以隨合隨離不必拘定世臣世僕的制度女權的主張緩不濟急倒妨害了及時行樂的光陰這一派是推山陰公主爲首聽從的非常之多決不肯改變宗旨的所以武則天的黨羽運動了幾千年還是沒有甚麼效果然而武則天的雄心不死事在必行便改變方鍼鍊起娘子軍來預備以武力解決一切困難貫徹他的主張那時陳碩真唐賽兒齊二寡婦早已被他羅致便是竇錦娘手下的女兵秦良玉手下的蠻婆林黛玉手下的麻力家人婆也都一一招集編制成軍駐紮在夫人城中待時以動接下不提

卻說山陰公主正在那兒逼勒褚彥回成親。想盡方法，差不多同女兒國王逼勒林之洋一樣。誰知褚彥回那東西，倒是寧可做個貳臣，決不肯生平有二色的。山陰公主氣極了，便叫那面首二十九人，把褚彥回趕掉了。長枕大被的開起，無遮大會來。當下便有劉銀的妃子媚猪，走來報告說道：武則天訓練女兵，野心勃勃，一定要壟斷女子世界的樂利。將來一定是妨害我們愛玩男子的主權，非得抵制他不可。山陰公主便道：論起武則天來，本是我輩中人，只因他做過幾年皇帝，嘗着滋味，所以處處要行使他的威權，不肯像我們這樣得過且過的。然而他要想一人獨樂，又將我們置於何地呢？這可不能答應他。只是他的陰謀詭計，一點風聲未露，我們卻也不便先行出頭，暫且收拾武裝預備着罷。

武則天既然懷抱着偌大野心，着着進行，內力已經充滿，正待發表他的主義。恰好張易之的兒子楊國忠同他老婆在夢中所生的兒子小楊兒，仗着一點瓜皮搭柳爪的骨血之親，在女權機關部裏混攪，卻與梁冀、梁大將軍的夫人孫壽勾搭上了一心一意的扶助起武則天來。便主張擁戴武則天做古今天下女子世界的大王。那同一機關的人，不消說自然是一致贊成。便是意見有些參差的，也就懾於兵威，不敢異議。還有些不識不知以及不問世事的，也就無聲無臭的歸入默認一類的了。於是布告遠近，定了日期，武則天便要做法世界尊無二上的大王了。誰知山陰公主早已聘請鎖骨菩薩做元帥，河間婦做先鋒，帶領十萬陰兵殺奔夫人城而來。要與武則天爭奪這大王的寶位。那時武則天的幾個姪兒，甚麼武四思、武五思、武六思、武七思，早已在酉水无火巴

刀才具四關的自誅陣裏被文芸章荏等一班擁戴廬陵王復辟的公子們殺了。當下聞報便叫武三思武八思武九思準備迎敵。誰知武三思自從殺死花月娘那隻狐狸精之後一向神魂顛倒。此次帶兵出來毫無一點主意。頭一陣就被河間婦殺得一個大敗虧輸。三人拚命逃得進城。來見武則天請罪。武則天大怒便叫押出午門斬首。只見一位美人娘孌孌的走上前來替武三思討保。武則天一看原來是媳婦兒韋皇后。免不得赦了。三人趕出朝門便要御駕親征。韋皇后慌忙奏道：「些些小寇待臣媳前去抵擋一陣何必勞動母王。」武則天皺着眉毛說道：「只怕敵人多有妖術難以取勝。」韋皇后笑道：「這箇不妨。臣媳已聘到驃頭太子的祖師名叫皮面大仙可以取勝。」武則天大喜准奏。韋皇后便帶着上官婉兒做行軍司馬同到戰場上來。

河間婦大獲全勝追了一回便收兵回營。鎖骨菩薩也就到了。河間婦進帳報功。鎖骨菩薩問起情形便道：「只怕其中有詐是個誘敵之策。且待明日日本帥前去會陣便了。」次日黎明只聽得鼓聲震地。韋皇后已經擺開陣勢。皮面大仙的徒弟刑天氏騎着一匹禿驢舞起大刀出來挑戰。鎖骨菩薩出營一看便差登徒子的夫人黃面婆子出來迎敵。黃面婆子挺着長槍放開捲毛大白馬直取刑天氏。刀槍並舉戰了七八十個回合。刑天氏殺得性起。聳身一跳站在馬鞍之上張開大口哇呀呀一聲喊叫黃面婆子不由得吃了一驚。夾住坐馬往後一退。那馬一見刑天氏的奇形。肩上無頭。眼睛生在乳頭上。肚臍上一張大口張開來直裂到肋條骨邊。既不像人又不像鬼。便嚇得屁滾尿流。夾住尾巴撥轉頭就跑。刑天氏呵呵大笑趕將上來。鎖骨菩薩連忙取出一件法寶名叫溼布衫。

祭起空中向刑天氏兜頭裹來可憐刑天氏躲閃不得被溼布衫緊緊裹住眨眼之間化為膿血嗚呼死了說時遲那時快皮面大仙見他徒弟被鎖骨菩薩治死了不由得心中大怒舞起一枝債精老祖送他的不認杖如飛的向鎖骨菩薩殺來鎖骨菩薩也將雲霄仙姑送他的金蛟剪舉起迎敵來來往往戰了幾合只覺得不認杖來勢凶凶有些抵敵不住賣個破綻攢身就走皮面大仙放步就追看看追上鎖骨菩薩祭起金蛟剪從橫裏剪來皮面大仙連忙收起不認杖將腦袋迎風一晃變成一個棉軟東西金蛟剪一剪下來便把腦袋一迎那剪直向臉皮上狠剪無奈隨剪隨合不能傷他分毫鎖骨菩薩大怒收回金蛟剪放出他的看家至寶名叫鑽骨花箭來攻皮面大仙的面皮這寶貝果然利害非凡直鑽得皮面大仙的面皮層層開裂向左頤穿出右頤透明一個窟窿鎖骨菩薩大喜趕向前來要取皮面大仙的首級誰知皮面大仙哈哈一笑兩手向臉上一摸登時層層長合鎖骨菩薩大驚正要別的法寶傷他皮面大仙已經解開豹皮囊放出一個小小的毛畜狗頭狼尾老鼠的身材就地一滾登時變做水牛般大小一口將鎖骨菩薩含住毒氣直噴鎖骨菩薩便覺骨軟筋酥連忙化一道金光走了皮面大仙得勝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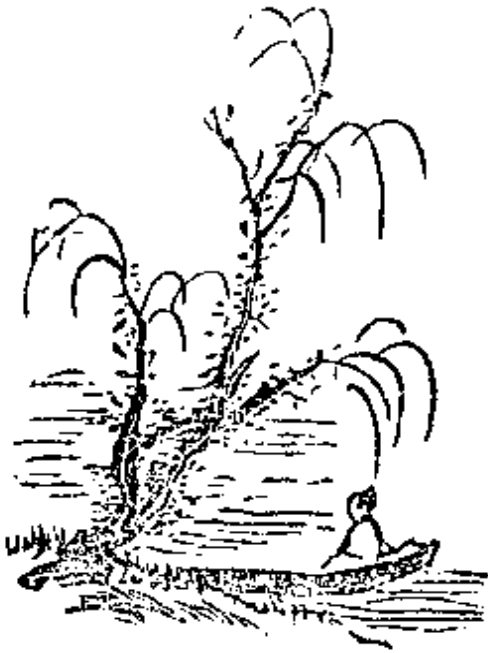
鎖骨菩薩借道回營半身已是麻木不能動彈趕着吃了一粒丹藥運動內功身體才得復元咬牙切齒一定要報這冤仇忽然山陰公主帶領許多男女氣急敗壞的到來原來曹大家憤恨武則天山陰公主兩派敗壞女界名譽道德請了錦繡夫人洗太君做將軍前來剿滅兩派的妖孽乘着山陰公主出兵與武則天戰爭之際連夜

進兵洗了他的窩巢。鎖骨菩薩聞說大驚道：「如此說來，我們腹背受敵，如何是好？正沒做理會處，忽然把路小軍來報。武則天差上官婉兒來講和，當下請進來一問，卻也爲的是洗太君帶領大隊人馬佔據陰山，夫人城危在旦夕，故此要同山陰公主棄仇修好，一同抵敵。洗太君這一路人馬，山陰公主自然是順水推舟的允許了。當下點兵進城，與武則天的人馬合在一處，猛聽得戰鼓鼙鼙，洗太君的先鋒楊擺風已經舞起一條火棍，殺將來了。武則天手下著名的戰將趙飛燕、趙合德、韓素娥、李師師等都受了重傷，當下惱了河間婦，赤手空拳直奔兩軍陣前，楊擺風不由分說，就是一棍點來，河間婦雙手接住，兩下裏拚命的奪棍，早被鎖骨菩薩看見，祭起溼布衫去捲楊擺風，只聽得呼的一聲，一道白光飛起，將溼布衫擊落塵埃，白光隨即下注，將河間婦斬了。鎖骨菩薩忙祭起金蛟剪，要傷那白光，只見一位處女如飛出來，接住白光，變成一把長劍，將金蛟剪一揮兩段。鎖骨菩薩大叫道：「何人敢傷我的法寶？我與你誓不兩立！」撲奔處女而來，處女微笑道：「像你這種人妖，我叫我徒弟拿你就」是鎖骨菩薩惡狠狠飛起雙刀來，殺處女。處女撒身一退，便有一隻人大的白猿，手執枯竹一枝，擋住交手。鎖骨菩薩放出全身本領，恨不得一刀將白猿劈做兩片。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直斫入來，白猿縱跳如飛，總總斫不着。只將枯竹枝斬個寸寸斷裂。鎖骨菩薩急了，放出鑽骨花箭，白猿見了一溜煙無影無蹤而去，卻被處女縱身出來，一劍將花箭打落。鎖骨菩薩見大事不佳，便乘風走了。那時惱了皮面大仙，大叫丫頭休走，跑到陣前，劈面一杖打來。處女用劍向上一削，卻削他不動，心裏有些納罕，便取出一個彈丸來打皮面大仙。皮面大仙叫聲來得

好。側。臉。向。天。來。迎。彈。丸。打。到。臉。上。猶。如。打。在。水。裏。一。般。直。沈。下。去。皮。面。大。仙。把。臉。一。揚。將。彈。丸。反。激。出。六。七。丈。之。遠。處。女。知。道。是。個。勁。敵。不。敢。怠。慢。立。刻。將。天。遁。劍。法。施。展。起。來。皮。面。大。仙。招。駕。不。住。杖。法。一。鬆。處。女。一。劍。當。頭。劈。下。皮。面。大。仙。微。微。一。側。竟。劈。去。厚。皮。一。塊。處。女。看。他。臉。上。紅。也。不。紅。未。免。詫。異。畧。停。了。一。停。手。皮。面。大。仙。趁。空。放。出。豹。皮。囊。裏。的。怪。毛。畜。來。處。女。認。得。這。種。畜。生。叫。做。無。齒。之。猶。出。在。無。父。母。之。國。六。親。不。認。的。山。上。是。乘。天。地。戾。氣。所。生。惡。毒。得。狠。但。只。那。畜。生。性。多。猜。忌。所。以。古。話。有。狐。疑。猶。豫。的。說。法。當。下。便。用。化。身。之。術。頓。時。變。出。七。八。個。處。女。來。那。無。齒。之。猶。果。然。猜。忌。起。來。不。敢。向。前。被。處。女。趕。上。一。劍。殺。死。皮。面。大。仙。不。敢。再。戰。敗。回。去。了。處。女。回。到。大。營。對。洗。太。君。道。他。們。一。班。淫。婦。倒。不。難。殄。滅。倒。是。那。皮。面。怪。十。分。棘。手。因。爲。他。臉。皮。又。軟。又。老。又。堅。又。厚。連。我。這。煉。了。幾。千。年。的。寶。劍。都。戳。他。不。通。非。得。另。外。去。找。一。宗。寶。貝。不。可。洗。夫。人。道。是。一。件。甚。麼。寶。貝。呢。處。女。道。這。件。寶。貝。要。說。容。易。卻。是。狠。難。要。說。煩。難。卻。又。容。易。是。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洗。夫。人。道。到。底。是。一。件。甚。麼。希。奇。東。西。處。女。道。只。要。一。點。良。心。就。可。以。破。得。這。皮。面。怪。你。說。如。今。世。界。這。一。點。良。心。是。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呢。洗。夫。人。道。果。然。果。然。只。好。煩。勞。尊。認。自。己。去。找。的。了。處。女。當。下。借。劍。道。離。了。陰。山。心。裏。一。想。南。贍。部。洲。是。個。人。文。禮。樂。之。邦。一。定。要。先。去。訪。訪。剛。剛。走。到。南。海。遇。見。觀。音。尊。者。問。其。來。意。觀。音。笑。道。你。要。找。良。心。到。這。南。贍。部。洲。可。是。錯。了。這。洲。的。人。好。人。全。沒。有。心。惡。人。有。心。卻。不。能。用。處。女。道。這。是。甚。麼。道。理。呢。觀。音。道。從。前。我。在。西。天。聽。說。這。部。洲。有。個。聖。人。叫。做。比。干。是。最。有。良。心。的。誰。知。被。他。的。皇。上。剗。了。玉。帝。因。此。發。惱。便。叫。比。干。專。管。南。贍。部。洲。的。人。的。心。是。好。

人。不。准。有。心。預。先。掬。了。是。惡。人。便。不。問。他。所。以。此。處。的。惡。人。不。但。有。心。并。且。多。心。呢。你。幸。喜。遇。着。我。免。得。一。番。跋。涉。快。到。別。處。去。罷。處。女。當。下。告。辭。便。向。東。勝。神。州。而。來。恰。好。孫。行。者。一。路。筋。斗。雲。打。將。過。來。看。見。處。女。連。忙。收。住。雲。脚。唱。個。大。喏。道。上。仙。來。此。何。事。處。女。告。訴。他。原。委。行。者。笑。道。幸。而。遇。見。老。孫。如。今。要。找。良。心。或。者。陰。曹。地。府。還。有。這。東。勝。神。洲。那。北。鉅。盧。洲。西。牛。賀。洲。都。是。沒。有。的。了。處。女。道。那。裏。有。這。等。事。行。者。道。待。老。孫。慢。慢。告。訴。你。這。東。勝。神。洲。是。老。孫。的。舊。居。老。孫。是。一。個。多。心。的。和。尙。有。的。是。白。心。紅。心。黃。心。綠。心。嫉。妬。心。好。勝。心。損。人。利。己。之。心。種。種。不。善。之。心。已。經。在。西。天。路。上。小。兒。國。割。驗。過。了。所。以。老。孫。可。以。代。表。這。一。洲。全。是。這。些。壞。心。決。不。會。有。良。心。的。至。於。北。鉅。盧。洲。從。前。那。洲。的。人。的。祖。宗。生。過。偏。心。疽。歪。心。疔。變。成。了。一。個。穿。心。國。後。來。用。狼。心。狗。肺。給。補。好。了。至。今。的。人。都。是。些。狠。心。如。何。有。良。心。呢。西。牛。賀。洲。本。是。我。佛。如。來。所。在。地。上。一。等。的。心。是。般。若。波。羅。三。藐。三。菩。提。心。這。種。心。大。好。了。你。用。不。着。至。於。下。一。等。的。心。又。是。些。貪。嗔。痴。愛。的。心。又。太。不。乾。淨。了。你。也。斷。不。肯。要。老。孫。勸。你。還。是。趁。早。到。閻。王。那。裏。去。要。罷。大。凡。一。個。人。要。是。見。了。閻。王。總。有。點。良。心。發。現。呢。處。女。笑。道。倒。看。你。這。猴。子。不。出。居。然。長。了。點。學。問。了。便。撥。轉。道。光。直。向。陰。曹。地。府。而。來。早。有。秦。廣。王。出。來。迎。接。問。明。來。意。立。刻。叫。崔。判。官。去。找。去。了。多。時。崔。判。官。戰。戰。兢兢。的。捧。着。半。點。良。心。走。來。說。道。從。本。殿。起。至。十。殿。止。通。通。查。過。不。但。沒。有。良。心。并。且。幾。千。年。沒。有。聽。得。說。起。過。好。容。易。在。地。藏。王。菩。薩。那。邊。找。了。這。半。點。良。心。來。據。菩。薩。說。請。上。仙。用。過。之。後。仍。舊。要。送。還。轉。來。做。鎮。地。府。之。寶。才。免。得。地。府。裏。斷。差。案。子。呢。處。女。連。忙。答。應。揣。起。半。點。良。心。回。到。大。營。那。皮。面。大。仙。已。經。在。那。

裏討戰。處女不及喘息。走到陣前。舉起半點良心。向皮面大仙打來。只見紅光萬縷。瑞氣千條。直撲皮面大仙的臉皮。那臉皮便一層一層的脫落。頃刻之間。脫下了恆河沙數的臉壳子。皮面大仙這才支不住了。漸漸縮做一團。變成一個尺來長的尖頭把戲。武則天搶起就逃。山陰公主等也就跟着走了。個罄盡。於是女子世界大王的尊號。從此就沒人踏爭。粉黛的一番搗亂。也就此了結了。



談

林取

周浩題

談叢目錄

燕子龕隨筆

琴心劍氣樓憶墨 (續第九集)

裝愁盒隨筆 (續第十集)

曼陀羅軒閒話 (續第十二集)

無所不談 (續第十二集)

釋曼殊

肝若

懷霜

海漚

冥飛

民 樓 素 第 十 三 集

目
錄



談叢

燕子龕隨筆

釋曼殊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香山句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松。結託水上萍。今之所謂名士者。讀此。當何如。緬人惡俗極多。有種族號曰。浸居於僻野之山社。凡遇其父母年歲老者。築臺一座。甚高。恭請老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壯男女相率而歌舞於臺下。老人從臺上和之。至老人樂極生狂。忘其在臺上。而斂舞。跌下身死。則以火焚葬之。謂老人得天神之召。爲莫大之榮幸云。

余至中印度時。偕二三法侶居芒碭山寺中。山中多果樹。余每日喫果物五六十枚。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乃知去道尙遠。機緣未至耳。

趙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余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携壺購板鴨紹酒。伯先豪於飲。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余作畫。倩劉三爲題。集定庵句贈之曰。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生平志負盡狂名。十五年。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舜水沒數年。有張裴者。慕舜水高義。追踪而至。爲文以祭之。裴字非文。著有蒼蒼園文彙。水藩梓以行世。後太炎居士重爲排比。始得流傳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

思源者也。余憶舜水五古一首云：九州如瓦解，忠信荷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革，西望獨吞聲。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十一月十五日病臥，祇桓精舍。仁山老檀越為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髮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為。籠雞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語特為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瑪哈默德本麥家產少，時家貧，備於嫠婦開池育家。開氏尚其為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交游，至埃及叙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退山中，靜坐思維。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教，曰於斯蘭於斯蘭者，譯言服從，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典。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湖。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雪君為余言：歐人有禮儀之接吻（Conventional kiss）有情愛之接吻（Emotional kiss）。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婆羅多云：兄弟先諦羅云：石女末陀云：蒲桃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吉利語音義並同。

崇貞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以詢之。測字

者問何事曰國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巾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

佛國記耶婆堤卽今爪哇萬曆時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而今日華僑人口已達六十餘萬自生自滅竟不識祖國在何方向爪哇宋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數十丈千餘年物矣其中千龕萬洞有石佛紆迴曲折層出無窮所刻石像較靈隱飛來峯爲精美詢之土人云此石山係華人所造曰噫水城爲爪哇奇跡亦中土人所建黃子蕭芳約余往遊以病未果也

土人稱荷人曰敦猶言主也華人亦效呼之且習其劣俗華人士生者曰嘩嘩來自中土者曰新客

梭羅爲首都共會居也會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會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峨峨雲鬢狀若好女也會之嬾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若干使自操井曰宮中見會無男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會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退時亦蛇行也

相傳達摩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摩以鼻嗅之旋曰直是非而已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曩稱秣陵清道人爲余書泥金扇面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言般若波羅蜜二十四字

余許道人一畫於今十載。尙未報命。以余資本無成。法故耳。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黃梅古寺。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樹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偈卽梵音。伽唐言頌。譯云孤起。妙玄云不重頌名。孤起亦曰諷頌。姚秦鳩摩羅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人多效之。阿耨窣覩婆。或輸盧迦波天竺。但數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號阿耨窣覩婆。偈蘊馱南者。此云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頌持。

草堂寺維那卽余曰。披髮以來。奚爲多髮生之歎耶。余曰。維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糕餅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脚何方。剩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波斯昔時才子。盛以薔薇代意中人云。中土蓮花。僅黃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唯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是已。

伽摩 Kama 者。印度情愛尊天。貌極端美。額上有金書字。迹不可辯。手持弓。以蕉幹爲之。蜜蜂聯比而成。弘持五矢。矢尖飾以同心花。謂得從五覺貫入心坎。腰間繫囊。二用麻布製之。實以凌零香屑。其旂畫海妖狀。相傳尊天。

曾鎮制海妖云。余築在婆羅門大德行次。廉俱羅山。於散陀那古廟得瞻禮一通。散陀那

琴心劍氣樓憶墨（續第九集）

旺

滿清入主華夏。襲假武修文。故智以籠人心。故康熙乾隆二帝。皆喜弄文翰。數十年間。其裏名勝之區。幾無處不有穹碑高峙。以錫其紀遊之什。梵宮羽林。間其徒侶。往往乞得。其觀非常。以奇不遇。大檀越不出示焉。余於二十年前。遊踪徧江南北。獲覩此種墨蹟。不見而字蹟又絕非一致。足徵當時諸作。半出扈從諸臣手筆。未必皆親題也。傳聞康熙咸能。不事假借。乾隆則終其世。未嘗有一獨裁之句。云妹丈劉薌渠藏有蔣南沙花卉題詞。紙用十景宮箋。非大內無此紙。紙尾鈐有體元主人及萬幾餘暇小印。文辭雖不自在。位五十年後。或爲獨裁之作。亦未可知。余記其可誦者數首。如題牡丹云。粉香雲暖露好。是瑞煙籠罩。處東風微動。最宜人。題荷花云。濃淡色中勻。粉膩淺深痕。上著胭脂華堂。六月時。題梅花云。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窻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厚花放。鶴頂丹。歲暮饒冰雪。朱顏不改。觀題僧鞋菊云。雨過初涼。至山花滿野馨。雖無紅句。頗似宋元人之作。

板橋未達時。館於同里馮氏。蓋舅家也。馮氏收藏頗富。集板橋窗下所作詩稿。成一小冊。

有人携至滬上向某書肆求售。余因是得見焉。冊之首尾皆殘缺。詩共百餘首。大率皆里閭酬酢風月吟嘯之作。其書法亦未嘗變更。然行間字裏已有一二變體。可尋余恨。記憶力弱。未能默錄。其一。二。但知坊間流行之板橋道人集中。則僅有數首相同。而異文且頗多耳。余往日又曾見板橋自書絕句一首云。小印青田寸許長。鈔書留得舊文章。縱然面上三分似。豈有胸中百卷藏。題爲縣中小皂隸。有似故僕王鳳者。見之輒黯然。蓋板橋至晚年相傳多外。寵故嘗欲改律文。答。譬。爲。答。背。聞者無不竊笑。前賢風趣。往往別有會心處。甯能據爲口實。民國成立之三年。答刑廢而又復。某知事不憚研究。遂發生脫袴不脫袴之問題。假令板橋猶在。則答背之說。行見表同情者紛紛。其主張必有貫徹之一日矣。

襲定韻詞。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結盡燕邯俠子三句。爲人所傳誦。余謂美人名士俠子之三種人物。舉世皆是。而之三種人物之必欲以黃金結交者。實爲尤多。區區三百萬。惡能供支給。竊恐不轉瞬間。予囊已垂。囊而世之所謂美人名士俠子者。且將同抱向隅之憾矣。於是爲之改兩字。成一聯語云。願得黃金無量數。交盡美人名士結盡燕邯俠子。更填平世路不平處。久之未得其偶。庚戌春。余主瀋陽大中公報筆政。遂以此懸賞徵求。之得兩聯。尙可誦其一云。或携綠酒幾多觴。竟個月地花天。做個煙火神仙。且還了人生未了緣。其二云。縱觀青史。若干年。許多盜賊聖賢。幾多詩酒神仙。總難了風塵未了緣。上一則極瀟灑。下一則極感慨。其最難得者。則與出聯口氣。頗能相稱耳。

歸善張翰生玉堂。清道光時儒將也。官新會參將時。有漁人網得一古印。刻玉堂之印四字。爲古玩商所得。辨是漢人印。張聞之。以其與己名適符。急出重價。購取佩之。不去身。孫淵如星衍篤好古篆。其旅居長安時。於市上得一小漢印。文曰孫喜。適與其乳名相符合。因急購。歸且賦詩以張之。曰土花斑駁掩真珠。不在秦殘亦漢餘。一代識君非冥漠。千秋得我是相如。隨身便抵腰。懸綬歷卷新排手。訂書莫笑百年人。似客後來人愛倚。因予兩事絕相類。印之真贋。實不得而知之。市儈圖利。往往因其人而售其巧。然亦有作僞不善。而致演成笑柄者。記余幼時乘先大父遺性。喜篆刻。每入市。見古玩肆陳列舊印。輒摩挲不已。古玩商皆習知之一日。有一商持一元人押質。然來。謂此押青綠斑駁。（元押多銅質）確非贋鼎。其姓則儼然爲華宗。理當歸君。有不敢索善價。余聞而疑之。以余姓元。押素未經見。於吉金諸書。余固蒐集若干年。而未獲者。於是取而細辨之。始知非真物。不覺爲之莞爾。其時該商猶曉曉然白其非贋鼎。余乃笑答之曰。敝族固式微。在歷史上。無多聞達者。然未嘗與王氏通譜。而引爲同宗也。此押花色。兩橫一直半圈一點。明明爲王氏之押。張冠李戴。余不敢受。商聞語。大慚而去。不學無術。於斯益信。然假令該商於作僞時。特摹一奇異之花色。使不與他姓雷同者。則余當日亦未必不受其欺也。葉公好龍。四方之袞龍者。羣以真龍見。投其所好耳。

趙飛燕玉印。相傳爲龔定盦所得。定盦曾出代價五百金。然此印實爲贋物。聞諸二三故老。述潘文勤語。江建霞。標云某氏負定盦博債。無以償。因僞作此印以給之。定盦後亦微聞其事。遂亦以之償博債。不復證之。寶藝閣中。

蓋寶藏閱爲定。寶藏度書籍之所也。賈物欺人。固在在皆是也。眞法眼藏。諱何庸易。

吳枚庵雙鳳所選清人詩。刻本不多。有正集外集之分。蒙叟翁山諸家。皆入外集。蒙叟之姓名。易爲彭攝。字曰六吉。云是浙江常山人。屈翁山姓名。則易爲翁紹隆。字曰騷餘。云是廣西臨桂人。想見當時法網之密。然雖經易姓改名而貽。炙人口之作。依然選列不少。豈以其姓名既異。遂無人過問歟。近世坊間發行禁籍。率皆更易其書名。迨至發覺。銷售已罄。或竟明目張膽。陳列滿肆。此種技倆。我國人自習爲之。然亦正所以見中國之法禁也。

陳簡侯枚有憑山閣尺牘選本。載張履安國秦迴文體寄內小簡。妙緒環生。殊多可誦。順誦之云。別久心馳。茫茫異地。遠水遙山。鱗鴻阻越。雨雨風風。中懷恨積。我如思卿。隱隱兮深閨。卿若思我。迢迢兮岐陌。瑟琴生塵。雲天共隔。鏡臺掩映。啼淚應多。棘成翠眉。髮深怨密。人何以訴。言之心傷。嗟嗟驅馳塵域。甚迫旋懷。歸夢遐而渺渺。驚魂斷而蕭蕭。裘霜寒結。鬢雪愁增。隻影單形。勞神役魄。散聚因何。浮沈月日。短楮長情。馳心久別。逆誦之云。別久心馳。情長楮短。日月沈浮。何因聚散。魄役神勞。形單影隻。增愁雪鬢。結寒霜裘。蕭蕭而斷魂。驚渺渺而遐夢。歸懷旋迫。甚域塵馳。驅嗟傷心之言。訴以何人。密怨深憂。眉翠成棘。多應淚啼。映掩臺鏡。隔共天雲。塵生琴瑟。陌歧兮迢迢。我思若卿。固深兮隱隱。卿思如我。積恨懷中。風風雨雨。越阻鴻鱗。山遙水遠。地異茫茫。馳心久別。其工穩處。妙在不甚雕斲。方之作迴文詩詞者。豈有得心應手之致。

捕雀之戲。風靡一世。人第知作俑者爲兩人。實則四十張紙牌之濫觴耳。余曾見李式玉撰有四十張紙牌說一

篇頗有意味。說云：牌易爲至萬貫而始作人形乎？曰：錢未盈萬者，不得比於人數也。今崇崇然具萬矣，皂隸升爲衣冠，銅臭立致公卿，必然之勢，無足怪也。自二十萬以至萬萬，數極矣，勢擬乎封君，而事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或曰：大萬不易致，此其人必有狙詐之謀，而參以錮刻之行，盜固有道焉。富人類然矣。此百十字之中，含蓄實無涯際。今雀牌一百三十六張，既從此胎化而出，而人形宋江等大有用意之點，反一概抹去之，不幾索然寡味耶？然而爲之者，津津焉噫。

裝愁盃隨筆（續第十集）

懷 霜

美人偏徇工黨，禁制華工入境，不遺餘力。華人之以美國爲樂土者，往往徘徊邊地，防閑少懈，即乘隙而前。一日海關人員，搜得鉅箱，察其漏未報稅，昇致權所啓之，則一華人墊其中，奄然垂斃。蓋入箱閱數日夜，裹糧已罄，故也。弱國人民，飄零萬里，欲丐一飽，因而自屈，若是良可哀矣。

太平天國既亡，其臣蕭三保忠於洪氏，挾幼主福珍潛逸。至某省，有黨人席某降官軍，久位至監司，慨然匿福珍署中。事洩，幾爲邏者所得，亟遣福珍，道適而以族姪某從。一老卒獨當其厄，福珍走北口外，不知所終。席某卒亦無恙。父老言之鑿鑿，未必全無依據也。

洪秀全猶子泉福，遁居某國屬地，垂十餘年，冠服遵太平天國舊制，以慈善家名出門。則丐者環之，數匝沿路施予不少。斬惜幾歲，某省會黨起事，泉福實主動，制府購以重金，責成劣弁楊某專司偵緝。蹤跡得之，外人目爲國

事犯不敢著手。楊以計殺鄉人劉某瓜皮艇中。昇尸歸報。泉福身佩天王所賜金質徽章。爲衆所認。楊約略如式。僞造制府信之。篤楊某遂膺殊獎。外人責難制府無所不至。洎去任。特備輪船繞道北行。不敢經某國屬地云。人生失意美其名曰英雄。落拓不幸。至是雖與臺奴隸亦復甘之如飴。曩見滬上發昌機廠。聞者爲一參將。而鴻泰木肆亦以花翎都司供使令。亡友吳旣人一夕被酒。乘人力車。蹇緩不前。厲聲叱之。則應之曰。我固記名總兵。兩膀中彈。十有五故不良。於行公毋爲己。其然此猶曰。赴武夫也。北京報記者朱某。孫君嘗以秀才爲下。走覓癸卯余發汗之毫。御者亦廩膳生。乃兄則拔萃科也。負斯文之目。顧淪賤若此。亦僞社會中一怪現狀。余嘗口占一詩戲紀其事。今忘之。特憶其受知師爲尹太史金壽耳。

十年以前有留日學生與日人論學。偶及陽明先生學問事功。留學生歎曰。中國設有陽明先生其人。何至貧弱。以有今日。貴國篤生陽明。而又能講陽明之學。宜其併於強大矣。日人奇之。因言陽明浙人。留學生終不以爲然也。又有擬赴歐美留學者。自謂習肄英文五年。領事因詰以北京爲中國何地。瞪目不能置答。譯華語爲問。亦不能答。領事一笑道之。此絮不知陽明者。程度更低矣。雖然。我國人之見輕於外人。庸特學生哉。某公出使義國。笑柄最多。爲略言之。以資譚助。中義交涉事簡。某公知之。所用譯材。大率下乘。蓋明言薪俸務從節縮。以飽私囊。人皆不樂就。故也。抵義與義外部官員會晤。譯辭多不達意。部中適無中文譯員。在某公不得已與所挈舌人四手作勢勉強。而後領會。外部官員退語人曰。中國外交官員。皆圖繪專家。口講不已。繼以指畫。尙虞不形容盡致耶。

某公夫人及如夫人皆隨節。猶以爲未足。一日忽與逆旅主人女偕奔異地。逆旅主人失女。聞之。警察偵悉。某公所爲。將窮治之。某公大懼。乞哀良久。始獲轉圜。其兩夫人復與之爲難。悍不可當。鄰居以爲妙劇。惟恐其停演也。某公嘆曰。今日之世界。不難於外交。而難於內交。爲之奈何。聞者匿笑。又使館中購置物品。欲按中例發給官價。時復因此擾攘。事皆見諸歐美報章。及滑稽圖畫。非誑語也。

近人之所謂用情者。皆瞻顧勢利。以求自固。宜其爲當世所詬病。古之賢者。置身通顯。恃以舉火者。若而人。而無害立朝。清正之豪末。又何說也。嘉應謝選門先生雲龍。宰廬陵時。宗族親友之窮乏者。皆歸之。其族人至於易姓。與僕隸伍。或疑先生之不情。抑知爲鄉黨之無以爲生者。委曲圖免。溝壑正先生之深於情耳。先生署中人。非不衆而約束極嚴。子弟之擅出宅門者。手笞之。闔署肅然。卒致清廉之譽。廬陵故優缺。在任數年。空無所有。受養者過多。故也。某令善於鑽營。欲謀得廬陵。因間接進說於中丞。謂先生署中親族過多。必不能廉。中丞笑曰。若某令之不容其弟。固能廉乎。某令大慙而止。蓋某令有弟仕某省。以虧欠公帑。去官遣戍。既釋還。舉家依之。而某令不納。中丞夙知其事。故以爲言。凡人刻薄不情。必貌爲矯飾。以示無私。雍正初年。某學使仰希上旨。以風節自矜。其業師以兒女婚媾之故。不遠千里。求爲將伯。以俸薄辭。堅索之。遽以入告朝廷。震怒。幾羅不測。某公力爲乞免。乃僅傳旨申飭。命藩司由學政養廉項下撥五百金。以給其師云。

江陵朱生。綺歲清才。遊學京師。客某顯者幕中。顯者以宏獎風流爲己任。於生尤加青睞。有季女曰采。美而艶。欲

以妻朱。因舉幕中諸少年所爲詩畫示采。采極口譽朱所作。顯者遂以偶。朱伉儷殊相得。未幾朱之官外省。掣采與偕。維時太平天國時。采被虜於中道。朱僅以身免。嗣是悵悵寡歡。甯缺姬侍。冀圓破鏡。後朱官某縣。令同城一武員固太平天國時。臣朱獨契洽。嘗瞥見其夫人。卽己妻采也。大驚異。以質告武員。武員願反趙璧。置酒內署。邀朱至。使采見之。采竊見朱。驚卻。武員力挽之。語以故。抵死不承。朱歷數其閨中辨識。以證之。仍不承。武員爲朱力白其情。至曲爲開諭。聞者流涕。而采堅執如前。武員大怒。拔劍手斫之。朱痛悼不已。武員曰。婦人若此。而可姑容君何。無丈夫氣。鄙人有女弟。不下於采。請以待君巾櫛。用贖前愆。朱泣謝。厥後某鎮以武員擅殺其妻。將揭之上。官某鎮夫人陰遣人告武員。得以排解。蓋某鎮夫人又武員妻也。某鎮尋病歿於官。其夫人卒歸武員。抑亦異己。西粵風俗。強悍。遊勇土匪。句結爲亂。往往糜爛。不可收拾。願亦有以官吏貪黷。民不聊生。激而始成者。非蚩蚩者之舉。皆無良也。往年有女賊黃九姑者。頗能研究紀律。不輕劫掠。爲官兵之勁敵。黃故良家子。其夫某。夙以辦團捕賊見重鄉里。忽爲盜所誣。指邑令利其多財。明知其非。遽逃之。鄉人公憤。起與官抗。令遂目爲叛亂。徑自上峯圍之。以兵黃夫婦勢成騎虎。鄉人亦知不免。遂爲亂。九姑取水滸傳爲教科。三國演義爲兵法。竟以義勇稱於儕輩。某撫知其不易制。遣使招之。降有日矣。九姑尼其夫曰。官吏無信。不如勿往。其夫不聽。率二子坦然。遽行。九姑泣謂諸妾曰。必見殺無疑。若輩撫其尸。吾當爲之復仇。黃晉謁某撫。軍果并其二子殺之。諸妾納賄胥役。收骨歸葬。九姑仍揭竿大書爲夫復仇。爲子伸冤八字於幟。號召諸賊。旦暮之間。以數千計。撫軍（或以爲王之春）所

倚重之。某守方知柳州府事。竟遇害。蓋卽殺黃者也。九姑善施新式洋槍。部下女賊百餘人。剽悍敢戰。無不一以當百。與官兵遇。伏地倚膝發槍。罔不命中。迄今西征將弁。言及九姑事。猶譁虎色變也。厥後岑春煊督粵。竭東省之財力。西向臨以兵威。踰年無效。東省人士初奉某督爲神明。至是頗怨之。岑以粵民非真欲亂。特迫於墨吏之貪虐。誠爲洞見本原。然天性掘強。任性所至。卒於無功。持懲官撫匪爲宗旨。將以少平民氣。施之失當。往往杌鑿不相入。自以爲地鄰桑梓。威令所至。罔或不行。頗縱酒廢事。師次梧州。與諸將飲。大醉。強某官以酒辭。不能勝。則大言曰。酒政重於軍令。命縛置之。法一座皆驚。環跪以求酒醒。始止。此見諸某御史奏牘者也。

甲午之役。疆吏某公自請督師出關。氣宇巍然。欲吞強敵。願以金石書畫自隨。幕府羅致名流。雅歌投壺。大有羽扇綸巾之概。軍前置免死牌。志在受降。乃未戰而師潰。某公亦踰跟大奔。晝夜逮三百里。時從亡者僅名畫師陸廉夫。某公子思乘甲之餘。願謂陸曰。節樓有礮乎。陸愕然曰。槍礮林立。軍士皆棄之。頃安得此。某公盛頷曰。吾焉用礮。特索黑膏之成泡者耳。陸大悟。出煙泡一顆。躊躇曰。僅有此。不能悉以獻。公剖而服之。某公之精神始振。相傳其引軍赴敵時。沿途以鐫工自隨。並手自摹。仿夏商彝卣文字。銘其槍幹。所攜槍支。班駁幾偏。一夕師次北道某寺。寺僧來謁。見其輕裘緩帶。取所銘槍次第摩挲。狀極暇豫。僧退而輕之。語其徒曰。朝廷真欲以儒將致敵果耶。尋師潰遁。歸仍宿寺中。僧復謁之。出語人曰。貴人作止。洵不可以倉卒測哉。或叩其胡以前後易評。僧曰。兵凶戰危。臨事無懼。故輕之。旣敗矣。暇豫猶昔。不解皇愧。非深於黃老者。其孰能之。

曼陀羅軒閒話（續第十二集）

海瀕

十四

趙舒翹以祖義和拳匪正法。此人皆知其罪有應得。初不知其實。自誤於迷信。趙善星相。精子平。每自相其面。并斷已之八字。均以庚子年必遭大凶險。又每年元日。趙必卜一歲休咎。是歲元旦。卜亦不生。心甚惡之。既而拳匪事起。端王載漪剛毅用事。皆深信拳匪而縱之者。西太后惑於衆宵小之淫辭。亦重拳匪。凡言拳匪爲亂民者。輒遭誅戮。趙本不以拳匪爲然。及見朝廷重視拳匪。勢又日盛。載漪剛毅輩威福又大。卽朝士稍遠者。非誅則貶。趙乃觸於己之相與命。暨元日之卜。眼見反對拳匪者。觸當道忌。皆遭殺身禍。恐將實驗相命與卜。不若利用時機。或尙有趨吉避凶之望。亦明哲保身之一道也。當時曾以奏請勦匪商之剛毅。剛毅阻之。遂乃傾心爲剛毅載漪輩所用矣。嗟乎。趙果知命者。命定鳥可逃。何必屈己志。既知命而欲逃之。夫豈真知命哉。若趙者。乃深於迷信而惑之者也。昧於理。盲於勢。辱名喪身也。宜哉。趙爲外任時。頗有時譽。苟非精於星學者。或尙不至晚節不終惜哉。

相傳江南各埠買煙店。凡來店中吸旱煙者。均店主人或店徒爲之點火。由來舊矣。乾隆帝下江南。至蘇州。帝微行。與民間父老閒話於金閶市上。識一煙舖主人。時相過從。帝喜吸折板煙。是舖折板煙最良。舖主人亦好吸折板煙。帝故與之甚相契。帝詭爲旅客。僑於吳門者。於是時在該舖小坐。久之。與舖主人頗忘形。一日舖主人暨店伙均暫出。惟帝一人坐舖內。適來吸煙人。仍照常例。以帝爲其舖中人。令帝爲之點火。帝却之。其人大怒。蓋謂舖

中人不應違常例。輕已也。帝初猶向之解說。其人愈怒。不可解。罵帝。帝乃怒轉奪其人之煙筒。還擊其人之顛。帝本有力。煙筒乃銅鑄。帝不意用力過猛。遂致裂。其人之腦。其人立殞。於是市人大譁。羣驚煙舖殺人。人命重案。地保乃至煙舖索凶犯矣。正喧鬧時。舖主人歸。深怨帝爲之釀禍。驚惶無措。帝謂舖主人曰。子勿恐。撫署有吾之友。人可以了。我事第我。此時不便出爾舖門。我與子書。子能爲予傳至撫署否。必不至累子。子勿以爲難。舖主人沒奈何。姑試行之。書去不移時。圍城官弁。上自巡撫將軍。下至佐貳。均朝服赴煙舖門前。匍匐道周。衆莫知所以。愈加驚駭。即見以黃輿升殺人凶犯去。衆官皆步行隨其後。始各悟其爲皇帝也。自此後。無論何處。煙舖遂無與人點火吸煙事。

揚州鹽商之豪富。雖皇帝且慕之。清乾隆帝曾以其子不生。維揚鹽商家爲恨。亦云至矣。即其門下清客。一揮手亦數千金爲之去來。不第泥沙也。清客之高下。其手於各鹽商家。固常玩之於股掌上。欲左左。欲右右。以吾聞一事已可概見。然亦足見清客輩之心計。工機變巧也。某商好古董。而亦頗精鑒別真贋。每不易混魚目。一古董販售一元人畫。人物立軸。高盈丈。寬次之。畫爲五人團案。擲骰盆中。五骰俱落。定點爲么。二三四六餘一枚。尙於盆底亂轉。未定一人。瞬目揚手。張口作大叫狀。衆人亦一一注視。盆中精神活現。紙上栩栩如生。某商以二萬金購得之。視爲至寶。懸之中堂。設宴召賓客賞之。清客某以主人每購古董。畫必取決於己。各古董販亦未有不由已經手。而惜若干成之提頭者。今此畫竟直接售之。主人。心甚不甘。知此畫乃某古董販者。遂向販者索提成。販

以既已賣定不願與某清客提款某清客恨之乃俟客散後獨徘徊畫下故作反覆審視狀却露不滿意色主人怪之問清客曰子以爲此畫何如諒無可疵瑕者清客曰公往日賞鑒至精獨此畫恐看差矣某商曰何以故清客曰公不見盆中散乎五子既定點餘一枚應得五方合順子彼叫點者當然叫五叫五不宜張口叫當合口呼名手豈有此種弊病此非絕大瑕疵而何若非此一點包彈真貴重品也豈止二萬金哉有此弊乃一錢不值矣商乃恍然嗒焉若喪立命人呼販來退還之及販去清客亦歸其家販知清客之爲祟也乃親至清客家携上二千金求爲轉圜清客不之許販力求之且謝罪焉卒乃以五千金允之清客既允販爲之轉圜遲數日忽進言某商曰前日之畫其名畫也二萬金猶廉值也我以一時未暇深思至此畫將落他人手我負公矣某商詫曰子何以忽又贊此畫然則所指之疵確不可移易清客曰不然我後反覆揣摩畫者殊無誤商曰子何解者趨言之清客曰彼張口叫者乃叫梅花耳梅花非五而何蓋畫者用心最細倘畫合口呼五尙有六四等數皆宜合口呼又祇可傳神不能傳聲惟叫梅花方確切是五不至混於他數非名手何能辦此商曰若是則速取回可也清客曰是已不及聞渠已以三萬金售之他處安能復以二萬金收覆水也商急欲得畫挽清客速携三萬金往必復得之清客遂仍以原金二萬與販者已乃得萬五金焉

清初某督河時窮極侈汰聲色狗馬珠玉玩好搜之民間求之異域動輒數十萬金其求所以遂口腹之欲者亦無所不至而慘刻酷毒尤無人理者百出其計以遂一餐飽真野蠻之極度有欽差過河督處某督宴之筵席之

豐盛固不必論。宴中見差役以大金鑊生炭火。置案頭。俟火既旺。乃携數小籠。籠各禁一猴。出其首於籠外。如囚目灼灼左右視。第全身毛已剃淨。見者初不識爲猴者。於是熾一二籠於炭上。每客前。普醋桂椒芥之類。各以小金盞盛之。其外各金匙一。金羹杯一。坐客莫知取用。亦不知猴肉若何食法。惟見猴炙於炭。轉側叫號。求死不得。萬分苦楚。主人視之。反甚樂。猴愈悲。主人愈得意。以爲誠有趣也。約十餘分鐘。猴奄奄將斃。皮肉盡焦。灼。役人乃以小金鑊。將猴頭頂蓋骨敲一小洞。約可進小金匙。而無阻。然後各實用金匙。百猴腦食之。猴腦鮮嫩。異常。有謂爲如此食法。雖佳。未免太虐。某督則謂。猴死後。其腦已不靈。味亦差。變食豬。專食鞭豬。何謂鞭豬。養豬令肥。厯平日養豬。食料均用細米。煮熟。浸以雞鴨汁。取其肉鮮嫩且潔也。鞭之之法。放豚出。莖羣散於大園中。令人更般以長竹竿。逐豬狂鞭之。以死爲度。豬則狂奔。叫半日。乃得死。據云。鞭則血皆歸於腹。又豬奔叫之後。筋骨皆疲。肉皆離骨肉。味乃愈腴。其他種種慘酷。其聞所未聞。後某督以不法。賜死。殺身於菜市口。妻子竄邊道中。遇盜。妻辱盜。戮其子。亦最慘。予記此。非撓以果報說。蓋野蠻行爲。已將天地間。發揚生長和氣。耗殘盡絕。萬物生天地間。無非一氣所鼓鑄。所以人多愛則易老。多樂則常衰。蓋一則其氣鬱。一則其氣舒也。果報之說。猶爲中下人說法耳。歐美人蟲蟻。尙有保護動物。不許苛待。立之專條。聯以衆會。何其仁也。

無所不談（續第十二集）

（未完）

冥 飛

吉林趙某。偶行山谷中。蔭巖石而憩。忽聞身後嗚嗚有聲。攬草往覓。得一土窟。中有一乳虎。方藉草眠。乃提抱以

歸飼以菽麥。虎長與人習，了無搏噬之性。趙母尤愛虎，虎出入隨趙母。猶犬之隨主人者。然人之至趙家者，乍見虎輒驚懼失色，而虎則掉尾徐行，柔媚若貓。小兒女且乘之以嬉，捉耳搯尾，故激怒之。虎帖然伏，不少動。以故鄰右無不且至趙家狎虎，以爲笑樂。趙設酒肆於大連，飲者至肆，虎盤旋座旁，或踞坐案下，視耽耽而息咻咻，不知者往往疑其將噬人。及審其馴擾，則大奇之。客以觀虎來飲者，日益衆。虎長三尺許，高尺有咫，身瘦不肥，腹下皮垂垂若虛，聚目視人，有光閃然。行則曳其尾，曲如乙字。余友一洋，在大連時曾見之。今聞趙以六百元售與倭人，倭人置諸電氣游園矣。嗟乎！北京萬牲園糜數十萬金，羅珍禽奇獸於他國，中有二虎，聞共費去二千金，獨於本國所產則賤視之，不過問也。宜乎古書圖畫國粹所在，亦不甚顧惜，俾流入異邦也。中國人之不自愛其鼎，一至此乎，亦可哀矣。

福建長門爲馬江之鎖鑰，距福州百二十里而近。前清時曾設炮科學堂於電光山，山下爲長門街，長里許。居民四五百家，街中有神廟一，額曰桃源仙境，供一粟主，題曰無敵大王。居民奉祀甚虔，每歲上元爲報賽之期，鹵簿前導，金鼓喧闐，最後一人，手長竿，竿上縛竹籬一，飾以繪綵，羣赴山北桃源洞，名曰迎神，揮竹籬如翼，謂神已招得矣。乃返廟，具酒食演劇以樂神，雖乞人亦置兩筵爲神饌，不敢怠也。十六之夕，少年女子咸宿於廟，以邀神盼。至十七之夕，則男子及四十以上之女子咸避去，人家咸滅燈火，重門洞開，少年女子皆齋浴以待神降，蓋相傳神降其家，則求財得財，求子得子，故也。於是乘時而私會者，客籍之人有假神以爲所欲爲者，奈迷信已深，無

可。勸。告。甚。且。謂。勸。告。者。爲。謗。神。羣。焉。斥。之。宣。統。之。初。有。守。炮。臺。卒。塗。面。入。人。家。突。與。赴。私。會。者。值。互。毆。互。誣。執。以。訴。諸。砲。臺。司。令。官。司。令。官。查。得。夜。出。者。凡。兩。人。遂。駢。斬。以。徇。自。是。軍。中。肅。然。然。居。民。仍。奉。祀。無。敵。大。王。不。少。衰。廬。江。西。鄉。白。石。山。之。陽。山。口。有。鉅。石。高。闊。丈。許。中。有。裂。縫。窺。之。窮。而。深。一。日。忽。有。老。人。偶。像。跌。坐。其。中。鄉。人。競。傳。其。事。一。時。拜。鬼。求。神。者。勝。集。謂。之。大。仙。顯。聖。里。有。武。某。取。山。石。架。爲。神。宇。廬。其。側。設。香。楮。籤。筒。以。罔。利。靈。蹟。益。著。陽。山。口。固。荒。僻。自。有。大。仙。廟。以。來。不。二。年。而。成。市。人。煙。旣。輻。輳。神。威。益。張。至。白。晝。吐。人。言。告。禱。者。以。禍。福。有。強。悍。者。斥。爲。邪。鬼。試。詢。之。神。神。告。以。卽。有。橫。禍。強。悍。者。大。笑。堅。坐。神。前。以。待。禍。之。至。忽。有。人。來。報。家。有。火。警。急。歸。至。家。室。已。燬。矣。聞。其。事。者。益。悚。然。自。是。風。聲。所。訖。壽。州。一。帶。且。有。不。遠。百。里。而。來。者。布。施。雲。集。小。阜。武。某。矣。會。湖。北。楊。沛。霖。宰。廬。江。聞。而。疑。之。乃。喬。爲。商。賈。狀。往。叩。神。以。天。災。人。禍。之。理。答。語。多。模。稜。且。操。土。音。又。見。廟。後。山。脊。有。屋。數。椽。詢。諸。人。謂。司。香。火。者。武。某。宅。也。楊。悟。返。署。率。捕。役。數。十。人。往。圍。武。宅。搜。得。窟。室。有。洞。前。達。石。縫。某。武。之。弟。武。七。方。伏。其。中。作。神。言。以。語。人。嚴。鞠。之。供。稱。神。像。渠。所。預。藏。黨。羽。甚。衆。焚。人。家。以。實。神。言。者。屢。矣。楊。怒。斃。武。於。杖。下。枷。責。其。黨。羽。有。差。將。毀。廟。爲。鄉。民。所。哀。而。止。後。求。福。者。尙。有。人。而。木。居士。則。諱。莫。如。深。不。復。妄。談。國。事。矣。（未完）



疑 史

著 遺 浪 石 彭

談 叢

堯長子監明。爲丹朱庶兄。餘七子無考。舜子義均。季釐。營出。圭。胡。負。遂。廬。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又有名晏龍黑齒伯戲者。是舜有十二子也。舜女宵明燭光癸比氏。出竹書。舜卽位三十年。后商卒。商者娥皇也。葬於渭。舜崩後。女英隨其子封於商。商州今有女英塚。從南巡崩後。二女泣死。倘卽宵明燭光耶。始皇博士之言。未可信。

江南別錄有彭星者。世爲義明陳氏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聞陳氏子弟言。舜爲父瞽瞍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而父目忽然明朗。舐目致明不見之虞。書與舜本紀。僅聞陳氏子弟之言。陳舜後也。亦可補經傳之所未及。

論

雙

繫泉



諧藪目錄

師姑養兒子衆神着力賦 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前

閨怨 集他經句仿制藝體

上宮館人控孟子從者竊屨狀

擬某校書致某大少書

花花室吟滓

戲綴俗語詩二十四首 (續第十二集)

鷓鴣談八則 (續第十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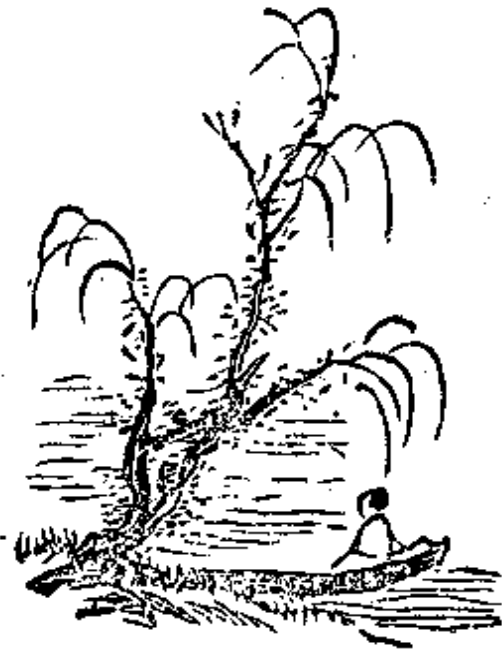
花花室花話 (續第十二集)

噴飯錄 (續第十二集)

伽	花	碧	縮	花	頌	起	紹	權
摩	奴	痕	天	奴	予	予	周	予

民 權 第 十 三 集

目 錄



諧藪

師姑養兒子衆神著力賦 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韵

權 予

古刹莊嚴孤燈抑鬱夢醒鐘敲功深砭熨頻沾法雨以摩塗廣受香風之嘯拂參世味而普結良緣試啼聲而卜
 爲英物住茲清涼境欣逢月老則情聯生此寧馨兒休向天公而憐乞種福田留善果同戀彼姝濟苦海駕慈航
 全憑我佛幸前身曾經修到宜男結草以媿然悔當日及早皈依天女散花而鄂不」溯夫師姑者出自蓬門具
 斯花貌謝卻塵凡脫茲泥淖開桂帳而禪參拜蓮臺而經校心轆轤兮乍暖乍涼身輾轉兮忽眠忽覺歎勞人終
 爲草草徒爭雌伏雄飛笑世界本自花花不管爲喧蝶鬧齊拋紅粉願隨鹿女添香乍剪青絲更聽象王傳教非
 具頭陀護國之念削髮服忠卽本目蓮救母之心捨身思孝」而乃法戒甫持清規難守顯結善緣隱成嘉耦起
 片念之貪癡染全身之塵垢盼城北兮鳳求效河東兮獅吼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半是情牽有寡婦見鰥夫
 而欲嫁之悉由利誘正值藥欄雨潤豔聞鳩侶呼羣恰當麥隴烟霏爭羨雉鳴求牡與孔雀參無量佛男唯女愈
 聽鸚鵡誦多心經左宜右有」於是紅塵既染綠意方酣徵闕有兆毓桂是耽伴高僧於楚剎會浴佛於茅庵蓮
 界之塵汚孰洗菩提之色相能參無樹無臺鹿苑傳燈乍接一花一佛虹光繞斗相含呈麟趾之祥不一其姓衍
 龔斯之慶則百斯男行看並蒂蓮開待納荷涼於夏五更喜同心蓮結且修禊事於春三」衆神之肯助師
 姑者謂其衣鉢萬代之相須也而師姑之求助衆神者謂其俎豆百世之相需也縱天界厥孤恐有玷於毘盧而

諧藪

神嚴其誅。或曲赦夫緇徒。蓋養兒子者。既爲俗家所重。又豈釋子之辜乎。當其未養之先。仗伽藍力以護教。而道味日腴。仗韋馱力以養性。而患難相扶。仗彌勒力以生歡喜。而心性。是愉。仗釋迦力以爲匡助。而欺詐無虞。縱宜成以玉女。尙不見有金夫。及其既養之後。五百羅漢。掌其樞。八大金剛。持其符。五丁力士。懸其弧。四大揭諦。獻其圖。床公床母。則抱衾。稠與俱者也。血湖判官。則藏垢以納汗者也。俄而救命王至矣。曰。四手八目。赤面虬鬚者是也。俄而大力王至矣。曰。前提後繫。持斧執戈者是也。問有皂巾紅蟒。挾彈張弓者。誰乎。曰。張仙送子來於途矣。問有長幡寶幢。香煙繚繞者。誰乎。曰。觀音送子進以趨矣。而且伏三尸者。有文殊。安五臟者。有麻姑。枕頭娘子。清其髓。羅帳夫人。衛其軀。催生娘娘。保其胎。孟婆奶奶。護其顛。得衆神著力。而師姑之貌。喻得衆神著力。而小兒之泣。呱呱得衆神著力。而鬼魅可不驅。得衆神著力。而穩婆可不呼。從茲有子。克家。謹視聽言動。而戒嚴。四勿。庶幾養兒防老。本正大光明。而敬奉三無。然則今之所謂師姑者。其先爲金輪尼之唐武后也。歟。養兒子則皇嗣。延宜供高宗之箕帚。其後爲練行尼之北魏馮后也。歟。養兒子則帝冑繁昌。可操孝文之井。曰。其舊藏九蓮菩薩畫像之明神宗母后也。歟。養兒子則作配裕陵。育聖獻南山之壽。其曾稱爲老佛爺。法號之清穆宗母后也。歟。養兒子則聽政垂簾。玉食樂大官之酒。卽不然而如樞翠庵之妙玉尼者。遇盜何嫌於顏之厚。卽不然而如瑤光寺之淨秀尼者。生子何懼於言之醜。卽不然而如宋花藥夫人之祀南蜀孟昶像而僞託神仙者。養兒子則舊主難忘。而享祿乃能持久。卽不然而如楚桃花夫人之畫息侯像而謬作修行者。養兒子則故國頻思。而不言冀免其

答。即。不。然。而。如。楚。莊。襄。后。之。身。私。嬖。毒。而。假。稱。內。侍。者。養。兒。子。則。藏。之。壁。中。恐。貽。譏。於。敵。笥。即。不。然。而。如。唐。章。后。之。暗。通。寺。僧。而。冒。為。供。奉。者。養。兒。子。則。列。之。殿。前。冀。倖。免。夫。繩。糾。蓋。前。者。之。來。因。亦。今。生。所。能。受。一。誤。豈。容。再。誤。有。開。必。先。是。色。還。即。是。空。克。昌。厥。後。』時。則。筵。開。湯。餅。酒。泛。芳。卮。默。邀。神。祐。仰。答。天。慈。東。王。公。身。騎。白。象。西。王。母。足。躡。青。螭。王。子。晉。彈。月。入。琴。而。龍。戲。董。雙。成。吹。雲。和。笙。而。鳳。嬉。許。飛。瓊。鼓。震。壺。簧。於。煙。島。婉。凌。華。拊。五。靈。石。於。雲。涓。范。成。君。擊。湘。陰。琴。而。歌。汝。段。安。香。作。九。天。鈞。而。和。誰。法。嬰。歌。元。靈。曲。而。紅。暗。提。嫺。善。飛。燕。舞。而。紅。歇。杜。蘭。香。來。賀。而。飛。珠。蓋。蕙。綠。華。獻。觴。而。擁。翠。蕤。頌。者。番。玉。燕。投。懷。五。色。吐。生。花。之。筆。幸。此。日。金。烏。絢。彩。百。神。詠。樛。木。之。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聖。人。復。起。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夫。子。何。為。』迄。今。海。屋。添。籌。山。門。留。帶。蘭。若。風。和。松。關。雲。鶴。鉢。空。現。夫。曇。花。經。更。翻。夫。梵。貝。夢。長。夢。短。兮。笑。濕。花。謝。花。開。兮。無。奈。識。破。悲。歡。之。局。幸。此。身。得。渡。恆。河。攻。開。懊。惱。之。城。問。何。日。重。臨。法。會。也。知。今。是。沾。寶。露。以。開。輪。應。識。前。非。拜。慈。雲。而。結。蓋。悟。到。鏡。花。水。月。地。證。三。摩。懺。來。白。髮。紅。顏。心。空。四。大。

閨怨集范經句仿制藝體

紹周

未。有。室。家。如。何。如。矣。夫。使。百。兩。御。之。爰。得。我。所。也。乃。室。家。不。足。傷。如。之。何。消。然。出。涕。曰。藐。藐。吳。天。則。不。我。惠。乎。藹。藹。吉。士。不。即。我。謀。乎。彼。夫。婉。兮。變。兮。女。子。有。行。而。宴。爾。新。婚。如。兄。如。弟。者。大。都。宜。其。家。室。也。何。我。之。寶。命。不。猶。竟。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曰。歸。曰。歸。靡。使。歸。聘。耶。』嗚。呼。哀。哉。我。之。懷。矣。云。誰。之。思。不。我。遐。棄。哉。』假。使。遠。

諧 叢

送於南。遠送於野。將既見君子。我心則夷矣。言就爾宿。言就爾居。安見有父兮。母兮。畜我不卒之歎也。抑使言秣其馬。言秣其駒。將見此良人。云胡不喜矣。於時言言於時語語。何至有日居月諸。不我以歸之懷也。而無如昏姻之故。不知其朝也。夫大邦有子。親迎於渭矣。摯仲氏。壬來嫁於周矣。我思古人。何其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今我懷昏姻也。胡爰居爰處。盼所與同也。譬彼周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彼姝者子。爛其盈門矣。彼童而角。亦既抱子矣。凡今之人。何其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也。今我靜言思之。胡永朝夕。遇人艱難也。之子於歸。亦莫我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吁嗟乎。後日之載。生載育。教誨爾子者。猶緩也。而第思東方未明。東方未晡。蟲飛薨薨。誰其甘與。同夢乎。縱顏如舜。英顏如舜。華而匪媒。不得安能。聊可與娛。中心藏之。不敢以告人也。日月其云邁矣。竟依然哀此。惴獨乎。已焉哉。異日之與予偕老。死則同穴者。猶後也。而第思獨寐寤言。獨寐寤宿。我心悠悠。能無輾轉。反側乎。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我生不辰。未聞其樂。只且豈不爾思。人言亦可畏也。憂心如醉矣。問何日昏姻孔云哉。吁嗟已矣。知我如此。將何以卒歲矣。

上宮館人控孟子從者竊屨狀

起 予

爲私竊業履。伏乞恩准嚴懲。以儆刁風。而安營業。事竊念薰蕕異器。臭味所以有差。池良莠分途。人品不能無賢否。介如柳下惠。且有盜跖之兄。賢若司馬牛。偏作向魑之弟。孟嘗爲齊相。食客之狗盜。貽羞吾黨。有直躬乃父之攘羊。可鄙。是可知穿窬之盜。固常畏他人知。污穢之行。究難爲親者諱也。今有子與氏者。本屬鄰人。忝稱孟子論

其道已接洙泗之統。窺其學儼登美富之堂。而繼往開來。宜何如。被以春風之教。守先待後。宜何如。加以化雨之功。而孰知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全係放豚之入。莖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幾同黠獺之毆。淵一旦周流於六七國之間。追隨有數百人。衆向諸侯。以傳食。並無萬鍾不屑之心。居賓客而兼師。偏作一氣同謀之弊。方其遠來滕國。尊處上宮。而從者亦復容膝兩廡。息肩四座。同是鬚眉。氣概一般。冠蓋儀容。不料座中之嘉賓。翻爲梁上之君子。其上宮敷陳器皿。未及韜藏。飲食杯盤。不遑彥匿。而獨於館人之業。屢置之牖。上取之宮中。及其一再檢查。竟爾杳如黃鶴。即或者番偵探。居然飛若青蚨。不得已轉託他人。宛詢孟氏。我本情真事實。故下氣以咨詢。彼乃理屈詞窮。反遁辭以強辯。館人原不敢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究之易牙之味。尚辨淄澠。流水之途。復分涇渭。個中保無鴆婦。難作善人。其間卽有原思。豈皆廉士。雖其器本無足重輕之物。而其人殊難爲良善之流。況乎竊鉤者。誅王章。不赦竊錢者。罰國法。難容。履繼至微事。同一律。此而不究。後患何窮。爲此懇乞廳長恩准嚴懲。俯念一物之威。經營匪易。衆徒具在。詰責非難。庶幾璧返珠還。水落石出。謹狀。

某校書致某大少書

頌予

妾身陷青樓。貌殊南國。閱人不妙。知己無多。泊乎玉趾賁臨。輝增蓬華。青眸垂盼。臭擬芝蘭。投桃李而報瓊瑤。歡諧魚水。披心腹而見情素。快比龍雲。是蓋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堅如膠漆。感會風雲。不介而自親。不求而自合。得失不能疑。其志譏構。不能離其交。夫豈徒一言之譽。東陵伴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壁也。哉。而況見爾良

人待余妾媵。賞識於牝牡驪皇以外。拔擢於風塵骯髒之中。金屋玉樓藏嬌者。是君之志。錦衾角枕抱衲者。是妾之心。方自幸團圓明月。綢繆蕭星。筮楚免鴛母之威位。次備夫人之側。與蘭而御。祥徵鄭伯之姬。織蒲以居。利競戚孫之妾。不料驪歌忽唱。南浦銷魂。雁序分飛。西遼縈夢。打黃鶯而莫去。惱紫燕之雙飛。根觸乎素琴。晨張抑鬱。今濁醪夕引。揄長袖以自翳。撫錦幕而虛涼。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嗟。馬齒之徒增。惜駒光之浪擲。沉魚杏雁。罔達音書。別鵲離鸞。難親言笑。綠梅空折。悵驛使之不逢。紅豆相思。盼騷人之多。插設或視同陌路。葑菲見遺。豈非因處平康。兼葭空望。含酸茹獄。弔影慚魂。兩地噴遠。百感悽惻。獨坐窮處。誰與爲懽。對菱鏡以自窺。瘦無一把。毀梅妝而弗整。慵理千絲。回思月夕花晨。儘是一場春夢。若憶山盟海誓。益增萬里秋悲。嗟物疎道親。室邇人曠。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且君所以令人深長思者。有數端焉。以君之容貌。觀之額表珠庭。目澄銀海。而如傅粉。唇若凝脂。既玉潔而冰清。亦神完而氣足。却似洛陽潘岳。挾彈彰極美之姿。卽如城北徐公。窺鏡有不如之貌。可思者此其一。以君之丰度。視之清輝映世。文采過人。風儀偕秋月。齊明音徹。與春雲等潤。合辰星之秀德。絕異凡庸。稟川嶽之靈輝。益徵卓犖。可思者此其二。以君之文學。論之。夸目尙齊。懽心貴當。究始終於人事。窺秘奧於天文。婆娑乎術藝之場。目無餘子。馳騁於詞章之囿。言成一家。可思者此其三。以君之門第。言之。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觀洋洋之縉紳。洵翩翩之公子。加之貴而好禮。遵守典墳。富而無驕。騰躍道藝。可思者此其四。是以心懷舊雨。誼切停雲。自傷跡潤煙花。強作倚門。賣笑太息。

身。羈。風。月。每。思。削。籍。從。良。痛。枝。上。之。杜。鵑。飲。恨。而。曷。勝。啼。血。怕。籠。中。之。鸚。鵡。含。情。而。那。敢。多。言。惟。此。腸。慣。九。迴。心。空。百。結。回。憶。東。風。一。度。益。悲。流。水。三。生。薄。莫。薄。於。秋。雲。妾。之。命。比。秋。雲。愈。薄。溫。莫。溫。於。冬。日。君。之。意。較。冬。日。尤。溫。花。開。連。理。之。枝。會。蒙。金。諾。錦。寄。回。文。之。字。專。候。玉。音。爰。達。燕。函。藉。詢。豔。福。

花花室吟滓

花奴

某生患秃。濯濯牛山。光滑可鑒。頭顱大好。不着一毛。幼聘某氏女爲室。有殊色。嬌若天人。於某日行婚禮。戲成四絕。不足云詩。聊以博一笑耳。尙爲賢夫婦所見。定然嘗曰。花奴嚼舌當下犁泥地獄。

一。個。鬢。雲。一。個。光。天。生。絕。對。好。鴛。鴦。而。今。男。子。皆。如。此。頭。髮。已。經。嚙。用。場。琉。璃。枕。上。並。頭。眠。春。意。闌。珊。月。正。圓。幾。莖。髮。攀。不。及。寸。如。何。結。髮。證。前。緣。喧。他。明。月。上。高。樓。光。透。流。蘇。帳。裏。浮。照。見。雙。雙。交。頸。睡。一。鳥。一。滑。亮。油。油。話。到。溫。柔。確。是。鄉。風。情。旖。旎。月。昏。黃。一。椿。最。是。希。奇。事。上。也。光。來。下。也。光。

某君眇左目。其聘妻眇右目。於某園行結婚式。一對眇人兒。天造地設。洵絕妙之佳耦也。惜俗冗匆忙。不克躬逢。其盛一視此。稀有之禮典。至今憾之。當時嘗戲占數絕。日久漸忘。僅憶其二。

滿。簾。花。氣。豔。陽。天。人。對。菱。花。學。並。肩。郎。坐。右。邊。儂。坐。左。各。猜。白。眼。轉。纏。綿。嫁。得。檀。郎。太。覺。癡。替。儂。日。日。畫。蛾。眉。蛾。眉。畫。出。翻。新。樣。只。畫。灣。灣。一。半。兒。

請 藪

戲綴俗語詩二十四首（續第十二集）

八 縮 天

春蠶作繭總成空。出世猶同混世蟲。吃得乾魚說淡話。捉來老虎扯奇功。多情眼裏出西子。有禮堂前打太公。七扯八挪敷衍過。切須莫破紙燈籠。

狐狸單揀壯雞拖。癩子又騎三脚騾。籃倒田雞聲不住。窩翻草狗醋偏多。錢糶櫃上尋紳董。燈盞火前看老婆。自踢石頭自壓脚。莫將瞎眼罵閻羅。

老鼠居然咬懶貓。明明是六反成么。嘴多硬話心多梗。水望低流人望高。毒處單從蜂尾惹。癢時偏向虎牙搔。鐵頭恰與釘頭遇。瞎子過橋命一條。

人圖名利草圖青。打狗還須看主人。好漢爲錢幾逼死。丫頭無路去逃生。囉唆蚯蚓聽偏怨。疙癢螺螄解不清。又是龍燈又是會。太婆八十又逢辰。

床前日日跪原滂。土地公公怕老婆。看戲偏生流眼淚。遭鎗恰好對心窩。翻天猴子行爲大。副洞鼠兒促狹多。和尚戒葷吞狗肉。惡人轉喜唸阿陀。

鯊魚嫌淡豆腐鹹。雞腿咬來一味蠻。肚裏撐船真有量。頭中出角亦能扳。尿壺錫把酒壺打。黃狗災俾黑狗擔。靴子鞮鞋連裹脚。上街鄉老一班班。

滄龍不敵地頭蛇。狗子多威總靠家。脚小踏完烏螞蟻。頸粗氣殺獺蝦蟆。芝蔴地埂偏燒火。稻草枕頭外繡花。偷

嘴饒貓性難改。米丟都爲把雞叉。

聖人卯袋亦斯文。開口便將子曰啻。打破沙鍋問到底。破開醋罐氣難平。有錢主顧偏號苦。偷嘴神仙也不靈。新子一根三擔米。粉粉細細敵釘。

賤骨生來討飯胚。小頭鬼遇大頭驢。童生逢考心多跳。瞎子見錢眼也開。羅裏何能揀。色斗雪中偏要掃。乾灰人情好做還宜早。莫把車輪擠壁推。

養兒防老穀防饑。虎毒從來不喫兒。縮頸搗兒戴綠帽。空心架子學青皮。霸王請客已爲大。瞎子看天亮。總遲莫說明人做暗事。渾身亮似水晶龜。

碰來滿鼻黑鍋灰。不到烏江馬不回。木匠偏生居倒屋。富家多半得渾財。話聽伯語國都壞。門帖鍾馗鬼不來。潑了香油尋地處。爛墻要倒衆人推。

轉脚敲釘做事牢。嘴巴是肉兩邊刀。朱金馬桶外觀好。清水毛坑自濫高。賊到偏生鑽。被躲癢來翻。且隔靴搔頭。尖常欲穿錢眼。明月何能水底撈。

鷓鴣談八則（續第十二集）

碧 痕

吾鄉萬氏熊氏皆望族。書香世代子弟輩出。熊氏子某款段馬。作鄉里善人。好斷鄉曲。出入公門。蓋以急公爲能事也。萬氏子名清者。有口才善擲揄。詭浪笑傲。每於大庭廣衆中出之。聞者皆絕倒。一日鄉中議事。紳耆咸集。惟

熊氏肯任重議已。萬氏子笑謂熊氏曰。吾有一聯。子能對乎。曰。姑試之。衆知其滑稽也。靜聽無言。萬氏子笑曰。能者多勞。跑斷四隻狗腿。蓋以其姓爲謔。熊氏瞠目不能答。傍有馬某笑曰。可以對苗而不秀。現出半個禽身。亦以萬姓答之。衆皆大笑。萬氏子徐曰。傷人乎。衆初不知其意。後始悉爲傷人乎。不問馬也。

舊年總統選舉法成立。一班商人敬重總統二字。於是不惜鉅資開慶祝大會。當時余在漢口躬逢盛舉。得獲一飽眼福。該會設於歆生二路之劉園。其處爲妓女淵藪。故三分四成等里之枇杷門巷皆高懸紅燈。大書總統萬歲四字。以示慶祝。其明日友人笑癡邀余作北里遊。相偕至三分里有妓花月紅者。予素稔。及踵其門。適其母做壽。門首則總統萬歲四大字之紅燈。尤懸檐下。且炬燭高燒。大異前日笑癡固滑稽者。對此笑曰。此中隱有一絕妙之對聯。且甚合其做生之本事。及身分。余聞之愕然。笑癡笑曰。古詩不云乎。千年不死老烏龜。既云萬歲。非不死而何。

華生明國好禽獸。設大園。凡天下畜生皆羅致之。終日遊其中。願翡翠山雞。衣分五色。腥腥鸚鵡。舌掉電光。飛者舞者。皆各盡其能事。意若承園主人之歡心者。華生常曰。此輩鳥獸同羣。雖無人性。然一舉一動。總足以供人笑樂也。一日由華盛頓購來一烏龜。置於園側。於是一班畜生悉變其態度。視烏龜行動而照樣行之。越時烏龜因食物過飽。忽然放出一大屁。衆畜生以其屁之巧也。於是爭學放屁。臭不可聞。卽不善放屁者亦以口吹之。華生見而大異。鞠園中腥腥鸚鵡而問曰。烏龜放屁。原是吃飽了。爾等何以學他放屁。腥腥鸚鵡答曰。他的屁是外國

來的呢。

某老生日。戚黨皆來爲壽。有婿三人。亦聯袂而至。大婿儀表翩翩。文士也。二婿衣冠楚楚。商人也。三婿高帽皂衣。固縣中之一門隸。三人既入座。某老顧而樂之。欲揚大婿之才於衆人。乃曰。爾等胡不行一酒令。以博在座諸公一笑。婿允之。老曰。酒令須有規矩。出時以「三字集合之一字說三句尾用一句成話結之。詞腳必須。要協詞意。必須要串。否則受罰。大婿起曰。三人爲衆。一衆三人。三人齊來祝壽。算松鶴遐齡。衆人賀好。次及二婿曰。一鑫三金。三金爲鑫。三金得來做生意。積玉堆金。某老曰。可矣。衆亦曰。可矣。再數三婿。三婿搔首仰屋。想不能得。既而曰。有了。我衙門裏不是長番這種案子麼。吭聲向衆曰。三女成姦。一姦三女。三女姦後姦丈母。丈母歡喜。

花花室花話（續第十二集）

花奴

花奴現在有一個志願。願月常圓。花常好。無奈月不常圓。花不常好。事與願違。亦無可如何。有某甲曰。月終有缺。不如常缺。花終有殘。不如早殘。花奴曰。然則人終有死。君何不早死。某甲拂袖而走。如某甲者。於己之生死。尙未悟透。胡能與言花月。

兩扇破窗。糊以薄紙。陰天時候。緊閉之。忽來蒼蠅一個。欲從窗中飛出。礙於紙。欲鑽無從。嗡嗡亂鳴。忙了半日。依舊在窗格間。雖飛力漸疲。猶莽撞不歇。而卒不能破紙飛去。花奴見之。喟然曰。蠅見有光。只道可飛。殊不知有薄紙阻擋也。一層薄紙。尙不能破。祇見蠅之瞎忙耳。此蠅之所以爲蠅也。苟使蠅而有知。前不能鑽。弗如後退。則雖

不能飛出。亦可優遊於斗室中。何至自討苦吃。奈蠅不悟也。雖然蠅小蟲也。慣於逐臭。固何怪其然。尙有靦然人。面知識高於蠅萬萬倍。而亦竭力鑽營。雖死而不悔。是可怪耳。

前日之夜。吃喜酒於友人家。雇有蘇灘一班。當酒酣耳熱之際。胡索一響。賣橄欖開場矣。滿堂賓客。咸側耳靜聽。某甲起丑角。出言吐語。動致人軒渠。嘗記有一段曰。跳蟲吃了人血。人解衣捉之。跳蟲一跳。逃脫。適有白蟲在衣縫中。竟遭捏斃。白蟲黨大憤。聚集許多同志。與跳蟲講理。邀臭蟲爲評判員。白蟲先開言道。跳蟲兄弟。忒覺便宜。汝拆爛污。爲何該死。吾俚跳蟲。急辯道。白蟲阿哥。肚皮忒大。自家埋虎。不應怪吾臭蟲。乃言道。白蟲阿哥。跳蟲兄弟。勿要大家對氣。吾輩本來同道。盡是吃血朋友。花奴曰。此等調侃語。不謂竟出諸唱灘簧之口。妙哉。妙哉。

友人某造余居。余見之。大笑。某自顧己身。無可笑之處。疑而問余。余益笑。不可仰。某數數問余。終笑而不答。某乃慍曰。笑亦有理乎。余依舊笑不止。且笑且益甚。某拂袖欲走。余卽止笑。牽其袖口。余當爲君言笑之由。某請速言。余曰。無他。但覺可笑。則笑耳。某曰。何可笑之有。余曰。無有也。某曰。旣無有。曷爲笑。余曰。余不知也。忽然欲笑。卽笑耳。某曰。果有理乎。余曰。實在無有。並非笑。君並非笑。余無所謂笑。無所謂非笑。欲笑則笑。人強吾笑。不能也。人欲吾不笑。亦不能也。此之謂自然之笑。君奚問爲。某乃撲嗤笑曰。君真頑皮哉。

管偉之先生爲余述紅鬚鬚事。頗有趣。先生曰。有朱某者。好漁色。爲鄉里所不齒。忽患鬚鬚。種種者盡脫落。惟富有金。猶得買蕩婦歡心。以飽其慾。終嫌鬚鬚不雅。百方求醫。奈弗能愈。一日飲於酒肆。聞隔壁有二人談話。甲曰。

鬚。之。症。治。之。亦。大。易。祇。須。白。鳳。仙。花。搗。爛。塗。於。首。塗。三。日。自。能。愈。乙。曰。輕。口。些。隔。室。朱。某。素。患。鬚。其。人。品。行。不。端。莫。爲。他。聞。朱。某。聞。之。喜。如。法。試。之。三。日。後。鬚。如。故。而。頂。上。則。已。變。成。紅。色。年。久。弗。褪。竟。以。紅。鬚。終。人。但。知。紅。鳳。仙。能。染。指。甲。永。弗。變。色。殊。不。知。白。鳳。仙。亦。能。染。也。先。生。又。曰。鬚。雖。富。有。金。惟。不。能。買。人。不。叫。鬚。多。金。亦。徒。然。耳。卽。如。一。般。蕩。婦。貪。其。多。金。而。不。以。鬚。呼。之。然。其。心。中。則。明。明。以。爲。鬚。也。花。奴。曰。此。語。足。爲。一。般。掩。耳。盜。鈴。者。說。法。故。記。之。

(未完)

噴飯錄 (續第十二集)

伽摩

贛人某。經商於外。有年。其妻屢促之歸。輒不果。一日復接家書。則妻之親筆也。覽未竟。汪然出涕。夥驚叩其故。某曰。君不見吾妻之書。邪。視之所畫。一龜。一架。一缺。一元。寶。思之。不得。解。復詢某。此。願。何。異。而。君。乃。至。於。如。此。某。搖首曰。子不知此意。妻謂我歸家。則歸家。不歸家。必將嫁人矣。嗚呼。予安得而不悲苦哉。

某公好傳食。撥學老師尤甚。老師不堪。一日復過署。長坐不去。老師因盛額爲之話家常。言豆腐官辛苦之。至致食間不給。久欲宴賓。亦竟無力而止。意蓋諷之。某卽曰。老師請客。太費。門生固無多。需祇要一碟松花。一碟火腿。二兩金鈎。半斤汾酒。足矣。老師徐嘆曰。如此則我已過年矣。

某甲有養養名。一日購得鷄卵二十枚。歸而煮啖之。意恐妻兒之染指。則橫吞倒咽而盡之。卒之不餘。一勺羹心。乃愜然肚膨。亭起居大費事。遂坦腹臥。妻見而惡之。亦市豆腐青蒜炒佐晚餐。知某已水米難入矣。故炫之。走而

問曰。君尙欲晚飯否邪。今日菜殊不惡。甲徐曰。如何。妻曰。青蒜炒豆腐也。甲蹣跚而起曰。有菜。我尙須進些。須遂走廁。噫。間。挖喉而吐。一盡腹中所受納。乃漱拭而出。舉箸大嚼。碗盞一空。妻大恨之。冷然曰。君飽否邪。甲盛頷曰。否。今日鷄蛋不鮮。殊損予胃。故不敢更多食耳。

胥某秀才也。生平不祀土地祠。人問之曰。土地猶今之鄉約地保耳。而我乃秀才。鄉約地保固嘗執恭見我。我乃往拜彼。不將令彼不安。而自損其身價乎。

裕源成粉東塢書冊許招貼。悞作母某生好滑稽。卽趨而貼之。主人見之。怒力叱其非。某生不與辨。突前批其頰。主人益怒。糾攘愈紛。或出而和解。問其故。生欣然曰。諸君視之。我奉其母之命。在此招貼。而彼乃敢逆倫毀我。我故笞之。笞其不孝也。主人始識悞。竟不得直而退。

田舍翁有令子。號多識。而能文。納貨得秀才。復乘輿赴秋闈。既至省中。乃以書報其父曰。家父大人閣下。握別以來。都屬康健。船行水上。可慰女心。惟洞庭湖中風。大家中當謹防火燭耳。初入坡子街。滿眼都是大的小的。長的短的。紅的黑的。怪東西。好看得很。俱是家中所要。但不知從何買起。今謹奉上金童玉女一對。望晒存焉。隔壁王二麻子。久起不良之心。尤望保重保重。

某生入院場。賦詩久不成句。焦灼甚微。聞其隔舍人自語曰。唉。又是一首心羨之。將作其鄰之乞。因就而陳其意。隔舍人嘆曰。君悞矣。我亦正苦不能終卷。安有餘慧。假公邪。生疑其吝。曰。我固聞公自言。又是一首。何欺我也。隔

舍人曰。否。我方病瀉。倉卒不及。如廁。狼藉指掌。問故。曰。又是一手。而君乃謂我有一首詩邪。

舜舅晚年潦倒益甚。課徒自給。心緒愈紛。一日出一對予學童。文曰。鳥鳴。磁釘。蓋山中固有是鳥。而舅以爲卽景生情。此至淺易者也。不期學童瞠目終日。竟不得偶隻字。而夕陽在山。且放晚學矣。向例生徒所不能對。能作之文。聯。屆。放。學。時。須。先。生。一。講。解。對。作。以。視。導。兒。童。之。靈。機。作。後。生。之。式。則。固。甚。善。也。而。不。意。此。日。乃。自。斃。其。法。大。窘。不。得。解。以。此。鳥。鳴。磁。釘。鏗。出。時。簡。漫。未。嘗。設。思。及。至。鮑。老。登。場。亦。闕。筆。啞。口。矣。搜。索。久。久。始。以。雀。喚。提。葫。蘆。敷衍過去。明日過予家。言之猶自生餘慄。先兄聞而笑曰。此何難。舅。奈。何。不。對。以。犬。吠。精。邦。光。邪。舅。大。笑。

鄉人某甲。與其鄰啓鵝鴨。初猶爭執。繼以唾罵。終之則訴諸老拳。隣族衆糾。闖入甲家。肆行搗毀。并摧其神龜。甲不勝於力。則據事爲辭。控之邑宰。邑宰錫某。固著名之白字大老爺也。提訊之日。力叱鄰人之謬。曰。千錯萬錯。總是你錯。你既逞凶。毆人。何得更打破彼之神。合龍邪。卽此一點。女已當杖四十。鄰人大駭。瞠目呼曰。冤枉。小民并未打他。什麼神。合龍。還求太爺明見。某大怒。拍案曰。刁狡女。乃敢於本縣前圖賴。狀詞之上。分明說女打壞他家神。合龍女。乃云。未打什麼神。合龍。難道女并神。合龍。而不識邪。

夸誕少年有汪靜。每坐與客語。必娓娓不絕。擺尾搖頭。不可一世。皮厚膽粗。亦不顧識者之齒冷。而總括之言。已若自成公式。無計何事何物。首必曰。項城之意見如何。東海之意見如何。我之意見如何。吾友聞之。笑語予曰。噤。昔之日。偶過通衢。有弄戲法者。人叢之中。高聲喝耀。訝而駐足。弄者忽自身畔。出一白磁珠。大如龍眼。高盤而呼。

曰。瞶。瞶。夜明珠。世界上僅有三顆。一顆在北京慶王府。一顆在江西張天師座中。一顆在我此地方。以爲奇語。今觀汪某。豈非夜明珠之良伴哉。予爲之失笑。

某甲家甚寒。衣物皆破敝。而性又懶修飭。一夕着襪而睡。比天明。尿甚急。自夢中驚起。匆匆索襪下床。徧尋竟不得。無已。赤足至廁中。及卸褲。忽覺有物蠕然。梗腿中。大驚。逼而視之。則所尋之襪也。

青城小學。監學室最幽僻。生徒竊往其下便溺之。監學怒。摩壁大書曰。此地不准小便。某生適過之。乘無人。卽援筆註其下曰。然則大便可耳。

前清張綉綸自南洋失敗後。以李傅相力得免重罪。李復以女妻之。入贅之日。忽於客廳中瞥視一聯云。國辱慶生。還幸成遣軍台。甘心作北洋贅。登妻嬌怨。夫老縱歡。騰甥無顏。對南海冤魂。可謂惡作劇已。

紀何問先生善雅謔。常訪一友。適友迎眷。至出二子相見。弟則曹交。兄乃晏嬰。先生拍案狂笑。友詢笑故。先生曰。頃有一對云。南監北監。久坐方知監似監。今請以令郎昆季對之。兄長弟長。乍見都疑長者。長相與掀髯而別。

清光緒初。邑宰王國寶。貪酷異常。士庶切齒。願安自於許。常書楹帖云。愛民若子。執法如山。或集庸孟語釋之曰。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共爲子職而已矣。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是豈山之性也哉。妙妙。

選時溪州設局捐。局董某中飽獨夥。狐貉以居。邑士以聯嘲之曰。剗地皮。借公肥。私穿一件狐皮褂。味良心。趁火打劫。用幾個狼心錢。屈對工切。令人欲怒欲笑。

歲

節

天瑞題



瀛聞目錄

德皇威廉二世軼事

俄皇尼古拉軼事

南洋歸客談

絮影萍痕室落屑 (續第十二集)

慧 慧
俠 俠
冥 飛
海 滙

民 權 索 第 十 三 頁

目 錄



瀛聞

德皇威廉二世佚事

慧俠

威廉一世臨終。曾有遺囑。載在盟府。藏之金匱。云德意志永爲帝國。及威廉二世卽位。首取此遺書。親蒞議會。當衆焚之。以爲二十世紀後。必無君主國。能存立於世界。吾國暫時國體。縱未能驟更。萬不可留。是書爲將來君民間之口實。反生不可思議之禍端。何如去此。一層痕迹。聽世界潮流之自然。爲愈乎。皇焚書後。衆皆高聲呼德意志萬歲。凱撤萬歲。於是全國人民。對於威廉二世皇帝。乃更有一種愛戴忠熱感情。甚矣。威廉之明決也。然亦威廉之作用焉。

威廉每好與其鄉人宴會。宴會之際。聚鄉人之父老子弟。輒數十人。歡呼暢飲。笑語雜作。若不知其爲皇帝者。帝飲量最宏。必強與鄉人豪飲。鄉人不勝酒者。往往蕪醉。醉則婆娑傾側。百態俱呈。帝顧之。愈樂於醉。甚者。帝常親進水菓。或汽水。以解之。故每宴會。必盡歡而散。凡醉不成行者。命人以己乘之。汽車送之歸。惟帝曾無一次醉者。帝每與后自駕汽車出遊。道中小兒見慣。往往尾帝車呼萬歲。故后每出。必携果品玩物。多數從車上。擲與小兒。使小兒爭拾之。以爲樂。有時帝且下車。抱小兒與之親吻。小兒無知。常捋帝鬚。焉行人見帝過。爭揚巾脫帽爲禮。帝與后亦必揚巾脫帽。以答之。如尋常之交際。然帝惻惻無華。與人接無飾詞。從未見帝有怒容。無論見何人。總以和霽溫慈與之。語無厲聲也。

帝一日乘車出。駕車者少不慎。將道旁賣麵包者之筐。撞翻。適脩道。道旁有巨坑。汗水蓄焉。麵包均散落坑內。賣麵包者大號。不知其爲帝車也。警察乃鳴笛召前警。止帝車。帝卽令駐車。警士來車前。責帝認罪。賠償賣麵包者之損失。外復多與之資。以助其經業。費後知其爲帝車也。大懼。警士亦知爲帝。亦甚憂降責。適帝次日又至其處。見麵包主人仍在此。站崗者亦仍屬昨日警士。帝乃自車上慰問。一賣麵包者。并道昨日之歉。賣麵包者惶恐。若無地自容。帝以好言安之。警士亦立正。帝車右請罪。且訴當時不知是帝。帝曰。若果知爲我之車。而阻之者。我當賞若矣。

俄皇尼古拉佚事

慧 俠

俄皇尼古拉三世。性好遊歷。足跡徧歐亞。多不藉俄太子名義。惟以尋常私人資格。謂可自由也。曾至西班牙。冒爲經商客。僑居西班牙京城。且數月。時與西人貴族豪商相還。往有富商女公子名瑟芬者。尼古拉氏頗與之愛戀。舞筵劇場。時見兩人蹤迹。見之者莫不嘆爲一對璧人。將來必遂雙宿雙飛之願。在瑟芬心中。料彼必將有乞婚之舉。久久不見。尼古拉氏向己求婚。而愛情乃益見親密。瑟芬遂不能自禁。一日方與尼古拉氏跳舞。畢二人同息於大橡樹下。瑟芬乃微挑以己意。尼古拉氏遂謂瑟芬曰。我與姑娘愛情固已。篆肝鑄肺。終無磨滅之期。第我有難言之隱。故不能向姑娘。唐突耳。瑟芬曰。然則何爲擾我。尼曰。乃情之不能自主。雖然。茲事姑娘能待我者。我嘗徐圖之。瑟芬曰。君不愛我乎。或已有意中人乎。尼曰。皆非也。於是兩人均不歡而別。遲數日。尼古拉亦遂歸。

國歸國後即將此事與其母俄后言之乃觸后怒蓋俄皇室舊例俄皇家庭事以及一切政治均歸貴族裁制故俄之貴族頗有權力即皇太子婚事亦必經貴族中人議定某家女可方得定婚約以故尼古拉未敢擅與瑟芬定婚尼古拉既經母后怒斥遂大拂己意陰與后黨大不和睦及至嗣統後又銳意革新更爲俄后及其黨所深惡尼古拉有弟密卡爾斯親王太后溺愛之欲立以爲君是以前年尼古拉太子被刺蓋此太子乃尼古拉即位後陰娶瑟芬所生后無子乃立之故尤非太后所喜正利其死則尼古拉無嗣位可傳密卡爾斯矣

南洋歸客談

冥 飛

今年春黃子懋叔作南洋之游羈栖新加坡檳榔嶼爪哇蘇門答臘者凡六閱月日昨倦游歸來述所聞見因爲拉雜書之

新加坡檳榔嶼爲英國殖民地爪哇蘇門答臘爲荷蘭人殖民地其實皆中國人所開闢特以殖民政策向非中國政府所知故中國人揮無數之血汗乃爲異國人推拓其領土也

南洋居留之民以中國人佔全數十分之七其勢力實足以左右南洋之實業且居留至久根柢亦固乃今英人荷人之對待華僑絕不能與日本僑民爲比例殆後來者居上歟然日本固以殖民爲要政凡所以保護僑民者無所不至獨中國政府之所謂宣慰所謂保護不獨託之空言毫無實力而推究其用心無非注意其金錢但求達其取得金錢之目的此外固絕不關痛癢也

華僑以堅忍耐勞之特性在南洋千數百年乃始據有重要之地位初未嘗借助於政府一舉手一投足之力甚至外人且借政府之力以壓伏華僑猶憶清嘉慶末年華僑中有葉來者嘉應人與柔佛王戰八年定其全境復攻取檳榔英人忌之迫清政府以威脅其家族時海禁方嚴出洋者以海盜論故也葉無可如何遂以政權讓英即此一端政府之負華僑亦云至矣然華僑以激刺於外人之輕視與苛待其嗷念祖國之心最深且切其奈政府之視華僑始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

南洋無高等學校華僑現所自設者亦不求甚解是為可愛之現象加之國學太無根柢此所望於有心人實力提倡也從前英領地所設學校廣收中國人入學以教會之學校為多然學者多注重英文所期畢業後為英人辦事博得數十元之薪金而已至荷蘭人領地則不許中國人入學中國人憤乃自設學校荷蘭人見所為教科書上有愛國合羣種種字樣心忌之乃稍稍弛其禁令中國人可以與荷蘭人同學仍在萬鴉老一處為中國人特設一學校以市惠焉

外國人之歧視中國人種種輕賤不一而足總之不能享法律上之平等地位而已從前華人到埠例須驗疫無論男女皆須一絲不掛以待醫生之驗看其女子之羞縮者醫生乃故戲弄之旁觀者皆拍掌歡呼以為侮辱得嘗也有某氏女不勝其憤直前批醫生之頰蹈海而死事為報館所聞極力攻訛以為非文明國所宜至是赤體驗疫之例乃略斐改然男子猶應裸袒云

南洋娼妓以日本人爲最多。蓋日本之殖民隊無不以淫賣婦爲先鋒也。

戲園多廣東戲所演者又多誨淫之作。往往淫浪之態至不堪寓目時則拍掌之聲大作。此以見社會之無教育也。余（懋叔自稱）在新加坡時。會有自上海來之文明新戲。初至亦頗哄動。繼則以其無甚淫浪之態。不足動人門。可設雀羅焉。

販賣豬仔之風。今則駸駸衰落。推原其故。蓋豬仔頭多發做官之興。販賣機關因之停頓。故英人亦取消其販賣權焉。當最盛時。新加坡有專利之豬仔館六家。爲英所設之華民政務司所特許者。館中設木爲欄。若豕柵然。驅新來之豬仔閉諸其中。由豬仔頭（卽工頭）（凡豬仔皆以作工來者）一一告戒教之。應對（如汝吃煙乎。曰吃。汝好賭乎。曰好。汝願作工乎。曰願之類）不率教者。鞭撻之。至求死不得。所以待總工頭之口試也。既經過總工頭之驗看。然後領至華民政務司簽字。既簽字之後。此豬仔者萬劫不得超生矣。蓋工作之約本以一年爲定。工資雖爲工頭所侵蝕。然亦可以自存活。一年換一班豬仔。豬仔頭未免過勞。於是設立煙館賭館。迫豬仔消耗其工資於其中。苟違命而不煙不賭者。則其工作必有非常之挑剔。工資濫用既盡。則豬仔頭慨然借予之俾取快於目前。而勒令其補工於約滿之後。於是乎豬仔遂終其身爲豬仔矣。

絮影萍痕室落屑（續第十二集）

海 滬

今之歐美學者。頗倡言世界人類皆同種之說。謂凡生地球而爲人。其始祖皆由猿類進化而成。并無種族之區。

分。特。以。所。居。土。地。不。同。飲。食。各。異。遂。有。骨。格。構。造。之。殊。皮。膚。顏。色。之。別。持。大。同。論。者。多。贊。同。之。以。爲。將。來。破。種。族。
 狹。見。除。國。家。主。義。融。全。世。界。而。於。一。爐。冶。之。此。種。學。說。現。僅。萌。芽。時。代。雖。爲。世。人。所。訕。譏。影。響。於。數。百。年。後。當。必。
 甚。鉅。然。此。猶。理。論。而。非。事。實。總。不。能。折。服。異。己。者。之。口。持。是。說。者。乃。復。百。計。考。究。頗。得。證。據。所。最。可。資。爲。憑。信。者。
 莫。如。巴。黎。某。博。物。館。中。所。陳。列。之。古。屍。屍。多。係。數。千。年。以。上。之。物。每。具。均。有。標。題。表。明。得。自。某。處。又。經。生。理。學。者。
 精。考。果。係。何。時。代。人。皆。毫。釐。不。差。迥。非。穿。鑿。附。會。中。有。全。家。尸。骸。數。具。標。題。乃。得。自。羅。馬。古。城。中。屍。旁。有。一。冊。書。
 屍。之。家。世。甚。詳。蓋。尸。中。男。女。二。老。人。原。產。自。崑。崙。山。西。部。夫。婦。二。人。因。避。洪。水。之。難。西。遷。輾。轉。至。羅。馬。古。城。居。數。
 十。年。子。又。生。孫。此。冊。中。所。書。乃。老。人。自。記。如。此。各。屍。皆。成。殭。石。而。膚。色。時。光。儼。然。可。辨。老。人。夫。婦。膚。黃。睛。黑。却。係。
 亞。產。其。子。與。孫。卽。純。係。歐。產。睛。髮。皆。黃。皮。色。白。晰。而。其。面。確。似。老。人。足。以。徵。其。實。係。老。人。夫。婦。血。統。由。此。屍。證。之。
 老。人。夫。婦。產。於。亞。土。卽。爲。黃。種。人。其。子。若。孫。產。於。歐。疆。乃。成。爲。白。種。人。觀。於。老。人。父。子。之。迥。異。可。知。血。統。關。係。而。
 土。地。飲。食。之。不。同。卽。能。變。更。之。然。則。今。之。黃。人。白。人。未。始。非。土。地。飲。食。之。不。同。所。致。是。祇。可。分。之。曰。二。色。不。可。強。
 分。之。爲。二。種。也。推。而。言。之。櫻。黑。紅。各。人。揆。之。人。類。爲。猿。類。進。化。之。說。皆。不。過。從。猿。猴。進。化。而。來。亦。不。得。卽。定。之。爲。
 異。種。也。現。今。民。族。思。想。發。達。最。甚。之。期。國。家。主。義。亦。因。之。牢。不。可。破。由。是。戰。爭。頻。仍。死。亡。相。繼。以。少。數。野。心。家。狡。
 焉。思。逞。斷。送。大。多。數。生。命。財。產。於。刀。鋒。砲。彈。中。恃。強。權。悖。公。理。滅。人。道。莫。此。爲。甚。此。皆。世。界。號。稱。政。治。家。者。假。民。
 族。國。家。之。謬。說。以。行。其。倒。行。逆。施。之。手。段。誠。萬。惡。也。若。能。用。此。等。學。說。以。扼。至。狂。熱。之。病。當。知。適。見。其。僥。耳。雖。然。

此等學說。今尙不能確實圓滿。以驅世界入於大同之宇。吾知數百年後。必有取人種之說而芻狗之者。

俄國公主名瑪麗者。性極豪奢。服飾之品。窮極華麗美好。曾製大衣一襲。共值一百萬盧布。周身用鑽石寶石。穿插成花服之光線。四射。幾不見人胸前。以鑽石鑽成白玫瑰一朵。花心聚五枚鑽石。爲蕊。均大於拇指。此鑽石五顆。聞已值十萬盧布。公主平居裝飾品。自頂至踵。常有數萬金之價值。及有跳舞宴會等事。則必值百數十萬矣。昔我國清孝欽后。一雙珠履。價值四十萬金。羣相驚詫。以爲天家豪富。本不可思議。至那拉后。則又豪之豪者矣。今俄公主之履。亦皆用巨鑽鑲綴。蓋非六十萬俄幣。不辦較我國前朝皇太后。則又突過一倍之侈靡矣。若那拉氏。以聽政之太后。乃以一己娛樂之私。移海軍經費。造頤和園。則更有不若俄公主之能愛國者。此次歐戰。方殷。又當夏令。軍士既以血肉之軀。輕生命於疆場之上。飢渴乘之。又酷暑中之國家。日糜無數金錢。猶不足以稍紓軍人之苦楚者。蓋正項餉。已窮盡。人民之負擔。何暇復爲之謀解。若之方。供消夏之品哉。公主惻然悲之。遂盡售其平日服飾珍物。卽其百萬盧布之一襲衣。六十萬之一雙履。亦一并貨出。共得七八百萬盧布。盡輸軍前。以爲軍士飲蘇打水。啤酒之費。軍士得此歡呼雷動。均跪十字架前。爲公主祈禱。頌公主萬歲之聲。如春潮漲發也。然未逾四五日。此七八百萬之巨金。已將告罄矣。聞公主尙欲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也。

比利時少年名比克者。游學柏林。與同校生德國少年皮司墨。情好甚篤。親愛如手足。因之常往來於皮司墨家。得識皮之妹曼梨。曼梨愛比克甚。比克亦愛曼梨。兩情久而彌切。纏綿婉轉。刻意溫存。幾於刻不能離。曼梨已無

父。母。祇。有。一。兄。皮。司。墨。兄。妹。之。情。亦。出。自。天。性。願。相。依。為。命。者。比。克。既。為。兄。之。知。交。又。為。妹。所。垂。青。曼。梨。遂。得。兄。同。意。乃。與。比。克。定。婚。約。結。婚。已。有。日。矣。會。風。雲。變。色。戰。端。已。開。無。何。比。利。時。中。立。已。破。陷。入。戰。事。漩。渦。比。克。乃。不。得。不。作。歸。計。臨。行。之。頃。與。曼。梨。握。手。話。別。離。苦。況。萬。忍。千。愁。含。酸。帶。恨。比。克。謂。曼。梨。曰。敵。國。與。貴。國。既。成。仇。敵。我。此。去。難。免。不。從。事。戎。行。與。卿。之。國。人。相。見。於。硝。煙。彈。雨。中。即。如。卿。兄。皮。司。墨。君。我。二。人。情。好。逾。兄。弟。然。當。其。時。各。為。祖。國。苟。遇。諸。戰。線。上。亦。萬。不。能。以。私。情。廢。公。義。脫。有。義。不。得。已。之。處。我。或。被。傷。於。貴。國。人。我。則。一。面。為。祖。國。死。一。面。係。死。於。卿。國。人。之。手。我。死。亦。甘。心。亦。瞑。目。矣。倘。不。幸。貴。國。重。要。人。或。卿。之。最。有。關。係。最。親。愛。之。人。竟。死。於。我。之。手。余。惟。有。盡。力。於。敵。國。出。於。一。死。以。謝。卿。耳。言。時。哽。咽。不。能。成。聲。曼。梨。乃。假。倚。其。未。婚。夫。之。臂。已。如。玉。軟。花。萎。淚。盡。且。繼。之。以。血。嗚。咽。言。曰。君。與。妾。之。愛。情。雖。海。枯。石。爛。地。球。毀。滅。亦。毫。厘。不。能。減。些。許。不。容。磨。至。於。愛。國。乃。我。輩。天。職。亦。我。輩。良。心。妾。但。祈。禱。於。天。主。之。前。求。上。帝。佑。我。夫。婦。不。遭。遇。此。等。不。幸。事。以。希。企。我。二。人。將。來。美。滿。姻。緣。之。結。果。而。已。他。非。我。二。人。所。能。逆。計。設。遇。不。幸。國。仇。與。愛。情。既。不。能。并。存。君。死。妾。何。能。獨。生。妾。以。女。子。身。又。不。獲。從。事。疆。場。惟。祈。得。自。盡。於。吾。最。親。愛。之。夫。側。亦。庶。可。以。遂。我。夫。婦。靈。魂。之。快。樂。耳。君。勿。縈。念。妾。必。不。負。君。也。於。是。二。人。乃。分。襟。判。袂。而。別。後。戰。事。益。劇。烈。德。人。攻。比。益。力。比。克。斯。時。編。入。飛。艇。隊。一。日。比。克。正。駕。駛。飛。船。游。行。天。空。以。偵。察。敵。人。情。狀。忽。來。一。德。國。飛。艇。襲。擊。之。勢。甚。猛。節。節。追。隨。不。肯。稍。稍。讓。步。似。必。欲。得。之。而。甘。心。焉。而。飛。艇。上。下。左。右。互。相。開。鎗。攻。擊。或。拋。炸。彈。塵。戰。雲。煙。浩。渺。之。際。約。兩。三。小。時。許。德。國。飛。艇。隊。愈。集。愈。多。比。克。見。勢。

將不支思以一艇破壞其多數。艇雖與之俱毀亦足以償失。乃開足機關向德之飛艇隊密集處橫衝直撞。手鎗炸彈雜發不休。德之飛艇被損墜落者五六具。餘皆屬開避之。最後與之始戰之一艇將欲引去。比克以炸彈轟裂其左翅。復以手鎗射司機者。比克之艇且攻且進。與彼艇幾相接觸。最後一鎗中彼艇之司機者。彼艇尙拋炸彈轟比克之艇。彼艇司機者斃。艇隨即墜地碎。比克之艇亦受彼炸彈壞其機。亦隨之落。德兵羣集執比克等爲俘虜矣。忽見其旁摔碎之艇。已所擊死司機者。乃其至友皮司墨。不禁大哭。衆兵譁笑之以爲怯。比克乃俱白之。并商之德兵官。至其至友皮司墨尸側痛哭一弔之以伸私悃。且請致書曼梨。姑娘德兵官許之。比克乃將致曼梨之書寫竟不加封。徑交托德兵官。遂至皮司墨尸旁。放聲大哭。德之兵官兵士之在左近者莫不爲之潑泣。戰國俘虜例優待。德軍中見比克如此擬稟之司令部。破例釋放。不列俘虜。列不防比克哭聲甫輟。鎗聲繼起。已自戕於皮司墨尸旁矣。德軍感其義與皮司墨同殞之。將其遺書專人送曼梨。曼梨見書知必有不幸事。始尙心顛氣促。身搖搖欲頹。轉以既期必死。反覺坦然。乃折書視之。蓋謂前臨別之言不幸而中。今我既死。卿骨肉之親。是我既爲卿國。際公仇又爲家庭私仇。我何忍復見卿哉。況皮司墨又我之至友。我又何忍聽其獨死。我手而我不死以報之哉。我二人之情。既如卿言不滅。不磨。諒卿不致因是而或變。是我愈無對卿。我知罪矣。今我已被俘。爲國之職已盡。自誅以踐謝卿之言云云。曼梨讀罷。反無一絲淚痕。遂趨至軍前。詢其兄尸與其未婚夫之尸之所。在哭奠既畢。飲樂而終。

疑 史

著 遺 浪 石 彭

瀛 聞

窮禪伯鯨。皆顓頊之子。顓頊生窮禪。歷敬康。勾聖。嶠牛。瞽瞍。五傳而後。有舜。伯鯨一傳。卽爲禹。舜禹何以同立於朝哉。此甚不可解者。丹朱商均。雖不肖。亦不肖其父耳。卽堯舜禪位與人。而不聞有爭據之意。其讓德已空前絕後矣。但朱好漫遊。均雖行事。未見大約性情。亦悠悠忽忽。皆非帝王器也。故夏啓以敬心勝之。豈遂若後世胡亥。楊廣之略無人理哉。

禹碑自承帝曰咨。至竄舞永奔十九句。共七十六字。文奇奧。書亦奇。古真神人爪痕。乃不載之。夏書僅見之。荒山片石。此外遺落人世間者。豈少哉。

劇趣

心者起

劇趣目錄

名伶贊 以曾隸海上舞臺者爲限

梨香社劇話 (續第十二集)

叫天南來十日記 (續第十二集)

仙 芝
塵 因
一 萍

民 權 素 第 十 三 集

目
錄



劇趣

名伶贊 以曾隸海上舞臺者為限

仙芝

譚鏗培

上。繼。程。余。下。丐。後。進。蒼。然。此。老。伶。中。之。駿。藝。窮。化。工。武。尤。懸。迅。曲。奏。白。陽。八。音。諧。引。紆。徐。清。朗。珠。圓。玉。潤。瀟。灑。蘊。藉。丰。神。悵。鎖。妍。如。芳。華。剛。以。增。峻。流。風。溥。被。禹。域。遐。振。

孫菊仙

神。山。海。上。縹。緲。無。涯。流。奔。巫。峽。天。際。落。霞。高。山。流。水。琴。調。伯。牙。孤。芳。自。賞。鐵。板。銅。琶。音。協。黃。鐘。悲。疑。胡。笳。吞。吐。佛。鬱。節。奏。無。差。不。求。人。同。自。成。一。家。沒。倒。春。江。君。子。之。嗟。

楊小樓

行。如。天。馬。矯。若。游。龍。陰。陽。開。合。剛。柔。鑄。錙。鎔。團。花。稱。體。氣。宇。誰。容。英。姿。颯。爽。卓。爾。襟。胸。幼。乘。家。學。兼。得。師。宗。窮。研。力。學。船。極。登。峯。其。弄。武。器。如。挾。霜。鋒。動作。合。節。天。衣。無。縫。

龔雲甫

鸞。鳴。千。仞。鶴。唳。九。霄。風。清。月。白。雲。開。霧。消。磅。礴。網。蘊。幽。邃。息。遼。希。世。之。音。如。聞。雅。韶。鼓。鑄。一。氣。厥。味。獨。饒。鑪。饒。純。青。敢。異。蟲。雕。一。絕。之。聞。已。抗。羣。僚。冥。心。默。化。風。格。自。標。

劇趣

劇 趣

二

劉鴻聲

玉鳴琤。琮金叶鏗鏘。庭葉紛落。梁塵自颺。歌喉珠串。激越蒼涼。曼聲宛轉。句收錦囊。入詞之室。登汪之堂。融會貫通。典麗活皇。昔也睥睨。屢蹶彌張。天病其股。乃限其長。

李吉瑞

珠光劍氣。奕奕英才。激昂慷慨。雄拔奇恢。現英雄影。嘗試舞臺。是具血性。肝膽均推。高吭入雲。引鶴下來。歌之空山。金石爲開。淚隨聲下。遑復遲徊。斯爲絕詣。黃派自胎。

王洪壽（即三麻子）

宅心淵醜。推度溫惲。卅年粉墨。蔚然風格。侃侃伶官。南國之傾。自出至性。天機繡關。善摹壯繆。演其陳迹。威風凜烈。聲情定赫。儒立頑廉。威神動魄。懲警羣氓。社會藥石。

金秀山

烈如風雷。止如山嶽。香光莊嚴。鼎彝斑駁。洪鐘乍扣。潭以綿邈。增磁鐺鏘。如張鼓樂。蒼海蛟峭。悲壯雄偉。發蒙振聵。明燈慧覺。慕續窮形。老匠輪斲。聖鑠精神。並世卓犖。

王又宸

離穆之神。憍逸之姿。精英沈澁。秀質葳蕤。澄比秋月。漣若春漪。清剛入化。光潤琉璃。名家私淑。力學風追。得其神。

髓發其藻思聲情茂絕揮灑淋漓叫天第二誰曰不宜。

貴俊卿

正始之音璞玉之真魚魚雅雅炳炳麟麟刻峭逾石馥郁似醇鳴金戛玉推陳出新昔譽京華宛得譚神其音和曼其作精純風流儒雅瀟灑出塵雖習俗工而異等倫。

王鳳卿

凌雲豪氣擲地淵聲淋漓跌宕馳騁縱橫捲如銀濤練若霜清鳳鳴高崗鯨吼滄瀛蕪宗於汪迺攝其精神光耀穆振機充盈偶臨歐浦去兮載名鵬搏初振浩潮前程。

劉永春

泱泱雄風稜稜豪氣選詞典雅動作沈毅震谷鳴山躍溼涌涓發於聲音滂勃溢沛鼓鑄洪鑪歸納萬彙演以優孟神情煥蔚如列鐘彝如羅嘉卉是以氣勝是以神貴。

毛韻珂

光凝月魄韻曼玉珂檀雲散馥瑤樹娉娉玉龍門豔翠蓋昭波風情嬌娜一曲清歌蔚才蔚藝萬象並羅亦弁亦叙綺與能多駛如玉驄舞似天魔買緡平原求之維何。

馮子和

劇 趣

劇 趣

四

蕊宮珠彩香宛。瑤華水肌玉骨流雲吐霞沐浴芳蘭幽馨自遮是同銷骨亦疑散花胡蝶天人豈語頻加哀悲闕
茸執於迷邪。堅逾玉石安能摘瑕。自宜天上豈爭此邪。

梨香社劇話（續第十二集）

塵 因

（未完）

大花面之曹操司馬懿等戲多數注重架子。曩時黃三善作奸猾險狠態度且身段魁梧乃生成一副袍帶架子。喉音亦極洪亮不取花腔純以乾脆爲法字正腔圓確是大花面正則咬字亦奇峭時於低音平白中或有一二字陡作奇響孤峯獨峙痛快淋漓未有強止不完之病爲前輩之傑出今黃潤甫有活曹操之稱馮志奎亦南方強者其次如李連仲皆善演架子戲也其他大回朝一戲董長清而後竟無第二人王僚李密兩戲又當推故伶金秀山雖劉永春亦所不及黃金台法門寺忠孝全等戲所謂架子中注重白口然白口又與尋常戲白不同者金秀山曾兼演之趣味頗厚今則爲郎德山麻穆子二伶拿手好戲矣蘆花蕩之張飛清風寨之李逵審李七之李七皆架子花面最激烈者曩時鐵喉何九（卽何桂山）扮之最能得神「哇呀」一聲繞梁三匝說白中字眼粒粒跳珠既剛而潤其架子屹然瀟灑幾如生鐵鑄成何九之後寥若晨星十年前如小春穆黃潤甫馮志奎輩各以袍帶架子兼演此戲亦灼灼有神今各耄矣均不多見不得已而求其次如麻穆子郝壽臣輩尙能體會神情再次若今日海上之王永祥李勝奎輩以（武工架子）而兼演之氣味稍嫌橫野不能得剛銳之真但（哇呀）一聲則此四伶之氣味皆薄弱也。

銅鑼戲雖然有此名稱而專擅者甚夥時以（黑頭）或（架子）二類兼代之。髮時慶四以（黑頭）名演孟良馬武單雄信等戲則醇厚嚴謹錢寶琴以（鐵棒）名而演周處劉唐青面虎等戲亦大氣磅礴二者皆大花面先輩與程長庚同時且與黃三稱鼎足一時名大家也後如金秀山劉壽峯皆黑頭而兼演之重在唱工架子等戲醇醇有味今如麻穆子時扮周處等架子郎德山時扮馬武等袍帶張鳳台時扮孟良等唱工同是銅鑼三者各得其妙皆非專長而郎德山之鐵棒尤甚於銅鑼也其他如已故之謝雲奎年耆之李長勝梁俊圃輩音節洪亮尙合唱銅鑼戲奈字眼不清卒難成器鐵棒戲範圍甚狹與銅鑼等論者頗言不過使閱者易於區別其性質耳實則伶界中僅列其名稱扮此類戲者仍是以他類兼代欲取其材祇有從他類中取其長於此類戲者定甲乙也髮時錢寶琴善去白虎堂之焦贊大名府之李逵岳家莊之牛皋等脚非但以架子爲工且工於打誦誦而不浮冷而生趣極魏徵嫵媚之長有阿叔不癡之概今日郎德山可自豪矣李牧子爲黑頭中善用花腔者去丁甲山開江州之李逵牛頭山之牛皋等脚唱一段梁子氣圓味趣字眼如滾珠活潑潑地至疙疸腔之作用今日張鳳臺亦可以效譽

二花面素不甚注重唱工間或有一二段不外「原板」與「搖板」與「梁板」而已其間袍帶戲如八義圖之屠岸賈等本無絕大精采與大花面較之僅稍露鋒銛無其沉著也其他僅繡面上區別故去此脚或以靠子二花兼代或以架子大花兼代卒無因此著名者且其中亦無特色可言也靠子一行應推尙和玉李春利二伶若云工架

老道白口勁練手脚純敏和玉不遜於春利而跳樑子一技則李勝於尙因尙乃專門靠子李既擅唱工又擅短裝其去夙蜡廟之費德功連環套之資二墩落馬湖之李佩唱一段梨板字眼逼真氣味醇郁架子亦雄健有神藝時趙黑燈是斷輪老手今若春利之完全者則不多見再如資樾椒金兀朮一流雖是長靠二花乃以蠻悍能摹仿草寇氣概爲勝與尋常長靠不同此類以錢金福金連壽輩擅長再復言之無論長靠短打其打得最饒勇者莫過際子王益芳至於夏月華則悍雜不純又若鮑士安焦振遠勝英等白鬚二花面注重白口武工間有亮子搶背諸技白口宜勁挺手脚宜乾淨莫如李永利至王永祥王永利二伶又遜一等矣二王故相頡頏若云白口猶當推永祥高一級也至若白水灘之青面虎潮金頂之天神水擒龐德之周倉純是「硬跌」「武打」等技北之范寶亭南之李德山皆有工夫但其格不高在花面行中最末者僅高「打英雄」一級（伶人謂全武行中打武把子者曰打英雄再次勛斗虎再次跑龍套矣）賣盡苦力仍爲他脚下手故學工此行者恭渺也

叫天南來十日記（續第十二集）

一 萍

（未完）

三日（二十五號）天霽是夕叫天演托兆碰碑按此戲在今日上海灘幾成一種流行品巷里之間凡稍有皮黃癖者莫不嫻習斯戲翰部之雛伶教坊之弱質或登臺打泡或撥絃酬客多以此戲當先絲是曲院歌場中鎮日靡靡強半是「金烏墜」「教楊家」等腔調而一般願曲周郎日思聆一二齣新鮮唱工戲幾不可得甚至鬚生

了。唱工戲如烏盆計羣臣宴文昭關捉放曹等已消滅於無形。奚怪叫天。此次演珠簾寨多莫辨其所由來。然而李陵碑既風行一時。但其精繆微妙之處。果能醞醇有味。耐人咀嚼。否斯皆白茅黃蘗。大致相同。能求其平穩。不蹈油腔滑調之弊者。卽是上乘。吾友詹脈曾云。碰碑爲今日老生之家常便飯。一般評劇家。若評碰碑。不曰倒板唱得調高響逸。則曰回龍字正腔圓。不曰反板唱得低徊往復。則曰原板悻悻纏綿。寥寥數言。千篇一色。扣神刻鬼。能評得剴切者。蓋渺。誠哉斯言。要知評戲之精粗粗畧。雖其固有手筆。然亦視演戲者之優劣爲準。若今日海上一般慣喜演李陵碑之老生。舍菊仙別開生面。其他已落於平庸。而憤喜聆今日海上之李陵碑者。其解戲之程度。必不見高。猶復評其優劣。加以褒貶。其眼光自更短狹矣。烏得不以模糊影響之詞。就其極普通之腔調。專論粗枝大葉。而絕無一警透之語也。今叫天排演斯戲。於是哄動各界。其譁迷者固不待言。卽不賞識叫天。專以李陵碑而往者亦夥。更有因李陵碑之「歎楊家」一段反二黃。特趨聆叫天之腔調。爲自己補助者。亦大有人。所以此夕。上座倍於平日。前後比較。是夕坐客之多。確爲叫天南來之第一日。雖叫天之魔力。所至若不排演李陵碑。坐客必不能倍於平日。於此可見李陵碑之魔力。亦大矣。余邀海涵季直塵因秋魂四子同往入場。纔六時二刻。而特別正廳前七排已密密加機。幾無隙地。卽售價甚昂之臺座。亦難插足。無已。復至樓上至高極遠之處。纔覓得數座。幸入場尙早。遲余而往者。求一座位。不可得。惟立於尋常包廂之欄干後也。叫天未出場以先。則周鳳文之送花樓會。潘月樵之割髮代首。皆彼二伶得心應手之作。似較他類戲精采。不致令人厭倦。十一時二刻。

戰皖城告終。而曹甫臣之七郎鬼魂登場矣。上場兩句引子。以及臺坐上念白四句。氣力稍嫌乾澀。而咬字尙屬蒼老。非絕無可取者。迨後唱「宋王爺」四句。二黃原板。雖未見有特奇。然亦乾淨平穩。第二場叫天內唱「金烏墜」。二黃倒板一句。迥與時昔不同。按叫天從前唱「金烏墜。玉兔升。黃昏時候」。三小句。至「墜」字。下畧行小腔。第二句吐「升」字。乃用昂音。吐出。行腔少。長直轉到抑音。畧一頓挫。平平而落。第三句「時」字。用抑音。一頓轉至「候」字。而「候」字。行腔昂起。作三轉折。此次則不然。初唱「金烏墜」三字。用音極趣。於平淡。迨「墜」字。縱吐出。其餘音。卽隨之而止。次唱「玉兔升」之「升」字。尾音一轉。卽停。再唱「黃昏時候」之「候」字。僅一抑一昂。而落簡節了。當確過於前音調。似乎不及時。昔純厚。平心而論。何嘗不是。年老氣衰之故。不過善於變化。使人驟聆之。以爲彼之變調。不覺其頹唐耳。出場一句。回龍「盼。妓兒」之「兒」字。畧一頓挫。突然提起。響徹霄漢。使聆者到此。精神陡漲。狡哉。叫天。非餘子所可及也。「不由人」三字。雖平平。唱去而悽惋動人。接下「珠淚雙流」之「流」字。行腔雖用長音。僅延至一板。卽接「我的兒呀」。如初寫蘭亭。恰到好處。不似時慧寶唱至「流」字。行腔之長音。直延三板之久。硬博一個好字。何苦。至於「我的兒呀」之「呀」字。落音轉折。頓挫。固不異於尋常人之腔調。第其音節。沉重。反復發音。皆其根柢。且嗚咽之音。悉從抑揚頓挫中托出。故愈顯其蒼涼。非餘子婉轉清麗者比。接唱原板首句「回雁門」之「門」字。一轉。卽落趣味。蒼老。按「回雁門」三字。間有易唱「到宋營」三字。此皆喜用鼻音者。因「營」字落音。可用鼻音耳。「頒兵求救」一句。從

「兵」字一頓復吐。「求救」二字而「救」字行腔少長用昂音轉折兩度直跌至抑音落板蒼勁耐聽絕不似他伶之嚙嚙爲聲以婉轉流麗爲佳者。下句「爲什麼此一去未見回頭」之「頭」字突然直落乾淨老辣。「莫非是潘仁美下了毒手」之「美」字純用抑音一轉卽落其力既可省其味又純厚蒼古之氣逼人。不善於練音曷克臻此。其次「怕只怕吾的兒一命罷休」一句平平唱過。接下「含悲淚進寶帳雙眉愁皺」唱至「眉」字稍一頓卽接「愁皺」而「皺」字行腔若驟聆之似與洪羊洞「病房來進」之「進」字行腔相似實則不同。要知「進」字行腔乃用齒音吸而翻起。至於「皺」字純用喉音翻起層層有骨一氣盤旋其波折較「進」字又深一步趣味非但靈雋且如醇醪濃郁無喻。此次叫天演李陵碑統記前後唱工。則此「皺」字實爲聚精會神之作惜爲喝彩之聲所掩餘音漸入渺茫不然聆得全璧更不知若何神妙也。當叫天甫吐出「皺」字時余坐側一壯者年可三十許偕一孺子纔六七齡孺子額上突落一毛蟲長寸許孺子驚啼剛出聲壯者急以手捫之使其聲息不得出意在聽此「皺」字之行腔壯者洵叫天之知音戲迷之巨擘也。余亦感其一捫不然孺子啼哭聲哇哇頻起雖欲聆叫天「皺」字之餘音不可得矣。附識於此足見戲迷之動作無奇蔑有再述叫天唱此段最末一句「遍體酸酸」之第二「酸」字淡淡一折卽落板而舌底却帶哭音饒有悲風天末之概不解者詆其不及用長音轉折之流麗實則矯健無倫楊延昭乃潘桂芳所去。出場唱「聽譙樓」一段二黃原板刻板文章背誦一遍而已。然此種配角雖具有絕大本領不能使之出色也。迨七郎上場亦唱一段

劇趣

二黃原板。字眼尙清。腔調尙穩。曹甫臣之大花原唱。開口音如劉永春一派。故其咬字。要鼻音處甚多。此段之中。僅第三句。『叫鬼卒駕陰風』之『風』字。純是鼻音。其他皆是開口音。加之甫臣氣力薄弱。是故僅見其平。不見其奇。要知如七郎之黑頭原板。應當從奇字上取勝。奇峭之腔調。又非要鼻音不可。善用鼻音者。既可省力。又耐人聽。昔之金秀山唱『兆』一段。幾於無句不用鼻音。無字不是鼻音。所以處處見奇字。不落平淡。其唱『半空中』之『中』字。爲尤佳。提足全副精力。咬此『中』字。響過太空。異常圓滿。卽善用鼻音之劉壽峯。亦所不及也。今求如壽峯者。已不可得。已而求其次。劉永春。未來時。海上之大花。仍推甫臣。而甫臣每與叫天配戲。確謹慎。小心。纖毫不苟。此亦其特長處。接下令公從夢中驟見鬼魂一場。神色頓變。雙目灼灼。作直視狀。其目光練而不散。直而有神。鬚根根有動容。其驚悸淒楚之神態。刻畫殆盡。後唱『猛擡頭』一段。搖板音節。稍嫌失潤。不能獲十分圓滿之譽。此段搖板。本不易唱。因其強半。是用緊音。拔高而起者。卽年壯氣富之俗唱。此一段尙不免有力。竭聲嘶之謂。矧七十老翁乎。及至末句。『吾本當上前去將兒抱定』之『定』字。提高而落。甚屬圓滿。畢竟此老不凡。七郎接唱原板一段。平穩而已。七郎下場後。令公醒時。唱『這纔間』兩句。搖板輕描淡寫。非驚人之句。然此兩句。原無驚人處也。六郎醒後。各道夢中事。令公欲令六郎回朝。寥寥數語。叫天說來。字眼中。含有淒楚氣味。宛似老年人驟遇傷心事。作傷心語之態。接下白（爲父雖然年邁。倒也康健。我兒只管前去。）數句。其聲浪若自鳴咽中。托出哀婉入骨。迨聞六郎不去之後。白（哎呀兒呀。爲父倒有父子之情。難道兒就無手足之義。

麼)數句既哀且憤。眉宇間頓易怒容。及六郎白(孩兒去就是了)緊接一句(快快上馬去罷)說時俯首頻搖。更以右手一揮促六郎上馬。表示不忍見兒遠行之意。體會老年人生離死別之神情。沉痛無似。此種做工爲尋常優伶不經意處。亦爲尋常觀客不經意處。叫天偏於此中着意。更於此中得神。非其故意好奇。實餘子之精力所不能到此。反見其奇耳。要知做工之間確有區別。僅有形處揣摩。謂之做工。從無形中體會。謂之表情。有形之做工。不過從粗略中能得戲中人之狀態。卽佳而無形之表情。精細如髮。稍一忽略。卽失其真。所謂以一人而處千萬之境況。則一人之神情。當表出千萬種之態度。乃可刻畫戲情。故無形之表情。難於有形之做工。表情固難。然於素不經意之處。纖毫不懈。體會入微者。則尤難。因其極微細處。又加於尋常一等。此非數十年覃思精進之工夫。千鎚百鍊。烏可與言。特誌數語。可見叫天之技藝。不僅以唱工做工勝人也。六郎別父下場。彼(三叫頭)之煞尾長音。開空翻起聲。過行雲落音。後猶有餘韻。若據其音律而言。叫天想久不茹煙火食矣。接唱四句搖板平平。不見精采。其間第三句「邁步且把後帳進」之「進」字。落腔雖拖長音。其氣力較之唱昔稍弱。似非圓滿之作。次場耶律休追趕楊延昭。七郎之鬼魂助陣各節。以戲情論。謂之過節。藉此結束六七郎之下場。以排戲用意。論謂之過場。藉此使老生休息。須臾耳。敷衍兩場。原無着意之處。余記亦因之從略也。

(此節未完)

史 疑

(著 遺 浪 石 彭)

寰宇記載荆人鬻令。至汶山見望帝。帝立爲相。帝以德不如令。遂禪以位。人云化爲子規。云注曰。望帝。帝譽庶子。就封於蜀。然則望帝。卽堯庶兄也。帝堯禪位於舜。望帝禪位於鬻令。高尙脫屣。可稱難兄難弟矣。顧鬻令何人。其受禪也。亦與大舜匹休哉。

伯益爲高陽氏子。高陽氏崩。蓋已年四十餘。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堯諸臣惟益最老。或曰伯益五歲。知火性。舜攝位卽舉以掌火。或曰伯益皋陶子也。堯諸臣惟益最少。水經注載百稱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將軍姓尹氏。名隲。字伯益。帝高陽氏第二子也。諸說未知孰是。

碎

玉

綺雲

碎玉目錄

招妓侑酒文

心境與物境

馬嵬坡貴妃遺襪記

左傳今釋

落花飛絮錄

玩世語

慧心集（續第十一集）

目錄

起 予 寄 芳 魏 羽 文 卿 花 奴 天 醉 逸 梅

民 權 素 第 十 三 集

目 錄



碎玉

招妓侑酒文

起予

時則山明樵路。水綠漁舸。荷沼風涼。蓮房露冷。天機活潑。開孔融北海之樽。地主殷勤。設謝安東山之宴。看爾日高朋畢集。欲嘗白墮之清香。謂此時佳釀頻斟。須待青樓之名色。既而燕姬畢集。越女偕來。傾國傾城。如花如玉。腰誇柳瘦。白小蠻同此仙姿。口作逆香。盧媚兒如斯風味。於是管絃迭奏。絲竹頻聞。一曲春風。得趣則繞梁音在。幾番舊雨。賞音而酌。斗情酣勸。公子更進一杯。猜拳活潑。看翠女迭斟三爵。舉手殷勤。一往一來。再接再厲。斟酌桃花之味。舌底長春。咀含蒲葉之香。胸中澆塊。況復主人奉卮。侍者稱觴。脫略形骸。遂隊在衆。香國裏。破除思慮。含情於羣玉山。頃可知一刻千金。須珍重留髮之候也。算二難四美。幸遭逢醉李之天。然而人無不散之筵。客有懷歸之意。本擬嬌藏金屋。我見猶憐。何須醉倒玉山。君歌且已。

心境與物境

寄芳

民樓素第一集諧藪。載有阿影所著事事不如英國好一段云。某生游學英倫。卒業歸國。所肄精絕。迥異凡庸。第有一病。覺耳目所接。一草一木。皆不若英倫之栩栩有生氣。於是不如英國好一言。遂為某生之口頭禪矣。一夕侍其父游西湖。月明如晝。天地空明。其父曰。美哉月也。某生曰。西子湖邊之月。何如太姆士河上之月。今夕之月。不如英國好。其父怒極。為擊其頰曰。事事不如英國好。天空之月球。亦有異乎。某生撫頰良久。喟然曰。掌頰微技。

碎玉

耳。誰信亦不如英國好。噫。如某生者。人多謂其性之所偏。吾謂其情之獨至。吾人於世上。觀察一切事物。不外心境。兩種。主心境之言曰。同一花。是同一月。夕。騷人墨客。見之則爲喜。勞人思婦。見之則爲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心境而已。何有物境。主物境之言曰。同是好花。同是明月。在佳麗之地。見之則花月自倍增。其佳麗在幽靜之地。見之則花月自倍增。其幽靜至若荒村破屋。寒城故宮。見之則明月好花。適足令人悲悼耳。豈非心隨物轉。物境佳而心境自佳耶。某生所云。吾敢決其爲物境所左右。西子湖不如太姆士河之好。故月亦因之不如其好。夫又何怪。徐凝詩不云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蓋當日揚州風景。甲於天下。故明月三分而揚州得占二分也。使某生能持此語以答其父。想乃父必翻然笑曰。吾未到英倫。西湖山水不如英倫。則月亦當不如英國好也。

馬嵬坡貴妃遺襪記

魏 羽

紅顏命薄。翠袖形銷。腸斷歌筵。心傷舞榭。香冷鴛鴦之帳。妝留翡翠之釧。傾國難求。空嘆沈埋於黃土。名花落去。誰補離恨於青天。悼君王。覓徧欽裙。竟爾術窮入地。羨民婦拾來錦褥。居然價重連城。方楊貴妃之初入選也。絕代風流。一時佳麗。膚同粉白。鬢謝脂紅。淡掃蛾眉。媚已增於八字。新羅鸚鵡。歡偏博乎三郎。從茲金屋。嬌藏寵冠。三千巾幗。自此錦衾。擁臥香溫。二八嬋娟。無何小醜跳梁。么麼犯境。羽書交迫。鼙鼓紛來。狼子野心。謀動干戈。於邦內。龍顏失色。奔馳道路。於蜀中。虛他慄悍。性成本非族類。幸我溫柔。鄉在聊解子憂。無如萬乘方行。六軍不發。

羣力饑疲而莫振。衆心憤怒而難平。陳氏將軍追原禍首。楊家宰相竟至傷身。摧國色於佛堂。音容何在。割愛情於帝座。血淚如流。春雨秋風。太息霓裳曲罷。西宮南內。永無雲髻光搖。對銀屏珠箔而難堪。思花貌雪膚而莫見。不是美人舞後。恐難持飛燕之裙。未知老嫗行時。偏能獲繡鴛之襪。

左傳今釋

文卿

(原文)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隱十一年。滕薛本小國。然魯在春秋亦非強大者。故外交最難措手。非特對于齊晉也。小國雖來朝。亦存輕視之心。滕薛之爭。由魯國權力不足以裁判也。權力不足者。則言語進退之間。烏可不慎哉。

(原文) 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在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接上此外。交辭令之最善者。魯無裁判力。而有不得不裁判之勢。看他字字活。句句轉。宗旨在周之宗盟二句。然直接說出。便覺唐突。故作許多曲折。君與滕君先平放一筆。隨即頓住。翠譬而喻。以主人有裁判之權。遂將宗旨陡然說出。又恐薛之不受也。故忙以朝薛不敢先任姓爲詞。表面似乎媚薛矣。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對面翻轉。一看令人心氣俱和。不覺情理兩細。寥寥數語。真足使讀者尋繹無窮。嗚呼。今日國際之公理。固須以武裝爲後盾。然吾國外交家。能據理駁辨者。幾人耶。

(原文)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

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桓十年

財貨之累人。往往起家庭之競爭。近人以競爭爲美名詞。蓋自立之道。由于競爭耳。夫競爭之說。有二。屬學術而言。則必求勝他人。即古人學知不足之說也。是爲真正自立之精神。屬嗜慾而言。則貪得無厭。未有不致非常之危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非講競爭。不能自立。然當分別觀之。虞公兄弟鬩牆。殆誤會競爭之旨耶。

(原文) 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

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亂。莊二十七年

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禮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三代上之重民如此。民須有自重之心。爲上者尤須有重民之意。列國戰爭而降。自暴秦以迄前清。視民如奴隸。如土芥。民權歷代而遞滅。國勢遂歷代而遞弱。武漢起義。擲千萬之頭顱。僅博得共和之形式。今形式且將不保矣。嗚乎！士蔣非專制時代之人物乎。倡言帝制者。非共和時代之人物乎。存心有利公利私之殊言。論遂自不同耳。嗚乎！民權嗚乎！中國。

(原文)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閔二年。

務材八事。乃千古立國之精神。亘中外古今而莫之或易。試思今日富強之國。有外此八事者乎。務材訓農。卽近

日之聖牧也。通商惠工。卽近日之商務也。敬教勸學。卽近日之教育也。而總以授方任能爲至要。不能授方任能。雖具形式而無精神。徒貽刻鵠類鶩。盡虎類狗之誚耳。當山河殘破之餘。得文公以實心實力而興實業。一年之間。富致十倍。其進步之速。真可驚可羨。莽莽神州。誰能步其後塵乎。

(原文)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中略)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置于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下略)

人惟家庭之事爲最難處。父子之間有變故焉。斷無萬全之理。太子懼傷厥考。心專以順命爲宗旨。故雖自蹈于危。陷親于惡。亦所不顧。夫自蹈于危而使伊母失嗣。是對于母之方面不得爲孝。陷親于惡。是對于父之方面不得爲孝。雖然太子之心。豈獨犧牲性命哉。卽犧牲名譽亦聽諸侯之抑揚耳。當日者惟恐父心不安。故有可辨之理。且不欲自白。觀君非姬氏數語。深衷若揭焉。且夫太子非不能行也。其所以不肯行者。豈真爲人之不納哉。推太子之心。蓋以爲此身不死。父心終不能安。與其父心不安。不若以一死安父心。其才不若重耳。其孝實超于千古焉。

（原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傳二年

荀息拓土之政策卽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獻公貪財好貨以馬玉爲寶陋矣得荀息道破宗旨而猶疑其策之難行非真懼宮之奇也乃貪鄙之懷耳荀息之論宮之奇深入骨髓真合乎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之言嗟乎國勢不振防人之心愈不可忽虞人貪其貨賂賂彼術中可哀矣幣重言甘之下能不慎之

（原文）天王使召武公內使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

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僖十一年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所謂妖孽者動乎四體亦是一端古人不獨慎重言語卽容貌動靜之間斷不敢忽慎獨之學爲入聖之基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雖處無人之境若斯其恭敬也晉侯于大庭廣衆之中天威咫尺之下乃竟以惰將事何疑于內史有先知之明乎

（未完）

落花飛絮錄

花 奴

花貴其有香有色也然而香過烈色過艷則近乎俗故賞花當求香淡而永色冷而清者所以木蘭之墜露能飲秋菊之落英堪餐推之交友亦何莫不然欣欣者易親乍親而倏成怨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離斯四句格言上兩句予吃盡其虧始知下兩句之好

柳絮人多嫌其輕狂。然未始無可取處。嘗記得兩句詩曰。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然而柳絮未嘗不化春泥也。同是墮溷沾泥。而獨歸功落紅。柳絮有知能毋叫屈。可見得詩人亦有不平之處也。

予不善詩而獨好詩。又好閱古詩。覺古詩渾厚自然。全是一片天真。如嚼苦茗。越嚼越有味。足見古風之純厚也。今詩則不然。初讀時如嚼糖霜。芳甜適口。及至回味。則酸澀甚。足見世情之薄也。今不如古信然。

詩以陶寫性情。能得天趣者爲上。渾厚雄健者次之。滿口牢騷。借吐不平者。又次之。至於索和疊韻。強砌硬嵌者。落最下。下乘實不足云。詩也。歐陽永叔云。詩窮而後工。此言予疑之士。當窮時。胸懷必不舒。所著之詩。無非嗚不平也。牢騷之氣。近乎酸。已非上乘。謂爲工。予則未敢信也。胸無城府。洒脫不羈。雖窮而能淡泊自甘。無牢騷之氣。無不平之色。信手拈來。觸機而發。則其詩自佳。而爲最上。上乘唐以下。惟李白一人。至於爲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斯等詩。苦詩也不如。弗吟之爲佳。故吟詩切不可苦。今人云。做詩做詩。詩可做乎。做則不佳。詩而做則又強砌硬嵌之類也。仍是苦吟耳。能隨口吟來。都成天籟。其味如淡而實厚者。則是佳詩。李白之詩是矣。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之類。何等自然。何等清澹。盡是天籟。極有滋味。令人百讀不厭也。予既不善詩。而胡言妄語。談起詩來。自知貽笑大雅。故不敢當作詩話。特以實吾落花飛絮錄。海內詩家。謂爲瞎說可也。

譬有甲乙於此。丙謂甲曰。乙罵汝。復謂乙曰。甲罵汝。甲乙二人。苟相交。有素者。或噉爲妄。然而曾參殺人。其母尙投梭而起。隣人可畏哉。

譬有甲乙於此。丙謂甲曰。乙罵汝。復謂乙曰。甲罵汝。甲乙二人苟相交。有素皆笑。而謝之。則丙何如。曰。討得沒趣。譬有甲乙於此。丙謂甲曰。乙罵汝。復謂乙曰。甲罵汝。一旦甲乙相遇。攘臂而鬪。丙見之。掩口暗笑。謔人可畏哉。譬有甲乙於此。丙謂甲曰。乙罵汝。復謂乙曰。甲罵汝。一旦甲乙相遇。兩疑皆釋。適丙至。則丙何如。惟有色藏而逃。咄爾謔人。亦有技窮時耶。

有人溺於水。善沒者趨而過之。置若罔視。旁人責之曰。汝奈何弗救。善沒者曰。彼非吾親戚朋友。何與於吾。救之何爲。汝欲救。汝救之可耳。旁人曰。吾不善沒。吾自能沒耳。人之溺不溺。何與於吾哉。卒弗救。一日善沒者亦溺。旁人亦坐視弗救。而善沒者能自拔。竟得不死。旁人歎曰。斯人何不死。善沒者曰。其奈閻王不要吾何。旁人曰。天乎。何贖贖花奴曰。君毋怨天。世事之類此者甚多也。果報何足憑哉。

文人之筆。尖刻者多。每不爲人稍留餘地。亦是一椿大罪過。然而不得不尖刻。處處尖刻。尙誅不了許多惡事。苟不尖刻。越發肆無忌憚矣。或曰。若輩之面皮厚逾革。縱筆銳如劍。銘其如若輩。依然不知不覺。何花奴曰。若此則吾敢謝不敏。雖然。當磨厲吾筆。銘不刺入。若輩厚皮。誓不休也。

燈昏一點。月影三更。手書閱看。每覺眼酸神倦。頽然欲睡。清神之術。醒倦無方。亦是一椿憾事。偶爲友人談及。友人贈吾美人畫數幅。曰。是清醒丹也。懸掛室中。倦則拭目相對。低喚數聲。真真定能喚起精神。終宵不疲。子盍試之。予笑受之。歸後如其言。懸之桌側。一盪頭。卽見畫中倩影。栩栩欲活。星眸如動。櫻唇欲語。不覺神爲之清。心爲

之喜。卽終宵不寐。亦無倦態。是真得未曾有之醒睡妙法也。此爲友人獨得之秘。花奴却不敢自私。述之以公。同好辛勤學子。曷弗試之。

醒睡之法。既如上所述。於是予廣收種種美人畫。願予貧名家手本。古人真蹟。皆無福享受。所得者無非印刷物。而尤以月份牌爲大多數。或爲索得者。或出數銅圓代價以購得者。不問其爲去年今年。但景色相皆珍重。弗棄。吾花室中得此點綴品。亦大足爲吾室增光。花朝月夕。徘徊瞻顧。大有目不暇接之勢。旣足舒暢心情。又得享受艷福。計良得也。有入吾花花室者。予必勸以多蓄美人畫。且爲言蓄美人畫之益處。人縱誹笑。予必娓娓盡吾言。明知弗從。亦不顧焉。明知惹厭。亦不管焉。蓋不盡吾說。吾心將數日不舒。必傾吐吾所欲言者。吾心始獲安適。或曰。子殆癡乎。斯等畫中幻相。旣不能真箇銷魂。胡得自謂艷福。花奴癡然若弗解。仰視客面笑而弗答。或數數問。始應曰。洵如子言。予固癡者。君以爲非艷福。卽非艷福。可耳。然予終以爲艷福也。予福薄。未嘗見過絕世佳人。卽見過。亦僅如雲烟過眼。無福擁爲己。有其箇銷魂。非花奴所敢妄想也。況真箇銷魂。亦不過一霎時之風光。更非花奴所思存予之所謂艷福。君以爲幻乎。予却視爲真實。君以爲真箇。始可銷魂。殊不知予之對於此畫。裏真真亦嘗幾度魂銷。無異真箇。且較真箇而益越。君之所謂真箇。以予視之。亦不過虛幻耳。君之所謂真箇。百年以後。已歸太虛。惟吾斯數幀。色相能永垂千百年。亦未可知。且吾之聚衆美於一室也。朝朝暮暮。相對忘形。等到吾蕭蕭白髮。彼依舊是容光嬌艷。宜笑宜鬢。試問世之佳人。能如吾真真駐顏不老乎。烏有也。然則君之所謂真箇。

碎玉

十

究。不。如。吾。其。真。之。永。久。也。君。之。真。箇。既。不。如。吾。真。真。永。久。則。君。之。真。箇。直。等。之。虛。幻。吾。之。真。真。真。同。真。箇。矣。是。故。無。所。謂。真。無。所。謂。幻。幻。幻。真。真。皆。由。心。造。本。吾。此。說。可。以。悟。佛。之。拈。花。微。笑。旨。

花奴本不信星命諸說。而星命者。皆謂吾爲老僧所轉世。花奴又不信佛。而人謂吾好談佛理。予未之究也。本吾此心隨便說說。耳佛理云乎哉。亦常理耳。人自不靜心細想。而少見多怪。抑何可笑。（未完）

玩世語

天醉

櫻語梅曰。吾爲先進。梅曰。子以輕薄名。吾能耐寒。兩者爭不相下。松立其旁。向風而語曰。你們一般人都是靠著時運罷了。

一人能通獸語。入山迷途。夜宿於樹下。據隴間。見衆獸聚議。一獸曰。吾族與他族競。不可不開獸會以拒之。衆獸唯唯。一獸起言。凡一會成立。必有章程。請吾族中人擬議。於是羣獸皆有言。紛雜不可辨。未幾。獵人數十持鎗圍而殪之。一獸負痛大言曰。我是懂法理的。你們何無故殺我。

羣狐推胤驢爲王。以恐衆獸。鼠子附之。虎王聞之。怒下詔。詔驢東西狂走。狐乃說其黨曰。驢死。吾輩無利用之巨物。奈何。羣狐皆號。鳳凰過其上而笑之。

竹醉。怒拂桃花。桃花曰。子爲君子。我爲美人。奈何無故相犯。竹曰。不是我犯君。只是君太力弱了。老柏聞而喟曰。人貴自立。

貓兒念佛。自言不吃葷。主人信之。一日。貓食狗餘。主人詰之。貓曰。我是講義務的。不過借朋友錢來用罷了。羊患力弱。留學於豺國。豺愛之甚。羊心感之。羊歸國。羣羊崇之。羊隱爲豺謀。羣羊所議。悉以告豺。豺食羣羊。學於豺國者。獨得不死。一豺曰。彼不愛其羣。何能愛吾羣。衆嚼羊。無餘骨焉。

猿王出巡。棄其雌。雌與他猿交。猿王妒而欲殺之。雌猿曰。我心無他。只是忍耐不住了。猿王訴諸鱗。鱗曰。天下做事的人。只是忍耐不住罷了。烏龜聞之。歎曰。人人說我太忍耐。却又何故。雌龜曰。你可爲中國大老官。狠率其族。入主羊羣。羣羊憚之。戢戢不敢動。狼以爲莫余毒也。獅虎集而伺之。狼聚其族而謀曰。吾無如獅虎何。然終不許羊之有加於我。乃日食其羊。羊羣幾盡。獅虎責狼之殘。相與食狼。狼族殲焉。

漁人聚於澤畔。議取魚之法。或曰。吾以釣。或曰。不如以網。相持不能決。黠者曰。吾輩人持枯棹。至吸其水。至盡則全澤之魚。皆吾物矣。衆從之。全澤之魚皆枯。黠者又曰。不如少與以水。吾且得食鮮魚焉。衆又從之。漁人大利。老狐與小狐爭權。老狐曰。吾閱歷深。子奈何陵我。小狐曰。今日世事。非老而昏者之所能爲也。老狐無如之何。小狐繕狐兵。以嚇他族。自謂一世之雄。虎至。小狐敗。老狐哀於虎曰。非吾意也。虎若不聞。亦殺而食之。

羣鼠相聚而議曰。貓與吾同獸族也。吾當世戴之爲君。冀其庇我。而不復爲我害焉。或曰。彼性不可察。羣鼠曰。吾將以憲法制之。乃請於貓曰。吾輩永戴子爲君。幸子毋食我。貓曰。可。羣鼠乃議憲法。貓曰。此是吾事。乃飭其屬。制定憲法。其第一條曰。貓王世世子孫。有食鼠之權利。羣鼠反對。貓默不聲。隱謂其屬曰。吾但利吾爪牙。鼠輩固吾

口。中。物。也。

碎玉

狙公謂羣狙曰。今日應如此。羣狙應曰。然。明日狙公又謂羣狙曰。今日應如彼。羣狙應曰。然。狙之黠者。知其前後之矛盾也。詰狙公。狙公曰。吾固不惜與吾身挑戰。

雌虎挾虎子以王獸族。黠狐隱謂虎子曰。爾母將不利於子。虎子信之。將用狐以攘母權。雌虎聞之。怒。逐狐。狐出。號於他境者曰。吾固忠於王族者。雌虎死。虎子招狐歸。信任之。狐假虎威。獸國益亂。

鸚鵡能人言。其羽毛之華。異於他鳥。他鳥慕之。言於鳳凰。請用爲大臣。鳳凰曰。國家用材。謂有實濟。以文則如鸞。如鶴。以武則如鷓鴣。如鷓。吾皆得而用之。彼鸚鵡者。正如人世之名士。能以文字悅人。而無益於事實者也。爾等其休矣。衆鳥曰。用爲諷議之臣。無俾以大權。其可乎。鳳凰不得已從之。鸚鵡日炫其言。以惑羣。鳳凰不能制。鳥國大亂。應年。憤甚。搏鸚鵡殺之。亂始平。

某官貪甚。其妻諷之曰。吾聞生而愛錢。多取非義之財者。死見閻老子。閻老子命鬼役鎔銅汁灌之。此可怕也。某官曰。吾見閻老子。願受此罰。但請換銅汁以金汁耳。妻曰。何故。某官曰。所苦少而所得多也。其妻無如之何。某客某。故留學生。聞之。詫曰。吾主人乃深明經濟學者。

蜂與蝶遊於花叢。主人之童子。惡蜂而愛蝶。蝶用以自矜。蜂曰。彼且捉子而死之。以文采。自喜子之病也。蝶以蜂爲妬。訴之於花。花曰。吾與子同病耳。行且爲刺。爲棘。全年於深山中矣。

酒鬼與鴉片鬼遇於途。鴉片鬼謂酒鬼曰：子醉後好直言取禍之道也。酒鬼曰：吾亦悔之。然人世方禁鴉片，不禁酒。此又何故？鴉片鬼不能答。適無常索一色鬼來，聞二鬼餘語，慨然曰：吾不飲酒，亦不吸鴉片，今日亦趨死地矣。無常攬其掌曰：原是你驕妻美妾害你的。

一執袴子自妓院歸，自言失其金錢，覓之不得，痛責其僕。明日仍得之於妓家。執袴子因言昨夕覓錢之苦，妓曰：天下事都是匆忙裏弄錯的。

慧心集（續第十一集）

逸梅

無琴則已有則必常彈。無劍則已有則必常舞。無馬則已有則必常馳騁疆場。無筆則已有則必常縱論。今古會滌生曰：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斯語可書諸紳。

東坡見荆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且約卜鄰以老。古人之不揜公論如斯。今之因黨見而致狙擊者，對之當有愧色。

文章爲天地之精英，其發也貫徹乎品性。如讀岳武穆文、天祥之文章，千古猶凜凜有生氣，蓋其道理忠義流露於不自覺耳。苟人匪岳文、強萃岳文之文章，是猶硯硃滑玉、鄭聲混雅，烏乎可。

文章貴魄力，然魄力本自天賦，不能強爲。古文作家首推韓柳，韓文有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是具絕大魄力者。至若柳文，雖有蕭然之氣，逸然之風，以魄力之厚薄較之，實不逮焉。

人。能。處。適。境。而。宴。如。則。其。處。順。也。纔。有。真。快。樂。

我。國。人。之。視。小。說。爲。茶。餘。酒。後。之。消。遣。品。而。一。二。迂。儒。且。指。爲。不。經。之。書。禁。于。弟。沙。目。歐。美。各。國。則。以。小。說。爲。文。章。規。範。故。學。校。讀。本。擷。取。沙。士。比。亞。愛。迭。孫。司。各。脫。諸。名。家。小。說。彷彿。我。國。之。讀。八。大。家。文。章。者。然。蓋。與。味。醇。醇。者。質。輸。較。易。也。

火。於。靜。時。最。紅。透。水。於。靜。時。最。澄。澈。

能。詩。能。酒。方。爲。雅。士。可。伸。可。屈。的。是。英。雄。

日。間。作。事。無。憾。於。心。夜。時。自。省。坦。然。安。睡。豈。非。快。事。

蕤。脆。鱸。肥。麴。頭。酒。綠。邀。二。三。素。心。人。敲。詩。對。酌。豈。非。快。事。

得。細。君。有。周。姜。大。妲。之。懿。德。蘇。蕙。班。妹。之。奇。才。潘。妃。小。蠻。之。態。度。西。子。昭。君。之。玉。貌。豈。非。快。事。

古。人。云。著。書。忌。早。若。木。斯。旨。則。世。無。買。長。沙。王。子。安。的。文。字。了。

石。子。工。詩。予。最。愛。誦。其。詠。懷。句。云。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磊。落。不。平。之。氣。活。躍。紙。上。

鷺。魚。者。鰓。也。鷺。雀。者。鷓。也。鷺。民。者。榮。與。紂。也。然。天。既。生。魚。既。生。雀。既。生。民。何。以。又。生。鰓。又。生。鷓。又。生。榮。紂。不。解。

阮。孚。有。酒。癖。家。貧。苦。無。酒。以。金。貂。換。之。逸。梅。有。書。癖。家。貧。苦。無。書。欲。以。換。酒。者。換。書。又。苦。無。那。件。金。貂。奈。何。

友。人。某。嘗。述。一。曲。云。濛。濛。雨。兒。漫。天。下。偏。偏。情。人。不。在。家。若。在。家。任。憑。老。天。下。多。大。勸。老。天。住。住。雨。兒。教。他。回。來。

罷。濕了衣裳。事小。凍壞。情人事。大常言道。黃金有價。人無價。天籟。鮑曲。老嫗。都解。作者。殆白樂天之流。亞歟。治世少英雄。匪無英雄也。蓋因無爲而潛沒。亂世少君子。匪無君子也。蓋因勢焰而道消。多說幾句話。不如多讀幾句書。

讀宋胡銓上高宗封事。彈劾無顧忌。敢問世有奸邪如王倫秦檜者乎。有直言如胡銓者乎。

文人喜矯情。常以狂放自居。泰西文士亦然。如英吉利約翰生。狂名振一時。晚年自吐其慙云。予於斯生。頗狂一世。第臨文。則不狂。夫臨文不狂。匪直狂也。所謂狂者。僞作態以欺世耳。

作文有潛索經營者。亦有不假思想者。潛索經營之文。全賴乎工夫。不假思想之文。全賴乎靈心。然工夫靈心二者。俱足以見工。

世有善人。不若世無善人。何者。蓋人皆循仁義而行。不知所謂善也。

童謠爲一種無章曲之歌。衢巷兒童。此唱彼和。不期然而然。久之必應於事。然作者爲誰。究難分曉。或謂童謠爲天授之辭。所以示儆戒。斯說涉於迷信。荒誕無據。或謂童謠爲兒童所作。競相學舌。蔓延成風。然頑童無知。安能測預識。亦使人無從索解。日本人中根東氏。謂童謠係詩人憂心世道所作。流行街市間。童子習而成腔。理或然歟。

逸梅於書齋內。懸墨龍一軸。濃烘淡抹。瀟灑出塵。予頗愛之。某夜方隱几假寐。夢龍謂予曰。吾輩鱗數年。無可發。

碎 玉

展。今。得。雲。雨。當。橫。舒。天。下。倏。忽。間。破。壁。飛。去。予。大。驚。而。醒。

